

還君明珠血雙流

（新穎哀艷俠情故事）秦紅・新著

筆者著作這部哀艷故事中，能使妳（你）得到無數為人處事寶貴的人生愛情經驗和智慧，使妳（你）領略到〝剪不斷，理還亂〞愛情的眞諦，它會給妳（你）帶來終身幸福和快樂的泉源！

$3.00

1004

編者話

今期選刊之巨型小說，是由享譽東南亞名作家秦紅担綱，﹂還君明珠血雙流﹂是一篇相當感人肺腑，哀艷倫理的俠情故事，內容結構，情節佈局，敢誇一流，題材立論，邪正分野，刻劃入微，栩栩如生。描述中，有令人不忍卒睹之殘酷作吐驚人場面！細膩處，也有使您對人生中之觀感或愛情上的一番不可言喻之警惕………本故事透過秦紅先生的生花妙筆敘述下，編者敢以保証，他的作品對讀者有更進一步深刻認識和喜愛。

**　　**　　**

本刊目前轉載的彩色﹂中華偉人畫像﹂特輯，刊載以來，深受一般讀者喜愛，由於我們篇幅關係，每期祇能刊印兩位歷代名人軼事，資料珍貴，圖文並茂，能使讀者們對我國歷史人物得到思念追憶，難能可貴，我們準備在這項特輯轉載完結後，將會彙印一集精裝畫册給予各位欣賞留念，敬請垂注。

**　　**　　**

下期的最受歡迎巨型故事是伴霞樓主作品﹂生死判﹂該故事是賡續數期前刊出的﹂醉芙蓉﹂發展下去，女主角醉芙蓉生死之謎，屆時有詳盡交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0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李白（唐武后長安元年—肅宗寶應元年，西元七〇一—七六二）

李白，字太白，為唐宗室，蜀郡人。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為友，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為謫仙，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召白為樂章，白醉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將任以官。白嘗獲罪高力士，自知不為親幸所容，益放浪形骸，懇求還山。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後人以其臨文快速，佳句天成，稱為詩仙。

李符桐敬撰
吳振彬拜書

巨型哀艷俠情故事

還君明珠雙血流

秦紅·文
子成·圖

情有獨鍾

酒帘在隨風飛舞。

柳條兒也在隨風飛舞。

風不強也不弱，習習如水，拂在面上使人感到通體舒暢，就像那隨風飛舞的酒帘和柳條兒一樣，給人們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這裏是甚麼地方？

答：十里坡。

路在山坡上，全程十里長，是以爲名——可別弄錯了，這個「十里坡」絕對不是「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的那個「十字坡」呀！

路的兩旁盡是柳樹，柳條兒不動時，如處女之嫻靜，柳條兒飄動時，又如美女搖曳生姿，因此不論是甚麼樣的天氣，這條山路的景色始終是迷人的。

最叫人感到詩情畫意的是：

這條山路上沒有一戶住家，卻有一家酒店。

這家酒店正好坐落在十里坡的中段。

更叫人感到心曠神怡的是：

這家酒店的老板是個女的，是個細皮肉白的美婦。

紅袖當爐，文君賣酒乎？

不是，這個女人絕無卓文君那種大家閨秀的高貴氣質，這個女人渾身嫵媚加潑辣，有一股令人神馳意盪的騷勁兒！

這個女人叫水四娘。

嗟問誰憐金粉

她剛滿三十歲，身材該大的大該小的小，還有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當她看人的時候，秋波一轉，就彷彿從眼中飛出兩把利鈎，要把人的靈魂勾去似的。

此刻，她倚立在酒店的門口，等着過路客上門喝酒。

她穿着單薄的衣裙，酥胸微露，捲起的袖子也露出兩截雪白細膩的手腕，一副倚門賣笑的姿態。

酒店門內的左側有個雙口土灶，一邊是熱氣直噴的蒸籠，一邊是個大鐵鍋，從裏面透出來的香味，令人唾涎欲滴。

那是一鍋鹵湯，是保存了幾十年的鹵湯，如是站在風下，幾里外都可聞到香味，是她這家酒店的名菜，鹵出來的牛肉和豆干其香無比。

她這家酒店就叫「十里坡」，賣的只有三樣東西：酒、包子、鹵菜。

她是個死了丈夫的寡婦，現在只有一個又老又醜的老駝子在帮她的忙；其實說帮忙並不正確，老駝子是厨師也是堂倌，粗細一切包辦。

她自己幹甚麼呢？

她只負責招徠客人和收酒帳，只有少部份的時間帮着老駝子收拾東西，大部份的時間跟客人談天。

她最愛跟客人談天了。

今天，眼看已晌午了，卻還不見一個過路客上門，她有些意興闌珊，輕輕嘆了口氣道：「老魏，咱們的生意越來越清淡了，怎麼得了啊！」

老駝子蹲在灶前看火，慢吞吞的答腔道：「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妳還怕甚麼？」

水四娘聽到這話，不由微微一笑道：「還有一句話怎麼說？」

老駝子又慢吞吞道：「一日宰九豬，九日無豬宰。」

水四娘道：「瘦肉還剩多少？」

老駝子道：「不多了。」

水四娘道：「眞氣人，爲甚麼還沒有一個客人上門，莫不成有鬼了？」

老駝子道：「怕沒瘦肉供應客人，把裏面那一頭宰了如何？」

水四娘含嗔白他一眼道：「去你的，那是老娘的命根，怎麼能宰！」

老駝子道：「遲早要宰的嘛。」

水四娘道：「還早，還早。」

老駝子忽然一抬頭，耳朵豎了起來，道：「有過路客來了！」

他的耳朵眞靈，山路上還不見人影，他已聽到有人走過來了。

水四娘立刻擺出一副風情萬種的迷人姿態，準備招徠客人——她這副姿態極具魅力，過路客在看了她一眼後，大都會突然感到口渴或肚子餓，而臨時決定進入她的「十里坡」打尖。

山路上果然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是個女的，年紀跟水四娘差不多，姿色比水四娘還要好看幾分，美得較爲端莊。

她紅巾包頭，穿鮮紅衣褲，加一件黃色斗篷，足穿綉花快靴，腰間赫然懸着一口長劍。

這樣的打扮，分明是個走江湖的女人，說得好聽些，是一位女俠。

水四娘一見是個女的，先是一陣失望，她不大喜歡女客人，因爲女人都小氣，又不喝酒，做不出甚麼買賣，不過待看到紅衣女體態豐滿，身上肉多，忽又滿心歡喜起來，就跨上一步招徠道：「這位姑娘請裏邊坐，我們這兒有好酒好菜，鹵味最香，包子尤其可口，進來打個尖兒吧？」

紅衣女大概也餓了，一看酒店還清雅，就點點頭，舉步走入酒店。

老駝子連忙端上一杯茶，很親切的問道：「姑娘，妳吃些甚麼？」

紅衣女道：「來三個包子，鹵菜也來一些好了。」

老駝子道：「喝酒麼？」

紅衣女道：「不喝。」

老駝子道：「不喝酒來一碗湯吧？」

紅衣女道：「有湯麼？」

老駝子道：「本來沒有，不過今天生意清淡，老漢可爲姑娘煮一碗蛋花湯。」

紅衣女道：「好，有勞了。」

老駝子很快端上一盤三個包子，又切了一盤鹵味，然後就入內去弄蛋花湯了。

紅衣女拿起一個包子咬下一口，咀嚼了幾下，似覺味道不對，微一顰眉道：「這包子包的甚麼肉？」

水四娘道：「牛肉呀！」

紅衣女道：「吃起來好像沒有牛肉的味道……」

水四娘笑道：「這是好的上牛肉，我們十里坡的包子最著名，吃過的人人都說好呢！」

紅衣女被她說服，又吃了起來。

水四娘上前靠一邊坐下，含笑搭訕道：「姑娘，妳一個人趕路麼？」

紅衣女答道：「是。」

水四娘瞄一眼她腰上的劍，又笑道：「姑娘八成是一位女俠，是不？」

紅衣女又答道：「是。」

水四娘道：「去哪地方？」

紅衣女道：「黑龍口。」

水四娘道：「去黑龍口，走這條路是對的，比走大路要快上半天。」

紅衣女放下了沒有吃完的半個包子，道：「這種包子我吃不慣，有沒有別的東西吃？」

水四娘道：「包子很好呀！」

紅衣女道：「我覺得有一股怪味，給我下一碗麵好麼？」

水四娘道：「對不起，沒有麵。」

紅衣女道：「那就來飯吧。」

水四娘道：「飯也沒有。」

紅衣女一怔道：「你們只賣包子？」

水四娘道：「是的，我們人手不够，只賣包子和鹵菜，其實我們做的包子很不錯，一天要賣好幾百個呢！」

紅衣女不再被她說服，只吃那盤鹵菜，一邊吃一邊道：「這十里坡我是頭一次走，沿途景色不壞，就是太荒凉了點，有沒有强人出沒？」

水四娘道：「沒有，沒有，這條路向來最平靜，從不曾出現過强人。」

紅衣女道：「這家酒店是妳開的？」

水四娘道：「原是我當家開的，唉！誰知他短命，前年一病不起，丟下了我一個人……」

說到這裏，低下了頭，一副悲從中來

的樣子。

紅衣女表示同情道：「眞不幸，那麼剛才那位老丈是妳何人？」

水四娘道：「他是我三叔，看我太可憐，就來帮我的忙，唉！要是沒有他老人家，我的日子眞不知要怎麼過：：」

紅衣女點了點螓首，沉默了片刻，忽然臉泛紅暈，低聲道：「大嫂，我能否請教妳一個問題？」

水四娘道：「請教不敢當，姑娘有話只管說出，我知道的定當奉告。」

紅衣女羞笑一下道：「我的問題是：大嫂認爲一個女人應該嫁人好呢，或是不嫁人好呢？」

水四娘笑道：「當然是嫁人好了，女人到了該嫁人的時候，若是不嫁，那日子有多難過呀！」

紅衣女抿唇一笑道：「若是嫁給一個自己所不喜歡的男人呢？」

水四娘道：「哎呀！姑娘這個問題可把我難倒了，我們女人出嫁，一般都是聽從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在未過門之前，大都沒見過那個男人的樣子，談不上喜歡不喜歡呀！」

紅衣女道：「要是在未過門的時候，已見過那男人的相貌而妳又不喜歡的話，妳該怎麼辦？」

水四娘不假思索答道：「那我還是嫁了。」

紅衣女一怔道：「爲甚麼？」

水四娘說道：「管他好壞，嫁了再說嘛！」

紅衣女噗哧一笑，似覺水四娘不是可以請教的對象，就不再發問了。

水四娘却發問道：「姑娘，妳還沒嫁人？」

紅衣女點點頭。

水四娘有些詫異道：「姑娘今年多大了？」

紅衣女道：「三十歲了。」

水四娘叫道：「哎呀，我十六歲就嫁給我那死去的丈夫，有時還覺得嫁遲了，怎麼妳三十歲還不嫁人？」

紅衣女臉色一紅，低下螓首道：「我：：我在等待一個人，可是他：：始終不來。」

水四娘問道：「爲何不來？」

紅衣女幽幽一嘆道：「他失踪了！」

水四娘追問道：「怎麼失踪了呢？」

紅衣女正要回答，忽見那老駝子已端着一碗蛋花湯走進來，便住口不說了。

老駝子把蛋花湯放到她桌上，笑嘻嘻道：「姑娘，妳請趁熱喝。」

紅衣女道：「謝謝。」

水四娘道：「三叔，你出去，我要跟這位姑娘談談心，你不要聽。」

老駝子哦了一聲，就蹺出去了。

水四娘見他走出酒店後，隨即回對紅衣女道：「姑娘，妳說給我聽聽，妳那心上人是怎麼失踪的？」

紅衣女神情幽怨地道：「不知道，此事說來眞是一言難盡，那是我十八歲的時候——不，我們倆小時候就認識了，時常玩在一起，可說是一對青梅竹馬——但直到我十八歲的時候，我們才私訂終身，那年七夕之夜，我們一起山盟海誓，非卿不娶，非君不嫁：：：」

水四娘道：「後來父母反對了？」

紅衣女道：「正是，我爹嫌他文不文武不武，硬說他沒出息。」

水四娘道：「眞是那樣麼？」

紅衣女苦澀一笑道：「不，雖然他不是甚麼出類拔萃的青年，但是品行端正，也有上進心，我爹之所以反對，主要原因是六個字，門不當戶不對。」

水四娘道：「一貧一富？」

紅衣女點頭道：「此外，我爹在武林中名氣極大，是人人敬仰的人物，而他是生長在普通家庭的一個普通青年：：」

水四娘道：「妳貴姓？」

紅衣女道：「曲。」

水四娘臉色微變，接問道：「後來怎樣？」

紅衣女輕嘆一聲道：「由於我爹堅決反對，他一氣之下，就留書走了，他在書信上說我爹嫌他窮，嫌他是個無名小卒，所以他要去闖天下，等名成利就再衣錦榮歸，要求我等他回來。」

「就此一去不返？」

「是的，已經十二年了！」

「音訊全無？」

「是的！」

「一去十二年全無消息，妳不以爲他可能已變了心，在外成家了？」

「不，不會！」

「哎，這世上負心漢可多得很啊！」

「他絕不是那種人！」

「那麼，也許他在外面遇難，已經死了？」

「我担心的正是這一點，不過在未確實知道他死亡之前，我是不會死心的！」

「妳出來找他？」

「不，我這次離家是爲了逃婚。我爹逼我嫁給一個青年，最近逼得急，我只好離家出走了。」

「令尊要妳嫁給誰？」

「一個姓邊的青年，他是山西『無敵神鞭』邊大川的兒子，是個品行優良武功高强的青年。」

「既是品行優良武功高强的青年，妳爲何不願嫁給他？」

「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嗯，可是他至今生死不明呀！」

「我要等他，只要他尚在人間，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回來找我的。」

「唉，妳好痴啊！」

紅衣女沉默下來。

水四娘道：「曲姑娘，湯快冷了，妳快喝吧。」

紅衣女點點頭，拿起湯匙吃那碗蛋花湯，吃了幾口後，忽然抬起頭，道：「奇怪，我頭好暈！」

水四娘笑道：「定是趕路太累了，我扶妳去後面房裏，躺一躺如何？」

紅衣女兩眼發直瞪視着她，臉色漸漸蒼白道：「妳：：妳莫非是開黑店的？」

水四娘站了起來，格格嬌笑道：「不，我只不過是賣些人肉罷了！」

紅衣女跳起一腳踢翻桌子，隨即拔劍出鞘，可是揮劍刺出之後，人就向前倒去，仆跌在地，昏迷過去了！

水四娘叫道：「老魏，來啊！」

老駝子從外面跑了進來，咧嘴嘻嘻笑道：「這姑娘身上肉多，是做包子的好材料！」

水四娘却滿臉嚴肅，說道：「老魏，此姝來頭大，不大妙哩！」

老駝子道：「是誰家的女兒？」

水四娘道：「曲文通的女兒！」

老駝子嚇了一跳道：「橫天一劍九州寒？」

水四娘點頭道：「正是！」

老駝子面色發白道：「這怎麼辦？」

水四娘道：「很簡單。」

老駝子道：「放了她？」

水四娘道：「不，宰了她！」

老駝子吃驚道：「這：：恐怕不大好吧？橫天一劍九州寒是甚麼樣的人物妳不是不知，萬一被他查出是咱們殺了他女兒，那：：」

水四娘冷冷一笑道：「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此無人知悉，怕甚麼！」

老駝子道：「可是——」

水四娘截口道：「別說了，咱們的瘦肉已經剩下不多了，不是麼？」

她將紅衣女一把攬起，接着道：「快收拾收拾，我下去了。」

× × ×

這是一間地下室，很骯髒的地下室，牆壁上到處濺滿着血，誰看了都知道這是一間屠宰場所。

靠牆擺着一張厚厚的木板枱，剛好是一個人的長度，上面放着大小不一的屠刀，牆上有許多掛鈎，都染滿了已經凝結的血。

水四娘抱着紅衣女走進了這間地下室，將紅衣女放在木板枱上。

第一步，她搜出了紅衣女身上的財物，共有一小包首飾、十兩金葉和幾兩碎銀子。

第二步，她脫光了紅衣少女的一身衣裳，讓紅衣女赤條條的躺在木板枱上。

第三步，她拿起一把屠刀，就要砍下紅衣女的頭，肢解紅衣女的身體——

就在此際，身後傳來了脚步聲！

水四娘趕緊放下屠刀，掏出一方手帕，將紅衣女的面部蓋起來！

「四娘，妳抓到一隻嫩鷄了？」

「混球，你到這裏來幹甚麼？」

「來看妳殺鷄呀！」

話聲一落，一個男人已走進了地下室來。

這個男人體格異常雄壯，幾乎要比一般男人高出一個頭，難得的是面貌還相當英俊，劍眉朗目，鼻若懸胆，是女人心目中的理想夫婿。

唯一的缺點是他的面色蒼白了些，如不是經年不晒太陽，便是在某方面太勞累有以致之。

他走近木板枱，看見是個體態婀娜渾身雪白的女子，不禁目露奇光，稱讚道：「好美的一個姑娘，她是誰呀？」

水四娘將他推開道：「別過來，快回房裏去！」

男人笑道：「不，我要看妳宰鷄。」

水四娘笑罵道：「你少嚕嗦，惹得老娘性起，一刀把你宰了！」

男人嬉皮笑臉道：「妳捨得麼？妳常常說我是妳的命根兒，要是把我宰了，到哪兒去找像我這樣可以使妳稱心滿意的命根兒？」

水四娘跺足道：「你不走，我就一刀把你宰了，反正天下的男人多得很！」

男人一指紅衣女，笑道：「讓我看一看她的臉，然後就回房去。」

水四娘臉容一沉道：「不成！」

男人道：「她一定是個美人兒，所以妳才不讓我看，好大的醋勁。」

水四娘一瞪眼道：「你越來越放肆了，再不回房裏去，我就先用你的肉去做包子！」

男人似乎也不敢太惹她生氣，聳聳肩道：「唉！這樣標緻的姑娘却要殺來做包子，眞是暴殄天物，太可惜了！」

說畢，轉身出去了。

水四娘聽得他已進入房間，於是舉起屠刀，就要用力砍下去。

不料就在這時，忽聽老駝子在外面喊道：「四娘，有客上門啦！」

水四娘聽了，只得再度放下屠刀，整了整衣裙，走出地下室，把門鎖好，爬上一道石級，揭起上面的一塊木板：：

回到前面酒店，果見已有四個客人在座，老駝子正在忙於送酒送菜。

水四娘仔細一看，發現其中一個客人的桌上放着一口長劍，知是武林中人，她對武林人物總是特別慇勤，當即上前問候道：「這位壯士，酒菜還好吧！」

那客人年約三十五歲，相貌端正，一對眸子炯炯有神，給人一種精明幹練的印象，他抬目打量了水四娘一眼，笑道：「妳是老板娘？」

水四娘含笑道：「是的。」

那客人喝了一口酒，挾着一片牛肉入嘴裏嚼，說道：「酒還可以，倒是鹵菜很香。」

水四娘道：「小店的包子也不壞，要不要來幾個嚐一嚐？」

那客人搖頭道：「不要，有酒和鹵菜就行了。」

水四娘點頭笑笑，移步欲去跟另三個客人打個招呼，那客人忽然說道：「老板娘，妳坐下，在下要跟妳打聽一件事！」

「哦，甚麼事呀？」

「妳坐下吧。」

水四娘便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那客人笑望她片刻，問道：「妳叫甚麼？」

水四娘回答道：「賤妾姓水，名叫四娘。」

那客人笑道：「水四娘，這名字很好聽——妳丈夫呢？」

水四娘道：「死了。」

那客人一噢道：「眞不幸，這麼年輕就死了丈夫，日子一定不好過。」

水四娘嘆氣道：「是我的命不好，有甚麼法子呢！」

那客人道：「在這十里坡開酒店多久了？」

水四娘道：「快十年啦！」

那客人道：「生意好不好？」

水四娘道：「不好也不壞，橫豎是混日子——你要打聽的就是這些？」

那客人道：「不，在下來自應天府：…」他掏出一塊腰牌，在水四娘面前亮了一下，接下道：「姓裘名之安。」

水四娘臉色一變：「神捕裘之安？」

裘之安笑了笑道：「敢情妳也知道我這個人，聽人說的吧？」

水四娘輕輕抽了一口冷氣，答道：「是的，你裘捕頭辦過許多大案，大名如雷貫耳，沒有人不知道啊！」

裘之安笑道：「誇獎了，我只不過運氣好些罷了——請問妳，這幾天妳有沒有看見一個紅衣姑娘從這地方走過？」

水四娘心房好像捱了一下重擊，臉色一變道：「紅衣姑娘？」

裘之安道：「是的，她頭上包着一方紅巾，身穿紅衣袂，外披一件黃色斗篷，隨身帶着一口長劍，容貌甚俏麗。」

水四娘素知這神捕裘之安的厲害，以為自己的行徑已被識破，嚇得一顆心差點從口腔跳出來。

不過，她畢竟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心中雖然驚慌，卻能保持鎮靜，當下歪頭想了想，搖頭答道：「沒有，我沒見過這樣一個姑娘由此經過。」

裘之安一瞥正在切牛肉的老駝子，問道：「他是妳何人？」

水四娘道：「是我三叔。」

裘之安道：「問問他看。」

水四娘便轉對老駝子道：「三叔，這位客人是大名鼎鼎的神捕裘之安，他在打聽一個紅衣姑娘的行踪，這幾天你有沒有看見一個紅衣姑娘由此經過？」

老駝子搖搖頭道：「沒有，妳知道咱們這裏一向很少見到單身女子經過。」

他把切好的一盤牛肉端去給客人，對神捕裘之安看都沒看一眼。

水四娘道：「我這三叔一天到晚都在這店裏，他說沒看見，就一定沒有。」

裘之安喝下一杯酒。

水四娘問道：「你說的那個紅衣姑娘，她是誰家的女兒？」

裘之安道：「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女兒，名叫婉珠。」

水四娘道：「她犯了甚麼罪？」

裘之安道：「刦牢。」

水四娘一呆道：「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我是聽人說過，聽說他是一位天下敬仰的大俠，他的女兒怎麼會刦牢呢？」

裘之安道：「到目前為止，我還不明白她刦牢的目的何在，事實上她雖然刦了牢，卻未救走一個囚犯，倒是有幾個囚犯趁機脫逃了。」

水四娘道：「你怎知她是曲文通的女兒曲婉珠？」

裘之安道：「有不少人指證是她，我去找過橫天一劍九州寒，他說其女離家已有數月，行踪不明，反要求我協助他尋找其女，又說如證實其女刦牢，絕不反對我拿她治罪。」

水四娘道：「他對自己的女兒怎的如此不關心？」

裘之安道：「我經過一番明察暗訪，才知他們父女因故發生衝突，原來曲婉珠愛上家鄉一個青年，可是曲文通不答應，要她嫁給邊玉獅。」

「邊玉獅是誰？」

「無敵神鞭邊大川的兒子。」

「無敵神鞭邊大川又是誰？」

「奇怪，曲文通妳都知道，怎麼邊大川反而不知，他名氣不在曲文通之下！」

「我又不是武林中人，當然不認識所有的武林人物了。」

「邊大川此人，武功已練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而且是山西首富，有人稱呼他為山西王，傳說邊玉獅許下諾言，只要曲婉珠肯嫁給他，立刻贈以一顆明珠。」

「一顆明珠也值不了多少錢啊！」

「那顆明珠却價值連城，它是舉世獨一無二的明珠王！」

「折算銀子價值多少？」

「曾經有人出價十萬兩銀子，可是曲婉珠毫不動心。」

「我的天哪！」

「那知曲婉珠聽了邊玉獅的『諾言』之後非但不動心，反斥之謂俗不可耐。」

「唉呀，那曲婉珠眞傻，有這樣好的對象還不要，她到底要嫁給誰呀？」

「她要嫁給他所愛的那個家鄉青年，只可惜那個青年已不知去向。」

「唉，她若是我的女兒，我非打死她不可，有錢有勢的人不要，却要嫁給一個無名小卒，這樣傻的姑娘世上少有啊！」

「妳錯了，水四娘，我認為曲婉珠是個非比尋常的奇女子，值得稱道。」

「既是如此，你為何還要抓她？」

「她犯了刦牢之罪，我當然要將她繩之以法，這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幾天前，我打聽得她曾在藍橋鎮上出現，忖度她可能經過這十里坡，是以前來打聽一下，妳要是見到她，趕快去縣裏通知官府，我有重賞。」

「好的，若發現她，一定去通報。」

雙方交談至此結束，裘之安付了酒帳，抓起長劍，走出酒店，揚長而去了。

水四娘跟到門口，目送裘之安遠去不見之後，一顆七上八下的心才放下來。

「水四娘，請過來一下好麼？」

店內，那三個坐在一起喝酒的客人中，忽有一人向她招喚，口氣竟似「老朋友」一般！水四娘感到意外，當即轉入店內，含笑道：「三位客官還要些甚麼？」

三個客人，年紀都在四十左右，從衣着上看，似是商賈，一點也沒有武林人的氣息！開口的是個滿面白斑的漢子，他笑道：「水四娘，妳陪我們喝杯酒如何？」

水四娘聽了心中暗發冷笑，暗忖道：「這三個瞎了眼的東西竟想吃我水四娘的豆腐，眞是找死！」

表面上却客客氣氣的笑道：「謝謝，賤妾不會飲酒，未便奉陪。」

白斑漢子笑道：「不喝酒，那就吃個包子吧！」

水四娘道：「別客氣啦，包子我們自己天天吃，都吃膩了！」

另一個大嘴巴的漢子接口笑道：「吃一個好了，表示我們兄弟對妳的敬意！」

說着，拿起一個包子遞過去！水四娘發現那盤包子都還沒動，其中有一個却是弄開的，不禁心頭一跳，感到不妙了，但仍笑靨如花地道：「這位客官眞愛開玩笑，賤妾是開店的人，只有賤妾請各位吃包子，那有客人反請主人吃包子之理呀！」

大嘴巴漢子笑容一沉，轉變為充滿敵意的冷笑，道：「我們覺得這包子味道有異，所以要妳先吃一個讓我看看——吃不吃？」

水四娘沒有伸手去接，只陪笑道：「不會吧，這是昨夜才包好的，怎麼會有異味呢！」

這時，老駝子也上前接腔道：「不錯，這是昨晚包好的，應該還很新鮮，不會餿了的，三位請放心吃好了。」

大嘴巴漢子再將包子遞到水四娘面前，說道：「妳敢不敢吃？」

水四娘只得接過那包子，弄開聞了聞，道：「沒有甚麼不對呀！」

她將包子轉給老駝子道：「三叔，你吃吃看有沒有餿了。」

老駝子接過包子，兩三口就吃下肚子，笑道：「沒有，一點都沒餿！」

那三人互望一眼後，白斑漢子站起哈哈笑道：「魏老二，大家都說你這個『老駝魔』敢吃人肉，看來傳言果然不虛！」

老駝子面色一變，道：「你稱呼我甚麼？」

白斑漢子道：「老駝魔魏老二！」

老駝子忙道：「你弄錯了，我不姓魏，我姓楚，我可不敢吃甚麼人肉呀！」

白斑漢子冷笑道：「得了吧，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認得你！」

老駝子與水四娘對望一眼，哈哈笑道：「三位眞是自找麻煩，如已酒足飯飽，何不老老實實的付帳走路？」

大嘴巴漢子道：「魏老二，告訴你，咱們是專程找你們來的！」

老駝子神色陰沉下來，道：「有過節麼？」

大嘴巴漢子道：「沒有，我有一個朋友上個月由此經過，進入你們這家酒店打尖，吃了你們的包子，他覺得包子的肉是人肉，所以今天我們來查證一下。」

白斑漢子接口道：「其實不必吃包子，就已知道，因為我認得你是愛吃人肉的老駝魔！」

老駝魔獰笑道：「既知我是老駝魔，剛才神捕裘之安在此打尖時，你們為何不揭發？」

白斑漢子道：「我們不喜歡跟官府打交道。」

老駝魔道：「這表示你們三人也是綠林道上的朋友，亮個萬兒如何？」

白斑漢子道：「白額虎閔亮！」

大嘴巴漢子道：「癩蝦蟆東方鑫！」

另外那個一直未開口的漢子，這時開口道：「人面狠甘師傑！」

老駝魔哈哈笑道：「原來是金寶山莊的三位莊主，幸會了！」

白額虎閔亮笑道：「魏老二，我們三兄弟惡名滿天下，今天却想做件善事！」

老駝魔笑道：「不想交個朋友？」

白額虎閔亮道：「我這隻『白額虎』不吃人肉！」

水四娘吃吃笑道：「道不同不相為謀，但河水又何必來犯井水？」

閔亮道：「我剛剛說過了，我們三兄弟一向惡名滿天下，為了贏取大衆的好感，決定幹一樁善事。」

水四娘笑道：「死也不後悔？」

閔亮點頭道：「不錯！」

水四娘發出了銀鈴笑聲，道：「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我們『十里坡』的瘦肉快用完了，不料神差鬼使，今天竟一次來了一隻虎，一隻狠和一隻癩蝦蟆，眞是天無絕人之路呀！」

癩蝦蟆東方鑫一脚將桌子踢翻，哈哈大笑道：「水四娘，我這隻癩蝦蟆今天要吃妳這隻天鵝肉——接招吧！」

躍身向前，右手暴探，向水四娘的胸部抓了過去！

水四娘退開一步，笑道：「我兒，你愛吃奶是不是？怎麼劈面就要抓老娘的奶呀！」

話聲中，雙掌揚動，勢如落英繽紛，快速的化解了東方鑫的一掌，緊接着欺身攻擊，駢指疾點東方鑫的黑虎穴！

破招與攻擊在一瞬之間完成，奇快無比！

東方鑫身形一側，避開她的襲擊，順勢猛踢右脚，大喝一聲，踢向她左耳，脚力異常凌厲。

老駝魔似乎認為水四娘有足夠的能力制服東方鑫，故未予注意，當即向白額虎閔亮和人面狠甘師傑笑道：「這地面太狹窄，咱們到外面去動手如何？」

白額虎閔亮表示同意，三人於是走出酒店，在山路上站好了位置，準備幹了。

閔亮在前，甘師傑在後，採取聯手夾擊之勢，老駝魔全不在意，只冷笑一聲道：「請注意，老夫與人搏鬥，從不手下留情！」

甘師傑冷冷答道：「我們也一樣！」

老駝魔道：「那就出招吧！」

甘師傑道：「來了。」

身形一騰，如餓狠撲兎，雙掌齊出，朝老駝魔的背心抓了過去！

閔亮也同時發動，右手五指合駢，似一把刀般對準老駝魔胸口切出！

老駝魔不慌不忙，閃身退開半步，雙臂突張，一招「推窗望月」雙掌擊出，只聽「砰！砰！」二响，閔亮和甘師傑的攻擊立被封住，而且反被震退了三步！

甘師傑面色一變，但並未氣餒，狂吼一聲，再度兇悍的撲上，恰似一頭野性大發的野狠。

閔亮也大喝一聲，飛身凌空踢出，完全奮不顧身的打法！

老駝魔一翻身跳開數尺，繼之身如陀螺一轉，巧妙的迎上甘師傑，一把抓住他的右肩，不料指力甫發，甘師傑却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臂！

原來，人面狠甘師傑生就一副利齒，咬人成了他的獨門奇技，能夠一口將人咬下一塊肉來，老駝魔不防他會咬人，一時大驚失色，百忙中右脚一曲，以膝蓋頂向對方腹部，大吼道：「去！」

甘師傑腹部如中巨杵，整個人應聲飛起，一直飛出三四丈外才摔落地上。

敢情老駝魔一頂之力極强，已使他腹部受到很重的內傷，是以落地之後，再也無力爬起了。

但老駝魔也不好受，他的臂上已被甘師傑咬下一塊肉，血流如注，痛得他面色蒼白，直冒冷汗！

閔亮一見甘師傑倒地不起，又驚又怒

，罵道：「宰了你這個老殘廢！」

搶步上前，一連打出五拳，每一拳都似一顆流星，攻擊猛烈無比！

老駝魔閃動身子避過他四拳，却讓閔亮的第五拳擊中自己的腰部，趁機一掌拍下，正中閔亮的右臂，只聽一聲「卡查！」，閔亮的右臂立告折斷，他緊接着一抬左脚，又聽「蓬！」的一聲，閔亮也像甘師傑一樣飛出三四丈，落地直吐血，也爬不起來了。

一狠一虎，就此慘敗！

酒店中的情形又如何呢？

酒店中無聲無息！

水四娘不知何時已斜倚在酒店門口，正含笑望着老駝魔呢！

老駝魔一怔道：「那隻癩蝦蟆呢？」

水四娘嘴唇向酒店內一呶，微笑道：「已經變成一隻扁平的死蝦蟆了！」

老駝魔笑道：「踩頭部？」

水四娘笑道：「不錯！」

老駝魔走到甘師傑身邊，一脚踩上甘師傑的頭顱，用力的踩下，在腦袋殼破裂聲響中，他笑嘻嘻道：「是這樣麼？」

水四娘吃吃笑道：「正是！」

老駝魔踩扁了甘師傑的頭顱之後，又去踩閔亮的頭顱，嘿嘿大笑道：「這三個小毛賊眞是瞎了眼，居然也想行善做好事，眞是老鼠舐貓屁股——找死！」

水四娘道：「他們是送肉來的，但是送得太多了。」

老駝魔道：「快把他們拖進去，不要被過路客看見，否則，往後生意就做不成啦！」

水四娘道：「你的手臂怎樣？」

老駝魔道：「被咬掉一塊肉，痛死我了！」

水四娘道：「你進去敷藥，我來收拾便了。」

老駝魔進入酒店後，水四娘便一手一個，將甘師傑和閔亮攬起，隨後進入酒店去……

不久，店裏店外的血跡已清除乾淨，倒翻的桌椅和打碎的杯盤也已收拾停當，一切恢復正常。

老駝魔臂傷已止了血，用一條長布緊緊縛住，但是被咬掉一塊肉總是不好受的，他倒了一大碗酒喝下，皺着眉頭道：「他媽的，那個人面狠牙齒很利，一口就咬下我一塊肉！」

水四娘道：「休息幾天就好了。」

老駝魔嘆道：「說眞的，四娘，我覺得這地方不好呆下去了，不知妳的看法如何？」

水四娘表示同感的點點頭道：「是的，最近走這條山路的人越來越少，好像已有不少人知道在這裏賣人肉包子似的。」

老駝魔道：「尤其今天出現的那個神捕裘之安，他這個人十分厲害，我見到他不免有些心驚肉跳。」

水四娘道：「你有何打算？」

老駝魔說道：「換個地方去開張，如何？」

水四娘想了片刻，忽然微笑道：「我有更好的主意……」

老駝魔道：「怎樣？」

水四娘笑道：「改行！」

老駝魔一怔道：「怎麼改？」

水四娘道：「咱們不要再開酒店，改幹更大更輕鬆的買賣！」

老駝魔道：「說來聽聽。」

水四娘道：「我去嫁人。」

老駝魔失笑道：「嫁給誰？」

水四娘道：「邊玉獅！」

× × ×

邊玉獅，年三十五歲，品貌端正，武功高强，是山西王「無敵神鞭邊大川」的獨子，不論從哪一方面看，他都是許多姑娘傾心的青年。

因爲，他的父親不僅是武林中最著名的人物，而且是山西一境的首富，他自己又是個非常優秀的青年，照說他應該很快樂才是。

可是他並不快樂。

他爲情所困已有十年，十年來一直愁眉不展！

原因是他愛上了「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女兒曲婉珠，可是曲婉珠却不愛他！

他一直想不通曲婉珠爲甚麼不肯嫁給他，一直認爲自己的家世和財富，以及自己所具備的各種條件，都可說是曲婉珠最理想的對象，然而曲婉珠却對他沒有一點點的意思，甚至一直不肯和他見面，還聽人說她斥他爲「俗不可耐的人物」！

他曾經常常自問：自己是俗不可耐的人麼？

答案是否定的，他覺得自己並無任何缺點，曲婉珠之所以那樣說，只因爲她不喜歡自己而已！

但是，他並不死心，他發誓一定要娶曲婉珠爲妻，一定要讓所有知道他的人看到一個事實：看到曲婉珠終於嫁給她認爲「俗不可耐」的人了！

這幾天，他心情特別沮喪，因爲曲婉珠離家出走的消息已傳到他耳中，他幾次想出門去尋找，總因人海茫茫不知伊人何處而作罷。

這一天，他正躺在床上發呆，下人入內告訴他道：「少爺，老爺叫你去。」

他立即起身問道：「在哪裏？」

下人道：「客廳。」

邊玉獅一怔道：「有客到訪？」

「是的。」

「誰？」

「小的不知。」

邊玉獅匆匆來到客廳，一見父親與一個中年人在廳上交談，便上前拜見。

無敵神鞭邊大川道：「玉獅，見見這位大名鼎鼎的裘捕頭。」

邊玉獅對這位神捕自不陌生，聞言吃了一驚，連忙向裘之安拱手一揖道：「原來是裘捕頭，幸會幸會！」

裘之安站起還禮，笑道：「傳說邊少爺一表人才，風采絕世，今得一見，更覺勝於傳言！」

邊玉獅謙遜道：「裘捕頭誇獎了。」

無敵神鞭邊大川道：「裘捕頭，請坐下來說話，犬子愚蠢，今後有機會尚望多指教。」

裘之安連稱不敢，坐了下去。

無敵神鞭道：「現在犬子來了，裘捕頭有話便請直說，是否犬子犯了罪？」

裘之安搖頭道：「邊大俠莫誤會，在下只是想見令郎打聽一件事而已。」

無敵神鞭道：「犬子平時甚少出門，但不知裘捕頭要打聽甚麼？」

裘之安說道：「是有關曲婉珠姑娘的事。」

邊玉獅神色一振道：「曲婉珠到底怎樣了？」

裘之安沒有立刻回答，笑笑望他有頃，反問道：「邊少爺以前曾經見過曲姑娘吧？」

邊玉獅點頭道：「見過兩次，那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裘之安道：「請恕在下冒昧，邊少爺很喜歡她，希望娶她爲妻是麼？」

邊玉獅道：「是的，家父與曲大俠都同意這門婚事，可惜她……」

裘之安道：「是的，據說曲姑娘情有所鍾，愛上一個家鄉青年，那個青年叫陸少青。」

無敵神鞭邊大川插口道：「那陸少青十二年前離開家鄉，至今生死不明，但是犬子認識曲姑娘却是七八年前的事，因此陸少青的失踪與犬子無關！」

裘之安笑道：「邊大俠又誤會了，在下此來不是在追查陸少青失踪之事。」

邊大川道：「不然，裘捕頭究竟所爲何來？」

裘之安道：「上個月初，曲姑娘在應天府刧牢，傷了三個牢卒，在下爲此而欲緝捕她歸案。」

邊玉獅大吃一驚道：「甚麼？她去刧牢？她刧牢救誰？」

裘之安道：「不知道她要救誰，結果她沒有救走任何人，却有三個囚犯乘機脫逃了。」

邊玉獅很驚訝和激動，道：「奇怪，她怎麼會幹出這種事來？裘捕頭查過牢中所有囚犯沒有？」

裘之安道：「查過了，沒有一個與她有一點點的關係。」

邊大川皺了皺眉道：「這件事，裘捕頭何不去問她父親？」

裘之安道：「在下去過了，曲大俠說她離家出走已數月，他也不明白其女爲何刧牢，對此他很生氣，要在下全力追緝，將她繩之於法，曲大俠對其女行徑似也甚不諒解。」

邊玉獅着急道：「慢着，裘捕頭有沒有弄清楚？前去刧牢的確實是她麼？」

裘之安道：「是的，在下當時雖不在塲，但有三個人指出是她曲婉珠不錯。」

邊玉獅困惱道：「她的關係單純，不可能結交黑道人物，刧牢究竟要救甚麼人呢？」

裘之安說道：「也許她誤信謠言，有人騙她陸少青被囚禁在牢中，是以前去刧牢。」

邊玉獅嘿然道：「她是個明白事理的姑娘，如果陸少青犯罪坐牢，也就該對他斷了念頭才對！」

裘之安輕咳一聲道：「她沒有到這裏來過吧？」

邊玉獅搖頭道：「沒有！」

裘之安道：「曲姑娘是『橫天一劍九州寒』的掌上明珠，此事對曲大俠的名譽關係甚大，假如她肯出面解決，在下或可幫她開脫，從輕發落。」

邊大川神色不悅道：「裘捕頭，老夫現在正式奉告，曲姑娘未到此處，她的事情，我們完全不知道！」

說到這裏，轉對邊玉獅嚴厲地道：「玉獅，從現在起，你要對她斷去念頭，即使她願意嫁給你，爲父也不要她這個媳婦了！」

邊玉獅低頭默然。

裘之安一看氣氛不對，立刻起身告辭道：「很抱歉，打擾了邊大俠的清修，在下就此告辭。」

邊大川起立道：「不妨，老夫只是不想牽扯進去，裘捕頭遠道而來，如不急着趕回應天府，歡迎在舍下盤桓數日，好讓老夫一盡地主之誼。」

裘之安道：「盛情心領，異日有暇，當來恭聆教益便了。」

於是，邊家父子親送他到莊外，再揖而別，目送他遠去之後，邊大川神色又現嚴峻，凝望兒子問道：「玉獅，你說實話，曲婉珠沒有來找你吧？」

邊玉獅道：「沒有，如果她到我們家來，爹也一定會知道。」

邊大川道：「曲婉珠這丫頭年已三十，仍對陸少青一片痴情，對你不屑一顧，如今又鬧了刧牢的事情，你不可再對她痴心妄想了！」

邊玉獅唯唯道：「是的，爹。」

邊大川又道：「你要知道，爲父不論在那一方面都不在曲文通之下，你的條件也不比曲婉珠差，只要你願意，比她年輕標緻的姑娘多得很！」

邊玉獅道：「是的，爹。」

邊大川道：「如果你繼續迷戀她，等於自貶身價，只有讓人譏笑而已！」

邊玉獅道：「是的，爹。」

邊大川道：「城中聶總鏢頭的女兒，爲父覺得很好，改天爲父找個媒婆去提親如何？」

邊玉獅回答道：「別急，過幾天再說吧。」

邊大川怒道：「你要知道，像你這樣年紀的人，兒子都已十來歲了，你還在等甚麼？」

邊玉獅道：「過幾天，等孩兒心情平靜的時候，再作決定也不爲遲啊。」

邊大川冷哼一聲，轉入莊內去了。

邊玉獅信步向莊外踱去。

來到一條溪畔，就佇立在溪畔看流水潺潺，想着這些年來自己苦戀曲婉珠的甜酸苦辣，不禁長長嘆了口氣。

今天，裘之安帶來的消息使他對曲婉珠的觀念走到了一個分歧點，而覺得自己確實該下定決心作個抉擇了。

娶一個一直不愛自己的姑娘爲妻，日子會過得快樂麼？

不，絕不會快樂！

一個身家淸白的姑娘，忽然去刧牢，不論其理由如何充分，總是一項犯罪的行爲，總是一個汚點，這樣的姑娘還能迷戀麼？

不，絕對不能要了！

他想到這裏，心情忽然變得異乎尋常的舒爽和平靜，好像割去了一塊長年惡瘤

似的！

他不覺喃喃自語道：「對了，現在就去告訴爹，說我決定娶聶總鏢頭的女兒爲妻了！」

心意一定，正欲轉回莊中之際，忽見對面小路上有個人跑過來，來人一身店小二的裝扮，他覺得奇怪，乃住足等待。

那店小二裝扮的人跑到他跟前，住足拱手道：「請問，前面那座莊院就是『無敵神鞭邊大川』邊大俠的住處麼？」

邊玉獅點頭道：「不錯，你找誰？」

那店小二道：「小的是城中安泰客棧的夥計，有位客人託小的帶來一封信。」

邊玉獅問道：「給誰的信？」

那店小二道：「給邊玉獅的信。」

邊玉獅道：「我就是邊玉獅。」

那店小二大喜道：「你就是邊玉獅？這眞是巧極了，那麼小的就將這封信交給你！」

說着，取出一封信，雙手奉上。

邊玉獅接信拆閱之下，突然面色泛紅，神情激動已極，急問道：「那位姑娘還在你們安泰客棧？」

那店小二道：「是呀！」

邊玉獅道：「一個人？」

那店小二道：「是的。」

邊玉獅道：「好，你回去告訴她，說我午後必到，請她務必等候！」

那店小二躬身道：「好的，小的這就回城去。」

邊玉獅道：「等一下。」

他掏出一些碎銀塞入那店小二手裏，笑道：「這些賞你喝茶，記住不得將此事告訴任何人，知道麼？」

那店小二連聲答應，高高興興的回去了。

雙屍命案　掀起朵朵疑雲

曲婉珠靜靜的坐在安泰客棧的一間上房中，等待着邊玉獅的來臨。

午後不久，房門外終於響起了一陣敲門聲！她立刻跳了起來，趨至門前問道：「甚麼人？」

「我，邊玉獅！」

她深深吸了一口氣，藉以鎭定心神之後，才將房門打開來。

兩人靜靜的凝視了好一會，邊玉獅首先開口道：「妳好麼？」

曲婉珠點點頭。

邊玉獅道：「我可以進去麼？」

曲婉珠側身讓開，輕聲輕氣道：「請進。」

邊玉獅舉步走入房中，曲婉珠立刻把門關上，背靠房門立着，又輕聲輕氣道：「請坐。」

邊玉獅在房中坐下。

曲婉珠低下螓首，却面帶一絲笑容，道：「我還以爲你不會來……」

邊玉獅道：「爲甚麼？」

曲婉珠答道：「因爲你沒有義務帮助我。」

邊玉獅笑了，道：「令尊與家父是多年好友，就憑這一點，我也該帮助你！」

曲婉珠沉默片刻，抬目瞅了他一眼，問道：「你還沒娶親？」

邊玉獅道：「沒有。」

曲婉珠道：「爲甚麼呢？」

邊玉獅道：「沒有人肯嫁給我。」

曲婉珠羞澀一笑道：「你說笑……」

邊玉獅道：「是眞的，我朝思暮想的人，十年來對我不屑一顧，還罵我俗不可耐。」

曲婉珠又低下頭去，說道：「玉獅，我知道我對不起你……」

邊玉獅微微一笑道：「別這麼說，男女之間總要兩廂情願才行。」

曲婉珠嘆道：「我知道我錯了。」

邊玉獅望定她問道：「你有困難」

曲婉珠點點頭。

邊玉獅道：「能告訴我是怎麼樣的困難麼？」

曲婉珠點然不語。

邊玉獅取出一個精美的小木盒，往桌上一放，然後站起道：「這是妳要的東西，我帶來了。」

說畢，往房門走去。

曲婉珠一怔道：「你要走了？」

邊玉獅道：「是的。」

曲婉珠有些情急道：「不，別這樣，你該了解我接受你這顆明珠王的意思。」

邊玉獅停住了脚步，道：「當初我確曾說過如妳肯嫁給我，我便以這顆明珠王相贈，但是現在……」

曲婉珠神情惆悵道：「現在你不要我了？」

邊玉獅仰頭一嘆道：「到今天上午之前，我對妳的情意還沒有改變……」

曲婉珠愕然道：「現在你改變了？」

邊玉獅道：「現在我想知道妳爲甚麼去應天府刦牢！」

曲婉珠呆了呆道：「你都知道了？」

邊玉獅道：「神捕裘之安正在追緝妳，今天上午他到過舍下。」

曲婉珠吃了一驚，道：「現在他在哪裏？」

邊玉獅道：「可能尚在本城，詳址不知。」

曲婉珠大爲緊張道：「這怎麼辦？我不能被他抓住，我不想坐牢！」

邊玉獅回頭望她，一眼不瞬的望着她，問道：「妳爲何刦牢？」

曲婉珠反問道：「裘之安怎麼說？」

邊玉獅道：「他說妳刦牢，傷了三個牢卒，却沒救走一個人，倒是有三個囚犯趁機逃脫了。」

曲婉珠問道：「他知道我爲甚麼刦牢麼？」

邊玉獅搖頭道：「不知道。」

曲婉珠輕輕舒了一口氣，說道：「玉獅，我可以把實情告訴你，但望你聽了不要生氣，我現在對陸少青已不存一點希望了。」

邊玉獅苦道：「妳聽說陸少青被囚禁在應天府的牢中，因此便去刦牢了。」

曲婉珠道：「是的，結果證明那是騙人的謠言。」

邊玉獅道：「現在，妳知道他在何處麼？」

曲婉珠道：「不知道，不過我不想再去尋找他了，最近我忽然想通了，要是他對我有情，就絕不會一去十二年而毫無音訊！」

邊玉獅笑道：「現在妳的困難是甚麼呢？」

曲婉珠道：「除了怕被裘之安抓住之外，我另外遭遇了一樁困難，所以我厚顏來找你求助。」

邊玉獅道：「甚麼困難？」

曲婉珠搖搖頭，嘆道：「我不能告訴你，但是有了這顆明珠王，大概可以解決了，聽說這顆明珠王價値十萬兩銀子，是麼？」

邊玉獅道：「是的，但很難脫手。」

曲婉珠道：「爲甚麼？」

邊玉獅道：「世上很少有人肯化十萬兩銀子買一顆夜明珠。」

曲婉珠道：「珠寶商也不肯收買？」

邊玉獅道：「是的，化十萬兩銀子買一顆夜明珠，在他們來說是一個風險，萬一賣不出去，那就麻煩了。」

他神色一正，繼道：「請記住，我送妳此物，是要妳永遠保存，如果妳想出售的話……」

曲婉珠忽然苦笑道：「那麼，你帶回去吧！」

邊玉獅詫異道：「甚麼原因？」

曲婉珠道：「我要求你送我這顆明珠王，目的有二，一是打算接受你的情意，一是打算拿去變賣解決我的困難——既然它賣不掉，那我還要它幹麼？」

邊玉獅道：「妳的困難，可以用銀子來解決？」

曲婉珠道：「是的。」

邊玉獅道：「多少？」

曲婉珠道：「十萬兩銀子。」

邊玉獅不加考慮道：「好，我給妳十萬兩銀子！」

曲婉珠一指桌上的「明珠王」問道：「那麼，這東西呢？」

邊玉獅道：「只要妳不將它賣掉，它仍然是妳的！」

曲婉珠感激得差點掉下眼淚，哽咽道：「玉獅，要是這一輩子無法報答你，願下世生爲牛馬……」

邊玉獅擺擺手道：「不要說這些了，我現在就去錢莊拿一張銀票給妳！」

× × ×

第二天，邊玉獅在莊中的花園裏見到了父親，表示自己願娶聶總鏢頭的女兒聶玉香爲妻，無敵神鞭邊大川一聽之下，面有喜悅之色，道：「你想通了？」

邊玉獅道：「是的。」

邊大川說道：「你不再想念那曲婉珠了？」

邊玉獅道：「不想了。」

邊大川道：「甚麼原因？」

邊玉獅道：「因爲孩兒覺得曲婉珠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姑娘！」

邊大川欣然道：「很好，爲父馬上就叫媒婆去提親，那只要一句話就行了。」

這時，一個家僕走到邊大川跟前禀告道：「老爺，那位裘捕頭又來了。」

邊大川眉頭一皺道：「哼，他又來幹甚麼？」

家僕道：「小的已請他在廳上坐下，要是老爺不想見他……」

邊大川道：「不，我去見他。」

父子倆來到客廳，在廳上的裘之安連忙起立拱手道：「很抱歉，在下又來打擾了。」

邊大川以不熱切也不冷淡的語氣道：「不妨，裘捕頭請坐。」

賓主在廳上坐定之後，無敵神鞭邊大川即開門見山的問道：「裘捕頭今日駕臨敝莊，不知又有何指教？」

裘之安笑望邊玉獅問道：「邊少爺昨天曾經兩度去過安泰客棧，是麼？」

邊玉獅一聽，心弦一震，滿面通紅，吶吶地道：「裘捕頭怎……怎知在下去過安泰客棧？」

裘之安微笑道：「本來不知，但因客棧中發生了命案，經查昨日進出客棧的八，才知邊少爺去過該客棧。」

邊大川詫異的瞪望兒子道：「你去安泰客棧幹麼？」

邊玉獅情知無法隱瞞了，低着頭道：「孩兒去客棧見曲婉珠姑娘……」

邊大川跳了起來，指着邊玉獅怒罵道：「畜生，你既知曲姑娘在城中安泰客棧，昨日裘捕頭來訪時，爲何不實說？」

裘之安忙道：「邊大俠請息怒，當時令郎還不知曲姑娘到了太原，是後來一個店小二帶來了一封信給令郎才知道的。」

邊大川一哦，仍對邊玉獅怒目而視道：「曲姑娘信上怎麼說？」

邊玉獅道：「她約孩兒去安泰客棧見面，說她遭遇到困難，要求孩兒帮助她解決。」

邊大川道：「你爲何瞞着爲父？」

邊玉獅道：「她在信上要求孩兒守秘，不要告訴任何人。」

邊大川道：「她遭遇了甚麼困難？」

邊玉獅道：「她不肯說明，只要求孩兒把那顆明珠王送給她。」

邊大川濃眉一揚道：「那你就送給她了？」

邊玉獅點頭道：「是的，外加十萬兩銀子。」

邊大川傻了，瞪望他好半晌，才帶着驚怒的聲調道：「她要那麼多錢幹麼？」

邊玉獅道：「不知道，她表示願意嫁給孩兒，但孩兒沒有答應。」

邊大川完全被弄糊塗了，詫聲道：「你不是很喜歡她麼？既然她願意嫁給你，你又爲何不願意了？」

邊玉獅道：「因爲她已不是個純潔的姑娘，孩兒看得出她並不眞心喜歡孩兒，只是爲了要孩兒帮助她解決困難而已！」

邊大川道：「你既無意娶她，爲何送她那顆明珠王和十萬兩銀子？」

邊玉獅道：「爹與曲大俠是多年好友，朋友應有通財之義，我們既知曲大俠的女兒有困難，便應盡力帮她，其次……」

他頓了一下，繼道：「孩兒以前曾說她若肯下嫁，便贈以明珠王，後來聽說她罵孩兒俗不可耐，現在孩兒送她明珠王，却不要娶她爲妻，這樣可使天下人知道孩兒並不是一個俗不可耐的人物。」

裘之安聽了拊掌大笑道：「對，這正是男兒本色，邊大俠，你有這樣一個兒子，眞叫人羨慕，將來毫無疑問可克紹箕裘而更勝於藍了！」

邊大川本來有些肉痛，聽了裘之安的話，心火才消了大半，展顏一笑道：「裘捕頭太誇張了，其實在老夫看來，他只是個敗家子呢！」

裘之安表情忽然轉爲嚴肅，說道：「令郎做的沒錯，不幸却走了空招……」

邊大川一怔道：「怎麼說？」

裘之安道：「今天一大早，安泰客棧的帳房去報官，說他的客棧裏出了兩條命案，有兩個客人服毒斃命了，在下適在衙門，就隨去觀看，發現死者是一個駝背老人，一個竟是曲婉珠。」

邊玉獅大爲震驚，駭聲道：「甚麼？她服毒自殺了？她爲何服毒自殺？那駝背老人又是誰？」

邊大川感到事態嚴重，沉聲道：「裘捕頭，你不是開玩笑的吧？」

裘之安道：「不是，曲婉珠與駝背老人七孔流血，倒斃在同一個房間。」

邊玉獅急問道：「那駝背老人究竟是誰？」

裘之安道：「說來奇怪，這人我數日前曾經見過，他和一個名叫水四娘的女人正在潼關西南一處名叫十里坡的地方開酒店……」

邊大川目光一注道：「一個開酒店的老人怎麼會跟曲婉珠服毒自殺呢？」

裘之安道：「是的，此事非常奇怪，不過所謂服毒自殺只是太原府捕快們的看法，在下看過現場之後，覺得他們是被人下毒而死的。」

邊玉獅又急問道：「那顆明珠王在不在？」

裘之安搖頭道：「經過搜身，除了一些隨身物品之外，並無你所說的明珠王在內。」

邊玉獅着急道：「還有一張十萬兩銀子的銀票呢？」

裘之安又搖頭道：「沒看見。」

邊玉獅轉對父親惶然道：「爹，這怎麼辦？」

邊大川急道：「走，咱們去看看！」

不一會，三人已騎馬騁馳在通往太原城的道路上，原來「無敵神鞭」的莊址在太原府西面五十里處，是一處環境幽美的鄉村，由於距城裏有半天的路程，故必須騎馬。

路上，邊玉獅忍不住又問道：「裘捕頭，那位曲姑娘已回生乏術了麼？」

裘之安道：「是的，店小二發現時，他們兩人已死亡多時，據店小二說，那駝背老人原住宿在隔壁的客房，不是與曲姑娘一道進入投宿的，可是昨天深夜，曲姑娘吩咐店小二做了些酒菜拿入她房中，店小二才知道他們是一起的，而他們也就是吃了那些酒菜中毒的。」

邊玉獅道：「你說曾在十里坡見過那個駝背老人，他究竟是甚麼樣的人物？」

裘之安道：「他年約六十五歲，是個天生的駝子，他在十里坡酒店幹的是廚師和堂倌的活兒，這個人我對他沒有一點認識，因此他爲何跟曲姑娘在一起，我到現在還想不通。」

邊玉獅道：「你甚麼時候經過十里坡的？」

裘之安道：「八天前的晌午時候，在那之前，我聽說曲姑娘曾在藍橋鎭上出現過，故去那一帶尋訪，那天經過十里坡，就在那酒店裏打尖，開酒店的是個名叫水四娘的女人，她告訴我駝背老人是她的三叔。」

邊玉獅道：「八天之後他突然來到太原，這表示他在裘捕頭離開十里坡之後即動身北上，因爲太原距離潼關差不多是八天的行程。」

裘之安忽然心頭一動道：「對了，那天我在酒店打尖時，曾向水四娘打聽曲姑娘的行踪，由於水四娘也知道曲文通其人，因此我們很自然的談起他們父女之事，當時我曾提到你，並稱你曾許下諾言願贈曲姑娘明珠王之事，那時駝背老人也在店內，他一定聽到我和水四娘的談話，可是……他怎會和曲姑娘一起來到太原呢？」

邊大川道：「說不定他也是個武林人物吧？」

裘之安道：「如果他是個武林人物，在那樣荒凉的地方開酒店，那八成是開黑店的了。」

邊玉獅道：「但曲婉珠怎麼會跟黑道人物混在一起呢？」

裘之安道：「是的，這一點最叫在下想不通，俗語說物以類聚，道不同不相爲謀，曲姑娘是天下聞名的『橫天一劍九州寒』的掌上明珠，是名門大俠之女，說甚麼也不該跟黑道人物混在一起才是。」

邊大川道：「她曾去應天府刦牢，此事可能與某些黑道人物有關——唉，曲文通一世英名，只怕要完全毀在他女兒手裏了。」

三人一邊趕路一邊交談，晌午時分，已進入太原府城，抵達安泰客棧的門口。

這時候的安泰客棧，門口有幾個衙役在把守，還有不少人圍在那裏議論紛紛，情況顯示官府已在裏面驗屍辦案了。

裘之安將坐騎拴好，向衙役問道：「件作來了沒有？」

衙役答道：「正在驗屍。」

裘之安當即領着邊大川父子進入客棧，來到曲婉珠住宿的那間客房外面，有兩個捕快認得邊大川父子，連忙上前拜見。

三人步入房中一看，正見件作從地上站起來，而在那桌邊的地上，倒臥着兩具屍體，此刻已用兩張草席蓋着，看不見死者的臉。

件作看見裘捕頭入房，向他點點頭道：「是中毒死的不錯！」

裘之安問道：「怎麼中的毒？」

件作說道：「那碗鮮魚湯中有砒霜味道。」

裘之安道：「問過廚師沒有？」

件作道：「他矢口否認下毒，已押起來了。」

裘之安道：「這房間都搜過了。」

件作道：「是的，他們幾位仔細搜過了，並未發現可疑之物。」

裘之安轉對在場的捕快說道：「這位邊少爺承認昨天來過此處，第一次把一顆明珠王交給曲姑娘，第二次又交一張十萬兩的銀票給她……」

當下，將邊玉獅與曲婉珠的關係，以及昨日他們在此相見的經過情形說給捕快們知道。

邊玉獅取出曲婉珠的信，交給一個捕快，說道：「這是昨日在下收到的信，有店小二可作證。」

那捕快看過信，收入懷中，笑道：「邊少爺請放心，此事與你無關，但希望你盡量提供綫索，如果因此破案，曲姑娘死後也可瞑目了。」

邊玉獅點點頭，蹲下揭開蓋在曲婉珠身上的草席，只見曲婉珠兩眼半睜，七孔流着黑血，死狀甚慘，不禁掉下淚來。

這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事，他一直在編織美夢，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贏得美人的芳心，與她結成連理，連袂傲嘯武林，但是這個美夢破碎了，自己曾經刻骨銘心朝思暮想的姑娘，現在已中毒死在地上。

這是爲甚麼呢？

一個名門千金，一個純潔而美麗的姑娘，爲何會遭到這樣悲慘的下場？

他連連搖頭，悲聲道：「爲甚麼？爲甚麼？這是爲甚麼啊？」

邊大川伸手揭開另一張草席，一看被毒斃的老駝魔，忽然面色一變，失聲道：「咦，這不是魏老二麼？」

裘之安神色一振道：「邊大俠認識此人？」

邊大川道：「是啊！此人是黑道上極爲著名的人物，外號叫老駝魔。」

裘之安大喜道：「知道此人來歷，那就好辦了——請再仔細看看，是老駝魔沒錯麼？」

邊大川道：「沒錯，十多年前老夫曾與他交過手，他的樣子雖然已蒼老了不少，但老夫敢說他是老駝魔魏老二沒錯。」

裘之安道：「是幹甚麼的？」

邊大川道：「他曾佔山爲王，後來敗在老夫鞭下之後，即銷聲匿跡，據老夫所知，此人生性殘暴，殺人不眨眼，還喜歡吃人肉哩。」

裘之安一驚道：「吃人肉？我的天，難道那十里坡的包子是人肉作的？」

邊大沉聲川道：「裘捕頭，你有兇手可抓了，下毒者必是那個水四娘。」

裘之安道：「對，此人既是黑道巨寇，那水四娘必然也不是好女人。」

一個捕快問道：「水四娘是誰？」

裘之安道：「這個女人與老駝魔在潼關以南百里外的十里坡開酒店，八天前我從那地方經過，曾入酒店打尖……」

他將經過情形敍述了一遍，最後說道：「照目前情形來看，可能是老駝魔挾持曲婉珠，以某種手段逼她來此向邊少爺索取明珠及十萬兩銀票，而水四娘却隨後跟踪而至，暗中在他們吃的酒菜裏下了毒藥，將那顆明珠王及十萬兩銀票拿走了。」

轉對邊大川問道：「那張銀票只限在城中錢莊領取，或可在各大城市的錢莊領取？」

邊大川道：「本城萬年錢莊是老夫所經營的，山西一地分號共有十四家，當然可以在各地領取。」

裘之安道：「這麼說，那十萬兩銀子只怕很難追回來了。」

邊大川重重的吐出一口氣，道：「老夫損失一些銀子倒不要緊，只是曲姑娘不幸遭害，須得趕快通知其父才行。」

裘之安道：「當然，此案發生在太原，非在下管轄之內，在下可去通知曲大俠，請他趕快爲其女辦理喪葬之事。」

邊玉獅道：「裘捕頭，在下跟你一道去如何？」

裘之安望望邊大川，道：「你打算怎樣？」

邊玉獅憤怒地道：「追回明珠王，並替曲姑娘報仇！」

發現父親在皺眉頭，便轉向他要求道：『爹，孩兒若不追回明珠王及十萬兩銀子，就要被武林同道當笑話看了，讓孩兒去好麼？」

邊大川想了想，頷首道：「也罷，但只追回財物，不得涉入其他是非。」

邊玉獅回答道：「是的，孩兒謹記在心。」

那捕快向裘之安問道：「請問裘捕頭，假定水四娘正是此案兇手，該從何處下手？」

裘之安道：「此女我對她沒有了解，她得手之後，必不敢返回十里坡，不過我回應天府將經過該處，屆時當進入那酒店搜一搜，如發現可供緝兇的綫索，我會以公文通知貴府。」

那捕快拱手道：「有裘捕頭鼎力相助，此案必指日可破，卑職先此謝了。」

裘之安道：「別客氣，你現在最要緊的是趕快派人去各地錢莊守候，行動快的話，或能阻止兇手領取十萬兩銀子——特別注意大錢莊，因小地方的錢莊不可能存着很多銀子！」

那捕快道：「對，卑職立刻去辦。」

說畢，匆匆出房而去。

裘之安回對邊大川問道：「邊大俠，我們去你那萬年錢莊看看，然後在下打算今日離城，邊少爺意下如何？」

邊玉獅道：「好的，在下不須返莊，隨時可與裘捕頭動身……」

× × ×

這天下午，邊玉獅與神捕裘之安各乘一騎，動身離開太原，取道南下。

這不是邊玉獅首次出門，他今年已三十多歲，過去曾經走了幾年江湖，有相當豐富的江湖經驗，而且在江湖上闖出了「小神鞭」的美號呢！

他們邊家的鞭，是精鋼打造的水磨八稜雙鞭，鞭法以剛猛及變化無窮稱絕武林，百年以來，以鞭法稱霸武林的，無敵神鞭邊大川爲第一人。

邊玉獅自是盡得乃父眞傳，只是他的個性較爲內向，不喜出風頭，故走了幾年江湖後，即「賦閒」在家，以看書自娛。

今天，他與神捕裘之安走在一起，情緒却極之高昂，決心把殺害曲婉珠的兇手找出來，對自己曾經愛過的姑娘盡一點心力！

裘之安對他甚具好感，見他一直悶聲不响，以爲他在爲曲婉珠的死而傷心，便開口道：「邊少爺……」

邊玉獅立刻截口道：「裘捕頭，從現在起，請不要叫我少爺好麼？」

裘之安一怔道：「爲甚麼？」

邊玉獅道：「我不喜歡『少爺』這兩個字。」

裘之安道：「爲甚麼？」

邊玉獅道：「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

，它有公子哥兒的味道，我不喜歡有人視我爲公子哥兒。」

裘之安笑道：「那麼，我該怎麼稱呼你？」

邊玉獅道：「就叫邊玉獅好了。」

裘之安哈哈笑道：「好，邊玉獅，我覺得你很有男子氣概，也絕對不是個俗不可耐的人物，眞不懂得曲婉珠爲何不喜歡你。」

邊玉獅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她對我不了解，二是她先認識了陸少青。」

裘之安道：「她對你不了解的原因是你們住得太遠，少有見面機會，是麼？」

邊玉獅道：「正是如此。」

裘之安道：「既如此，反過來說，你對她也沒有多少認識」。」

邊玉獅呆了呆道：「這個……」

裘之安道：「依我看，你喜歡她只有兩種原因，一是她姿色不惡，二是你們兩人的父親都是當今武林最著名的人物，所謂門當戶對。」

邊玉獅沉默了片刻，點點頭道：「你說得對。」

裘之安道：「可惜她的想法却與你不一樣，她只愛他喜歡的人，却無視於是否門當戶對。」

邊玉獅道：「所以我認爲她是個很有見識的姑娘，因此也就更加傾心她了，不過這話是指昨日以前而言，昨日與她見面之後，我忽然想通了，我應該讓她去愛她所愛的男人。」

裘之安道：「對！」

邊玉獅道：「現在她死了，而她所愛的那個陸少青卻不知在那裏！」

裘之安道：「這世上總有許多事情不能美滿，只好看開一點了。」

邊玉獅道：「是的，我現在已看得很開，但是我要抓到殺害她的兇手，可能的話，我還想找出那個陸少青揍他兩拳，懲罰他辜負了一個姑娘的情意！」

裘之安道：「要是你抓到兇手，必須把他交給官府，由官府來治他的罪。」

邊玉獅道：「好的，聽說裘捕頭過去破過不少的奇案，抓到不少綠林巨寇，是麼？」

裘之安道：「是的，就中以曲姑娘這件案子最爲曲折離奇，最使我頭痛。」

邊玉獅道：「因爲她是名震天下的『横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女兒？」

裘之安道：「正是，曲大俠爲人雖然耿介正直，但一旦獲悉女兒被人毒殺，我想他定不肯甘休，只怕要大動干戈了。」

邊玉獅道：「他不會胡亂殺人的。」

裘之安道：「但願如此——咦！你看前面路旁那五個人！」

前面路旁有一株大樹，樹下坐着五個頭戴竹笠的人，狀似在納涼。

這地方，距太原南城門已有二十多里，是一處荒涼的曠野。

邊玉獅看不出那五人有何異樣，問道：「你認識他們？」

裘之安搖頭道：「不認識。」

邊玉獅道：「那麼，有何不對？」

裘之安微笑道：「麻煩來了，你難道還看不出來？」

邊玉獅再仔細一看，突地心頭一震，點點頭道：「不錯，可能是衝着咱們來的，現在太陽快下山了，根本不是納涼的時候，而他們五人却坐在樹蔭下故作納涼之狀。」

裘之安道：「而且，你看他們坐在那裏一言不發，這表示他們心情很緊張。」

邊玉獅道：「如眞是衝着咱們來的，那我就不懂了，我沒有與人結過樑子。」

裘之安低聲道：「一定是衝着我來的，我這個人樹敵太多了。」

說完這話時，雙騎已馳近大樹下，果然不出所料，在樹下「納涼」的五人突然一躍而起，各掣出武器，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五人年齡都在五十以上，個個長相兇悍，身材雄壯，所掣武器各不相同，有長劍、雙刀、雙斧、峨眉刺及日月雙輪。

裘之安和邊玉獅由於心裏已有準備，故不慌不忙的勒住坐騎。

邊玉獅含笑道：「諸位朋友擋住去路，請問有何貴幹？」

當中那個仗劍者開口冷冷道：「邊玉獅，此事與你無關，你請後退。」

邊玉獅對於他們能够一口叫出自己的姓名並不感意外，聞言微微一笑道：「是衝着裘捕頭來的？」

那仗劍的人道：「對了！」

邊玉獅問道：「幹甚麼？」

那仗劍的人面上浮起一絲强悍的獰笑，說道：「這一問有些多餘，你邊玉獅難道不知他是幹甚麼的？今天他難得到山西來，我們五人忝爲道上人物，總得一盡地主之誼！」

裘之安笑道：「他說得對，邊玉獅，此番我到山西來還沒有人招待我，你且退去一旁，讓我接受他們的招待。」

邊玉獅不退，望着那仗劍的人笑問道：「諸位能否亮個萬兒？」

那仗劍的人倒也爽快，答道：「在下谷平，匪號無情客！」

手握雙刀者道：「操刀鬼傅夢龍！」

手握雙斧者道：「旋風煞星張逖！」

手拿峨眉雙刺的道：「樑上君子湯信一！」

而那拿日月雙輪的道：「半天飛高登科！」

邊玉獅聽了心中暗驚，道：「原來是龍門五位寨主，今天怎的一齊來到太原來了？」

無情客谷平冷冷笑道：「我們五人前天連袂到太原買醉，無意間聽到神捕裘之安在太原的消息，因此議定在此恭候其大駕。」

邊玉獅道：「甚麼樣的過節？」

無情客谷平面現怨恨之色道：「殺兄之仇！」

裘之安笑道：「我想起來了，令兄可是『無心客谷昌』？山東的大响馬！」

無情客谷平道：「不錯。」

裘之安笑嘆一聲道：「說實話，我裘之安很少殺人，但五年前殺死令兄，我却一點也不後悔，像令兄那樣的人，要是還有的話，來十個我殺十個。」

無情客谷平大怒，厲聲道：「姓裘的，今天我們要連本帶利一起算，你納命來吧！」

說着，就要上前動手。

邊玉獅喝道：「住手！」

邊家在山西一地的威望無人能出其右，一般黑道人物除非萬不得已，是不願得罪他們的，故聽了邊玉獅的喝叱，無情客谷平抑住了攻撲之勢，沉聲道：「邊玉獅，誠心誠意的勸告你，這事你不要管！」

邊玉獅寒着臉道：「我非管不可。」

谷平道：「爲甚麼？」

邊玉獅道：「第一、我是山西一地眞正的地主，第二 裘捕頭現在跟我在一起，誰要當着我面前跟他過不去，即是跟我過不去。」

谷平面色一變道：「這麼說，你是管定了？」

邊玉獅點頭道：「對，要跟裘捕頭算帳，得先經過我這一關！」

裘之安道：「邊玉獅，不必如此，這五人我對付得了的。」

邊玉獅道：「我知道你對付得了，但這不是對付得了或對付不了的問題，他們這樣做，等於不把我們邊家放在眼裏。」

神色一嚴，逼視無情客谷平道：「話已說得很明白，你們走是不走？」

谷平突然仰天大笑，道：「邊玉獅，看來你是不給我們選擇的餘地了。」

邊玉獅道：「你們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離去，一是先殺了我。」

谷平與操刀鬼傅夢龍、旋風煞星張逖、樑上君子湯信一、半天飛高登科四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嘿嘿獰笑道：「既如此，我們選擇後者。」

邊玉獅道：「好。」

他飄身下馬，從背上撤下雙鞭，跨前三步，道：「一個一個來或是一起上？」

裘之安跟着下馬，拔出佩劍說道：「邊玉獅，冤有頭債有主，還是由我自己來吧！」

邊玉獅道：「不，我現在一肚子火，急需揍幾個人出出氣。」

裘之安道：「他們不跟我幹一幹是不肯罷休的，你何必淌着渾水？」

邊玉獅沒再回答他的話，目注無情客道：「姓谷的，劃下道兒來啊！」

谷平道：「好，我來領教你們邊家的絕學！」

長劍一揚，擺出了攻擊姿式！

邊玉獅脚踩丁字步，雙鞭交叉在胸，氣定神閒的等待對方出手。

裘之安是大行家，他一看邊玉獅那副架式，就知不用自己操心了，暗暗稱讚道：「邊家的鞭法能够飲譽武林，確非倖致，只看他這副迎戰的姿態，就蘊藏着鬼神莫測之機及縱橫出奇之妙了。」

當下，他就在馬前站着，監視着操刀鬼傅夢龍、旋風煞星張逖、樑上君子湯信一、半天飛高登科四人的行動，提防他們趁機偷襲邊玉獅。

谷平目光充滿了殺氣，揚劍注視邊玉獅好半晌，突如拉滿了弦的箭，倏忽一劍平刺而出，快得眞像一支離弦之矢！

電光石火間，只聽「錚！」然一响，邊玉獅的雙鞭已架住了谷平的來劍，隨之左手的水磨八稜鋼鞭順勢打出，攻擊谷平面部！

谷平後退一步。

邊玉獅右手的鋼鞭緊接着點出，直取谷平腹上分水穴，一出手便是猛烈的連續攻勢！

谷平擰身閃開一步，口中大喝了一聲，長劍猝縮猝吐，如靈蛇之吐信，怪異絕倫。

「錚！錚！錚！」

邊玉獅揮鞭封住對方三劍，立刻又發動攻擊，雙鞭掄舞間，勢如狂風暴雨，凌厲無匹。

谷平奮力迎戰，仍然抵擋不住他的攻勢，頓時被迫得節節後退下去！

邊玉獅又一連數鞭，已攻得他手忙脚亂，操刀鬼傅夢龍一看谷平支持不住，便想上前助戰，就在這時，邊玉獅忽然停止進擊，說道：「姓谷的，就到此爲止，你們走你們的路如何？」

谷平怒吼道：「廢話！」

長劍一振，奮勇再上，絕招綿綿而出，大有決一死戰之態。

邊玉獅雙鞭上下翻飛，將他的攻勢一一封住，一面冷笑道：「給你臉你不要，別怪我不留情了。」

妙招突發，一鞭震開谷平的長劍，另一鞭如電劈出，砰然一响正中谷平左肩。

谷平悶哼一聲，登時直倒下去。

裘之安喝彩道：「好功夫，邊家無敵神鞭果然名不虛傳！」

谷平面色慘白，大叫道：「大夥兒一起上，幹掉這兩個兔崽子！」

操刀鬼傅夢龍 旋風煞星張逖、樑上君子湯信一、半天飛高登科四人吶喊一聲，一齊騰身撲上，前兩人撲上邊玉獅，後兩人攻上裘之安，展開一場兇猛的搏殺。

裘之安迎着湯信一和高登科，這兩人的武器是峨眉刺與日月雙輪，招數非常詭奇難破，但裘之安却是應付裕如，手中一柄長劍翩翩翻動間，峨眉刺和日月雙輪一次一次的被震開，沒有一招能逼使裘之安亂了脚步！

邊玉獅迎戰傅夢龍和張逖，也仍然佔盡優勢，他們邊家的鞭法以攻爲主，招數又極剛猛强烈，一經發動攻勢便如怒濤奔騰，一瀉千里！

是以不到二十招間，雙刀雙斧依然抵擋不住雙鞭的攻勢，張逖一個閃避失當，左腕立被鋼鞭擊中，登時腕骨斷折，斧頭落地，大叫一聲，敗退下去！

傅夢龍氣餒欲退，亦被邊玉獅一鞭打中腿部，一個觔斗摔倒在地。

裘之安一見邊玉獅已獲勝，也就不願多與對方二人作耍，神奇劍法突發，一拖一挑，湯信一和高登科還看不清他使出甚麼招式時，兩人的臂部已同時掛了彩，鮮血直流。

谷平看到這情形，不禁長嘆一聲道：「算了，咱們走吧！」

裘之安未繼續出手，收劍而立，笑道：「對，趁着還能走的時候趕快滾吧！」

邊玉獅也抱着「得饒人處且饒人」的處世觀念，未再出手痛擊張、傅二人，微微一笑道：「甚麼時候你們認爲有把握了，便請去舍下找我，隨時給你們報仇雪恨的機會。」

谷平冷笑道：「好，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我們兄弟總有一天還要領教高招。」

說罷，向傳夢龍等四人一招手，五人便急急向曠野上逃去了。

邊玉獅微笑了笑，道：「這些人眞是可笑。」

裘之安笑道：「像這樣的人物，我每年總要碰到好幾次，早已習以爲常了。」

邊玉獅道：「以裘捕頭之技藝，如果不在官府中討生活，必可爲一方之雄，裘捕頭何以不此之圖？」

裘之安哈哈笑道：「我進入公門，絕非爲了討生活，而是一種志向與理想！」

邊玉獅道：「可否爲我一開茅塞？」

裘之安道：「武林之中，快意恩仇，乃爲豪俠之風所使然，但很難區別正邪善惡，因此我認爲最好的辦法是法治。」

邊玉獅道：「何謂法治？」

裘之安道：「是非曲直，統由官府來處理。」

邊玉獅道：「行得通麼？」

裘之安道：「可以，所謂邪不勝正，過去在我鐵腕之下認罪或伏法的歹徒已不計其數，最近幾年，應天府一地，殺人及犯罪已減少很多了。」

邊玉獅道：「這只是你裘捕頭一人的力量，將來未必有後繼者。」

裘之安道：「不，當大家對法治有了清楚的認識並了解其優點之後，大家就會去維護它，一切邪惡也就不易滋長了。」

邊玉獅道：「裘捕頭武藝超羣，却不願以個人論英雄，實在叫人敬佩！」

裘之安笑道：「不敢當，我這種觀念未必能爲某些人所接受呢。」

邊玉獅道：「這是事實，就以家父來說，他是山西一境地位和名望最高的武林長者，他說的話可決定一切，你要他放棄，他一定不幹。」

裘之安道：「正是，好在令尊爲人正派，嫉惡如仇，故不致與官府抵觸。」

邊玉獅忽然問道：「對了，裘捕頭，你在辦案時殺不殺人？」

裘之安道：「我只在一種情況下才殺人，即是我如不殺死他，便要死在他手裏的時候。」

邊玉獅道：「這次我去追查毒殺曲姑娘的兇手，一旦到了你所說的那種情況時，我如殺了他，算不算犯罪呢？」

裘之安微笑道：「我不想回答你這個問題，不過我要警告你，當你在那種情況之下殺了人後，你最好不要去報案。」

邊玉獅哈哈大笑起來。

× × ×

走了八天，抵達十里坡。

快到酒店的路上，他們已聞到一股惡臭之味，邊玉獅掩鼻道：「好臭，是甚麼東西這樣臭啊？」

裘之安道：「屍體。」

邊玉獅一怔道：「你怎知是屍體？」

裘之安道：「我辦案過程中，曾經有好幾次開棺驗屍，很熟悉這種味道。」

邊玉獅道：「這麼說，附近是有人死了？」

裘之安道：「是的，要是我猜得不錯，死人是在那酒店裏。」

邊玉獅道：「水四娘殺了人？」

裘之安道：「弄不清是水四娘或是老駝魔，他們開酒店，如確實用人肉做包子，那麼在酒店裏有屍體就不足爲奇了。」

邊玉獅道：「奇怪，能與老駝魔混在一起的女人，必非等閒人物，咱們怎麼都不知道水四娘這個女人？」

裘之安道：「說不定水四娘不是她的眞實姓名，如是化名而以前又不曾見過她的話，當然就不知道她是何許人了。」

說話間，已到酒店門口。

屍臭更濃，確實從酒店裏透出來的！

兩人下了馬，將馬拴好，即一起步入酒店，只見店內桌椅倒翻，破碎的杯盤佈滿一地，還有一些已經變了顏色的包子，情況顯示曾有人入店搗亂過，只是店內並無一具屍體。

裘之安道：「屍體必在屋內。」

邊玉獅道：「不錯，臭死了。」

裘之安道：「你看這店內的地上還有包子，這種情形正足以證明水四娘和老駝魔是在我那天離店之後，立刻動身匆匆北上的，因此棄置了店裏的一切東西。」

邊玉獅道：「那麼，我猜在你到達此之前，曲婉珠已落入他們手裏，後來他們從你口中得知她是曲文通的女兒，又聽說我要贈送她一顆明珠王，因此他們決定挾持她去太原，可是，奇怪的是，那天她約我去安泰客棧見面時，爲何不說她受老駝魔和水四娘的挾持呢？」

裘之安道：「正是，她不說被挾持，一定有原因……」

邊玉獅道：「甚麼原因使她甘受挾持而不敢說出呢？」

裘之安道：「如果老駝魔騙她說陸少青在他手裏，她就只好屈服了。」

邊玉獅道：「不，如果老駝魔這樣欺騙她，她會先要求和陸少青見上一面。」

裘之安點點頭道：「你說得對，未見到陸少青一面，她必不肯受威脅，但除了利用陸少青來要脅她之外，還有甚麼手段能逼使她屈服呢？」

邊玉獅道：「威脅要將她交給官府，她會不會屈服？」

裘之安搖頭道：「不會，這種威脅只能逼使她暫時屈服，當她在安泰客棧與你見面時，大可揭發出來。」

邊玉獅沉吟地道：「不錯，那天她和我見面時，態度很自然，毫無受威脅的樣子。」

裘之安說道：「走，咱們到裏面去看看。」

兩人進入屋內，循惡臭氣味而走入廚房中，很快就在廚房找到一個地下室的入口，它是用一塊木板蓋着的，木板上面放着一個大水缸，裘之安將水缸和木板移開之後，就發現了地下室的入口。

一股令人欲嘔的惡臭，就從地下室衝出，兩人受不了惡臭，只得退出廚房。

裘之安道：「咱們等一會再進去，否則會暈倒。」

邊玉獅道：「看情形，他們必是在地下室殺人，割下人肉做包子，眞是太可怕了！」

裘之安站在廚房外面的院子裏，遊目四顧，發現院子上晾着一竹竿的衣服，不禁「咦！」了一聲道：「邊玉獅，你看這些衣服。」

邊玉獅道：「他們走得匆忙，所以連衣服也來不及收起，經過十多天的風吹雨打……」

裘之安道：「不，你看這些衣服，好像是三個人的呢！」

邊玉獅仔細一看，但見竹竿上的衣服共是三套，一套是女人的衣裙，一套是老人的短衣褲，另一套却是青年人穿的衣服，不禁也感奇怪道：「你不是說這家酒店只有水四娘和老駝魔兩個人麼？」

裘之安道：「是的，那天水四娘是這麼說的，她說他們只有兩個人！」

邊玉獅道：「可是竹竿上却有三個人的衣服，那套青年人穿的衣服，絕不可能是老駝魔所穿的。」

裘之安道：「對，從它的長度上看，穿它的人身材相當高大。」

邊玉獅道：「他們既以人肉做包子，必然殺了很多人，它會不會是其中一個被害者的衣服！」

裘之安道：「不是，那套衣服質料並不佳，沒有保存的價值，再說殺了人而把死者的衣服留下，難道不怕被人認出？」

邊玉獅道：「有道理，這麼說來，他們不只兩個人，而是三個人了。」

裘之安道：「那天我只看見水四娘和老駝魔兩人，要是酒店裏還有一個男人的話，那麼此人可能經常躲在地下室肢解人體。」

邊玉獅道：「現在惡臭氣味輕些了，咱們進入地下室看一看吧！」

於是，兩人再進入廚房，由入口進入地下室，迎面是一間臥房，推門進入一看，只見臥房的佈置頗爲精緻，再從房中各種器具和掛在壁上的衣服來看，這是一間屬於一男一女睡覺的地方，而且男人是個青年，絕對不是老駝魔。

裘之安道：「看情形，水四娘好像有個丈夫呢！」

邊玉獅道：「不錯，他是個身材高大的人，比你我都要高大一些。」

裘之安將所有衣箱都打開來看，除了證實水四娘有個同居的男人之外，却無進一步的收穫，他乃移步出房，說道：「再到這邊來看看。」

臥房外面是一條甬道，過了甬道便是屠宰室，兩人進入一看，均不禁面色一變，半晌說不出話來。

屠宰室裏，一共躺着三具屍體，已經腐爛生蛆，頭髮脫落，屍水流滿一地。

裘之安神情嚴肅的看了一眼後，即向邊玉獅揮揮手，道：「走！」

兩人出了地下室，快步奔到酒店外面，才長長透了一口氣！

邊玉獅道：「眞可怕！要不是親眼看見，說甚麼我也不相信這種事情！」

裘之安皺着眉頭道：「那三個人我見過，那天他們在我後面進入酒店打尖，沒想到竟遭了他們的毒手。」

邊玉獅道：「你還認得出來？」

裘之安道：「從他們三人的衣着上認出來的。」

邊玉獅道：「那天你離開酒店之後，他們三人還在酒店喝酒？」

裘之安道：「是的。」

邊玉獅道：「他們既打算挾持曲姑娘去太原向我行騙，何以又要殺人？」

裘之安道：「可能是我離開酒店，曲姑娘才到的，也就是說，水四娘和老駝魔殺了那三人後，曲姑娘忽然到了，因此他們改變主意，決定放棄一切，挾持曲姑娘前往太原。」

邊玉獅道：「可是，我還是不明白她爲何甘受挾持及威脅：……」

裘之安道：「有許多事情總在破案之後才能明白，關於曲姑娘爲何甘受脅迫一事，現在不必傷腦筋，當務之急是設法擒獲水四娘！」

邊玉獅道：「水四娘必不會再回到此處，你打算怎麼下手追緝？」

裘之安道：「首先，我要查出水四娘這個女人的身世來歷，等查出來後，才能掌握她的行踪——我回應天府，大概很快就可以查出來！」

邊玉獅道：「我呢？」

裘之安道：「你去『劍廬』拜訪曲大俠，將其女遇害的消息通知曲大俠。」

邊玉獅點頭道：「好，咱們能再見面麼？」

裘之安想了想，道：「這樣好了，你可在『劍廬』多住幾天，十日之內，我去與你會合。」

邊玉獅道：「我似乎沒有理由在『劍廬』一住十日之久吧？」

裘之安道：「令尊與曲大俠是多年好友，就憑這一點，你難道不可以在『劍廬』多住幾天？」

邊玉獅道：「曲大俠聞知其女遇害，很可能會親自趕去太原處理，在那種情況之下，我怎好在『劍廬』呆着不走？」

裘之安道：「找任何藉口留下來。」

邊玉獅詫異道：「爲甚麼？」

裘之安道：「曲姑娘的家人可能知道她去應天府刦牢的目的，此外曲姑娘去太原向你索取明珠王及十萬兩銀子，說不定不是受脅迫，而是與水四娘共謀，所以你多在『劍廬』住幾天，也許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邊玉獅發怔道：「曲姑娘怎麼會與水四娘共謀？有這種可能麼？」

裘之安道：「我知道你對曲姑娘的看法與我不同，但要知人心隔肚皮，她如果是一個純潔的姑娘就絕對不會去刦牢。」

邊玉獅不得不同意他的說法，點頭道：「好吧，我設法在『劍廬』住上十日便了！」

裘之安道：「那麼，咱們去龍駒過一夜，明早分道揚鑣，你去鄱陽『劍廬』，我回應天府。」

生死成謎　疑雲困擾邊郎

半個月後，邊玉獅抵達鄱陽！

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劍廬，坐落在落星湖畔，是一座環境幽美的大莊院。

二十年前，曲文通在一次武林大會中擊敗與會許多高手，贏得了『橫天一劍九州寒』的美號，之後他在落星湖畔建造這座劍廬，定居了下來。

從此，劍廬成了執武林牛耳的地方，每年都有不少青年到劍廬來求教，曲文通倒很開明，只要品行端正，根骨不壞的青年，他都肯收爲門下。

因此，曲文通的門下極多，包括藝滿離開劍廬及尚在莊中練劍者在內，一共有千餘人之多，放眼武林，凡是用劍的武士，十有七八是出自劍廬的了。

這是曲文通最得意的成就，他的名望可說無人能及，但是近十年來他日子過得並不愉快，主要就是女兒曲婉珠帶給了他很大的煩惱，他原希望女兒嫁給邊玉獅，那知女兒却獨鍾情於那個無名小卒陸少青，數月前還莫名其妙的去應天府刧牢，使他大受困擾，不知如何來擺平這件不名譽的事情……

邊玉獅來到劍廬門口時，正是中午時候，莊內一片沉靜，全莊之人都正在用膳，一個守門的青年認得他是「無敵神鞭」邊大川的兒子，淹忙迎了出來，恭敬地施了一禮道：「邊少爺，你來了！」

邊玉獅下馬道：「你們莊主在麼？」

那守門的青年答道：「在，邊少爺你請稍候片刻，待小的去為你通報一聲。」

邊玉獅道：「不要驚擾莊主，只向少莊主乃銘兄說一聲就行了。」

那青年唯唯應是，急急入莊而去。

這是江湖禮節，雖然他們邊家與曲家是世交，但為了彼此尊重，仍須俟下人通報之後，才可入莊拜見，而邊玉獅要那青年只通知曲文通的兒子乃銘，也與輩份有關，因為他總不能要曲文通本人出來迎接自己。

不一會，曲文通的長子曲乃銘從莊內出來了，他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在江湖上的名氣極大，目前是劍廬的總敎頭，負責指導門下練劍。

他快步來到莊門口，對着邊玉獅發出爽朗的笑聲道：「哈哈，玉獅賢弟，好些年沒有見面了，今天是甚麼風把你吹來的呀！」

邊玉獅拱手說道：「乃銘兄，別來無恙。」

曲乃銘上前一把執住他的手臂，又哈哈笑道：「你比以前更見成熟了，甚麼時候到鄱陽來的？」

邊玉獅道：「剛到。」

曲乃銘道：「令尊近來好麼？」

邊玉獅道：「謝兄關懷，家父託福粗安，曲伯伯也好吧？」

曲乃銘道：「還好——走，我帶你去見他老人家。」

兩人親如兄弟，手牽手進入莊中，來到後院一間書房外面，曲乃銘大聲道：「爹，你看誰來了。」

書房中，透出「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聲音：「是誰啊？」

曲乃銘道：「爹，是玉獅。」

書房中，曲文通的聲音明顯的透出喜悅之情，道：「哦，快叫他進來。」

進入書房，只見曲文通正從書案後含笑起立，他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面貌清瘦，但雙目精芒隱透，給人的印象是風骨嶙峋，似一位飽學儒士。

邊玉獅連忙趕上一步，倒身下拜道：「小侄叩見曲伯伯！」

曲文通將他扶起，笑吟吟道：「不要多禮，令尊近來好麼？」

邊玉獅道：「託福粗安！」

曲文通指着一張椅子道：「坐，坐好說話，吃過飯沒有？」

邊玉獅道：「吃過」。」

說着，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曲文通仍在書案後坐下，含笑道：「此次來鄱陽，有事麼？」

邊玉獅道：「是的，曲伯伯，小侄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

曲文通微微一怔道：「甚麼消息？」

邊玉獅道：「是關於令媛婉珠姑娘，她……」

曲文通表情嚴冷下來，道：「不要提起她了，老夫已不認她這個女兒！」

邊玉獅道：「曲伯伯，她出事了。」

曲文通冷哼一聲道：「是不是被神捕裘之安逮住了！」

邊玉獅道：「不是。」

曲文通道：「那麼，她又闖了甚麼禍事。」

邊玉獅道：「她遇害了。」

曲文通一愣，但居然很沉得住氣，呆了半晌後，才低頭長嘆一聲。

倒是曲乃銘聽了非常震驚激動，急問道：「你說甚麼？我妹妹遇害了？這是眞的？是誰殺害了她？」

邊玉獅道：「殺害她的人，可能是一個名叫水四娘的女人……」

當下，將所見及所知的一切說出來。

曲乃銘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後，才發出顫抖的聲音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妹妹怎會跟老駝魔混在一起？」

邊玉獅道：「據小弟猜想，令妹可能是受脅迫，不得已而去太原找小弟的。」

曲文通連連搖頭，痛心疾首地道：「作孽！作孽！老夫究竟幹了甚麼壞事，竟出了這麼個女兒？」

邊玉獅忙道：「曲伯伯請勿太悲傷，令媛是知書達禮的姑娘，她絕不會自甘墮落，必是受到脅迫的。」

曲乃銘很激動地道：「那水四娘毒殺我妹妹和老駝魔，目的在獨吞那顆明珠王及十萬両銀子？」

邊玉獅道：「是的。」

曲乃銘道：「他們使用什麼手段脅迫我妹妹去向你索取財物？」

邊玉獅道：「不知道。」

曲乃銘道：「如是被脅迫，她見到你時，為何不明白說出來？」

邊玉獅道：「也許她有難言之苦。」

曲文通突然猛力一拍書案，憤怒地道：「玉獅賢侄，你不必替她說話了，老夫無德無能，所以才出了這個敗壞門風的女兒，她死了正好，免得貽害武林！」

曲乃銘顫聲道：「爹，妹妹絕不是那種不識好歹的人，您難道就不能往好處想麼？」

曲文通面部抽搐着，冷笑道：「哼！她不聽為父之言，對那姓陸的小子一片痴情，數月前又去應天府刧牢，凡此種種，已證明她是個——」

曲乃銘抗議道：「爹！不管怎樣，她總是你的女兒，現在她被人毒殺了，還有什麼好罵的呢？」

曲文通沉重的「哼！」了一聲，緊繃着臉，緊閉着嘴，不再開口了。

曲乃銘轉對邊玉獅問道：「玉獅賢弟，我妹妹現在停屍何處？」

邊玉獅道：「太原福原寺中。」

曲乃銘道：「官府準備如何來處理此事？」

邊玉獅道：「通令緝捕水四娘，不過那些捕快恐無此能力，眞正有能力擒拿她的人只有一個裘之安，他得在十天之內會到達此處。」

曲文通雙目一抬，沉聲道：「他又來幹麼？」

邊玉獅道：「他要協助咱們緝捕水四娘，使案情大白於世。」

曲文通對裘之安似無好感，聞言冷笑一聲道：「我們自己難道沒有緝捕水四娘的能力？還要他來帮忙的話，那就是天下的笑話了！」

邊玉獅道：「曲伯伯，小侄覺得裘之安這個人是非分明，非一般公門中人可比，是值得結交的一個人物。」

曲文通冷然道：「不管他是怎麼樣的人物，老夫都不歡迎他過問此事！」

邊玉獅道：「但他有權過問呀。」

這時，一位老婦人在兩名婢女的攙扶下走入書房，笑道：「玉獅，你來了，怎麼不來見我？」

原來，這老婦人是曲文通的老妻，曲婉珠的母親，曲老夫人！

邊玉獅連忙趨前拜見。

老夫人含笑道：「別多禮了——咦，你們父子怎麼了？在跟誰吵架呀？」

曲乃銘道：「娘，妹妹死了！」

老夫人陡地一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問道：「你說什麼？」

曲乃銘悲聲道：「妹妹死了！」

老夫人渾身一軟，昏厥過去了。

× × ×

夜已深。

邊玉獅獨坐在花園涼亭上。

這是他到達劍廬的第一個晚上，由於自己帶來的不幸消息使他們曲家籠罩在悲傷的氣氛中，他為了避免干擾主人上下的情緒，是以晚膳過後便獨自來到花園裏。

在此時此地，他有太多的感觸，因此心情也很鬱悶沉重，要不是已和裘之安約好在此會晤，他眞想立即離開此處，離開這個使他失意苦惱的地方。

今天，在莊上的所見所聞，已使他確信曲婉珠的刧牢與她的父兄等人毫無關連，因此，他實在沒有再在此處停留的必要了。

但是，他却要在劍廬停留十日，要是裘之安不能在十日之內趕到，可能還要住得更久，他覺得對曲文通這是一項不友好的行為——邊家與曲家是世交，自己怎麼可以帮助裘之安來追查曲婉珠刧牢的眞相呢？

他正在為此苦惱的時候，忽聞身後有人說道：「賢侄，你還沒睡啊？」

是曲文通！他從花徑上走過來了。

邊玉獅連忙起立，拱手一揖道：「曲伯伯，您還沒有歇息？」

曲文通走上涼亭，在他對面的石板椅上坐下，道：「你坐下，咱們聊聊。」

邊玉獅坐了下來。

曲文通注視他片刻，感慨萬千地道：「賢侄，老夫不說，你大概也明白，我們夫婦，甚至包括了乃銘乃欽兄弟在內，都希望婉珠能嫁給你，却沒想到婉珠却是如此的不聽話……」

邊玉獅道：「曲伯伯，您的心意，小侄明白，只是婉珠姑娘已不幸遇害，這些話就不必再說了。」

曲文通長嘆一聲道：「老夫只是要你明白，婉珠之不歡喜你，並非你有甚麼缺點，而是她認識陸少青在先，這也是老夫管教不嚴之過。」

邊玉獅道：「小侄對婉珠姑娘並無任何怨恨。」

曲文通道：「你交給她的一顆明珠王和十萬両銀子，老夫願替她賠償。」

邊玉獅道：「不，不必了，今天小侄有一句話沒有說明白，那天她雖表示出願意嫁給小侄，但小侄在送給她明珠王和十萬両銀子時，已下定決心不想……」

曲文通道：「不想娶她了？」

邊玉獅道：「是的。」

曲文通道：「為什麼？」

邊玉獅道：「因為小侄看得出來，她並未眞對小侄回心轉意，只不過因為她有困難需要小侄帮助而已。」

曲文通道：「既然如此，你為何肯拿出那顆明珠王和十萬両銀子呢？」

邊玉獅道：「曲伯伯與家父是多年好友，朋友有通財之義，您的女兒有急難，小侄怎可袖手旁觀？」

曲文通點點頭，又長嘆一聲道：「這個野丫頭，她先是去應天府刧牢，再又詐騙你財物，要是她還在的話，老夫也容她不得的！」

邊玉獅道：「她刧牢究竟要救誰？」

曲文通道：「不知道，老夫想不明白。」

邊玉獅道：「她告訴小侄說陸少青在牢中，故打算救他出來。」

曲文通面容一嚴道：「如是陸少青因犯罪而身繫囹圄，那她更該對他死了心，怎可去刧牢救他！」

邊玉獅道：「婉珠姑娘用情[illegible]，難免一時想不開，這也怪不得她。」

話聲一頓，續道：「至於她[illegible]怪索取財物，可能是受了脅迫，不得已而出此策，因此更不能責怪她了。」

曲文通搖搖頭道：「不，她應該明白她是誰的女兒，何況女人的名節重於生命，她不該屈服於惡人的脅迫，死亦不能造出這種不名譽的事！」

邊玉獅道：「她已不幸遇害，不要再責備她了，目前最重要的是擒捕兇手，使冤情大白於世。」

曲文通道：「乃銘乃欽已動身趕去太原處理善後，至於追緝水四娘，老夫也已傳命下去，指示老夫門下全力尋找水四娘這個女人。」

邊玉獅道：「這樣很好。」

曲文通又問道：「你和裘之安交情如何？」

邊玉獅道：「雖是初識，但彼此倒甚投機，您老問這事幹麼？」

曲文通嘆道：「你知道的，老夫在武林中的名氣相當大，跺跺脚就可以使天地變色，如今自己的女兒被人殺了，反要靠官府的捕快來擒兇，這種事情一旦傳開，老夫還能在武林中立足麼？」

邊玉獅道：「曲伯伯說得是，但命案已爲官府所發現，我們不能够阻止他辦案啊！」

曲文通道：「你不妨向裘之安說說看，請他放手別管這檔事。」

邊玉獅道：「好的，裘捕頭可能過幾天會到，小侄當轉達曲伯伯的心意。」

曲文通道：「仲是否還要追究婉珠刦牢的事？」

邊玉獅道：「是的，但是以擒兇爲主要。」

曲文通輕哼一聲道：「人已死了，仲還追究甚麼呢？」

邊玉獅道：「他懷疑婉珠姑娘的刦牢，可能有人主使，故打算查個明白。」

曲文通面色一變道：「他懷疑誰指使婉珠去應天府刦牢？」

邊玉獅道：「曲伯伯請勿誤會，裘捕頭所懷疑的是婉珠姑娘在外行走時，可能受歹徒所利用唆使，以致幹出刦牢的勾當，他要查明白，將歹徒繩之以法。」

曲文通面上仍有惱怒之色，道：「婉珠雖然不聽管教，但也不是容易受人利用之人！」

邊玉獅不以爲然，却不好反駁，故沉默不言。

曲文通沉吟有頃又道：「不管怎樣，人已死了，實在沒有繼續追究的必要！」

邊玉獅道：「可是，由於婉珠姑娘的刦牢，致使三個重犯趁機逃逸，裘之安爲了對上司有個交代，不得不查明——」

曲文通插口問道：「那三個重犯名叫甚麼？」

邊玉獅道：「一個是橫行嘉興一帶的地頭蛇胡長風，一個是茅山術士鍾士琦，另一個是採花淫賊單五郎。」

曲文通想了想，道：「這樣如何，你去告訴裘之安，就說老夫負責將上述三犯抓給他，請他不要再追究婉珠刦牢的事了，好麼？」

邊玉獅道：「去應天府告訴他？」

曲文通點頭道：「是的。」

邊玉獅不便拒絕，點頭道：「好的，小侄明天就動身，趕去應天府見他，但怕的是此刻他已動身趕來劍廬了。」

曲文通道：「不，你們在龍駒分手，以路程來說，他此刻尚未回到應天府，再說他就算在你趕到之前離開了應天府，你們也很可能會在路上碰面。」

邊玉獅點點頭。

曲文通站起道：「好了，夜已深，你回房去歇息，明天——」

一語未畢，忽聞花園外有人喊叫道：「師父！師父！您是不是在花園裏？」

曲文通一怔，高聲答道：「雪舫，甚麼事？」

一陣脚步聲就從花徑上响過來。

邊玉獅起身一揖道：「雪舫兄大概有要事跟您老談，那麼小侄就先回房：：」

忽然，他呆住了。

因爲，他看見從花徑走來的人，不只是曲文通的大徒弟葉雪舫，另外還有一個青年！

那青年顯然受了傷，正由葉雪舫攙扶着向涼亭走來！

在深夜裏，忽然有人受傷，而且急着來找莊主曲文通，這已意味着出了不尋常的事故。

曲文通一見之下，面色微變，問道：「雪舫，出了甚麼事情？」

葉雪舫扶着那青年走上涼亭，讓他坐下，才向曲文通稟告道：「師父，本門這個第三代弟子倪世英前天有事請假回家，今天在回莊的途中，碰上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物，那人把他打傷了，並要他帶口訊給師父您。」

曲文通目光一凝道：「哦，是怎麼個情形？」

那倪世英鼻腫臉青，遍體鱗傷，他呻吟着道：「師祖，那人是個幪面客，聽口音是本地人，大概三十多歲，身手十分了得，他忽然在路上出現，問弟子是不是劍廬的人，弟子答稱是後，他就出手攻擊，弟子接了他二十幾招，就敗在他掌下，他將弟子痛毆一頓，然後，要弟子帶口信給師祖您老人家：：」

說到這裏，停下喘氣。

曲文通沉聲道：「甚麼口信？」

倪世英道：「他要師祖準備價值二十萬兩的珠寶，贖回小姐的命！」

曲文通一怔道：「甚麼？」

倪世英道：「他說我們小姐已落在他手裏，要師祖拿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去贖回小姐的命。」

曲文通訝然道：「那個小姐？」

倪世英道：「就是師祖您老人家的千金，婉珠姑娘啊！」

曲文通微微一呆，就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葉雪舫道：「師父，剛才弟子已告訴他婉珠師妹遇害的事，據說那幪面客又說了一番話哩！」

曲文通面容一沉，轉爲冷笑道：「那傢伙消息太不靈通了，他應該打聽淸楚再來行騙！」

倪世英道：「不，師祖，那幪面客知道小姐在太原被毒死的事！」

曲文通又是一呆道：「這是甚麼鬼話？既知小姐已在太原遇害，怎又說小姐在他手裏？」

倪世英道：「他說死在太原安泰客棧的那個曲婉珠是假的，眞的曲婉珠在他手裏！」

曲文通神情一愕，轉望向邊玉獅問道：「賢侄，婉珠的遺體，你仔細看過了沒有？」

邊玉獅滿腹疑惑道：「看過了，小侄不以爲那是假的：：」

曲文通冷冷一笑道：「這麼說，就證明那蒙面客在行騙！」

倪世英道：「那蒙面客又說了，他說師祖若是不信，可派人去十方寺大雄寶殿的匾額後面拿小姐的親筆信。」

曲文通道：「還有呢？」

倪世英道：「他要師祖準備好珠寶，由本門一個三代弟子送去給他。」

「甚麼時候？」

「大後天日落之前。」

「送去何處？」

「鄱陽湖中。」

「要是不依他之言行事，他便要殺害小姐？」

「是的，他還說不准派人跟踪，把珠寶送到鄱陽湖畔，僱一艘漁船駛往湖中，漁船上要掛一面白布。」

「還有呢？」

「沒有了。」

「好，雪舫，你扶他回房，然後你再到這裏來！」

葉雪舫應了一聲，立即攙扶倪世英走了。

曲文通就在亭上踱步，尋思良久，才開口道：「玉獅賢侄，你看這到底是甚麼回事？」

邊玉獅道：「看情形似是想行騙，可是他既知婉珠姑娘已身亡，這樣的行騙能使人相信麼？」

曲文通道：「正是，這是個很奇怪的行騙方式，難道說在太原中毒而死的眞的不是婉珠？」

邊玉獅默然。

曲文通道：「你說呢？」

邊玉獅苦笑道：「曲伯伯，經此一來小侄倒有些動搖了，小侄與婉珠姑娘已七年未見面，那天看見她時，只覺得她與七年前略有不同，現在您老如問小侄她到底是不是婉珠姑娘，小侄也不敢肯定了。」

曲文通皺起了眉頭，道：「那傢伙說十方寺大雄寶殿的匾額後面有婉珠的親筆信，婉珠的字體，老夫一看即知，等一會老夫叫雪舫去十方寺看看。」

邊玉獅問道：「十方寺在哪裏？」

曲文通說道：「在十幾里外的一處湖邊。」

邊玉獅道：「小侄跟雪舫兄一起去看看如何？」

曲文通搖頭道：「不，此事由老夫門下來處理即可，你犯不着去涉險。」

正說着，葉雪舫已回到花園涼亭，曲文通便向他說道：「你帶兩個師弟立刻趕去十方寺，要小心提防落入陷阱，如拿到書信，立刻回來。」

葉雪舫應是而去。

曲文通接着回對邊玉獅道：「結果如何，老夫明早告訴你，現在你回房去歇息吧！」

×　×　×

次晨，曲文通把邊玉獅叫到面前，說明葉雪舫已從十方寺取回婉珠的信。

邊玉獅急問道：「眞是婉珠姑娘的親筆信？」

曲文通微笑道：「不，是假的。」

邊玉獅道：「信呢？」

曲文通道：「老夫一看是假的，就將它撕碎了。」

邊玉獅道：「那信上怎麼說？」

曲文通道：「說她無事，在太原被毒斃的不是她，又說有事待辦，過一陣才能回來。」

邊玉獅道：「沒有說她被綁架？」

曲文通道：「沒有。」

邊玉獅道：「奇怪，那蒙面客既欲行騙，就應寫明『她』被綁架才對啊！」

曲文通冷冷一哂道：「由此可見那蒙面客行騙的手腕並不高明，不知是何處來的跳樑小醜，竟異想天開想騙取老夫巨額財寶，眞是太可笑了！」

邊玉獅道：「何不將計就計，派人假裝送珠寶去，等他出現時把他抓起來？」

曲文通搖頭道：「算了，這類跳樑小醜若予理會，有失老夫身份，你還是照昨夜之計劃，跑一趟太原如何？」

邊玉獅道：「好的，小侄馬上動身便了。」

×　×　×

晌午時分，邊玉獅乘騎進入距落星湖只有十多里的都昌縣城，他在城中買了一個木箱和一塊白布，便往鄱陽湖趕來。

到達一處鄱陽湖邊，看見湖邊停泊着一艘漁船，有個老人正在船上補魚網，乃下馬走過去道：「這位老丈，我們打個商量如何？」

老漁人抬頭打量他，問道：「有甚麼事？」

邊玉獅道：「小可欲去湖上會晤一個朋友，老丈載小可去好麼？」

老漁人搖頭道：「不成，老漢今天要補破網。」

邊玉獅掏出一些銀子，在手上拋動着，笑道：「這是五兩銀子，老丈要是不願意，小可只好找別的漁船去了。」

老漁人眼睛亮了起來，丟下魚網，起身笑道：「有五兩銀子可賺，那老漢當然願意了，老弟欲去何處？」

邊玉獅道：「湖中心。」

老漁人聽了面有一絲難色道：「這要一整天的工夫呢。」

邊玉獅道：「那麼，再加五兩。」

老漁夫大喜，道：「好，對面山坡下那間茅屋便是老漢的住家，待老漢將老弟的馬牽去拴好，立刻開船送老弟去！」

說着，踏過跳板上了岸，但是正要牽馬之際，一眼瞥見邊玉獅背上揹着雙鞭，又有些不放心，問道：「你是：：」

邊玉獅一指手上的木箱道：「小可要把這東西交給在湖上等候的朋友，沒有別事，老丈放心好了。」

老漁人道：「不是要跟人打架吧？」

邊玉獅笑道：「不會，不會。」

老漁人道：「你身上帶着武器，老漢有些不放心，這樣好了，你先把十兩銀子給我，然後我才送你去！」

邊玉獅便把十兩銀子交給他，笑道：「小可的坐騎就拴在你家，萬一小可不再回到此處，連牠一起送給你。」

老漁人以爲他在說笑話，口中笑應着，便將馬牽去茅屋外面拴好，隨即與邊玉獅上船，操動槳板，向湖上駛去。

邊玉獅看看距岸上已遠，便將白布取出，用一支竹竿綁好，插在船上。

老漁人詫異道：「老弟，你這是幹甚麼？」

邊玉獅道：「小可要見的那位朋友，小可只知他在湖中心，爲了使他方便找到小可，我們約好在船上插一枝白布旗。」

老漁人道：「原來如此，但爲甚麼要選在湖上見面呢？」

邊玉獅微笑道：「我們有生意要談，在湖上較爲方便。」

老漁人望望放在艙中的那只木箱，又問道：「那箱子盛着甚麼東西？」

邊玉獅道：「藥丸。」

老漁人笑道：「你老弟看來不像郎中嘛！」

邊玉獅哈哈笑道：「不是郎中就不能賣藥麼？」

老漁人笑問道：「你貴姓大名？」

邊玉獅道：「姓邊。」

老漁人道：「不是本地人吧？」

邊玉獅答道：「不是，小可是山西人氏。」

老漁人沒有再發問，繼續操槳把船開向湖上：：

鄱陽湖，古稱彭蠡，跨南昌、進賢、餘干、鄱陽、都昌、星子、德安、永修諸縣，湖身南北寬而中間狹窄，因而又有宮亭湖，族亭湖、落星湖、左蠡湖之別稱，為僅次於洞庭之大湖。

湖中有數小嶼，以溪山和康山為最著名。

這時因是中午，湖上漁船不多，極目遠眺，碧波萬頃，猶如置身於汪洋大海之上。

邊玉獅知道距湖中央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便進入艙內坐下，閉目養神：：

他進行這項行動，並非對「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有任何懷疑，而是基於一個原因：

那個蒙面客既然知道曲婉珠在太原安泰客棧中毒斃命，何以又要拉出一個假曲婉珠來進行勒索？

這樣的「玩笑」，可以開在名滿天下，且又正在悲憤頭上的曲文通身上麼？

不能！

那麼，蒙面客開這個「玩笑」必有原因，絕對不是江湖宵小混水摸魚的一種行為！

所以，他打算見一見蒙面客，澈底的了解一下蒙面客的動機。

× × ×

驕陽已漸偏西。

漁船已駛了三個時辰之久。

邊玉獅從艙中鑽出，向老漁人問道：「老丈，快到了吧？」

老漁人道：「是的。」

邊玉獅舉目四望，但見湖上漁船點點，却沒有一艘船朝此駛來，心中不免有些疑惑，暗忖道：「難道那蒙面客眞是在開玩笑？但是他為甚麼要開這個對他沒有甚麼好處的玩笑呢？」

正在百思不解之際，老漁人忽然說道：「看，那邊有一艘漁船駛過來」！」

邊玉獅順其手指望去，果見南方的湖面上，相距約兩三百丈之處，有一艘漁船已改變航向，正朝這邊開來，當即說道：「八成是了，老丈請迎上去！」

老漁人隨卽掉轉船頭，迎着那艘漁船駛去。

不久，二船已接近，老漁人一看之下，啞笑道：「弄錯了，那是我二弟的漁船啊！」

那艘漁船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年約五旬的漁人，另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婦人，看她那身衣着，就知必是那漁人的妻子。

那漁人揮揮手，叫道：「大哥，你幹甚麼呀？」

老漁人答道：「我送這位客人到湖上來，你們收穫好不好？」

那漁人道：「還好，大哥，你船上怎麼也插着一枝白布旗？」

老漁人一指邊玉獅道：「是這位客人插的，他要在這湖上見一個朋友，講好插白布旗作為識別。」

那漁人道：「剛才我們也看見一艘船上插着一支白布旗呢！」

邊玉獅一聽大喜，急問道：「那艘船現在何處？」

那漁人一指南方，說道：「我看見那船上的人把一只箱子交給另一艘漁船上的一個中年人，就往南方駛去了。」

邊玉獅一怔道：「甚麼？他們把一個箱子交給另一艘船上的人？」

那漁人道：「是呀！我因見他們船上掛着一枝白布旗，覺得奇怪，就留意的看了幾眼，那船上只有一個人，他很像是劍廬的人：：」

邊玉獅問道：「你確實看見他把一個箱子交給另一艘船上的人？」

那漁人道：「是的，那個人接過箱子後，曾經打開看了一下，又跟對方談了幾句話，就把船開走了。」

邊玉獅道：「開向何處？」

那漁人一指東方說道：「往那方向走了。」

邊玉獅道：「他有多大年紀？甚麼模樣？」

那漁人道：「看年紀，大約是三十五六歲，模樣看不清楚，因為當時我的漁船距離他們有幾十丈遠。」

邊玉獅道：「他們談些甚麼，你聽見沒有？」

那漁人搖頭道：「聽不見，只能看出他們在交談而已。」

邊玉獅道：「那人開船走了後，劍廬的人沒有尾隨上去？」

那漁人道：「沒有。」

邊玉獅道：「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那漁人道：「大約有半個時辰了。」

邊玉獅又問道：「那人穿甚麼顏色的衣服？」

那漁人道：「黑色的衣服，打扮得跟漁人一樣。」

邊玉獅拱手道謝，回對老漁人道：「老丈，在下必須追上那人，請幫個忙。」

老漁人道：「已去了半個時辰，追不上啦！」

邊玉獅道：「追得上的，在下來帮你開船！」

說畢，走去收起白布旗，便要帮老漁人開船。

老漁人一看他的動作，就笑道：「你開過船沒有？」

邊玉獅有些手忙脚亂，道：「以前試過一次，多操一操就可熟練了。」

老漁人笑道：「這樣的話，還是讓老漢自己來吧。」

他向弟婦二人揮揮手，即接過槳板，把船航向東方：：

邊玉獅焦急的在船上來回走動，道：「那人才離去半個時辰，此刻必然尚在湖上，咱們開快一些，應該可以追上！」

老漁人道：「老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那人怎麼不等你就走了？」

邊玉獅沒有心情解釋，而說道：「老丈，你開快一些，不管追上與否，我多給你五兩銀子！」

老漁人滿口答應，加緊操槳航進。

邊玉獅喃喃自語道：「奇怪，昨夜我要他將計就計派個人帶一只箱子前來與對方見面，他還說理會一個跳樑小醜有失身份，為甚麼却又背着我來進行這項交易？他有甚麼理由要瞞着我呢？」

老漁人道：「老弟，你在說甚麼？」

邊玉獅搖搖頭，改為暗忖道：「還有，今早他告訴我從十方寺拿回來的信，並非曲婉珠的親筆信，既然如此，他為何肯接受蒙面客的勒索，將一箱珠寶交給蒙面客？」

他認定那只箱子裝的是眞正的珠寶，因為蒙面客曾經打開看過，如果不是眞正的珠寶，蒙面客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那麼，曲文通為何將一箱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白白送給蒙面客呢？

難道說：從十方寺取回的信，是曲婉珠親筆信？

難道說：那個在太原安泰客棧被毒斃的曲婉珠，不是眞正的曲婉珠？

若然，曲文通為何要瞞着我？

× × ×

漁船已追了一個多時辰，並未追上那個蒙面客，而天色却已漸漸黑下來了。

邊玉獅着急道：「奇怪，怎的還追不上那人？莫不成追錯了方向？」

老漁人道：「可能啊，你又不知你的朋友將去何處，開始的時候，方向若有一點偏差，就會越追越遠了。」

邊玉獅問道：「這麼一直向東走，最後會到甚麼地方？」

老漁人道：「鄱陽。」

邊玉獅尋思了一會，忽然道：「對了，那人所開的漁船必然不是他自己的，如果是租來的，老丈以為他是在哪裏租的漁船？」

老漁人道：「這湖上有好幾處漁港，漁船又多，老漢實在不知道他是哪裏租的漁船，不過到了鄱陽那邊的漁港，老漢替你打聽一下就是了。」

邊玉獅道：「好的，還有多久才能到達鄱陽那邊的漁港？」

老漁人道：「還要一個多時辰。」

邊玉獅說道：「你歇歇，由我來操槳吧。」

老漁人也確實累了，就把槳板交給他，進入艙內歇息，邊玉獅開始雖然難以熟練，漸漸就已能得心應手，到了能夠操縱自如的時候，速度竟比老漁人還快。

約莫開了半個時辰，天已全黑，湖面上只見寥寥幾盞船燈而已。

又開了一會，忽見前面湖上有一大片燈火，似有幾十艘船聚集在哪裏！

老漁人驚嘆一聲道：「奇怪，怎麼還有那麼多的漁船？」

邊玉獅心頭一動道：「平時沒有這種情形麼？」

老漁人道：「沒有，大家天一黑就回家了。」

邊玉獅暗忖道：「會不會是曲文通派人在湖上埋伏，將那蒙面客圍住了？」

想到這一點，立即加緊操槳，快速的向前駛去。

老漁人站出艙外觀看，說道：「那邊一定出了事，否則不會有那麼多漁船！」

邊玉獅問道：「老丈認識『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這個人麼？」

老漁人道：「當然認識，他是劍廬的大莊主，在江湖上名氣很大哩！」

邊玉獅道：「他在湖上有無船隻？」

老漁人道：「有，這鄱陽湖上的漁船，十之五六是他的，他將漁船租給漁民，每半年收取一次租金。」

邊玉獅順口問道：「這麼說，他是大船東了，他對待漁民好不好？」

老漁人說道：「很好，他一點都不刻薄。」

邊玉獅心想：那許多漁船如是曲文通在指揮圍捕勒索者，那麼自己此番私自行動，就不便與他見面了，當下說道：「老丈，你來開船，咱們靠上去看看。」

他將槳板交給老漁人後，卽避入艙內，憑窗向前面湖上眺望。

這時，那幾十艘漁船已在湖上佈成一個大圓環，由於每一艘船上都點着氣死風燈，故遠看像一個大火環飄在湖面上，蔚為奇觀。

那種佈陣的情形，可以看出必有一艘船已被他們圍困住，因為大圓環正在慢慢縮小。

老漁人的漁船駛到二十幾丈近時，情況已看得更清楚，果然沒錯，是有一艘漁船被圍困住了。

邊玉獅道：「老丈請停船，不要靠得太近。」

老漁人依言把船停下來。

由於相距還有二十丈，而且被圍住的那艘漁船上沒有點燈，故看不見船上那個勒索者！

老漁人道：「老弟，那些漁船是曲莊主所有的不錯，被他們圍困住的那個人敢是你的朋友麼？」

邊玉獅道：「不是。」

老漁人道：「你不是說要把那箱子交給他？」

邊玉獅道：「是的，不過：：老丈，這裏距湖畔尚有多遠？」

老漁人道：「大約十幾里吧。」

邊玉獅道：「這樣的話，那人是插翅難飛了。」

老漁人道：「你想不想救他？」

邊玉獅覺得有趣，笑問道：「要是我想救他，有甚麼法子可以救他呢？」

老漁人道：「只有潛水一途，不過那些漁民個個都有一身水底功夫，要想潛水而逃，只怕也不容易。」

說話間，只見那幾十艘漁船已迫近勒索者的漁船，這時，忽聽一人叫道：「朋友，說出我們小姐在那裏，免你一死。」

勒索者縱聲大笑道：「放屁，我告訴你們，我將你們小姐囚禁在一處很隱秘的地方，那地方終年無人走到，所以今天我若死了，她也活不成。」

劍廬的人怒聲道：「聽着，我們劍廬之人說一不二，你只要說出囚禁我們小姐的地點，等我們救回小姐之後，一定放你走路。」

勒索者又大笑道：「不要，你們若不放我走，我就把命賠在這裏！」

劍廬的人道：「你不怕死？」

勒索者道：「我是玩命的人，怕死就不敢來捋曲文通的虎鬚了。」

劍廬的人道：「你已得到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本該釋放我們小姐——」

勒索者道：「對！我是要回去放回你們小姐，可是你們不該在此埋伏，這樣的行爲太不漂亮啦！」

劍廬的人冷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放你走。」

勒索者道：「對，只有這樣，你們小姐才能活命。」

劍廬的人道：「放你走，要是你不肯釋放我們小姐，那我們豈非人財兩失。」

勒索者道：「我會釋放她的，我沒有殺害她的理由。」

劍廬的人道：「口說無憑，我們不能相信你的話。」

勒索者道：「那麼，你說我該怎麼辦呢？」

劍廬的人道：「我們以劍廬的名譽作保證，你說出我們小姐在那裏，我們救她回來之後，立刻放你走路。」

勒索者哈哈笑道：「口說無憑，叫我如何相信你的話？」

劍廬的人道：「我們以劍廬的名譽作保證，這樣難道還不够？」

勒索者笑道：「够！但是這湖上盡是你們劍廬的人，當你們救回曲婉珠後，要是你們把我殺了，沒有一個外人會知道這件事，這樣對你們劍廬的名譽根本就沒有一點損失。」

劍廬的人冷哼一聲道：「照你這樣說，是我們該讓步了？」

勒索者道：「這要你們自己估量了，如果你們認爲曲婉珠的性命重要，那就放了我，如果你們認爲曲婉珠的性命不重要，那就殺了我。」

忽聽另一人大叫道：「師哥，此賊貪圖暴利，必是貪生怕死之徒，不必跟他嚕嗦，放手幹吧！」

又一人接口大叫道：「不錯，我就不相信他不怕死，大家上啊！」

剎那間，羣情憤激，幾十艘漁船一齊划動，再向中間那艘漁船迫了過去。

那勒索者一聲長笑，突然提着那只箱子一躍入湖，一個翻身就潛入水裏去了。

「快下去。」

「大家快下水去！」

於是，漁船上的人紛紛跳入湖中，潛入水裏圍捕那勒索者：：

看到這種情形，邊玉獅頗爲吃驚，向老漁人問道：「老丈，你說這裏距最近的湖岸有十幾里？」

老漁人道：「是啊。」

邊玉獅道：「你看那人能不能游到湖岸邊？」

老漁人道：「這要看他的泅水本領了，有些人是能够一游十多里的，不過，那人只怕逃不掉，他水底功夫再高明，也對付不了那麼多人，劍廬的人好像跳下十多個吧？」

邊玉獅道：「是的。」

老漁人道：「我猜不出一刻時，那人一定會被抓上來，你看着好了。」

這時，那幾十艘漁船上的人都把氣死風燈提到船舷上，燈光將湖面照得如同白晝，以便於捕捉那個勒索者。

但是，老漁人的猜測沒對，入水圍捕的人竟未找到勒索者，過了一會後，一個個冒出水面，都說沒見到勒索者。

指揮者大叫道：「下去，再下去！」

那些劍廬的人又紛紛潛下去了。

指揮者又叫道：「各船散開，注意搜索湖面。」

幾十艘漁船迅速散開，開始在廣闊的湖面上搜索起來！

邊玉獅不願被劍廬的人發現，即請老漁人將船開走，退向南面湖上！

老漁人一邊操槳，一邊嘀咕道：「奇怪，十多個人竟然抓不着一個人，老漢年輕的時候，才不像他們那樣笨：：」

邊玉獅忽然微笑道：「老丈，在下決定上岸了，你把船開回去吧！」

老漁人詫異道：「爲甚麼呢？你不想見——」

邊玉獅打岔道：「是的，夜已深，該回家去了。」

老漁人本就不願去招惹劍廬的人，聽了滿口應允，當即掉轉方向，朝自家港口駛去！

鄉本慧人　緣何痴戀朽木

船行一夜，到了第二天破曉時分，老漁人才把船開回到湖邊，停泊下來。

邊玉獅掏出十兩銀子賞給老漁人，笑道：「老丈，謝謝你了。」

老漁人雖甚疲倦，但一天一夜賺了二十兩銀子，在他來說等於發了一筆小財，故高興得眉開眼笑，接過銀子連連拱手道：「謝謝！謝謝！沒有幫你找到貴友，眞

是抱歉！」

邊玉獅道：「你已帮我找到了！」

老漁人一呆道：「怎麼說？」

邊玉獅走到船尾，伸手從湖裏拉起一個人，笑道：「就是這一個！」

那人，正是勒索者。

他年約三十五歲，相貌頗爲英俊，身體特別高大，比一般男人要高出一個頭。

也許是在水裏泡得太久之故，他已全身無力，面色蒼白如紙。

但是，他手上還緊緊提着那只木箱。

這個青年不是別人，正是十里坡酒店地下室的那個青年，水四娘的面首。

他被邊玉獅拉上船後，便倒在船上喘氣，累得沒有一絲力氣了。

老漁人大吃一驚道：「哎呀，這個人一直攀附在船尾麼？」

邊玉獅道：「不錯。」

他在青年的身邊蹲下，笑問道：「朋友，你還能說話吧？」

青年軟弱地道：「你：：不是劍廬的人？」

邊玉獅道：「不是，我是遊湖的人，昨夜適逢其會，碰上你在向劍廬的人敲詐——那箱子裏面盛着甚麼東西啊？」

青年趕緊把木箱緊抱在懷，道：「這是我的東西，你不能搶！」

邊玉獅哈哈笑道：「你放心，那箱子裏不論任何貴重的財物，我都沒興趣。」

青年聽了才稍爲寬容，問道：「那麼，你要甚麼？」

邊玉獅道：「我別的什麼都不要，只要：：」

青年道：「只要甚麼？」

邊玉獅微微一笑道：「你！」

青年一驚道：「要我？」

邊玉獅道：「是的，要你！」

青年滿面驚疑道：「要我的命？」

邊玉獅搖頭道：「不，要你的人。」

青年呆了道：「要我的人幹甚麼？」

邊玉獅道：「交給神捕裘之安。」

青年大驚，爬起來要跑，邊玉獅一伸腳將他絆倒，駢指而下點了他的軟麻穴。

老漁人道：「老弟，你會點穴呀？」

邊玉獅道：「是的，學過一些。」

老漁人道：「這個青年，老漢好像曾在那裏見過，有些面善呢。」

邊玉獅道：「老丈去過外地沒有？」

老漁人道：「沒有，老漢幾十年來一直住在這裏，從未去過外地。」

邊玉獅道：「那麼，此人以前必曾到過鄱陽湖，或者他就是本地人。」

老漁人說道：「聽他口音，正是本地人。」

邊玉獅將青年一把攬起，再一手提起那只木箱，道：「走，到你屋裏歇歇。」

到了老漁人的茅屋內，邊玉獅將青年放在地上，向老漁人道：「肚子好餓，有沒有東西吃？」

老漁人道：「有，老漢這就去吩咐我那老伴生火燒飯，馬上就有得吃。」

說着，一路喊了進去。

邊玉獅往椅上一坐，緩緩問道：「你叫甚麼姓名？」

青年閉嘴不答。

邊玉獅道：「你不說也罷，到了應天府，終究要招供的。」

青年開口了，他反問道：「你是個捕快？」

邊玉獅道：「不，我只是神捕裘之安的朋友。」

青年道：「你當眞要把我交給裘之安嗎？」

邊玉獅道：「當然。」

青年道：「這樣的話，曲文通的女兒曲婉珠就活不成了。」

邊玉獅道：「我不管她死活，你犯了罪，我就得把你交給官府。」

青年道：「那箱珠寶你拿去，放我走如何？」

邊玉獅道：「先告訴我你是誰，老老實實的把一切說給我聽，我再作決定。」

青年聽出還有一綫希望，便說道：「好，我告訴你，我叫王義，是水四娘的姘頭——」

邊玉獅聞言心頭一動，插口問道：「一直住在十里坡酒店裏。」

王義道：「是的。」

邊玉獅道：「說下去。」

王義道：「水四娘和老駝魔搭檔開黑店，凡是過路的行人，只要進入他們的酒店，大都難逃他們的毒手，不是殺人刦財，便是殺人作包子賣給人吃。」

邊玉獅道：「你沒參與？」

王義道：「沒有，我本也是被害者，有一天我路過十里坡，進入酒店打尖，不幸被他們迷倒，後來水四娘見我長得雄壯，不忍殺我，强迫我與她作露水夫妻。」

邊玉獅道：「後來呢？」

王義道：「幾個月前，曲文通的女兒曲婉珠路過該處，也被水四娘迷倒，水四娘本來要殺她作包子，後來得知她是曲文通的女兒，就改變主意，決定以曲婉珠爲人質，好好的向曲文通敲一筆：：」

邊玉獅道：「你便先下手爲强，將曲婉珠刦走了。」

王義道：「是的，我覺得老跟着水四娘沒出息，當夜趁她睡熟之後，就悄悄將曲婉珠救走。」

邊玉獅道：「水四娘和老駝魔後來在太原中毒斃命，那是你下的毒？」

王義道：「不是，他們怎麼中毒的，我不知道，只知水四娘不甘損失，便冒充曲婉珠去向邊玉獅行騙，却不知怎的竟被人毒殺了。」

邊玉獅道：「你見過邊玉獅沒有？」

王義道：「沒見過。」

邊玉獅道：「依我看，水四娘和老駝魔必是你毒殺的，否則你怎麼這樣快就知道他們的死訊？」

王義道：「我是聽人說的。」

邊玉獅道：「哼！看你長得一表人才，想不到竟是個下流胚，殺人，敲詐，無所不用其極。」

王義道：「言歸正傳，那箱子裏有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你一起拿去，放我逃生，好麼？」

邊玉獅道：「那曲婉珠呢？」

王義說道：「你不是說不管她的死活麼？」

邊玉獅道：「我的意思是，不管她是死是活，我都要把你送交官府。」

王義道：「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邊玉獅道：「我根本不想得到甚麼好處。」

王義道：「我若死了，曲婉珠也活不成，等於是你害死了她。」

邊玉獅道：「你說水四娘和老駝魔不是你毒殺的，是麼？」

王義道：「是啊！」

邊玉獅道：「那麼，你只要說出曲婉珠在那裏，讓劍廬的人去救她回來，你便不致被判死罪，這是你唯一可以選擇的一條路。」

王義冷笑道：「對不起，我現在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放她，便能活命，放了她，便死！」

這時候，老漁人和他的老伴從屋裏走出，老漁人告訴邊玉獅米已下鍋，又說老伴患重聽，囑他不必與其老伴交談。

邊玉獅道：「老丈請給我一條繩子，我要把這人綑綁起來。」

老漁人取來一條繩子，邊玉獅便將王義的手腳緊緊綁住，老漁人問道：「甚麼時候把他交給官府？」

邊玉獅道：「在下打算歇一日，明早再押他上路。」

老漁人道：「何不把他交給劍廬？」

邊玉獅道：「不，應該交給官府。」

老漁人道：「舍下有個儲放物品的地窖，暫時把他囚禁在地窖裏如何？」

邊玉獅道：「正好。」

老漁人眼睛釘着那只木箱，道：「那箱珠寶如何處理？」

邊玉獅道：「那是罪證，不能動。」

當下，他將王義及那箱珠寶提起，隨老漁人進入屋內，地窖就在廚房左邊的儲藏室中，邊玉獅將王義和木箱關入地窖裏面，囑老漁人將儲藏室的門鎖好，兩人才又回到前面廳堂。

不久，老婆子已經將飯菜擺上了桌子，兩人吃過之後，邊玉獅表示要睡一覺，老漁人即領他進入一個房間，對他說道：「這是我兒媳婦的房間，他們去年搬出去了。」

邊玉獅和衣往床上一躺，笑道：「老丈，開了一天一夜的船，也該去睡一覺了吧？」

老漁人道：「正是，老漢也要去躺一躺。」

他退出房間，隨即轉到廚房，與老妻耳語起來——敢情老婆子並未患重聽，她的耳朵靈得很，聽了丈夫的一番話後，笑瞇了眼，低聲道：「眞是滿滿一箱的珠寶嗎？」

老漁人點點頭道：「錯不了的！」

老婆子道：「他醒來的時候，咱們怎麼跟他解釋呀？」

老漁人道：「不必解釋，咱們帶着那箱珠寶走他娘的！」

老婆子道：「哪裏去？」

老漁人道：「去妳弟弟家躲一躲。」

老婆子說道：「這間房子沒人照顧成麼？」

老漁人道：「唉，妳眞是胡塗，有了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要這破房子幹麼！」

老婆子道：「可是，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實在有些捨不得走……」

老漁人道：「咱們有了二十萬兩銀子，還怕沒有房子住麼？我告訴妳，咱們可以到別處去買田地蓋瓦房，當老太爺老奶奶！」

老婆子笑着道：「也罷，他睡着了沒有？」

老漁人道：「不知道，妳去他房外聽聽看，要是睡着了，咱們立刻動手！」

老婆子道：「好，我去聽聽。」

她去後不久，轉回廚房，笑瞇瞇道：「睡了！睡了！好大的鼾聲哩！」

老漁人立刻取了一把菜刀，開了儲藏室的門鎖，推門走了進去。

揭去地窖口的一塊木板，輕步走入地窖中，到了王義的身前。

王義一見他拿着一把菜刀，吃了一驚道：「你幹甚麼？」

老漁人輕噓一聲道：「別作聲，老漢是來救你的！」

王義一怔道：「救我？」

老漁人道：「是的，老漢可以放你逃生去。」

王義明白了，笑道：「你要甚麼？」

老漁人指他身邊的那只木箱，道：「要那東西，你肯給，老漢便放你逃去。」

王義道：「那小子走了？」

老漁人道：「不，他在睡覺。」

王義道：「那麼，快割斷繩子吧！」

老漁人道：「你答應了？」

王義道：「當然，放了我，那一箱珠寶就是你的了。」

老漁人提起那只木箱，交給在地窖口探頭探腦的老妻，揮手命她走開，然後回對王義說道：「老漢割斷你的繩子，你立刻從後面逃去，要是你想搶回箱子，我那老婆會大叫，那位公子一旦醒來，你就逃不掉了。」

王義道：「放心，我不會搶，你快割吧！」

老漁人眼見老妻已經離去，便用菜刀割斷他手腳上的繩子，道：「好了，你快走！」

王義掙扎着站起，道：「那小子點了我的穴道，我一時還不能跑……」

老漁人焦急道：「你爬也要爬出去的啊！」

王義忙道：「好！好！我這就走！」

說着，手腳並用的爬出地窖去了。

× × ×

鄱陽湖西方兩百里外，是著名的九嶺山脈，山中有一崖名叫「武陵」，高在雲端之上。

此崖形勢險峻，四面均是峭壁，平時罕見人跡，沒有人敢到這裏來。

因爲，武陵崖上住着一個老怪物！

此老名號叫「九命神狐趙玄」，年已九十以上，幾十年前在武林中名氣之大，就連「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也不及他，由於爲人介於正邪之間，沒有大惡，故能安度晚年。

他隱居在武陵崖上，已遠離了武林是非，過着自樂其樂的日子。

他視武陵崖爲其地盤，不准任何人上崖干擾，有敢闖崖者，必殺！

但是，據說他並不孤獨，他在崖上有一座洞府，裏面有不少美女娛其晚年……

今天，武陵崖下出現了一個青年。

這個青年，即是劫持曲婉珠的王義！

他來到武陵崖，居然像回到家裏一樣，很輕鬆自在的走上通往崖嶺的小徑，很快就消失在崖壁的另一面！

他的身形才消失不見，崖下又出現了另一個青年——邊玉獅！

邊玉獅看着王義的身形消失在武陵崖的小徑上，不禁長長透了一口氣，因爲他判斷一場長途的跟踪已告結束，王義已抵達他的目的地。

可是，他心中却充滿了驚奇，因爲他萬料不到王義竟與「九命神狐趙玄」有關係，鑒於「九命神狐趙玄」的武功及其爲人，他覺得事情非常棘手，欲救曲婉珠恐非自己一人之力所能企及的了。

九命神狐趙玄雖非正派之人，但也絕不是下五門的敗類，他怎麼會與王義這樣的人拉上關係呢？

難道說，這王義是九命神狐趙玄的徒弟？

邊玉獅對此百思不解，也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應該立刻跟上武陵崖一探究竟，他拿不定主意的原因，是父親曾經告誡過他，說當今武林中有一個人不可得罪，這個人就是九命神狐，不但如此，還警告他不可走近武陵崖一步。

所以，他現在感到很爲難，因爲若不上武陵崖便救不了曲婉珠，若上武陵崖則有違父訓，怎麼辦呢？

對了，自己何不蒙面登崖，這樣就不致使九命神狐知道自己是何許人！

他自覺主意不錯，當即掏出汗巾，往面上一蒙，縱身撲上通往崖上的小徑，順徑跑了上去。

小徑環繞武陵崖盤旋上去，這是上武陵崖唯一的通路，此外都是無法攀登或立足的峭壁，這也是武陵崖之所以著名於世的原因，任何輕功再好的人也無法飛登武陵崖的峭壁，因其壁上岩石已被風化，輕輕一碰就會落下一大片，是以飛登武陵崖便有跌得粉身碎骨的危險。

邊玉獅深知其險，故老老實實的由環崖小徑奔上去。

× × ×

武陵崖上是怎麼個情形呢？

武陵崖上有一座洞府，名曰「仙女洞」，洞中佈置之豪華，可謂舉世無雙，洞中的旖旎風光，亦可謂世間少有。

因爲，在洞中住着七個容貌絕世的美女！

九命神狐趙玄年已七十開外，可是外表却只如五十歲左右，面如滿月，皮膚白皙，似一位養生有術的飽學儒士。

他在「仙女洞」中過着神仙般的日子，每天與美女喝酒、下棋，或者作妖精打架。

最叫人不敢相信的是，洞中常有「肉山酒池」之戲，七個美女在一個池中裸泳，三尺寒泉浸明玉，其情其景難描難述！

今天，九命神狐趙玄又坐在「酒池」旁邊欣賞着「七仙女」的裸泳，他要「七仙女」喝酒，看着她們醉態可掬的樣子，而樂得哈哈大笑！

忽然，他神色微沉，說道：「姑娘們，快躲入水中，有人來了！」

七仙女聽了，慌忙停止嬉戲，蹲在水中不敢站起來。

九命神狐趙玄徐徐轉身面向洞外，開口冷冷道：「甚麼人活得不耐煩，闖上老夫的武陵崖了？」

洞外有人恭聲道：「趙老前輩，是小的王義！」

九命神狐趙玄輕哦一聲道：「你回來了，低着頭進來吧！」

「是。」

王義低着頭走入洞中。

九命神狐趙玄道：「你若對酒池上看一眼，老夫就挖下你的眼珠子！」

王義嚇得盡量彎下腰，雙手差一點就碰到地面，好像一隻猩猩般，誠恐誠惶的走到了九命神狐趙玄的跟前。跪下磕頭道：「小的叩見老爺。」

九命神狐趙玄神色漠然道：「事情辦好了？」

王義期期艾艾道：「沒有，出……出了意外，被人搶走了。」

九命神狐趙玄道：「怎麼回事？」

王義道：「小的變賣家產，購得一大箱的珠寶，不料在來此途中遇上了一羣強盜，那箱珠寶就被他們搶去了。」

九命神狐趙玄冷冷笑道：「你說謊了吧？」

王義連連磕頭道：「不，是眞的，小的不敢說謊，是眞的被人搶去了。」

九命神狐趙玄道：「沒有二十萬兩銀子，老夫不能收你爲徒，你回去吧！」

王義又連連磕頭道：「老爺請寬容數日，小的再去想辦法弄來，好麼？」

九命神狐趙玄道：「你還有家產？」

王義道：「還有一些放租的田地，要是能賣掉它，大約可湊出七八萬兩。」

九命神狐趙玄道：「奇怪，你爲何不惜犧牲一切要拜老夫爲師？」

王義道：「因爲您老是當今武林的第一高人，小的若能拜你爲師，必能成名於世。」

九命神狐趙玄輕哼了一聲道：「只怕不是吧？你們夫婦是不是與人結了樑子，爲了躲避追殺，是以逃到老夫的武陵崖來了？」

王義忙道：「不，那天小的已說明白了，我們是私奔，不是避仇。」

九命神狐趙玄道：「老夫老實告訴你，你相貌雖然不錯，但却非人中之龍，老夫若要收徒弟，豈會收你這樣的人，你入洞去打點打點，即刻帶着你的妻子下山去吧！」

王義惶然道：「可是，您老不是答應只要小的能拿出二十萬兩銀子，就肯收小的爲徒麼？」

九命神狐趙玄道：「不錯，可是你帶來了沒有？」

王義道：「小的可以再回去張羅張羅呀！」

九命神狐趙玄搖頭道：「算了，你一定拿不出那麼多銀子，還是帶着你妻子走吧！」

王義磕頭哀求道：「老爺，小的是一片苦心，請您無論如何不要攆我們走，好麼？」

九命神狐趙玄道：「不，你貌雖出衆，其實乃庸碌之徒，老夫不打算收你爲傳人，趁着老夫心情還愉快的時候，快下山去吧！」

王義面色蒼白，顫聲道：「老爺，您不願收小的爲徒的話，那麼收留小的做您的僕人如何？」

九命神狐趙玄沉吟道：「做老夫的僕人……」

他沉吟着，似乎有些心動了。

王義再磕頭道：「老爺，請您答應，小的會赤誠服侍您一輩子的！」

九命神狐趙玄忽然一笑道：「也罷，老夫確實需要一個僕人來打掃環境，那麼你留下來便了！」

話聲甫落，洞中有個女人接口道：「不，我的丈夫絕不是個僕人！」

隨着話聲，有一個女子從裏面走了出來。

她，竟是曲婉珠！

九命神狐趙玄不禁一怔道：「妳說甚麼？」

曲婉珠口氣堅定地道：「我的丈夫絕不是僕人！」

九命神狐趙玄訝然笑道：「妳的意思是……」

曲婉珠道：「要麼，您收我丈夫爲徒，傳他絕世武功，使他出人頭地，否則我們立刻下山！」

王義着忙道：「娘子，娘子，妳不要胡說！」

曲婉珠斷然道：「我不是胡說！要知道你是我的丈夫，我不要自己的丈夫對人卑躬屈膝，你能不能出人頭地都無所謂，但你必須是個頂天立地的男人！」

王義急壞了，叫道：「娘子，妳難道不知我們的處境，天下雖大，却只有此地是我們可容身之處啊！」

曲婉珠道：「不，我情願死也不要看着你淪爲人家的僕役——走吧，這就下山去！」

九命神狐趙玄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曲婉珠冷冷斜睇着他，道：「你笑甚麼？」

九命神狐趙玄笑道：「眞瞧不出妳的性子這樣烈，他要是像妳這般有骨氣，老夫不要他一分一毫便可收他爲徒！」

曲婉珠冷冷笑道：「你喜歡倔强的人嗎？」

九命神狐趙玄點頭道：「不錯，老夫收妳爲衣鉢傳人如何？」

曲婉珠道：「你不配！」

九命神狐趙玄不悅道：「好個丫頭，給妳三分顏色，妳倒開起染坊來了，老夫肯收妳爲徒，是妳天大的造化，妳竟敢這樣頂撞老夫？」

曲婉珠說道：「我說的是實話，你不配！」

九命神狐趙玄怒道：「爲甚麼？」

曲婉珠道：「因爲我爹的武功和名氣不在你之下！」

王義大急道：「娘子，妳住口！」

九命神狐趙玄目光一凝，冷然道：「妳父親是何方神聖？」

曲婉珠道：「横天一劍九州寒！」

九命神狐趙玄面色一變道：「妳是曲文通的親生女兒？」

曲婉珠點頭道：「曲婉珠！」

九命神狐趙玄神色變得異常冷峻，從池旁站起，目光似刀盯着她，道：「不是說謊？」

曲婉珠道：「犯不着！」

九命神狐趙玄轉望王義問道：「那麼，你呢？」

王義道：「我的眞實姓名叫陸少青，我與拙荊是青梅竹馬，可是曲大俠不贊成我們的婚事。」

九命神狐趙玄道：「原來你就是陸少青，對於你們倆的事，老夫亦曾聽人說過，據說十多年前，由於曲文通不贊成你們的婚事，你憤而離開了家鄉，是麼？」

陸少青道：「是的。」

九命神狐趙玄道：「你們是何時重聚的？」

陸少青道：「最近。」

九命神狐道：「重聚之後，即結爲夫婦？」

陸少青道：「是的。」

九命神狐道：「曲文通知否？」

陸少青道：「還不知道，我們怕他知情，故想找處不受干擾的地方住下來。」

九命神狐道：「爲何找到老夫的武陵崖上來？」

陸少青道：「曲大俠與您有嫌隙，如果您老肯收留我們在此住下，曲大俠絕不會找上武陵崖。其次，小的希望學成絕世技藝，揚名於世，這個願望只有拜您老爲師才能辦到。」

九命神狐道：「過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幹甚麼？」

陸少青道：「四處奔波，想求名師學絕藝，可惜都未能如願。」

九命神狐微笑道：「學成絕世技藝之後，想找你岳父出出氣？」

陸少青道：「不敢，小的希望能被岳父看重，讓他知道小的並非庸碌之徒。」

九命神狐道：「老夫被武林同道目爲邪派人物，你學成老夫的武功，只怕更不會爲曲文通所喜……」

陸少青默然。

九命神狐道：「就算老夫肯收你爲徒，你也很難有大成。」

陸少青道：「爲甚麼？」

九命神狐道：「因爲你的意志不够堅定，而且也吃不了苦。」

陸少青道：「您老尙未收容小的，怎知小的意志不堅，吃不了苦？」

九命神狐道：「老夫善觀人相，早已從你的氣色及目光上看出來。」

陸少青低下了頭，道：「小的吃得苦的，只要您老收容小的，不練就絕世技藝，小的絕不下山！」

九命神狐笑了笑道：「你說這句話時，爲何低頭不敢看老夫？」

陸少青抬起頭，臉發紅道：「小的……小的是怕您老生氣……」

九命神狐輕哼一聲，轉對曲婉珠道：「丫頭，妳是曲文通的掌上明珠，照說妳可以找到一個很理想的夫婿才對。」

曲婉珠怒道：「你說這話到底是甚麼意思？」

九命神狐冷笑道：「老夫鐵口直斷，妳嫁錯了郎，今後沒有好日子過了！」

曲婉珠聽了更是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拉起陸少青，憤然道：「走，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說畢，就要將他拉出洞去。

九命神狐道：「站住！」

曲婉珠身子一轉，含怒道：「你待怎的？」

九命神狐道：「幾十年來，沒有人敢這樣頂撞老夫，妳這個丫頭眞是好大的膽子！」

曲婉珠冷笑道：「你想把我留下？」

九命神狐笑道：「不錯，還有妳的丈夫！」

曲婉珠瞪目道：「你敢把我怎樣？」

九命神狐忽然笑道：「不怎樣，妳這丫頭的脾氣對上了老夫的個性，看在妳的份上，老夫收他爲徒便了。」

曲婉珠一呆道：「你……」

九命神狐說道：「小子，快跪下磕頭吧！」

陸少青大喜過望，連忙撲地跪倒，行三跪九叩磕頭之禮，口中還連叫「師父」不已。

九命神狐面容一嚴，沉聲道：「聽着，你要規規矩矩做人，好好對待你的妻子，否則老夫會殺了你！」

陸少青一迭連聲道：「是，是，是，弟子一定規規矩矩做人，好好對待拙荊，絕不叫師父生氣就是了。」

九命神狐接受了他的拜師禮之後，舉步走到洞口，大聲道：「是哪個不要命的小毛賊，敢闖上武陵崖，快給老夫滾出來吧！」

張伯伯點穴破雙刀

海雲

中國武功當中，最深奧而且最神秘的一種手法叫做點穴，有許多人對此發生誤會，以爲今已失傳，實際上點穴這種功夫是有人學習得到的，並且有些人活到七八十歲，仍可使用這一招擊敗身壯力强的青年，最近在九龍那邊的一座大厦就發生過這件奇事，有兩個青年在電梯截刧一名少婦，兩人都是握着彈簧刀的，雙刀齊出，少婦嚇得花容失色，給他們兩人奪去手袋，兩個刧匪剛從電梯走出來，就被一個七十歲的看更人截住，此人姓張，街坊只是把他稱做張伯伯，有人知道他身懷絕技，那兩靑年學過功夫，怎會把七十多歲的老頭子放在眼裏呢？當時爲首的一人仍然奔走，但却把右手向上一揚，讓老張看見他手上有刀，表示他如果攔途截擊，可能死在刀下，不過張伯伯絕不驚慌，並不開言，左邊掃出，那個靑年已經跌倒，跟着他向另外一人搶攻，用他的右手大姆指以及食指好像蟹鉗般鉗在握刀之人的手腕上面，那把刀就跌下來，原來對方在右手稱做虎口的一個地方屬於武林中的鳳尾穴，那一個地方給人緊緊的揑住，便即發生劇痛，不但無法揸刀，而且渾身發軟，無力戰鬥。

張伯伯施展這一招制服了那個靑年之後，便從地上撿起對方拋下來的一把刀，又再把手袋撿起來，喝令剛才給他掃跌的人先行出戶外，然後釋放他的同伴，兩個人都知難而退。

經此一戰，張伯伯的名氣就响起來，不過，他翌日立刻向該大厦的管理處辭職，據他說，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他不敢留在該處繼續做看更人，再者，身爲看更人，沒抓住刧匪報案，並不稱職，應該引咎自退。

該大厦的管理處只好讓他告辭，像張伯伯這種武林高手，現時仍有相當多的，新界有一名姓馮的老翁，現年八十五歲，他就認眞擅長點穴功夫，能够僅憑三隻手指制服强敵，人體上門有許多處穴道，一經控制，便即獲勝，習過武功的人，十隻手指堅如鐵石，人老功夫未老，故此他可以打傷對方，只憑點穴。

說到點穴方面，仍有幾種招式，只是用一隻手指向對方最重要的部位戳去，稱做「一指禪」，如果用兩隻手指好像蟹鉗般的打出，拑住對方穴道，拑住喉管，即時攞命，這種功夫就叫做「二指鉗」。

還有五隻手指一齊打出，抓住對方比較重要的骨骼，然後使勁扼下去，這一招也是屬於點穴功夫的，但却可以歸入擒拿手那一類，稱做「五指鉗」，又名龍爪，暗示這一招一經抓住對方，渾身發軟，不能脫身。

除了這幾種點穴的形式之外，還有另外一些脈穴不能用手指去點，而是要用手踭撞擊，或者用手拍打，用手掌的掌筋向上使勁一壓，稱做掌印法，更加厲害，這一類招式在點穴法當中稱做「打穴」，表示它要向穴道打去，不能够憑着一兩隻手指生效，舉例言之，在左右兩邊胸膛靠近心窩之處，有幾個穴道，稱做「乳根」，「圓肌」，「氣門」，「血海」，這幾個穴道一經打擊，如果手上有勁，對方必然身受重傷，甚至當堂吐血，因爲那是血管回流到心臟必經之路，由於該處受擊的範圍相當闊，絕對無法僅用一兩隻手指控制它，故此，應該用掌筋，特別是忽然標馬上前，以短掌或短拳姿勢打出，更加厲害，原因是那一拳還沒有打到盡，走勢仍然有勁，可以把這種衝勁壓在對方受擊之處，增加殺傷力，不過，打穴跟點穴都是要本人熟識中國功夫的，否則，不容易把對方打傷，甚至無法施展這一類招式之前，先已受擊倒地，故此，精於點穴的人，一定要跟本門的功夫配合，如果有一套功夫是獨立發揮的，專門爲了點穴打穴而設，它就稱做特殊的功夫，或者稱做十八手，又或稱做十三掌，餘可類推。

陸少青面色一陣蒼白，愕然道：「甚麼？有：：有人闖上武陵崖來了？」

× × ×

邊玉獅從仙女洞對面的樹林中走了出來。

他本是蒙着臉的，現在已將蒙在臉上的汗巾取下來，因爲他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了。

剛才，他躲在樹林中時，聽到了陸少青與九命神狐的一席交談，心中驚駭至極，直到此刻還無法平靜下來。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王義」即是陸少青，這個變化實在太可怕了。

也由於這個發現，使他解開了原本解不開的謎，彷彿撥雲見日，一切都已明白了！

他本想悄悄退下武陵崖，不再過問這段令他感到傷心和憎惡的事，但是一聽九命神狐的喝問，覺得還是現身與九命神狐見上一面爲佳，因此扯下汗巾，從林中走了出來。

九命神狐不認識他，但見他從容不迫的從林中走出，氣宇軒昂，不亢不卑，不禁對這個陌生青年產生一絲好感。

但陸少青和曲婉珠一見之下，頓時面色大變，尤其是陸少青，他好像被判了死刑，剎那間面如土色，冷汗直冒，身形搖搖欲墜，精神似要崩潰了！

曲婉珠沒有想到邊玉獅會突然來到此地，一時目瞪口呆不已。

九命神狐等他走到跟前，便開口問道：「小子，你是誰？」

邊玉獅拱手一揖道：「晚輩邊玉獅，拜見趙老前輩，冒昧造訪，尚請原諒。」

九命神狐微微一怔道：「邊玉獅？無敵神鞭邊大川是你何人？」

邊玉獅再揖道：「家父。」

九命神狐一哦道：「原來你是邊大川的兒子，你到此何爲？」

邊玉獅一指曲婉珠道：「來找曲姑娘談幾句話。」

曲婉珠突然冷冷道：「邊玉獅，我現在已嫁給了陸少青，你我沒有甚麼可說的了。」

邊玉獅微笑道：「我知道，我只是想告訴你，令尊由於妳的……」

陸少青突然大喝道：「邊玉獅，你走！這裏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他接着轉對九命神狐說道：「師父，就是他，就是他搶走了弟子的一箱珠寶！他還想殺害弟子，要不是弟子跑得快：：哼哼，原來他是邊玉獅，這就難怪了！」

九命神狐道：「怎麼回事：」

陸少青戟指邊玉獅，口沫飛濺地道：「這小子仗着他老子是名滿天下的『無敵神鞭』邊大川，一直想娶拙荊爲妻，曲大俠不贊成我們的婚事，就是他從中破壞的，他直到現在還不死心，竟在途中搶走了弟子的一箱珠寶，還要殺害弟子的性命，太可惡了！」

九命神狐聞言大怒道：「小子，是這樣麼？」

邊玉獅微微一笑道：「在回答老前輩的問題之前，可否先容晚輩問曲姑娘幾句話？」

九命神狐回對曲婉珠問道：「曲姑娘，妳願意回答他的話麼？」

曲婉珠猶豫了一下道：「好，讓他說吧！」

陸少青急道：「不！不要理他！這小子陰險無比，最會胡說八道！」

九命神狐冷冷道：「閉嘴，曲姑娘都同意了，你嚷個甚麼勁兒！」

陸少青不敢再開口了。

曲婉珠冷然道：「邊玉獅，你心裏應該明白，我對你從無半點情意，如果你要問的是這個，那就不必開口了！」

邊玉獅道：「不，我要問的是關於妳最近的遭遇，希望妳據實回答。」

「好，你問吧！」

「上個月，妳曾經過十里坡，進入水四娘和老駝魔開設的酒店打尖是麼？」

「不錯。」

「發生了甚麼事？」

「水四娘開的是黑店，我不明內情，入店打尖，結果被迷倒：：」

「後來呢？」

「水四娘把我拖入地下室，意欲把我肢解，幸虧陸少青趕到，他救了我。」

「請說詳細一些。」

「那時我在昏迷中，經過情形我不清楚，當我清醒過來時，少青已將我救離了黑店。」

「他怎知妳陷身於酒店中？」

「他不知道，他剛好也經過該處，也進入酒店打尖，後來發現酒中有異，就跟水四娘吵了起來，剛好那時有幾個人進入酒店，水四娘和老駝魔一看情勢不妙，連忙跑了。」

「妳進入酒店打尖時，除見到水四娘和老駝魔之外，還有沒有見到誰？」

「沒有。」

「知不知道店裏還有人？」

「不知道，好像沒有。」

「好，最後一個問題：妳知不知道水四娘後來冒充妳去太原找我，向我騙了一顆明珠王和十萬兩銀子，但第二天却被人毒死了？」

曲婉珠神色大愕，失聲道：「有這種事？」

邊玉獅點點頭，道：「被毒死的還有老駝魔！」

曲婉珠驚問道：「誰下的毒？」

邊玉獅道：「不知道。」

曲婉珠又問道：「那顆明珠王和十萬兩銀子呢？」

邊玉獅道：「下落不明，但可想而知是被那下毒者刦走了。」

曲婉珠道：「爲了這件事，你才找到這地方來？」

邊玉獅道：「是的，我想問問妳知不知道那兇手是誰，現在聽妳這麼說，我這一趟是白跑了。」

他看了陸少青一眼，問道：「再問一事：他待妳好不好？」

曲婉珠道：「很好！」

邊玉獅一笑道：「既是如此，我就無話可說了。」

他轉對九命神狐一揖道：「趙老前輩，晚輩話已問完，就此告辭。」

語畢，轉身欲去。

九命神狐道：「站住。」

邊玉獅回身笑問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九命神狐掉頭向陸少青問道：「你說他搶走了你一箱珠寶，又欲殺害你，有這回事麼？」

陸少青點頭道：「是的，請師父給弟子作主，討回公道！」

九命神狐回望邊玉獅冷笑道：「小子，你父親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你爲何要做賊？」

邊玉獅微笑道：「這件事，晚輩不想解釋，不過晚輩願意奉還那箱珠寶，十日之內，當把那箱珠寶帶到此地，這樣可以吧？」

九命神狐道：「不可以。」

邊玉獅道：「爲甚麼呢？」

九命神狐道：「口說無憑！你要是一走了之，老夫到哪裏去找你？」

邊玉獅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晚輩可以不顧自己的聲譽，豈可使家父的名譽受損？」

九命神狐道：「老夫不想離開武陵崖，任何事情都只在這武陵崖上處理。」

邊玉獅道：「老前輩之意是：：」

九命神狐道：「老夫要暫時把你留在這裏，你可寫一函交給老夫，由老夫派人送去。」

邊玉獅道：「要人帶那箱珠寶來？」

九命神狐道：「不錯，那是我徒弟之物，你必須奉還，至於你硬闖武陵崖之罪，下次再說。」

邊玉獅笑道：「要這樣也可以，只不知令高足願不願意這樣做？」

九命神狐道：「他當然願意。」

陸少青忍不住道：「不，師父，這樣一來，就有人知道弟子和拙荊住在這裏了，曲大俠聞悉之後，必定會趕來，那：：那：：」

九命神狐道：「別怕，別人顧忌曲文通，老夫可一點不怕他，何況是曲姑娘自己願意嫁給你的，有事爲師一力承當！」

陸少青囁嚅道：「可是：：可：：」

九命神狐截口道：「別說了，就這麼決定——邊玉獅，老夫要將你囚禁起來，你不反對吧？」

邊玉獅嘆道：「老前輩一定要這樣做，晚輩也沒有辦法了！」

× × ×

邊玉獅就這樣被囚禁在一間洞室中。

這間洞室是仙女洞的一部份，洞室的門是鐵製的，非常堅固。

但邊玉獅並無逃跑的念頭，他寫了一封給老漁人的信，希望他把那箱珠寶交給來人：：信交給九命神狐之後，他就「心平氣和」的接受囚禁，在洞室中睡大覺。

他本來可以寫信給曲文通，但他不願這樣做，因爲他發現曲婉珠過得很幸福愉快，他不想去破壞她幸福的婚姻生活：：

九命神狐要陸少青帶信去向老漁人索取那箱珠寶，陸少青不敢去，說老漁人的住處距劍廬不遠，萬一形踪被發現，就不能回來了云云。九命神狐也不堅持，就派七仙女之一帶信下山而去。

當第一個晚上來臨時，曲婉珠送飯來到洞室門口，她從壁上取下開鎖的鑰匙，開了鐵門，然後把飯菜端入洞室，放在洞室中的一張桌上。

邊玉獅道：「謝謝。」

曲婉珠臉上沒有一點表情，放好飯菜，轉身便走，但走到門前，忽然停步，冷冷問道：「你爲甚麼那樣做？」

邊玉獅道：「甚麼事？」

曲婉珠道：「你爲何要搶去那箱珠寶？又想殺害他？」

邊玉獅道：「嫉妒。」

曲婉珠道：「這不是太可笑麼？」

邊玉獅道：「是的，很幼稚可笑，但自古以來，誰能看破情愛呢！」

曲婉珠道：「你不是普普通通的青年，令尊名利冠於天下，你要甚麼有甚麼，爲甚麼看不開？」

邊玉獅道：「無他，情有獨鍾吧。」

曲婉珠道：「可是自始至終我都不曾愛過你，現在你該覺悟了。」

邊玉獅道：「是的，我覺悟了。」

曲婉珠問道：「你是怎麼發現我丈夫的？」

邊玉獅道：「無意之間發現的。」

曲婉珠道：「我爹知道麼？」

邊玉獅道：「大概不知道吧。」

曲婉珠道：「你離開此地之後，一定會去告訴我爹，對不對？」

邊玉獅道：「不對，我不想破壞妳美滿的婚姻，只是：：」

曲婉珠道：「只是甚麼？」

邊玉獅道：「妳和他如能在此長久住下，對妳也許更好。」

曲婉珠道：「甚麼意思？」

邊玉獅道：「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不要讓他離開妳，這樣才不會有甚麼變化。」

曲婉珠道：「我聽不懂你這句話的意思，你能說得更明白一些麼？」

邊玉獅搖頭道：「不能，這話到此爲止。」

曲婉珠略現疑惑的看了他半晌，道：「難道說，你發現了他過去甚麼秘密？」

邊玉獅不答。

曲婉珠道：「是不是：：是不是他在別處有了女人？」

邊玉獅搖搖頭。

曲婉珠見他不再開口，便向外跨了出去。

邊玉獅忽然道：「曲姑娘，能否請教一事？」

曲婉珠轉回身子道：「何事？」

邊玉獅說道：「妳爲何要去應天府刦牢？」

曲婉珠道：「我聽人說少青在牢中，是以去刦牢，後來證明消息不確，聽說神捕裘之安要抓我？」

邊玉獅道：「是的，不過妳和他只要不離開此地一步，即不慮被他抓着。」

曲婉珠道：「你不會去告密？」

邊玉獅道：「人格保證絕對不會。」

曲婉珠道：「謝謝，你還有甚麼話要說麼？」

邊玉獅道：「沒有了。」

曲婉珠便將鐵門關上，下了鎖後，走出洞道，拐過彎時，赫然發現丈夫陸少青站在拐彎之處！

她嚇了一跳，道：「你在偸聽？」

陸少青笑道：「是的，我不能不聽一聽。」

曲婉珠不悅道：「聽甚麼？」

陸少青說道：「我要知道妳對他的態度。」

曲婉珠白他一眼道：「我如對他有情，十年前就嫁給他了！」

陸少青嘻嘻一笑道：「是的，可是我太愛妳，所以有些不放心，不過剛才聽了妳和他的談話，我完全放心了。」

說畢，一把將她摟入懷中。

曲婉珠有些害羞，將他推開，輕聲道：「不要這樣，被人看見了成何體統！」

陸少青笑道：「別怕，師父在睡覺，七仙女都在他房中，沒有人看見：：」

曲婉珠道：「咱們到洞外去透透氣，我有話要問問你。」

於是，兩人走出仙女洞，在月光下偎依而坐，陸少青在她面頰上親了一下，笑問道：「妳要問甚麼？」

曲婉珠道：「我一直沒有好好問過你，你也一直沒有詳細告訴我，過去的十多年，你都在哪裏？幹些甚麼事情？」

陸少青笑道：「我不是早已告訴過妳了麼？我一直在四處奔波，為了尋訪名師，足跡踏遍天下，走盡了各地深山大澤，眞是吃足了苦頭。」

曲婉珠道：「十多年中，你都沒有結識過別的姑娘？」

陸少青道：「沒有，雖然曾有姑娘對我表示好感，但我心中只有一個妳－－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曲婉珠道：「幹過壞事沒有？」

陸少青道：「沒有。」

曲婉珠道：「那麼，那箱珠寶是哪裏來的？」

陸少青呆了呆道：「哪箱珠寶？」

曲婉珠道：「你不是說邊玉獅搶走了你的一箱珠寶？」

陸少青道：「噢，是的，那箱珠寶：妳一定要知道它的來歷麼？」

曲婉珠道：「當然！」

陸少青道：「那是我變賣家產買來的啊。」

曲婉珠道：「我不信！」

陸少青道：「婉珠，妳要相信我，妳的丈夫絕對是個品行端正的青年！」

曲婉珠道：「你家本非富有，你怎能賣掉祖產去購買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呢？」

陸少青支吾了一下，笑道：「妳記不記得我有一位舅舅很有錢？」

曲婉珠問道：「在城裏開酒樓的那一個？」

陸少青點頭道：「正是，他以前不肯帮助我，可是這次我去找他，他對我的態度居然大大的改變了，說我為了愛妳，竟然一等十多年而不改變心志，因此決定為我爭一口氣。」

曲婉珠說道：「他資助你二十萬兩銀子？」

陸少青道：「不，他買了我的祖產，它原只值三萬兩銀子，但他聽我說需要二十萬兩，就以此價值買下了我家祖產。」

曲婉珠道：「有這樣大方的人麼？」

陸少青道：「他說將來我若發了財，可以原價向他買回，因此可說是為了帮助我而作成的一項交易。」

曲婉珠道：「少青，我不在乎你窮，只要你好好做人，不要使我在我爹面前抬不起頭來就行了。」

陸少青道：「我知道，我絕不使妳失望！」

曲婉珠起身道：「夜深了，咱們回洞去吧。」

陸少青跟着站起，視綫瞥及仙女洞時忽然一怔道：「師父，您老還沒歇息？」

原來，九命神狐趙玄不知何時已走出仙女洞，正朝他們踱過來。

九命神狐一邊踱過來，一邊答道：「為師要去辦一樁事，明天下午回來，你們好好看守洞府：：」

陸少青詫異道：「師父欲去何處？」

九命神狐道：「距此五十里外的天柱峯，為師要去那峯上採一種罕有藥草。」

陸少青道：「為何要在夜裏去？」

九命神狐道：「那種藥草只在月光下才會開花，為師就要那種花－－好了，為師走了！」

雙袖一展，似一隻巨鳥破空飛起，一眨眼間已消失不見！

陸少青面上閃過一抹喜色，不覺衝口道：「這老怪物眞是古裏古怪！」

曲婉珠一驚道：「你說甚麼？」

陸少青猛覺失言，忙的笑道：「沒甚麼，我只是說他老人家行動怪異，叫人摸不透罷了。」

曲婉珠正色道：「你已拜他為師，對他要有尊敬之心，不可在背後罵他為老怪物！」

陸少青陪笑道：「是，我是一時失言，其實我對他是很尊敬的。」

他說到這裏，手臂往她腰上一攬，道：「走，咱們回洞去。」

仙女洞中，也有屬於他們夫婦專用的一間洞室，這間洞室佈置精雅，現在是他們的新房。

回到洞室中，陸少青要點燈，曲婉珠却已取出一顆大夜明珠，往案上一放，說道：「不要點燈，這顆夜明珠的光芒，比燈光要柔美多了。」

那是一顆很大的夜明珠，光芒四射，照得整個洞室如同白晝！

陸少青神色有些不自在，說道：「婉珠，這顆夜明珠是稀有之物，價值連城，最好收藏着不要被人看見。」

曲婉珠道：「這洞室中沒有外人，你怕甚麼呢？」

陸少青低聲道：「被七仙女看見了也不好，要是她們向師父撒嬌要這東西，妳怎麼辦？」

曲婉珠道：「她們已睡着了，不會到這裏來的，你要是不放心，以後不要取出來便了。」

陸少青走去把房門閂好，返身摟着她直親嘴笑道：「婉珠，妳喜不喜歡它？」

曲婉珠笑道：「當然喜歡啊－」

陸少青拉她上床躺下，一邊毛手毛脚，一邊笑問道：「理由是？」

曲婉珠道：「因為是你送給我的！」

陸少青道：「妳可知道我為甚麼要送這麼一顆夜明珠給妳？」

曲婉珠羞笑道：「你說！」

陸少青道：「以前，我聽說邊玉獅要送妳一顆明珠王，所以我也要送妳一顆，我要讓大家知道，我雖然是個窮小子，但也一樣送得起！」

曲婉珠螓首緊貼着他胸膛，無限情意地道：「別再提起他了，我現在是你的妻子，任何珍貴東西也改變不了我的心！」

陸少青忽然道：「對了，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去把他放了如何？」

曲婉珠道：「好是好，但你不想等那箱珠寶送到時再釋放他？」

陸少青道：「算了，九命神狐已收我為徒，他大概也不想要二十萬兩銀子了，而我只要有妳，甚麼都可放棄！」

曲婉珠道：「未經他老人家同意，只怕不大妥當吧？」

陸少青道：「他回來時，妳可以講道理給他聽，他會聽妳的。」

曲婉珠想了想，道：「好，咱們這就去放走邊玉獅！」說着，便欲下床。

陸少青按住了她，說道：「不，妳留在這房中，我不要他見到妳！」

曲婉珠嗔笑道：「還在吃他的醋？」

陸少青道：「是！」

語畢，開門走了出去。

× × ×

邊玉獅瞑目趺坐着，狀如老僧入定。

這一天的經歷，對他來說可謂波譎雲詭，他的心情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可是他現在已完全平靜下來，而且是十多年來心情最平靜的一刻！

因為，他已從「剪不斷，理還亂」的樊籠中脫困而出，心情特別的愉快。

此外，他從自己的決定中覺悟到人生的眞諦，了解到愛應該是犧牲而非佔有。

不過，他心中深處却有一份隱憂，為曲婉珠今後之能否幸福而担憂不已。

一想起這一點，他不禁暗暗嘆息，在心裏說道：「陸少青，我給你一次改過遷善的機會，如果你不從此洗心革面，重新好好做人，我會殺了你！」

正思忖間，陸少青已在門外出現，他從壁上取下鑰匙，開了門鎖將鐵門推開。

邊玉獅一看是他，甚感意外，微笑道：「陸少青，有事麼？」

陸少青道：「邊玉獅你可以走了。」

邊玉獅一怔道：「你要放我走？」

陸少青點頭道：「是的。」

邊玉獅道：「為甚麼？」

陸少青道：「出了仙女洞再說吧！」

說罷，掉頭向外走去。

邊玉獅起身跟出，又問道：「令師知道麼？」

陸少青不答話，領着邊玉獅走出仙女洞，踏上通往崖下的小徑。

邊玉獅心中起疑，住足不肯再走，道：「再問你一聲，這是令師的意思？還是你的意思？」

陸少青忽然轉身跪下，哽咽道：「邊兄，小弟向你賠罪，也感謝你的成全！」

說到這裏，掩面痛哭起來。

邊玉獅大感意外道：「咦，你這是甚麼意思？」

陸少青哭道：「你已知我的所做所為，可是你並未在他們面前揭我的底細，足見你是個十分厚道的人，我慚愧極了！」

邊玉獅道：「你已決心悔改？」

陸少青道：「是的，我要改！我要是再不改，就不是人了！」

邊玉獅嘆道：「陸少青，若論你的所行所為，萬死不足以贖其罪：：」

陸少青伏在小徑上，連連磕頭，痛哭流涕道：「是的！是的！我自知該死，我死有餘辜！」

邊玉獅感慨萬千道：「當年，由於曲大俠不肯將女兒嫁給你，你憤而離開了家鄉，按說你本該發奮圖强，幹出一番非凡的成就來給曲大俠看，可是你不此之圖，反而自甘墮落，先是淪為水四娘的面首，後來見財起意，毒殺了水四娘和老駝魔，這還勉强可解釋為你是為了救曲婉珠和為武林除害，可是，你為甚麼要去向曲大俠勒索詐騙？如果你眞心喜歡曲婉珠，為甚麼要幹出這種狠心狗肺的壞事呢？」

陸少青道：「我該死！我知錯了！」

邊玉獅問道：「你是否眞心愛着曲婉珠？」

陸少青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我是眞心愛着她啊！」

邊玉獅道：「那麼你為何去向曲大俠勒索詐騙？你不以為這樣對不起她麼？」

陸少青道：「我：：我恨他瞧不起我，恨他拒絕了我和婉珠的婚事，一時氣不過，所以：：所以才幹出那種事。」

邊玉獅道：「曲婉珠對你一片痴情，十多年而未變心，只此一點，你就不該有任何怨恨，你應該滿足了。」

陸少青道：「是的！是的！所以我現在知錯了，尤其當你未在他們面前揭穿我的罪行時，我更感到慚愧，恨不得一頭鑽到地下去！」

邊玉獅道：「你知道我為甚麼不揭穿你的底細和罪行麼？」

陸少青道：「知道！你是個忠厚的人，你要給我一次自新的機會，對不？」

邊玉獅道：「更重要的是，我不要使曲婉珠的美夢破碎！她從小就喜歡你，後來不顧父親的反對又不惜背叛家庭而出走，走遍天涯海角去找你，還聽信謠言去闖天府刦牢，可見她愛你有多深，如果她知道所愛的男人竟是個吃軟飯的面首，竟是個為非作歹的下三濫，你說她會怎樣？」

陸少青哭得更悲切，道：「是的，是的，我實在太慚愧了！」

邊玉獅道：「你放我出來，令師不知道吧？」

陸少青道：「不知道，他出去了。」

邊玉獅道：「你怕我抖出你的底細和罪行，因此要偷偷放我回去？」

陸少青道：「不，我只是感到無限慚愧，你對我這麼好，我要是不放你走，那我眞是禽獸不如了。」

邊玉獅道：「令師回來時，你如何向他解釋？」

陸少青道：「我會告訴他，是我把你放了，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邊玉獅道：「從今以後，你要好好做人，好好對待曲婉珠。」

陸少青道：「當然！當然！」

邊玉獅道：「好吧，你起來。」

陸少青心中似乎仍有無限愧疚，仍跪

在小徑上，低頭唏噓不已。

邊玉獅伸手去拉他，道：「不要再哭了，你起來吧！」

陸少青站起，但突然雙掌一揚，向邊玉獅猛推過去，企圖將邊玉獅推下山崖！

而此刻邊玉獅立足的小徑，寬僅一尺餘，左邊是峭壁，右邊便是下臨百丈深的空間，毫無躲閃的餘地！

「拍！」一聲爆响，陸少青的雙掌結結實實的拍中了邊玉獅的腹部！

這雙掌，他是志在必得，故使盡了吃奶之力！豈知，邊玉獅的雙脚好像在地上生了根，竟未被推出小徑外面，甚至身子幌都沒幌一下！

陸少青大吃一驚，呆住了。

邊玉獅冷冷一笑道：「陸少青，你太可惡了，原來你是想殺我滅口？」

陸少青沒練過多少武功，自知不是邊玉獅之敵，一旦偷襲不成，就知糟了，他面色一陣青一陣白，慢慢倒退三步之後，突然轉身向崖下狂奔，一面大叫道：「婉珠！婉珠妳快來，邊玉獅要殺我啊！」

可是，他只奔出幾步就被人擋住了。擋住他的，赫然是九命神狐趙玄。

陸少青一見大喜，急叫道：「師父救我，邊玉獅要殺我！」

九命神狐一把抓住他的胸襟，神情冷峻到了極點，一個字一個字道：「陸小青，你果然不是東西，簡直可惡透頂！」

說着，將他舉了起來。

邊玉獅急道：「老前輩慢着！」

九命神狐冷笑道：「這小子奸險無比，若非老夫洞燭其奸，略施小計使他現出原形，後患可大了，這樣的人能讓他活下去麼？」

邊玉獅道：「老前輩在處置他之前，應先讓曲姑娘了解眞相。」

九命神狐道：「好，你去叫她來！」

誰知語聲甫落，靠近崖上的小徑拐彎處，已有人接口道：「我來了！」

曲婉珠從拐彎處走了出來。

她臉上滿是淚痕，可是態度很堅强！

九命神狐道：「你都聽見了？」

曲婉珠點頭道：「都聽見了。」

九命神狐道：「妳有何話說？」

曲婉珠沒有話說，她從懷中掏出一顆夜明珠，向邊玉獅遞了過去，冷靜地道：「這是你的明珠王？」

邊玉獅點點頭道：「是。」

曲婉珠道：「你收回去吧。」

邊玉獅道：「妳可以留着。」

曲婉珠道：「不，你收回去！」

邊玉獅只得接過，收入懷中。

曲婉珠道：「我不想向你道歉，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你。」

邊玉獅道：「我知道，妳別道歉。」

曲婉珠道：「告訴我爹，我對不起他老人家！」

九命神狐急道：「快拉住她！」

可是已經太遲了！

邊玉獅伸手欲拉住曲婉珠時，她已縱身飛出一丈開外，然後向崖下直墜，一瞬間就已消失在崖下茫茫夜色之中。

「曲姑娘！曲姑娘！」

邊玉獅震駭欲絕的大叫起來。

俄頃，崖下傳上來一聲重重的墜地聲响，之後一切便恢復沉靜！

九命神狐嘆了口氣，手一甩，將陸少青扔了下去，道：「你也去吧！」

陸少青拖着一聲悽厲的慘叫，身形也瞬即不見，然後也從崖下傳來一聲重重的墜地聲响：：：

邊玉獅沉默良久，才長嘆一聲道：「趙老前輩，晚輩可以走了麼？」

九命神狐道：「你哪裏去？」

邊玉獅道：「劍廬。」

九命神狐道：「你去通知曲文通來收屍，然後再上武陵崖盤桓數日如何？」

邊玉獅道：「有何賜教？」

九命神狐道：「只希望你來玩玩。」

邊玉獅苦然一笑道：「晚輩不會再來了，因為這武陵崖對晚輩來說是個傷心地！」語畢，拱手一揖，即揚長下崖而去。

——完——

大辮銳殺梁澤

嚴霜

林世榮是黃飛鴻的首徒，在港島曾經設館授徒，洪拳一脈傳流至今，仰賴林世榮不少，當時林世榮在廣州因事跟樂善戲院的守衞大打出手，李隊長恨之刺骨，懸重賞捉他，林世榮避入廣西，清廷覆滅，然後回到廣州，有一段長長的時間離開羊城，後來他返穗之後，亦不肯設館授徒，於是有許多人想學眞功夫的，亦無法問津，其中有一名武功甚高的人姓梁名澤，等待歡宴林師傅各人散後，他單獨留下來，說：「師傅，你雖然沒有設館授徒，但因我在此間薄有名氣，經常有人找我比武，我甚想學習一些搏鬥的基本原則，作為防衞之用，不知師傅有沒有興趣教授我呢？」

林世榮說：「本來我已不設館授徒，那就不想再談武藝，不過，你是我舊日的徒弟，兼且武功有了進境，不難樹敵，如果無法抵擋到來踢盤尋仇的拳師，那就學會了武藝，反而惹禍，如果你確有這種苦衷，我不妨把近年學習武功以及跟拳師交手的經驗全部告訴你，希望你按着這個方式繼續研究，不必我從旁指導，也可應付得來。」

梁澤聽了喜出望外，立刻纏着林世榮，請他當面指教。

林世榮已經喝了幾杯，略有醉意，一時高興，便把比武的基本原則講述，而且叫梁澤進攻，一攻一守，盡量解釋。

林世榮說：「凡是比武，必係單對單的搏鬥，不必担心有人從旁偷襲，故此，全部精神要貫注，看清楚對方有沒有隙罅可尋，然後出手，一般而論，最容易犯的大忌共有四點，必須緊記在心。

「第一點就是出手太高，雖然向敵人撲攻，握緊拳頭，由高處兜頭打落，快而有勁，不過，兩個拳師的功夫相差不遠，既然能攻，便可緊守門戶，不易一招取勝，如果貿然把拳頭提高，由高處打落，腰間露出空位太多，對方橫拳擋格，跟着以拳掌撲攻，就向位空之處偷襲，十居其九不能搶救，故此一招便輸。

「第二忌就是一拳打到盡，直拳打出，非常勇猛，只是在平時練武之用，如果兩人交手，連發幾拳，拳拳打到直，萬一對方以兩手橫擋，套住那一條手臂，上壓下升，便會把它折斷，這一招稱做鐵門閂，能够克服直拳，故此，碰着對方拳拳打到盡的話，便要施展這樣拳法，同時自己要緊記在心，發出拳之後，不論能否擊中對方，如果右手發招，左手就從右臂下邊推出，那就可以避免對方攀折手臂的危險，萬一對方眞是施展鐵門閂之法，上邊的手壓住你的直拳，下邊橫放的手臂給你左手握住，順勢一拉，跟着出脚，他就會倒下來，這一招稱做漏底拳，乃是保護直拳的秘招，不容輕視。

「凡是有實力的拳師，除了拳掌有勁，打得出腰力，還要馬步穩定，許多人不明白此種道理，以為左跳右跳，避免對方進攻的目標，有機可乘然後搶攻，不必練習馬步，這是不對的，馬步穩如鐵塔，當然勝過左跳右跳，如果你發覺對方馬步虛浮，或者身體太過挺直，轉動不够靈活，只憑一招便可取勝。」

林世榮說到這裏，稍為停頓，梁澤急問：「這一招如何施展呢？」

林世榮說：「非常簡單，只要繞步走到他的背後，然後發招出擊，不管發拳或用脚踢，他的馬步不穩，中了拳掌，或給你踢了一脚，必然跌倒，這種脚法並非想一脚把他踢死，低掌脚踢他兩條腿用來支持體重的那一個脚彎，便可使他倒下來，如果繞道到他背後這一招給他看穿，跟着連環繞步，直到有機可乘為止，否則，連續繞步多次，仍是無法繞到他的背後，便要連退幾步，變招出擊。

「兩人相鬥，本來勇猛的佔上風，但却不能因為過份勇猛，心粗氣浮，變成火遮眼，再又因為太過勇猛，往往低拳踢脚，一打就打到盡，無力持久，故此，有經驗的拳師，發拳只是六七分，而且一發即收，除非看到十分準確，絕不採用直拳出擊，這幾種道理是兩人比武必須遵守的，如果運用靈活，必佔上風。」

梁澤聽了，說：「師傅，洪拳有許多個拳套是用掛搥，從頭打落的，這種拳法非常厲害，如果打中前額，一招就把對方打暈，否則，掛搥直拖落去，打不中前額，但却打中口鼻之間，對方鼻血流出，牙齒脫落，痛到失暈，亦會不鬥而敗，何以你說握拳由高處打落，犯了大忌呢？」

林世榮說：「你問得非常好，必須明白這一層道理，掛搥並非起招就向對方迎頭打落，那是我說的犯忌。因為一拳提高，未有打落之前，對方已經看準你用掛搥出擊，如用右拳，右腰空虛，左拳亦屬如此，故此，精於拳脚的人，絕不會第一招就用掛搥出擊，鬥了一會，有機可乘，突然用掛搥迎頭擊落，然後有用，儘管如此，仍要用貓兒洗臉之法，掃除障碍，用掛搥打落。」

梁澤聽得津津有味，追問貓兒洗臉之法是如何施展，林世榮說：「如果你想用右拳以掛搥出擊，先用左手好像撥臉的姿勢，由略為高些的地方向下抹落，然後掛鎚由內綫反到高處打落，那就萬無一失了，一來這一招可以預防你未發掛搥之前，他已先行發拳出擊，如屬這樣打鬥，你由高處用手撥落，正好壓住他的直拳，掛搥跟着由低綫反到高處打落，必然獲勝，反之，他沒有發招，你用貓兒洗臉之法擾亂他的視綫，他看不清楚你的右拳由內綫返到高處，那就不怕他乘虛而入，再者，左手由較高之處撥下，右拳由內綫彎到高處打落，左手仍然停留不動，就在腰間保護，那就不會使右脇露胸，以致吃虧。

「還有一點，掛搥一擊即中，固然是一切稱心滿意，萬一落空，也不必考慮，仍然將它化為短拳，順勢向對方中部出，可能一招生效，因為對方閃避掛搥，往往向後面退了半步，把身體向後傾斜，避過這一拳，你突然跟手再用短拳出擊，他的眼睛無法照顧得到，亦有可能吃了這一拳。」

梁澤聽了，恍然大悟，說：「師傅所言，俱是金石良言，門徒必然緊記在心，朝夕苦練洪拳。」

林世榮認為他是可教之材，點頭稱善，梁澤果然閉門苦練，盡量把洪拳各種招式變化，幾乎一套變成十幾套，招招有力，又再偷空到林世榮家中求教，於是傳技更深，那時他任職捕快，經常跟邪惡之徒交手，乘機把他那學到的拳脚施展出來，確是厲害，匪帮碰頭就輸，不過，他勇則有餘，忍是不足，由於追賊太過勇猛，有一次他苦追一名悍匪大辮銳，從背後飛撲過去，左手箍頸，右手扼住對方的右臂屈曲到背後，有如扭折樹枝，以為大辮銳必然就擒，殊不料大辮銳跪地之際，乘機用他的左手在他左脚綁住的一柄手槍倒後發射，一槍射中梁澤腰間，登時倒地打滾，血湧如泉，送院急救無效，就此喪命。

林世榮從廣西回到羊城，已經不願設館授徒，只是暗中教了一個出色的徒弟，也因一時不愼，死在槍下，他非常痛心，決不再教任何門徒了，後來有一件非常意外的事，使他突然改變主意，接納李福林委任的總敎頭一職，那是後話不談。

追魂劍客故事之一

曹若冰・文
子成・圖

修羅令

修羅天下敬　律令萬人欽

三月，艷陽天。

南方，草長鶯飛。

北方，冰凍初解。

東來順飯店，在開封城內東大街上，是開封城內一流的飯店。

日正當中。

東來順飯店門外來了個氣宇英挺，儀表俊逸，却神色冷漠，煞威凜人，二十一、二歲年紀的黑衣少年。

黑衣少年大步走入店內，星目略一掃視，走向當中的一張空桌位上坐下。

店夥計過來招呼，黑衣少年只要了一壺酒，兩樣下酒的菜。

東來順飯店在開封城內雖然是一流的飯店，可是生意似乎並不怎麼好。因爲在這中午時刻，飯店生意應該是最好的時刻，然而東來順飯店內却只不過三成座的客人。

店夥計送上了酒菜，黑衣少年便獨兒的自斟自飲起來，他臉色神情雖然一片冷漠，煞威令人望而生畏，但却狀甚悠閒。

可是——

奇怪事兒發生了。

自黑衣少年進入東來順飯店之後，不過一刻多點兒辰光，竟跟着進來了不少的客人。

這些客人，雖是三三兩兩陸續進來的，但却清一色的都是灰衣漢子。

於是，東來順飯店內立刻賣了個滿堂，每一張桌子上都擠得滿滿的。

這眞是「座無虛席」。

不！還不能說是「座無虛席」。

因爲當中的那張桌子上，仍然只有那黑衣少年一人獨據一席，狀極悠閒的自斟自飲。

這可眞是件怪事兒！

那麼多的灰衣漢子，怎地竟沒有一個去跟黑衣少年同桌共坐。

這是爲甚麼？……

可能，是那黑衣少年的神色太冷漠，令人望而生畏的緣故吧。

事實眞是這緣故麼？

這，只有那些灰衣漢子心裏明白了。

自然，黑衣少年的心裏也明白，這些灰衣漢子都是「灰衣帮」的屬下，也是衝着他來的。

他心裏在暗暗冷笑，他根本沒把這些灰衣漢子放在眼中。

事實也是，這些灰衣漢子中，雖然有幾個武學功力頗爲不弱，算得上是一流之屬，但沒有一個能是他手下三招之敵。

驀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馬蹄聲才一入耳，立有三名灰衣漢子起身離座，快步走出店外，站立在店門口，臉色神情一片肅穆恭謹之態。

其他的一衆灰衣漢子雖是仍然坐在店中未動，但目光却全部凝望着店外。

這情形很明顯，那由遠而近的馬蹄聲來的如不是「灰衣帮主」賀天雄本人，也必是該帮中身份地位極高的人物。

黑衣少年心裏在暗暗冷笑：「來的最好是賀天雄本人，今天我要不讓他抬着回去，也就枉稱『追魂劍客』了……」

原來這黑衣少年竟是近年來新崛起武林，以冷酷無情，心狠手辣，名震江湖的「追魂劍客」馬英超。

一匹白馬在店外停住，馬上是一位人品俊逸，瀟洒脫俗的藍衫美書生。

那站立在店門口的三名灰衣漢子臉上立時掠過一絲失望之色，默然轉身走入店內回到原位上坐下。

藍衫美書生下了馬背，喊了聲：「店家。」

店夥計一見是一位人品俊逸的貴公子，連忙快步迎出店外，上前接過馬韁繩哈腰含笑道：「公子爺！您裏邊兒請。」

美書生抬手輕撣了撣身上的塵土，又整整頭上的儒巾，緩步走入店內，目光一掃，雙眉頓然一皺，說道：「怎麼，客滿啦。」

那店夥計已將白馬在店外馬樁上拴好，跟在美書生身後走進店內，聞言神情不由尷尬地一笑道：「公子，眞對不起…」

店夥計話未說完，美書生已邁步走向當中馬英超的桌前，含笑拱手問道：「兄台，在下可以與兄台共桌麼？」

馬英超因見美書生人品俊逸，心中頗有好感，立即淡然點頭說道：「只要閣下願意，儘管請坐。」

美書生又一拱手道：「如此在下打擾兄台了。」

馬英超淡淡道：「出門在外，這算不得甚麼，閣下無用客氣。」

美書生緩緩坐下，轉向店伙計點了酒菜。

店伙計轉身去後，美書生又含笑地望着馬英超問道：「請問兄台貴姓？」

馬英超神色略微猶疑了一下，信口答道：「在下姓何。」

美書生抱拳一拱道：「原來是何兄，在下姓馬名雙玉。」

馬英超微微一怔，暗忖道：「原來與我同姓，我馬家竟有這等俊秀脫俗的人物，只可惜是個百無一用的書生……」

他暗忖問，那馬雙玉却接着又道：「看何兄氣宇英挺不凡，又身佩寶劍，想來必定是一位身懷武技，遊俠江湖的豪傑俠義之士了。」

馬英超淡淡一笑道：「在下並算不得是甚麼豪傑俠義之士，只不過是粗通武技而已。」

馬雙玉含笑道：「何兄太客氣了。」

馬雙玉話聲剛落，突見一名青衣小童走進店來，匆匆走到馬雙玉身旁，在馬雙玉耳邊低聲說了幾句，只見馬雙玉微笑着點頭道：「知道了。」

馬英超不由問道：「那是何人？」

馬雙玉道：「是小弟的書僮。」

突然——

奇怪事兒又發生了。

原來就在此際，那些原是衝着他而來的灰衣帮屬下，竟忽然悄沒聲息地一批批離去，剎那工夫走得乾乾淨淨，只賸下幾個普通酒客。

馬英超心中不由大爲奇怪不解，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

倏地，他神情一怔，呆住了。

原來就在此刻他忽然發現那店門旁側的牆壁上，高掛着一塊五寸來長，二寸多寬的白色玉牌，玉牌上清晰地刻着「迴避」二字。

他兩道目光灼灼地望着那塊「迴避」玉牌，臉上充滿一片驚疑之色。他心中在暗想：「這玉牌是甚麼人何時掛上的…」

它代表的是甚麼權威？

突然，他心念微微一動：「這玉牌難道是『灰衣帮』的令符？那些灰衣帮屬下就是因爲見了這塊玉牌令符，所以才悄然離去……」

他想想覺得自己猜料的一定不錯，事實也必然如此。

然而，灰衣帮主爲何要掛出這「迴避」玉牌令符呢？

這……他就想不通了。

這時，店伙計送上馬雙玉的酒菜。

馬雙玉拿起酒壺替馬英超斟了杯酒，笑說道：「萍水相逢，同席對坐，這是緣。來！在下奉敬何兄一杯。」話落，舉杯邀飲。

馬英超笑了笑，也不言謝，端起酒杯朝馬雙玉微微一舉，一口飲乾，說道：「剛才我實在替你担心呢。」

這話突如其來，說得有點沒頭沒腦。

馬雙玉不禁一怔，愕然地睜着雙目道：「替我担心？」

「嗯。」馬英超淡然一點頭道：「剛才這兒的情形，你難道一點都沒有看出來嗎？」

馬雙玉眨眨眼睛道：「剛才這兒的情形怎麼樣？」

「剛才這店中正蘊藏着一場一觸即發的搏戰殺機。」

「搏戰殺機？」馬雙玉神情呆了呆道：「你是說有人要打架？」

「嗯！」馬英超點了點頭。

「呵……」馬雙玉又眨了眨星目道：「你說的可是那些灰衣漢子？」

「正是他們。」

「他們都是江洋大盜？」

「雖然不是江洋大盜，却都是江湖惡徒。」

「哦！他們要跟甚麼人打架？」

「你猜呢？」

馬雙玉眼珠子轉了轉道：「是何兄你麼？」

「嗯，不錯，正是我。」馬英超微點了點頭道：「所以我也才替你担心，担心他們誤認你是我的朋友，而對你不利。」

「呵……」馬雙玉的臉上頓時變了顏色，星目四下裏看了看道：「幸好他們都走了，不然……」話聲一頓，忽然搖了搖頭，住口不言。

馬英超含笑說道：「其實眞要是動起手來，我會全力保護你，不會讓他們損傷你一毛一髮的。」

「謝謝何兄。」馬雙玉吁了口氣，星目忽然一凝，道：「何兄，他們那麼多人，你一個人能打得過他們？」

馬英超神色傲然地一笑道：「他們算得了甚麼？別說只是那二三十個人，就是再加上一倍，我還不屑出手呢？」

馬雙玉目露羨色地說道：「何兄，你

好威風。」

馬英超又傲然地一笑，沒說話。

馬雙玉突然想起甚麼地輕聲一「呵」，道：「我明白了。」

馬英超一怔道：「你明白甚麼了？」

馬雙玉道：「因爲何兄武功高强，那些灰衣漢子自知不是何兄之敵，所以他們才都悄悄的走了。」

馬英超搖頭道：「事實都不是。」

「不是？」

「你看見那邊牆上掛着一塊玉牌麼？」

」馬英超說着抬手揚了揚。

馬雙玉順着他的揚手處看了看，問道：「何兄，那是甚麼意思？」

馬英超淡淡道：「我猜想那『迴避』玉牌，可能是『灰衣帮主』賀天雄的令符，他大概自知非我之敵，所以掛出玉牌，將他手下的那些灰衣漢子召走了。」

「哦。」馬雙玉點頭道：「何兄這猜想很有道理。」語聲一頓，星目眨動地話題一變，問道：「何兄目前意欲何往？」

馬英超道：「我正在找一個人。」

「是甚麼人？」

「一個武功很高的武林中人。」

「何兄知道他住在甚麼地方嗎？」

「大概就住在這開封城附近一帶。」

「這麼說，何兄暫時還不會離開此地了？」

「嗯。」馬英超微點了點頭。

馬雙玉道：「何兄，出南門十餘里，有處地方名『桃花坪』，素有『香血海』之雅號，風景幽美，環境清靜宜人，何兄可有興與小弟同往一遊。」

馬英超微一沉吟道：「馬兄既然有此雅興，那我就陪同馬兄前往一遊，也無不可。」

馬雙玉欣喜地道：「那我們現在就去吧。」

說着站起身子，召來伙計，付過酒賬，二人雙雙走出店外。

馬英超忽然想起那小書僮，問道：「馬兄，你那位書僮呢？」

馬雙玉微微一笑道：「我叫他辦事去了。」

×　×　×

萬株桃花，佔地數里，遠遠望去，一片殷紅桃花，眞似一片血海。

馬雙玉含笑問道：「何兄，你覺得如何？可配稱『香血海』之雅號？」

「好！好！太配了。」

馬英超目睹滿眼一片殷紅的桃花，心神不禁頓時爲之一暢，連連點頭。

馬雙玉含笑道：「有花無酒不精神，何兄以爲然否？」

「唔。」馬英超點頭道：「可惜，我們沒有帶酒來。」

馬雙玉倏然抬手一揚道：「何兄你看，那是甚麼？」

馬英超立即抬眼順着馬雙玉的手揚處看去，只見桃林深處，一名青衣書僮手提食盒緩步走來，正是馬雙玉的那位書僮。

馬英超不由目閃異采地朗聲大笑道：「馬兄眞是有心人，原來早就命貴介準備先來了。」

馬雙玉微笑道：「小弟生性偏愛遊山玩水，寄情於環境幽美清靜的大自然中，走！我們到桃林深處飲酒去。」

說罷，邁步瀟洒地朝書僮迎了過去。

二人在一處週圍桃樹環繞，綠草如茵，花瓣遍地的草地上席地坐下。

青衣書僮立刻放下手裏的食盒，取出一張地毯舖好，然後，又取出酒菜杯筷擺好。

於是，二人一面飲酒，一面海闊天空的談了起來。

這兩個萍水相逢的人，由於酒的關係，一會兒工夫，便建立起了更好的友情。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馬雙玉談吐風雅可人，也因爲他們談得來，談得很投機。

馬雙玉忽然一笑說道：「何兄豐俊奕奕又有一身驚世的武學，實在令人欽羨非常，小弟有一個請求，不知何兄能夠俯允不？」

馬英超因馬雙玉不但是個人品秀逸的文弱書生，而且十分可人，是以對他極是好感，加上面對這萬株桃花，幽美宜人的環境，心胸開朗，臉上的那股子冷漠肅殺之氣，也因之一時爲之消歛。

因此，馬雙玉語音一落，他立即含笑說道：「你我雖是初交，但彼此都很投契，甚麼事情，你只管直說好了。」

馬雙玉星目凝注地道：「這麼說，何兄是答應了？」

馬英超道：「只要在下力所能及，自當答應。」

馬雙玉高興的說道：「小弟有意高攀，想與何兄義結金蘭之交，不知何兄意下如何？」

馬英超含笑點頭說道：「這有何不可，只是，我孑然一身，飄泊江湖，居無定所……」

馬雙玉接口道：「何兄別說了，古來江湖豪俠，有幾個不是如此的。」

馬英超道：「馬兄既不嫌棄，我敢不樂意從命。」

馬雙玉興高彩烈的道：「如此，我們就在這裏撮土爲爐，折枝代香，如何？」

「好。」馬英超點點頭道：「但憑馬兄。」

於是馬雙玉立即撮土爲爐，馬英超折枝代香，二人就地跪拜盟誓，結爲金蘭兄弟。

盟誓叩拜完畢，二人重行坐下，互序年庚。

馬雙玉道：「我今年十九歲，何兄大概比我大吧？」

馬英超含笑道：「我二十二。」

「那麼我該叫你大哥了。」

「那我就叫你賢弟。」

「大哥！小弟敬你一杯。」馬雙玉說着拿起酒杯朝馬英超一舉，一仰臉喝乾了一杯。

他看來雖然是個文弱書生，但那爽朗豪放之情，却頗有武林豪士之風。

馬英超含笑舉杯，正要引杯就唇……

驀地——

桃林深處傳出一聲輕笑，道：「呀！你們二位的雅興可不淺，也不邀請我這主人麼。」

可能是那位自稱「主人」擾了馬英超的雅興，引起了他心中的不快。

桃林深處輕笑甫才傳出，馬英超臉色立即一變，話聲剛落他已一聲冷笑，頭也不回，手中酒杯微振，杯中酒立時化作十數點酒雨，直朝桃林深處射去。

酒雨射出，他這才放下酒杯，緩緩長身站起，背負着雙手，口角含着微笑。

那份沉着，鎭靜，實在令人嘆服。

這時，一抹微笑掠過馬雙玉的臉上，那微笑好不奇異，而旁立的那青衣書僮，却閃電似地朝馬雙玉擠了擠眼睛。

照理，他這酒雨射出，桃林深處那發出輕笑之人應該現身才是，要不也該有所動靜才是。

可是，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桃林深處竟是毫無動靜。

那數十點酒雨，除了擊落不少的桃枝桃瓣以外，既未見有人現身，也未聞任何聲息。

馬英超心中微怔了怔，旋而他雙眉倏揚即垂。

馬雙玉却滿臉驚疑之色地說道：「大哥！這眞是怪呀！」

馬英超道：「怪什麼？」

馬雙玉道：「怎地聞聲不見人？」

馬英超冷漠地一笑道：「那是有人在顯露輕功，故弄玄虛。」

馬雙玉眨眨眼睛道：「大哥，你知道那是誰麼？」

「賢弟，你忘記了城裏酒樓上的那塊玉牌了麼？」

「大哥是說這是那玉牌的主人？」

「哼！應該沒有別人。」

「大哥肯定是他？」

「我想多半是，縱然不是他本人，也必是他手下的高手。」

「大哥，我跟你的看法有點不同。」

「怎麼不同」

「我想那『玉牌』主人對大哥也許是好意。」

「哼！打擾別人的清興，這也算是好意，賢弟，你不是江湖中人，對江湖中的詭怪技倆不知道。」

「但是小弟覺得……」

馬英超突然接口道：「賢弟，你怎知那玉牌主人對我是好意的。」

馬雙玉道：「少弟是猜想的。」

馬英超突然朗聲哈哈大笑起來。

馬雙玉伸手由地上拾起兩瓣桃花把玩着，問道：「大哥！你笑什麼？」

馬英超道：「我笑你們唸書人的想法太天眞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唸書人雖然不知道江湖上的詭怪技倆，但那『謀定而後動』的道理，總應該明白才是。」

馬雙玉眨眨眼睛道：「你是說，這可能是個詭謀？」

「雖然不敢確定，」馬英超道：「但是我却不能不那麼想。」

馬雙玉張了張口，似乎想說什麼，但不知爲何却又沒有說出。

馬英超傲然地笑了一下道：「賢弟！別爲這種事情煩心了，別管他，我們喝酒吧！」

語落，矮身坐下。

馬雙玉連忙拿起酒壺，替他斟滿了酒杯。

馬英超說了聲：「謝了。」伸手拿起酒杯，向馬雙玉舉了舉，道：「賢弟，來，乾。」

馬雙玉也拿起酒杯朝馬英超一舉，二人各自乾了一杯。幾杯下肚，馬雙玉似是不勝酒力，雙頰竟然酡紅，在桃花相映下顯得嬌艷欲滴，讓人看來疑是女子之感。

馬英超看得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賢弟他要是個女子一定很美……」

他心中想到這裏，不由哈哈一聲大笑道：「人面桃花相映紅，這是多麼富有情趣詩意的境界。」

馬雙玉倏抬頭望着他道：「大哥也愛花，愛詩麼？」

馬英超道：「說不上愛，只不過是發覺此刻的意境很美好，令人感覺心神舒暢怡靜而已。」

馬雙玉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大哥今後應該多接近花草自然美境，以及詩詞之類的東西，這對大哥那冷漠、殘酷的性情可能有益。」

「冷漠？殘酷？」馬英超雙目突然凝注道：「賢弟！你怎麼知我性情冷漠殘酷了？」

馬雙玉心中微微一窒道：「我是從大哥的言行舉動上看出來的。」

「哦……」

馬雙玉眨眨眼睛又道：「小弟這麼說，大哥不會介意生氣吧？」

馬英超搖頭道：「不會，我性情雖然冷漠殘酷，不過對賢弟却永遠不會。」

馬雙玉笑道：「謝謝大哥對小弟的愛護。」

馬英超道：「賢弟不必客氣。」

馬雙玉神情忽然一肅，說道：「大哥！小弟有幾句肺腑之言，不知道該不該說呢？」

「賢弟儘管說就是。」

「大哥不會生氣？」

「我已經說過，對賢弟，我永遠不會生氣，賢弟儘管說吧！」

馬雙玉遲疑了一下道：「小弟希望大哥今後盡量克制性情，別再動輒殺人，記住『仁恕』二字，以寬厚待人。」

馬英超默然了刹那，道：「賢弟，我很明白你的心意，可是……」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賢弟，江湖上的事，强權就是公理，對敵人寬恕仁厚就是爲自己種禍，因爲你不殺他，他就會殺你。」

馬雙玉默然了，他又伸手由地上拿起兩片桃瓣把玩着，沒再說話。

因爲馬英超說的乃是實情，江湖上本來就是這麼回事，你不殺人，人必殺你。

突然——

馬英超雙目寒電一閃，說道：「賢弟，你說如果在這風景幽美的地方殺人，是不是件很殺風景的事……」

馬雙玉雙目倏地一睜道：「大哥！你要在這兒殺人？」

「嗯，也許。」

「大哥要殺誰？」

「那得等會才知道。」

馬雙玉臉露驚駭之色地道：「大哥，你千萬別殺人，小弟可怕看殺人。」

馬英超微微一笑，忽然低聲說道：「賢弟別說話，那人已經來了。」

馬雙玉神色緊張地朝四下裏張望了一下，沒發現人影。

馬英超雖已叫他別說話，但他仍忍不住低聲問道：「在那兒？」

「在右邊林子裏。」

「小弟怎麼沒看見？」

「那邊的樹枝茂密，賢弟當然看不見了。」

「大哥可是已經看見了？」

「我也只看到了一個隱約的人影。」

話落，他身形坐姿未動，人已騰空掠起，直朝右邊桃林中撲去。

馬雙玉看得心中不由點頭暗驚：「好身法。」

馬英超身形一撲落右邊那片枝葉茂密的桃林中，口中立刻發出了一聲意外的驚「咦」。

原來他身形雖然快如閃電，但林中却已無人影。

他深信自己的聽力眼力，決不可能有錯。

然而，人呢？那裏去了？……

他身形倏又騰起，冷漠的俊臉上突然湧現起一股凜人寒顫的殺氣。

他有如一頭被激怒了的猛獅般地，口中一聲怪嘯，身子在半空中有如鵬鳥般盤轉了一匝。

當然，他仍是毫無所見，連一個人影也未發現。

於是，他憤怒地斂氣落下身子，俯腰伸手從地上拾起一樣東西，那是一方女人用的羅帕，他看了看羅帕，立即又把它丟落地上。

這時，馬雙玉正緩步朝他面前走了過來，道：「大哥！人已跑了麼？」

「嗯。」馬英超點點頭道：「原來是她。」

「是誰？」

「紅燕子柳如媚。」

「紅燕子柳如媚？」

「我正在找她，原來她竟落脚在這兒，只是……」馬英超雙眉微微一蹙，道：「她為什麼要躲避我呢？」

馬雙玉眨眨星目道：「我猜想她大概是怕大哥吧。」

馬英超為人性情雖然十分狂傲自負，但却不自欺，他心中明知「紅燕子」柳如媚絕不可能怕他。

可是，他為甚麼要躲避他呢？這實在令他迷惑不解。

因此，馬雙玉語音一落，他立即搖頭道：「她不可能是怕我。」

「那她為什麼不露面呢？」

「這內中定有原因。」

「以大哥看是什麼原因呢？」

馬英超聳聳肩道：「這我也就不知道了。」

馬雙玉星目微凝地道：「大哥為什麼要找她？」

「她刦去了我兩個朋友，所以我必須找到她，救出我的朋友。」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俗語說得好，『救人如救火』，這種事可躭誤不得。」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那麼小弟不敢多躭誤大哥，就此告辭。」

語落，也不待馬英超接話，立即招呼書僮收拾起地上的杯盤，朝馬英超一拱手，轉身緩步往桃林外走去。

馬英超站在那兒沒動，也沒說話。

× × ×

馬雙玉走了。

馬英超心中突然泛起了一陣空虛惆悵的感覺，他素性冷漠，所以馬雙玉走時他沒有說話。

可是，馬雙玉走後的那份惆悵空虛，竟使他感到惘然若失。

他緩緩吁嘆了口氣，有點無聊地俯身由地上又拾起了那方羅帕。

突然，他驚怔住了。

那羅帕上有兩個拇指般大的破洞，形如桃瓣，宛如利剪剪成。

他看得出來，這是被花瓣所洞穿的痕跡。

「摘葉飛花功夫……」他心中震動了一下，暗忖道：「摘葉飛花傷人，這雖是武林絕技，必須懷具精湛深厚的功力不能，但是以紅燕子柳如媚的一身所學功力來說，她絕不可能因此被駭退的。」

「這以花瓣洞穿柳如媚的羅帕之人，是什麼人呢？……難道……難道竟是馬雙玉賢弟不成……」

他心中意念飛閃，暗忖至此，立即又否定地搖了搖頭：「不對，他那麼文靜，是個標準的書生，怎麼會是個身懷絕學功力的武林高手呢……」

他對自己深具信心，自信看人絕不會走眼的。

他雙眉深皺，游目四顧，臉色倏然一變，比發現羅帕上桃花瓣形的破洞還要吃驚地，目光停在剛才馬雙玉坐處後面的一株桃樹樹幹上。

那桃樹幹上竟又懸掛着一塊形式大小，全跟先前東來順酒樓上所見的一樣的「迴避」玉牌。

他連忙飄身而前，抬手自樹幹上取下玉牌，於是，他的思緒陷入了沉思中……

先前在東來順飯店中，他以為這刻有「迴避」二字的玉牌，是「灰衣帮主」賀天雄的令符。現在他才知道，他料錯了，根本不是。

事實很明顯，憑賀天雄的令符，絕不可能使紅燕子柳如媚這種江湖高手也見牌而退。

顯然地，這「迴避」玉牌，在武林中是個具有異常權威的信物。

然而，這玉牌代表的是當今武林中的那一位呢？它竟能令「灰衣帮」厲衆高手跟紅燕子柳如媚全都見牌而退……

他心中意念飛閃，充滿了難解難釋的謎團，打出了一連串的問號？……

於是，他不由低下頭去，仔細的，翻覆地觀察着這塊玉牌，他想從玉牌上找出答案，解開心裏的疑結。

終於，他找到了，從玉牌上那雕刻得非常細緻的花紋中，看出了三個不太明顯的字跡。

那三個字，竟使他心神陡地一震，驚聲脫口唸出：「修羅令！」

旋即，他定了定神，暗忖道：「難道那天下武林又敬又怕的『修羅令主』，竟隱身在自己身側不成？……」

突然，他的意念又轉到馬雙玉的身上

，難道眞是賢弟……

刹那間，他又搖頭否定了這個想法，他實在無法相信這「修羅令」的出現，會跟馬雙玉有關。

他自信心太强了，他絕不相信一個身懷絕技武功的人，他會看不出來。

漸漸，他思緒由驚詫中平靜了下來，俊臉上又恢復了他那冷漠的神色，倏而，他傲然一笑，心說：「為這麼一塊勞什子的令牌傷腦筋，眞笨！」

於是，他隨手將「修羅令」放入懷內，接着，他抬眼四顧了一匝，心想：「柳如媚既然自稱是這兒的主人，那她一定是居住在這桃花坪地方了，我何不去找找看呢？……」

他心裏這樣一想，立即順着林中的一條曲徑小道，舉步走去。

走了將近百多丈，他看到了一棟依山面林而建的小屋。

他心想：「這可能便是柳如媚的居處了。這可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他心中剛在這樣想，忽見屋側一排桃樹背後，轉出一個中年美婦人來。

那中年美婦年約三十多歲，生得柳眉鳳目，瑤鼻櫻唇，風姿綽約，風韻撩人。

只見那中年美婦人緩步娉婷地走到他對面七八尺地方停步俏立，一雙鳳目異采閃灼的望着他。

此前不久，馬英超雖然見過柳如媚一次，但因是在夜黑異常的情形下，距離又遠，沒看清楚。

如今面對而立，又值大白天，面貌自是看得十分清楚，他眞有點不敢相信，這中年美婦人會是柳如媚。

因為「紅燕子」柳如媚是個名震江湖殺人不眨眼的女煞星，而這中年美婦人却是個嫵媚而不脫端莊，風華絕代，毫無一點兒殺之氣的婦人。

可是，她確確實實是「紅燕子」柳如媚，因為，她微笑了一下開了口：「你終於找來了。」

馬英超神色冷漠地望着她，淡淡道：「妳不是希望我找來嗎？」

「當然，」柳如媚又笑了笑道：「要不然我也就不會擄刦艾永昌父女了。」

馬英超冷冷地問道：「妳的目的是什麼？」

柳如媚道：「想跟你談談。」

「不是想跟我一較勝負高下？」

「也許，不過要談後才能決定。」

「艾永昌父女呢？」

「放心，我跟他父女無怨無仇，決不會傷害她們父女一毛一髮的。」

「這麼說，妳擄刦他父女的目的，完全是為了要我找妳了？」

「不錯，事實正是如此。」

「現在我已經來了，妳應該放他父女了。」

「不忙，等我們談完了，我一定放他們。」

「不論我們談的結果如何？」

「不錯，那怕是我們動手之後。」

馬英超吸了口氣，道：「好吧，妳要跟我談什麼？妳說吧！」

柳如媚目光微微一凝，道：「我問你，你可是『魔劍郎君』的門下。」

「不是。」

「眞不是？」

「我根本就不認識『魔劍郎君』這個人。」

「那你師承何人門下？」

「沒必要告訴妳。」

「我希望妳最好告訴我。」

「我說話向來從無更改。」

「我知道你性情十分倨傲倔强，武學功力也確實不差。」

「妳知道就好。」

柳如媚淡然一笑道：「不過，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武學功力雖然不差，也稱得上高明，但在我柳如媚眼中還算不了什麼，今天你要不說明師承出身，就休想走出這桃花坪。」

馬英超神色冷漠地道：「我走不走得出桃花坪，現在言之未免過早。」

柳如媚默然了片刻，話鋒忽然地一轉，又問道：「你的那位朋友是誰？」

「追魂劍客。」

「不是你自己？」

「不是。」

「當眞另有其人？」

「信不信由你。」

「他姓什麼叫什麼？」

「妳是要聽眞的還是要假的？」

「當然要聽眞的！」

「不知道。」

「你眞不知道？」

「他跟我雖然是朋友，我除了知道他叫『追魂劍客』外，其他一無所知。」

「知道他現在何處嗎？」

「他行踪詭秘，神出鬼沒，有時他突然出現，有時連我想找他也找不到。」

柳如媚望着他忽然笑了笑，眨眨眼睛道：「剛才那個跟你喝酒的少年美書生是什麼人？」

馬英超道：「城內東來順飯店中新認識的朋友。」

「他是『修羅門』弟子？」

馬英超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妳看走了眼，他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

「哦，眞的？」

「我決未說假話，日後你遇見他時，仔細地看看就知道了。」

柳如媚臉上現出一片迷惘之色，她心中有着無比的驚詫與愕異。

因為當時隱身在那片枝葉茂密的桃樹背後，那兩片桃花瓣飛襲到她近身時她才發覺，倉促間連忙力貫羅帕，向花瓣拂去了，但那來勢勁道竟然大得出奇。

尚幸，那兩片花瓣來勢勁道雖然大得出奇，却似乎並不存心傷害她。

她因見書生背後桃樹幹上懸掛着「修羅門」的「迴避」玉牌，以為那書生是「修羅門」弟子，乃匆忙閃退。但是花瓣飛襲她之人是誰？她根本不清楚。

馬英超忽然一聲冷笑，譏諷地道：「柳如媚，在武林中我還沒怕過什麼人，而妳見了『修羅門』的那麼一塊玉牌，就嚇得趕快避走……」

柳如媚臉色微微變了變，截口道：「你可聽說過廿年前武林中的一次盛會？」

「沒聽說過。」

「你可聽說過『修羅門』是天下武林黑白兩道共同尊仰崇敬的人物？」

「也沒聽說過。」

柳如媚冷冷道：「你眞是孤陋寡聞得很。」

馬英超雙眉微揚了揚道：「妳擄刧艾永昌父女，誘我來此找妳，總不該只是爲了要談這些不相干的事吧？」

柳如媚道：「當然不是。」

馬英超道：「那麼請說正題吧。」

柳如媚目光倏然一凝道：「我問你，你的那柄劍是從那裏來的。」

馬英超冷冷道：「是一位佛門高僧送給我的。」

「他現在什麼地方？」

「妳問這做什麼？」

柳如媚暗吸了口氣，搖頭道：「沒有什麼，我只是好奇問問而已。」

情形很明顯，她這是言不由衷，她心裏實在是另有原因，只是不便說出。

馬英超雖然明知道她是言不由衷，但他懶得多問，話鋒一轉，問道：「妳還有別的什麼要跟我談的沒有？」

柳如媚深看了他一眼，說道：「沒有了。」

「那麼，你該履諾放人了。」

「我一定履諾，不過不是現在。」

「那妳打算什麼時候才履諾放人？」

「也許是明天，也許一個月以後。」

「爲什麼？」

「要看你的態度。」

「要看我的什麼態度？」

柳如媚淡淡道：「你若肯實說出師承出身，我立刻就放他們父女。」

馬英超雙眉一軒，神色冷凝地道：「妳一定要如此？」

「嗯！這原是我的本意。」

馬英超冷冷道：「妳既然這麼說，那我可就要放肆了。」

「放肆？」柳如媚倏然一笑道：「這多年來我還沒遇上一個敢在我面前放肆的人呢。」

「今天你畢竟遇上了。」

「我倒要試試你究竟有多高的所學功力？」

「我功力所學雖然不算很高，但妳那『消魂血掌』對我也許沒有用。」

柳如媚雙目一瞪道：「你有自信？」

馬英超冷冷說道：「妳試一試就明白了。」

柳如媚一點頭道：「好！那我就試試你！」

話落，她緩緩抬起一隻右掌，推出一股微風直朝馬英超擊倒。

看是一股微風，似是全無驚人之處，其實這正是她名震武林的獨門絕學——消魂血掌。

她這種掌力，外表看似平淡無奇，却眞力暗含，着物吐力，霸道無匹。

馬英超似乎深知她這種掌力的威力厲害，他站在那兒表面看似神態悠閒，其實暗中却已凝功蓄勢以待。

柳如媚的掌力一擊到，他立即抬掌一接一引，柳如媚的「消魂血掌」掌力頓時如石沉大海般被化解於無形。

柳如媚口中立時不由發出一聲驚「咦」，心神凜震詫異地望着馬英超發了怔，發了呆。

馬英超的神色更倨傲，更冷漠了，嘴角也掛着冷冷的笑意。

那笑意，似得意，也似譏諷。

柳如媚的「消魂血掌」爲當今武林一絕，她心中因爲懷疑他是「魔劍郎君」的傳人，怕傷了他，所以掌下留情，只用了五成功力。

雖然她只用了五成功力，但在當今武林成名人物中，能接得下來的已經不多。

可是，如今馬英超不但能輕描淡寫的將她那足以裂石開碑的掌力接下，並且消弭於無形。

這還是她縱橫武林二十多年來，第一回遇上的奇蹟。

馬英超用的是什麼功夫？

她不曾見過，也沒聽說過。

據她所知，「魔劍郎君」當年一身所學功力雖稱高絕，似乎也不會這種功夫。

這情形很明顯，柳如媚等於是出手一招就栽了，落了敗。

當然，柳如媚心中決不甘就此認栽，於是，她冷聲一笑道：「你果然有點門道，但是我還要再試試你，接掌！」

聲落，雙掌一合，掌心一翻，同時推出。

這一掌，她已用上了九成功力，那威勢自又不同。

馬英超早知柳如媚再次出手時，必然盡出全力，是以他早已提聚一身功力，凝神以待。

這一回，他不待柳如媚的掌力臨近，已緩緩抬起雙掌，情勢顯然，他已存心要硬接柳如媚這一掌，藉以試試自己的功力修爲。

兩人的掌力一接實，膠着了。

柳如媚直立不動。

馬英超也挺立着不動。

剎那工夫之後，柳如媚的臉色在逐漸發白，額上冒出了汗珠。

馬英超臉上那冷漠神色收斂了，代替的是一片肅穆，臉色也在逐漸發白，額上青筋暴露。

這時，兩人心中都很明白，誰要稍一分神，立即會被對方的眞力震傷。

可是，如此膠着下去，雙方眞力一竭，勢必落個同歸於盡的[illegible]。

柳如媚沒料到情形會如此。

馬英超也沒有料到，他心裏有點後悔，如果他仍用那「小接引」神功「卸」字訣，情勢就不會弄到這等進退兩難的地步了。

時間一久，柳如媚的身子起了輕顫，馬英超的身子也在微抖。

這時刻若有第三者在場的話，立即可以看得出來，馬英超的功力修爲要稍遜一籌。拚鬥的最後結果，先倒地的必是馬英超。

當然，柳如媚也絕對好不了。

就在這危機一髮之際，一縷柔和悠揚的簫聲突然劃空而起，那簫聲來自桃林深處。

簫聲裊裊，一入二人耳中，二人心中立時產生起一股祥和、寧靜的氣氛。

這氣氛，竟使二人不約而同的，等量的，緩緩地收回着內力。

於是，兩人同時如釋重負的垂下了雙掌。

於是，兩人都被這祥和、寧靜、超塵脫世的簫聲所感染，心中消釋了爭強好勝之念。

馬英超身形飄退，矮身就地坐下來調息。

柳如媚也同時身形向後飄退，就地坐下運功調息。

盞茶辰光過後，二人都已運功調息完畢，恢復了體力。

柳如媚忽然目注馬英超問道：「你知道這簫聲嗎？」

馬英超神色又恢復了他那原有的冷淡，搖頭道：「不知道。」

柳如媚道：「這是『修羅門』的『永生之曲』，也是天下武林黑白兩道敬重『修羅門』原因的原因。」

「永生之曲？」馬英超微微一怔，他突然想起前不久他經過「臥雲別莊」那裏所聽到的琴音，與今天的簫聲似有異曲同工之妙，不由詫異地問道：「修羅門能助人永生？」

柳如媚平靜地一笑道：「此曲雖然未必眞能助人永生，但却能消除人心中的殺機。」語聲微微一頓，緩緩說道：「當然，『修羅門』中也有『死亡之曲』，只是不肯輕妄使用罷了。」

馬英超眨眨星目道：「因此便稱『修羅』天下懼？」

柳如媚道：「如說是天下懼，不如說是天下敬來得恰當。」

馬英超目光一凝道：「爲什麼？」

柳如媚肅容說道：「因爲『修羅』從不拈惹武林事非，向來只化解仇怨而不製造仇怨，與人無爭，所以天下武林才全都敬重『修羅門』。」

馬英超道：「妳這是在爲妳自己解釋見到那『迴避』玉牌避開的道理？」

「也可以這麼說。」柳如媚微微一笑道：「就以剛才那簫聲來說吧，它化解了你我兩敗俱傷欲罷不能的僵局，你心中難道沒有一份感激？」

馬英超心裏確實有一份感激，只是，他不願明說，不願表示而已。他沉默了一下，問道：「修羅門在武林中難道全無敵人？」

柳如媚搖頭道：「一個也沒有，這就是令人敬仰之處，他化解武林紛爭，却又不使用武功壓制任何一方，『修羅門』重視因果；認爲能化解的是緣，不能化解的是孽，因此，武林中人乃因敬而生畏，故稱『天下敬』。」

馬英超眨眨眼睛道：「修羅門中都是些什麼人？」

柳如媚搖頭道：「不知道，誰也沒見過。要有，也只是武林中少而又少的幾個人。」

馬英超又默然了剎那，道：「那麼我們之間的事是不是就此已化解了呢？」

柳如媚答道：「我想今天就到此爲止了。」

「那麼艾永昌父女呢？」

「就在後面的屋子裏，你帶着他們走吧。」

馬英超暗笑了笑道：「那麼關於我的師承問題，妳還要知道嗎？」

「當然要。」柳如媚道：「不過，這是以後的事了。」話落，身形突然掠起，飛射而去。

馬英超站在那兒沒動，也沒說話。目覩柳如媚的身影消逝不見，他這才緩緩地吁了口氣，轉身舉步直朝那茅屋走去。

茅屋的兩扇門是虛掩着的，推開門，一眼便即看到；屋內一邊地上舖着一片乾草，艾永昌父女就昏睡在那片乾草上。

這情形一看即知　艾永昌父女都被制了昏睡穴。

馬英超進入屋內，先以指力在桌上留了幾個字，然後才去拍解開艾永昌父女被制的穴道；不等艾永昌父女醒過來，他已帶上屋門飛快地走了。

艾永昌父女醒過來了，一見柳如媚不在屋內，艾玉霜首先一躍而起，一眼瞥見桌上的留字，芳心不禁十分驚喜而又激動地說道：「爹！是他來過啦，又是他救了我們。」

艾永昌已走過來站在愛女的身旁，桌上的留字他也都看見了。他沒說話，却雙眉深皺的沉思着。

艾玉霜奇怪的側過臉去望着老父，詫異地問道：「爹！您是怎麼啦？您不高興麼？」

艾永昌搖頭道：「玉霜！他是咱們父女的救命恩人，爹怎麼會不高興。只是，爹覺得這位救命恩人行事詭異，而且聽妳說，那夜幇裏的兩位堂主，在他手下連一招都未走完，便已喪命他的劍下；由此可見，他的一身武學功力確實高不可測。但是……」語聲微頓了頓，又道：「他兩次救我們父女，雖然，是一種俠義行爲，只是，他手下太過狠辣，性情也近乎殘酷，顯非出身正道，恐非武林之福，他武功再高，只怕將來也難免……唉……」倏然一聲輕嘆，住口不言。

他這一聲輕嘆，是惋惜，是担心。

這，艾玉霜當然懂得。她眨了眨美目道：「爹！他不是說那『追魂劍客』是他的朋友嗎？」

朋友？」艾永昌道：「是不是眞另有其人，爹甚感懷疑，爹有個感覺；很可能就是他自己。」語聲微頓了頓，接着又道：「現在他對我父女有恩，將來萬一……唉！爹老啦，但是，霜兒妳還年輕呢，爹怎能不担心……」

艾玉霜默然了，她也蹙起了雙眉。

艾永昌目睹愛女神情，心中不由憐愛地道：「霜兒！妳是怎麼啦？告訴爹，妳是不是很喜歡他？」

艾玉霜的嬌靨兒上陡然飛起兩片紅暈，含羞地道：「爹！您……」

艾永昌一笑道：「霜兒！這在爹面前還有什麼難爲情的，說良心話，若論武功人品，他實在算得是個上上之選的好女婿。只是不知他心中對妳又是如何？他對妳若是有情，而又是出自眞誠的話，那麼，霜兒！妳應盡力去帮助他，挽救他；設法糾正他的行爲觀念。只是　這是件非常艱巨的事，妳明白麼？」

艾玉霜點頭道：「爹！女兒明白。」

艾永昌深望了愛女一眼，話題一轉道：「霜兒！我們該離開這裏了。」

艾玉霜沒說話，默然地點了點頭。

於是，父女倆出了小屋，向桃花坪外走去。

× × ×

日落黃昏，斜陽夕照。

艾永昌父子已渡過黃河北岸。艾永昌抬眼朝廣西方向望了望，喟然說道：「已經好多年沒回去過了，不知家鄉的情景一切還依舊不？」

艾玉霜含笑說道：「爹！女兒想大概不會有什麼改變的。」

艾永昌微微點頭道：「但願沒有什麼改變就好了。」

艾玉霜美目眨動了一下問道：「爹！回家以後，我們還出來不？」

艾永昌搖頭道：「爹已老邁，且已厭倦江湖，應該落葉歸根，想從此息隱泉林，終老天年了。」

艾玉霜道：「那麼，女兒就一個人出來好了。」

艾永昌微微一怔！道：「霜兒！妳要一個人出來，做什麼？」

艾玉霜略微猶疑，道：「找他呀。」

「哦！」艾永昌恍然明白了地道：「爹眞是老糊塗了，竟忘記這件事了。可是……」語聲一頓，雙眉一蹙道：「霜兒！我們到那兒找他呢？」

艾玉霜美目眨動，忽然神秘地一笑道：「爹！到時候女兒自有辦法。」

艾永昌道：「妳有什麼辦法？」

艾玉霜嬌笑笑道：「這個您現在就別問了。」

艾女二人邊談邊走，不知不覺走到一座小土山脚下。

小土山只有五六十丈來高，山頂是黑壓壓的一片樹林。

艾永昌感覺得有些累了，便向愛女道：「霜兒！我們在這兒歇會兒再走吧。」

艾玉霜點頭說了聲：「好。」父女二人正要坐下休息，突見山頂樹林中兩隻鳥兒冲空飛起。

這時，已是夜深時分。

武林中人驚覺慣了；深夜宿鳥驚飛，必有原因。

艾永昌心中不由詫異地抬眼朝山頂上望去，但耳中却突聞鴿哨劃空之聲。

他在「灰衣帮」多年，深知帮衆傳遞消息，多用信鴿，心頭不由猛然一驚。

艾玉霜也已聽見了鴿哨聲音，嬌靨不禁勃變，已知父女行踪已被「灰衣帮」帮衆發現。

艾永昌嘆口氣道：「霜兒！看來我父女是無法返回家鄉了，只怕我們出不了這河南地面，便又被帮中高手截住了。」

艾玉霜黛眉挑煞地道：「爹！他們逼人太甚，反正逃不脫他們的追踪，我們何不到山頂上看看去，那林中是什麼人？跟他們拚了。」

艾永昌此刻也被激起了「豁出去了」的想法，立即一點頭，身形率先掠起，直朝山頂上撲去。

父女二人接連幾個起落，已然撲到山頂。

驀地——兩聲慘叫倏起，傳自黑壓壓的樹林中；那慘叫聲音凜人心魄。

父女二人一怔，急忙朝樹林中那慘叫聲處撲去。

冷月清輝下，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凜人心寒的慘象；看得他父女二人不由心頭發冷，只見兩個灰衣漢子倒在地上，眼珠全被挖去，胸口還揷上一柄小劍，那是「追魂劍客」的「追魂」劍令，看來「追魂劍客」就在他父女身邊，暗中保護他們安全，而這「追魂劍客」可能就是馬英超。

對於這麼一個人品俊逸，武學功力極高，而又心狠手辣殘酷的少年，艾玉霜不知道是應該愛，還是應該恨？

夜，靜悄悄的。

至此，父女二人都明白了一件事。那便是，他們父女返鄉途中或有危險，但已經用不着他們担心了。

照理，他父女應該為此高興才是，可是，他父女的心中却是一片紛亂……

× × ×

天亮時分，延津已然在望。

艾永昌抬眼望了延津城，吁了口氣說道：「霜兒！咱們急走了一夜，到城裏去找家客店吃點東西，歇息再走吧，在人多的地方，雖然遇上了灰衣帮屬衆，他也許不會隨便殺人。」

艾玉霜默然地點點頭，沒說話。

父女二人進入城中，在一家客店內剛剛坐下，突見一個三十上下的漢子奔進店來，喘着氣嚷道：「不得了啦，東門外死了好幾個人啦！」

艾永昌父女聽得心中全都不由猛然一驚！

那漢子話聲一落，立即有人問道：「劉二！死了幾個人？是怎麼死的？」

劉二用袖子拭了拭臉上的汗水，又喝了口茶，略微定了定神說道：「那死狀眞怕人，一共是五個，看那穿着打扮，好像是……」說至此處，目光四下裏看了一眼，見店裏沒有什麼扎眼的人物，才又說道：「我看十有八九是『灰衣帮』的手下，而且其中一個身披錦緞披風，身材高大，滿臉虬鬚，似是為首之人。」

又有人問道：「那死狀怎麼個怕人法呢？」

劉二道：「五人全被挖了眼睛，滿臉是血，眞慘！」

「眼睛不是致命地方，挖了眼睛並不一定會死呀？」

劉二忽然抬手一拍大腿，說道：「徐大爺！您到底不愧是個見過世面的人，您說得對，那五人的眞正致命傷全在胸口上，他的胸口上全都插着一把小劍。」

徐大爺怔了怔道：「那五人的胸口上會插着一把小劍？」

「嗯。」劉二點着頭道：「是一把五寸來長的小劍。」

店裏的客人們立時紛紛站起來了，一窩風的出店往東門外看熱鬧去了。

艾永昌雙眉深蹙地低聲道：「霜兒！為我們父女又死了五個人，我猜那為首之人可能是封邱分舵的分舵主『飛天虎』牛大成。」

艾玉霜道：「我們要不要去看看？」

艾永昌搖搖頭道：「別去看了，那牛

大成平素為人還算不壞，跟爹也頗有點交情，他要不是為追截我們父女而來，那才死得寃呢。」

這時，又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子奔進店來說道：「嘿！三里舖那邊也死了人啦，眞慘，跟東門外那五個的死法一樣。只是人數又多了三個，一下子十三條命案，有得衙門裏忙的啦。」

艾永昌父女聞言，不由互望了一眼，心中又是一陣難過。

艾永昌道：「霜兒！我們快走吧，多停留半天，不知又要死多少人呢。這些人雖說大都是惡徒，但却不一定個個該死，他竟一個不留。說起來他這是為我們，可是，唉……我雖然不殺伯仁，伯仁却為我而死……」

艾玉霜雙眉忽地一揚，道：「爹！我們找他去。」

「找他？」艾永昌一怔，旋即一搖頭道：「這談何容易。」

「這有什麼不容易的？」

「情形顯然，自桃花坪開始，我們一路行來，他就一直跟在我們身後，我們知道麼？」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注意。」

艾永昌搖搖頭道：「霜兒！別自欺了。我們的功力差他太多，我們就是注意，也未必能發現什麼，他若是不想見我們，我們焉能找得着他。」忽然輕嘆了口氣說道：「我們快吃完東西，快走吧。」

艾玉霜神色猶疑了一下，默然了。

父女二人吃過東西，付了店賬，站起身來往店外走去。走出店外，只見街上亂烘烘的，過往行人都在談論着東門外與三里舖那些人被殺的事情。

突然，又有人嚷道：「福來客棧那邊也有人被殺啦，是兩個。」

有人問道：「跟東門外與三里舖的那些人死法也都一樣嗎？」

「一點不錯，完全一樣。」

「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據福來客棧裏的伙計說，剛天亮不久，來了兩個灰衣漢子，問伙計有沒有一個老頭兒跟一位姑娘住在店中，伙計說沒有，那兩個灰衣漢子不相信，便進去查看。當時伙計因為正忙着招呼客人們上路，也就沒理會他們，由他們自己進去查着。等到上路的客人都走了，伙計這才想起兩人進去後就沒見出來，便去後院看看，那知兩人竟直挺挺地躺在後院地上……」

艾玉霜聽到這裏，整個人都呆住了，全身有如掉在冰窖裏一樣的冰冷。

她心裏正在暗想：他怎麼如此殘酷好殺？這不簡直就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麼？……

不行！我不能讓他這麼瘋狂地殺人，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就這樣沉淪下去，落入魔道……

忽地，她猛地一頓蓮足道：「爹！我們不能走了。」

艾永昌一怔，道：「為什麼？」

艾玉霜回答道：「我們必須立刻找到他。」

艾永昌道：「霜兒！我們如果不快走，豈不又要有好多人被殺。」

艾玉霜答道：「女兒管不了那麼多的了。」

艾永昌雙眉一皺道：「霜兒！妳該明白『灰衣帮』為了追截我父女，已死了這麼多帮衆，賀天雄豈肯干休，必然會派出帮中高手前來，那時後果便不堪設想了。如若再有幾個高手被殺，不但賀天雄跟他誓不兩立，而那些高手的師門故舊朋友等人亦必將被牽入這場是非中。他武功雖然高絕，到底只是一個人，一個人冒武林大不諱，成為公敵，那後果……唉……」忽然輕嘆了口氣，神色一轉沉凝地說道：「我最担心的是少帮主賀仁雲，要是他也率人追下來，萬一他也被殺，麻煩就更大了。」

艾玉霜道：「麻煩怎麼更大了？」

艾永昌道：「我聽說賀仁雲的母親是個武功高絕的人物，她因看不慣賀天雄的作為，雖已隱居不出，不管灰衣帮之事，但是母子親情却是無法抹殺的，賀仁雲若然被殺，他母親豈會不出面不管。」

艾玉霜忽然幽幽地嘆了口氣道：「爹說的雖是，可是不管怎麼說，他都是為了我們父女，我們又怎能眼睜睜地由他這樣下去，所以女兒必須立刻找到他，想辦法說服他，不讓他再隨便殺人。」

艾永昌沉吟地道：「妳說的雖有道理，只是，我們能找得着他，就算能找着他，妳又有幾分把握能說服他呢？」

艾玉霜道：「女兒只想盡力而為，萬一不成，那也只能說是天意了。」

艾永昌想了想道：「我們還是走吧，在路上，只要有『灰衣帮』的人出面攔截我們，我想他必然會再現身出來……」

語聲微微一頓，說道：「霜兒！妳若能將他從魔道中拯救出來，這對於天下武林將是一件大功德。對妳自己，以他的武功人品，倒是很理想，而爹也算是完了一件心事……」

艾玉霜嬌靨兒不由一紅道：「爹！您又來了。」

艾永昌笑了笑道：「我們走吧，以爹料想前途路上總會見到他的。」

於是，父女二人出了延津，直奔新鄉去。

出了延津城，剛走出五六里，突聞一陣馬蹄聲疾奔如雷，三騎健馬飛馳而來。

轉眼工夫，三騎已奔至近前，勒韁停立，攔着艾永昌父女。

馬上三人，一前二後；前面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灰袍老者，後面二人皆是四十多歲的灰衣大漢。

灰袍老者嘿嘿一聲道：「艾永昌！你認得老夫麼？」

艾永昌怎會不認得。這灰袍老者名徐林風，外號「陰陽掌」，為「灰衣帮」中身份地位僅次於帮主賀天雄的總護法。艾永昌連忙拱手道：「艾永昌見過總護法。」

徐林風冷冷道：「你認識老夫就好，老夫奉命追來，現在你怎麼說？」

艾永昌道：「總護法之意是……」

徐林風道：「你父女是自動跟老夫回去，還是要老夫動手？」

艾永昌深知徐林風一身功力高絕，陰陽掌力當今武林少有敵手。以他父女的功力所學，根本就不是徐林風的手下十招之

敵。

因此他連忙拱手說道：「艾某這次離幫，絕不是叛幫，是因為小女……」

徐林風截口說道：「不必解釋理由，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你未經奉准私自出走，便是叛幫行為，再說……」

語聲微頓了頓，又道：「少幫主看上玉霜，這該是你父女的榮寵。」

艾玉霜聞聽至此，深知事情到此地步，善求絕對無濟於事。雖然動手絕對非敵，但她豁出去了。

同時，她芳心中有着另一個想法，就是「追魂劍客」既在暗中保護她父女，到了緊要關頭時，他必然會現身出來的。

因此，徐林風話聲一落，她立即黛眉雙挑地說道：「婚姻之事，要兩廂情願，賀仁雲他竟然仗着少幫主之勢欺人，我寧死也不會嫁給他。」語聲一頓又起，道：「總護法如果眞要以強相迫，只怕有人不會答應。」

徐林風道：「誰不會答應？」

艾玉霜冷冷道：「追魂劍客。」

徐林風看了她一眼，冷笑道：「我知道是他在給你們父女撐腰，不然的話，你們父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老夫奉命趕來，也就是要會會他。」語聲一頓，突然沉聲喝道：「金昆！你兩個給我拿下他父女。」

金昆是他身後兩匹馬上的兩名灰衣大漢之一，兩名灰衣大漢立時應聲而動，由馬上掠落艾永昌父女二人面前。

艾永昌知道事情至此，多說已是無用，立即雙掌提起凝功蓄勢戒備。

艾玉霜則是嬌靨凝霜，探手撤出長劍，橫劍當胸，準備拚命。

也就在這劍拔弩張之際，突聞一聲冷笑傳自路旁十多丈外的一棵大樹背後，現身走出一個面目冷峻的黑衣少年，他——正是馬英超。

馬英超脚下有如行雲流水般地走了過來，直走到艾永昌父女二人身旁停立。

艾玉霜芳心不由一喜，脫口嬌聲道：「大哥！你來啦。」

這一聲「大哥」，她叫得十分自然，毫無一絲牽強扭揑之色。

馬英超臉上那冷峻之色竟然微斂，浮現笑意地朝她點了點頭。

徐林風目注馬英超，冷聲問道：「你姓馬？」

馬英超冷漠地看了他一眼，沒說話，背負着雙手，仰臉望天，一臉不屑之色。

徐林風雙眉微軒了軒，沉聲喝道：「你怎麼不答話，是聾子還是啞吧？」

馬英超語冷如冰地道：「就憑你這兩句話，你就該死。」

徐林風臉色一變，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實在狂妄得很。」

「我向來如此。」

「你就是那個什麼『追魂劍客』的朋友？」

「嗯。」

「大鬧本幫中牟分舵，連殺四人的可是你？」

「嗯。」

「在許昌酒樓挫辱了狼山三怪的也是你？」

「不錯。」

「你為何一再的跟本幫為難作對？」

「看不慣你們的作為。」

「我們的作為怎樣了？你又怎麼看不慣了？」

「就以艾老人家父女的事情來說，你們太過份了。」

「你可知道艾永昌父女的身份，是本幫的屬下？」

「我當然知道。」

「那你就該明白，他父女違背令諭就等於是叛幫，本幫難道不該抓他們父女回去？」

「他父女眞是叛幫嗎？」

「不遵令諭，不是叛幫是什麼？」

「我認為不是。」

「你認為是什麼？」

「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老夫不明白，還是你說罷。」

「那你就自己想想吧，我懶得說。」

「你既然懶得說，那麼你就別管閑事了。」

馬英超神色冷漠地一搖頭道：「不行！我已經伸手管了，就決不半途而廢。」

「你一定要管？」

「並且一定管到底。」

「為什麼？」

「剛才我已經說過，我看不慣你們的作為。」

「就是這一點？」

「就這一點已經很够了。」

徐林風忽然嘿嘿一笑道：「但是以老夫看，這內中另有原因。」

「你以為有什麼原因？」

「你也喜歡上了艾姑娘，對不對？」

「你要這麼說，我並不否認，我是有點兒喜歡她，不過，這種事不是一廂情願的事。」

「你倒是很誠實。」

「我這人向來不喜歡說假話，口是心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徐林風目光凝注道：「你這話是在指老夫口是心非？」

馬英超冷冷道：「你要是認為是，我無所謂。」語聲一頓，話題一轉道：「廢話少說，現在我只問你，你放不放他們父女走？」

語聲冷峻如冰，令人心凜。

徐林風嘿嘿一笑道：「就憑你這一句話？」

馬英超雙眉一挑道：「那你是想要我露兩手給你看看了？」

徐林風道：「你只露兩手還不行，老夫還要較量較量你究竟有多少斤兩？」

馬英超目中寒芒一閃道：「好！你既然這麼說，我當然不反對，那你下馬來準備動手吧。」

徐林風嘿嘿地一聲冷笑，長身飄落馬背。

艾玉霜突然嬌聲說道：「你不要殺他們，好嗎？」

馬英超一怔，詫異地道：「怎麼？姑娘不願意我殺人？」

艾玉霜道：「我很怕殺人。」

馬英超道：「姑娘既然怕看殺人，今天我不殺他們就是。」

艾永昌接口道：「老弟！做人宅心仁厚些總不會吃虧的。」

馬英超點頭道：「艾老人家放心，我不殺人就是。」

目光轉向徐林風道：「聽見了麼？」

徐林風淡淡道：「老夫聽見了，只是老夫却不信你能殺得了老夫。」

馬英超冷笑了笑道：「算了，我也不想徒廢口舌跟你爭執了。不過，在未動手之前，我有個條件。」

徐林風道：「你說。」

馬英超道：「你若是敗了，便得答應我今後不得再為難他父女。」

徐林風道：「只要你眞能勝得老夫，不但現在放他們父女走，並且保證本幫以後絕對不會再有人找他們父女的麻煩。」

馬英超目光一凝：「你這話算數？」

徐林風正色道：「老夫不才，這點兒小事，還有權作得了主。」

馬英超點頭道：「如此很好，這倒也乾脆。」

徐林風道：「可是你若敗了呢？」

馬英超道：「那沒什麼好說的，我跟他父女都由你帶回幫中處置。」

徐林風嘿嘿笑道：「這倒也爽快。」

馬英超道：「你爽快我自然也爽快。」一語聲一頓，問道：「你的成名兵刃是什麼？亮你的兵刃吧。」

艾永昌和愛女站在一邊一直沒有開口，這時突然接口說道：「少俠！這位是幫裏的總護法，以雙掌名震武林，人稱『陰陽掌』，陰陽掌力為當世武林一絕。」

他如此介紹說明，用心至為明顯，是在提醒馬英超，讓馬英超明白小心。

「哦。」馬英超神色冷漠望着徐林風道：「那很好，閣下既以掌力為名震武林的絕技，而我却又不願殺人，你就用『陰陽掌』力打三掌好了。要是不能傷我，便證明我有十足的能力管這件事，否則便算我敗。不過，這只限於艾姑娘她們父子之事，至於我……」語聲微頓了頓，又道：「你若是不服，高興什麼時候找我都可以，江湖上我隨時候教。」

徐林風氣極道：「好吧，你既然有能承受老夫三掌的自信，那就三掌好了。」

馬英超淡然一笑，沒有說話，却倏然抬手朝路旁丈外的一株大樹虛抓了抓。

怪事發生了。只見那大樹上樹葉，頓時有如雪片紛飛般，數以千計的直朝馬英超身前投射飛來。

徐林風臉色倏地一變，驚聲道：「萬物歸元，吸字訣！」

馬英超冷笑道：「你能認得這功夫，足見你見聞還算不差。」

徐林風心中暗道：「萬物歸元神功為失傳武林將近百年的絕學，這小子究竟是何人門下，竟練有……」

他暗忖未已，只聽馬英超又冷冷說道：「閣下還猶疑個什麼，可以發掌了。」

徐林風聽他這麼一說，心中頓時不由又怒火上冲，雙眉一挑，雙掌緩緩平胸抬起，掌心外露，已現出右紅左黑的掌心，但手背的顏色却與掌心相反，右黑左紅。

他這裏雖已功運雙掌，蓄勢待發。但是馬英超那裏竟背負着雙手，仰臉望天，對他的掌力一副淡然無視的樣子。

艾永昌父女見狀，全都不禁替他暗暗担起心來，尤其是艾玉霜姑娘，一顆芳心更是忐忑不已，綳得緊緊的。

倏地，徐林風忽然長嘆了口氣，雙掌一垂，朝那兩名灰衣大漢喝道：「走！」

身形一長，人已當先掠起落在馬背上，朝馬英超抱拳一拱道：「少俠！今天算是老夫敗了，咱們後會有期。」說着伸手由懷內取出一面鐵牌，拋向艾永昌說道：「艾老兒！這個給你。」

話落，一抖馬韁，率領着兩名灰衣大漢縱馬飛奔而去。

這變化很出人意外，馬英超神情不由微微一呆。他冷漠地望着他，站在那兒沒動，也沒說話。

艾玉霜朝馬英超襝衽一禮，嬌聲說：「大哥！謝謝你又救了我們。」

馬英超含笑道：「姑娘請別客氣。」

艾永昌伸手拾起地上的鐵牌，臉上湧現着欣喜之色地說道：「少俠！有了這面鐵牌，老朽父女今後決不會碍事了，這全是少俠所賜。」

艾玉霜道：「爹！那是幫中的權威令牌麼？」

艾永昌點頭道：「不錯。有了這面令牌，咱們父女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馬英超淡淡地看了那面令牌一眼，輕吁了口氣說道：「好了，你二位的事已算完結，在下該告辭了。」

艾永昌一聽他告辭要走，神情不禁微微一怔。艾玉霜却是芳心一急，脫口道：「你不能走。」

馬英超一怔，望着艾玉霜問道：「為什麼？姑娘還有什麼事？」

「這個……」艾玉霜嬌靨忽然一紅，一時竟接不上話來。

艾永昌突然哈哈一笑道：「少俠！現在老朽父女平安沒事了，老朽倒想跟你聚聚了。承你一再義伸援手，救命大恩，老朽不敢言謝，所以老朽只想跟你聚聚，請你喝上兩杯，這你大概不會拒絕吧。」

「哦。」馬英超神色淡淡地一笑道：「謝謝老人家，這實在算不了什麼，只是我還有事，改天吧。」

艾玉霜眨了眨美目，神情有點哀怨地道：「大哥！難道短短的相聚也不能麼？你雖然施恩不望報，但是你忍心讓我們父女心中愧疚不安麼？」

她一雙美目凝望着馬英超。那神色，那目光中，有企求，有幽怨，也有難以言喻的欵欵深情。馬英超心頭不由微微一震，他本想說「不必」的，可是不知怎地？他竟然有點不忍，說不出口。

他性情雖然冷漠，但並非他的天性本質，只是由於所遭遇的環境所造成的。在艾玉霜那深情欵欵、似水的柔情下，他竟然心有不忍地，也有點茫然地點了點頭。

艾永昌一見他點了頭，立時又哈哈一笑道：「少俠！前面十多里有座小鎮，我們就到那兒去盤桓兩天，老朽還有許多話要跟少俠談呢。」

馬英超點頭道：「那我們走吧。」

於是，二人緩步而行，直奔前面十多里處的小鎮。

——本段完——

請留意「追魂劍客」故事之二「苗山四燕」刊出日期為要。

風塵三俠(上)

兩期完俠義奇情中篇

文・司馬紫烟
圖・子成

慧眼識英雄

楊素本來不是姓楊，他原是塞外突厥族的一支，輔弼隋文帝，拜爲大將，曾平江南，入居丞相，官拜僕射，最得文帝楊堅的寵信，幾乎是言聽計從，賜帝姓爲楊，因而易名楊素，晉封爲越國公。

楊素曾經做過兩件大事，一是請文帝廢太子楊廣，二是將三太子蜀王楊勇廢爲庶人，這兩件事都得到了文帝的允准，由此可見他帝眷之隆。

所以越國公楊素的六旬大壽，幾乎是天下第一等大事，各地的藩鎮，多半出於他的門下或提拔，怎肯放過一個巴結取悅的機會，早在幾個月前，各遣差官，賫同壽辰重儀，爲恩相祝壽了。

壽期在上元佳節正月十五，本值[illegible]例花燈之日，加上越國公的壽誕，直把個長安城熱鬧得差點沒翻過來。各地的賀壽使臣全都到得很早，祇因怕誤了行程，壽表與壽禮都必須於壽誕正期送上。

所以一大早，越國公府第外，就排滿了人，除了各地的差官外，還有京師的大小官員，以及前往祝壽的賓客！

人太多了，乾脆把大家都留在側門，班房祇收進各人的名揭，由越國公過目後，再決定那些人可以入覲。這是很不客氣的舉措，可是楊素敢這樣做，因爲除了隋家的天子外，再也沒人比他更受尊崇了。

正門開了，每個人都伸頭企望，希冀能喊到自己的名字。

可是衆聲停止，差官以響亮的聲音叫道：「國公有旨，請三原李老爺入見。」

私奔豈爲淫

班房中的濟濟多士不禁一怔，不知道三原李老爺是何等人物，居然得蒙越國公首先召見。等到人羣中走出一個長身玉立，氣度俊秀的翩翩佳公子，大家才哦了一聲，息下了不平之氣。

他是三原李靖，號藥師，三原世族，先人李受與越國公同殿爲臣，相知莫逆，但值得驕傲是他本人。李公子是聞名天下的文武全才，文采風流，技擊無雙，更精兵法韜略，如果不是他生性淡泊，無意仕途，怕不早被權貴引進衣朱帶紫了。

據說他曾得授仙家奇術。是一位亦仙亦俠的人物，無怪乎能得越公的重視了。

李靖在無數艷羨的目光下，從容地走進了中門，並沒有爲這榮寵而感到驕傲，也沒有爲國公第的顯赫氣象所懾而不安，他祇是平靜地雍容自然地走着。

李靖的名聲雖噪天下，但他沒有職銜，限於體制，不能從儀門進去，門吏引他走向側邊的角門，還再三致歉，李靖才淡淡地一笑道：「這是應該的，國公是我的父執輩，我以子侄之禮來祝賀，怎能踰越呢？」

門吏笑道：「不過很快就有機會了，國公看見了老爺的名揭十分高興，首先召見，想來不久即將借重。」

李靖笑道：「我是來盡子侄之禮，非求干祿！」

一句話堵住了門吏的嘴，也表現了李

靖的氣度胸懷。

越國公楊素自負當世英雄，而當時對英雄所下的最高定義就是「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豪情與旖旎兼致，楊素自認達到這一個境界，今天更就刻意裝點。

他斜據着胡床，頭頂七寶如意冠，身披暗龍銀裘褐，手裏玩着一柄如意，周圍侍姬如屏，人人絕色。披着輕紗，半裸的胡姬獻舞於庭前，院子裏下着雪，他這廣大的花廳却溫暖如春，小几上一盞瑪瑙夜光杯，盛着紅色的美酒，盤子裏堆滿了大如鴿卵，亮透如晶的塞上異種葡萄。由一個美姬輕剝外皮一粒粒地餵他。

李靖對惹眼的美色，視如不見，長長一揖道：「小侄李靖叩見老伯，祝老伯千秋。」

楊素擺擺手道：「藥師！別來這一套，坐坐。」

他說話習慣於命令了，所以很簡短，立刻有艷姬爲李靖送來了一方錦墩，放在胡床左側亮可鑑人的玉石地上。

李靖又是一揖道：「尊長前小侄不敢踰越！」

楊素皺皺眉道：「藥師！老夫與令尊的交情是過去的事了，今天老夫是接待三原少俠李藥師，可不是接見故人之子，說句不怕你生氣的話，年紀比你大幾倍的八，還想拜在老夫門下做孫子呢，老夫厭膩了這一套，坐下來，老夫想聽聽你這三原名公子的豪俠胸懷。」

楊素能說這番話已經很不容易了，可是李靖却一揚眉道：「國公是爲李靖本人而賜見的？」

楊素道：「當然！老夫門生故裔遍天下，多如牛毛，那有閒工夫去聽他們奉承。老夫子是仰才賢之名：：」

李靖沒等他說完，就截口道：「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國公爲帝室重臣，國家柱石，能具招賢之心行周公之志，足見高明，可是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而納賢，吾公高踞榻上以見靖，兩者相去何啻天壤！」

楊素臉色微微一變，所有的姬侍則駭得嚶然輕呼，連正在舞中的胡姬都停了下來。

門口執戟的衞士，四廊佩劍的劍客都緊張地手握兵刄，祇待國公一句話，他們立刻就準備上前執下這狂妄的年青人，可是楊素却沒有表示。

他爲李靖的大胆驚住了，自他掌權以來，從沒有一個人敢對他如此，連高據龍座的隋文帝也不敢，因爲他手綰兵符，動輒可以影響帝基的安危。

李靖泰然而立，雙目直視，發出了逼人的寒光，盯視着楊素，似乎在逼着他作一個明白的表示。

這時一個清脆的聲音，發自一位紅衣執拂的美艷女郎之口：「李公子說得對，國公既以國士視李公子，便當待以國士之禮，國士無雙，是國公失禮了。」

楊素終於迸出一聲響亮的長笑，笑聲中充滿了英雄相惜的豪情，振衣起立道：「藥師俠名無虛，老夫失禮了！」

他居然回了一禮，親自拾起地下的錦墩，鋪在身邊的榻上道：「藥師請坐！」

聽中又發出一陣輕吁，似乎在慶幸着危機的過去，也似乎爲楊素表現了罕有的謙虛而驚訝。

李靖是個美男子，他進廳的時候，就吸引了無數美女艷姬的芳心，沒有一個人願意他濺血廳中。

李靖從容登榻，走到楊素的對面，隔着一張短几，與楊素相向盤膝坐下。

楊素道：「出塵！爲藥師除靴！」

那開口說話的紅衣女郎上前，輕舒玉手，爲李靖除下了靴子，李靖這時才有機會看清楚這嬌艷的女郎。

他看見一張姣好的臉，一對充滿了智慧的明眸，也從那一股襲人的芳香中嗅到了她內蘊的英氣。

他在心中暗自估量着：「這個女子是什麼身份？她怎麼敢大胆地指摘楊素？」

那女子似乎了解到他眼中的疑問，嫣然一笑道：「妾身張出塵，原係陳主宮人，蒙國公收容爲侍兒。」

楊素大笑道：「藥師！出塵是個很了不起的女孩子，前些日子，聖上將陳宮後院百餘人賜給老夫以娛晚景，出塵就是跟着她們一起來的，老夫想年事已高，不願意長誤佳人，當時就將她們悉數遣送歸家，自行擇婿婚配。」

李靖道：「這件事李靖聽說了，吾公仁及侍妾，較之昔日魏公曹阿瞞散履分香，尤見豪情，四海稱道，俱頌仁德。」

楊素被說中了心懷癢處，因爲他心中最欽服的一個人，就是晉帝之祖，魏公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身爲公卿權傾天子，比做皇帝更過癮，他現時的地位也與昔日的曹孟德相似，認爲普天之下，唯有他與曹操是兩個英雄人物，現在聽李靖拿他與曹孟德相比，還譽爲過之，心花大放，朗聲笑道：「那一羣鶯鶯燕燕含笑而去，老夫認爲是生平最痛快的事，可是有兩個人居然願意留下，一個是出塵，另一個你再也想不到是誰？」

說着又指指身邊另一個捧劍的盛裝麗人，道：「就是她！樂昌公主，陳主的妹妹！」

樂昌公主臉有戚色，哀怨地低下頭。

絕色天姝，一代帝胄，國破家亡淪爲侍妾，是人生一大悲事。

李靖心有不忍，連忙道：「公主乃金玉之質，與其淪落民家，倒不如留侍國公這等當代人傑了，但不知張美人留下之故是爲了什麼呢？」

張出塵朗聲道：「李公子未免也太小視我們女子了，樂昌公主配徐德言公子，花燭之夜，妝鏡破裂爲二，離亂分手，各懷半鏡，期待重逢之期，這種堅貞的感情使得國公也感動了，故而留了下來，封爲女官，俟覓得徐公子下落後，立刻讓他們夫婦破鏡重圓，她怎麼肯易志另擇呢？」

李靖聳然動容道：「公主之貞，國公之仁，俱是一時之傑，請恕李靖失言。」

張出塵一笑道：「至於妾身留下的原因却很平常，妾身要求歸宿，誓必得一無雙之豪傑而事之，在民間求才太難，不如在國公府等候機會。」

李靖點頭道：「美人的志向不小，欽佩！欽佩！」

楊素笑道：「這妮子作怪得很呢，老夫的門生故裔，多是一地重鎭，聽她自擇

，她一個也看不上眼，她要選一個天下第一人爲偶，那除非是找個皇帝了，可是聖上的年歲太高，老夫又不忍心把她荐進宮去。」

張出塵冷笑道：「天下第一人，未必就是天子！」

楊素笑道：「那應該是誰呢？莫非是老夫不成？」

張出塵微笑道：「國公聲望之隆，心胸之雄，天下第一人可當之無愧，妾身願以身侍，但不能以侍兒爲滿足！」

楊素哈哈大笑，道：「看來老夫要把夫人廢了，扶妳爲正室才能滿足妳，那可不行，老夫雖然喜歡妳，却不想以風燭之年。躭誤妳的終身，美人應該匹配少年英雄才相得益彰，老夫好美女而不好美色，六十高齡還能健朗如此就是養生有道，否則也不會把一大批嬌滴滴的美人兒遣嫁出去了，妳還是慢慢等機會吧！老夫會給妳找個好對象的。」

楊素在這一點上倒是值得自傲的，他府中廣徵美女艷姬，祇是爲了點綴他的英雄本色，却絕不沾染，因爲他見過的人太多了，也深深體驗到一句名言。「溫柔鄉是英雄塚」。

隋文帝就是一個例子，自從當上了太平皇帝，徵逐聲色之娛，磨盡壯志，弄得老態龍鍾，彎腰駝背，百病叢生，把國事盡付於大臣。

他楊素却想做一個不死的百年英雄，就必須自制。

岔開了兒女私情的話題，他們開始談到了問事，也談到國計民生，楊素對這個年青人胸中所學流露出由衷的欽佩，李靖的確是個不世的奇材！可是他要爲李靖謀一進身之階時，却爲李靖拒絕了。

李靖的答覆很簡單：「隋文帝非可輔之主。」

這個答覆使楊素深爲動容，的確，隋文帝楊堅老邁昏庸，耽迷聲色，屈就在這樣一個庸才之下是誰也不甘心的！

楊素又何嘗沒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却一直未敢表露，因爲他了解自己的處境，握權雖重，政敵尚多。

自己雖然掌握了軍權，却缺少了能幹的將才心腹，隋室的制度沿襲先晉，皇室無可用之力，眞正的軍事武力分散在各地藩鎭節度使手中，而他自己的囊中沒有悍將，能幹一點的將帥人選如山西節度使唐公李淵等人都與他不合，再者朝中還有一個字文述與他分庭抗禮。

老老實實，守着本份，誰也動不了他，如果他有所異圖，那些反對他的政敵以及忠於隋室的藩鎭都會集合起來對付他，那將是他無法應付的。

所以楊素不敢即作表示，却一心想把這個年青人拉攏在身邊慢慢地培植他，利用他將一些政敵消滅并吞過來，大權在握之時，隋文帝那個老廢物是隨時可以逼他下來的，所以他着實地誇奬了李靖一番。

賀客越來越多了，李靖很知趣，話到一個階段便告辭而出，楊素特別叫張出塵代表送他出門，同時示以眼色。

張出塵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侍兒，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到了二道府門時，低聲道：「妾身不能再送了，但希望李公子能留下駐蹕的地址，以便相請。」

李靖笑笑道：「我到長安是爲游歷而來，逆旅爲舍，居無定所，碰上了相知的朋友，一盤桓就是幾天，很難有準定的落腳所在。」

張出塵道：「國公對公子高才仰慕甚殷，很可能隨時會請教的。」

李靖搖搖頭道：「不必了，敝人無求於國公。」

張出塵微微一怔道：「是國公有求於公子。」

李靖笑笑道：「國公如安於所職，則無用於李靖之能，如更有所圖，則非人主之器。」

短短的幾句話，把張出塵說得怔住了，眼看他輕施一禮，從容而去，呆呆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良久後，李靖的身影巳在視綫中消失她才驚醒過來，連忙找到門吏吩咐道：「派個可靠的人，悄悄地盯住李公子，看他住在那兒，回來告訴我。」

張出塵在國公府中不僅是女官，而且是楊素的心腹，一應秘密都由她參與的，因此她的話，就等於是命令，那門吏也不敢追問原因，連聲諾諾遣人去了。

且說李靖離開了越國公府後，並沒有回到旅邸，這些日子，長安城中，正是風雲際會，羣雄齊集。

有的爲越國公祝壽而來，也有是爲慕賞京師燈會而來，熱鬧非凡，五陵俠少，各地豪傑，如山東的秦瓊——叔寶，程知節——咬金，並有李密、王伯當，徐懋功，魏徵等人，這些人將來都是大唐英雄榜上的知名英雄人物，更有的還是隋末割據一地的稱雄封王。

現下却都是少年英傑，李靖有認識的，也有慕名而初會的，團聚了一日，互道契闊，十分投緣。

他跟那些英雄豪傑們在一起，歡聚了一天，十分高興，却苦了那個跟踪的人，整整挨了一天的餓累，幸好李靖在將黑的時候，告辭回寓更衣，同時跟大家約好了晚上一起去觀燈，總算使那個人有了交代，回府去覆命了。

李靖與叔寶等人重會，相約去觀燈，他精於風鑑之術，忽然看見那些人臉上都湧有一股殺氣，心中微動，知道今夜必有巨變，臨時推故，不參加大家的行動，而且把秦叔寶拉到一邊道：「弟與秦兄雖屬初會，却深相投契，吾兄相應大貴，日後必非池中物，惟刻下恐有災禍，且應在貴友身上，吾兄當力爲避之。」

一番話說得秦瓊毛骨悚然，他自然也很明白，這次隨行諸友中，程知節、李如珪、尤俊達、齊國遠等人，都是嘯聚山林的草莽英雄，性子暴烈，最易生事，一直也在爲他們担心，想不到李靖竟有先見之明。

當下也不敢强邀李靖作伴了，李靖別過諸友，心中還是放不下，悄悄地尾隨着大家跟隨照應。

秦叔寶有了李靖的警告後，心中巳生警戒，然而爲了江湖道義，拉不下臉來跟大家拆夥。

因爲他跟李靖不同，李靖是三原名士，雖爲豪傑，却名動公卿，是另一個圈子裏的人物，尤其是今日，越國公首名賜召，備極殊榮，李靖不參加觀燈，大家以爲他另有酬酢，可以原諒他。

秦瓊本人則是山東捕頭，這次却是爲齊州總管請來護賫送壽禮的差官，他旣慷慨好交，也仗着江湖朋友帮忙，不便得罪那些人，祇好硬着頭皮去了。

這一去果然闖了禍，在觀燈的時候恰好遇上兵部尚書宇文述的四公子宇文惠及——號稱京師一條虎的惡少，逞勢強搶民女，惹怒了一干英雄，哄然一聲，上前爭奪起來。

宇文惠及手下有一班惡奴，個個拳棒精通，而宇文惠及本人更是技藝高明，揚威京師。

這一班豪傑激於義憤，上前打抱不平，看熱鬧的人都躲開了，宇文惠及奮起精神，居然將羣豪殺得連連退後。

秦瓊因爲記住了李靖的囑咐，一直十分謹慎，爭端初起還是沒有介入，這時見情況不妙，再也無法置身事外了，取出紫金鐧，大喝一聲，加入戰圈。

他本是將門之後，武藝精通，力大無窮，這一加進去，立挽頹勢，十幾個照面後，一鐧將宇文惠及的腦袋砸得稀爛，死於非命。

殺死了宇文公子，這是多麼嚴重的一件事，因爲宇文述不僅是兵部尚書，還兼國丈的身份。他的女兒入侍文帝最受寵愛，而宇文貴妃最鍾愛的就是這個小弟弟。

因此那般惡奴家將益發拚命鼓噪：「別放走了殺死國舅的兇手嚮馬。」

護城的兵馬也驚動了，採取了包圍的姿勢，眼看着羣豪都將不免，李靖也急了，急思一個解圍的方法。

幸好肇事的地方就在賽燈的燈棚附近，燈棚是用蘆蓆毛竹架成的，陳列着千百盞彩綢花燈，而一般看熱鬧的民衆都簇擁地在燈棚裏。

李靖心計忽生，走到燈棚的支柱前，忽地拔劍砍斷了竹架，上面的蘆蓆坍了下來，壓在花燈上。

蘆蓆、毛竹都是易燃之物，着火立燃，火勢熊熊地燒了起來，一時人慌馬亂，驚成一團。

這條街上住的多是達官顯宦，各逞巧心，家家門口都有燈棚，一棚火起，延及他棚，再加上看熱鬧的人爲了避火，亂擠亂奔，又擠倒了幾處燈棚，火勢蔓延。

護城兵馬被人羣一冲，不敢再亂事攻殺，而且又要忙着去救火，羣豪得着這個機會才脫困而出。

李靖辦完了這件事後，看羣友無恙才悄然回寓。到了自己的房間裏還沒有坐定，忽然門口闖進一條大漢。繞腮亂虬，氣度十分威武，腰懸紫金鮫鞘寶刀，一進門就道：「閣下縱火放走兇手，不跟着大家一起逃，還敢回到這兒來，胆子可眞够大的。」

李靖臉色一變，連忙拔劍向那人刺過去。

這大漢身軀魁梧，行動却十分俐落，李靖連刺了他十幾劍，都被他避過了，李靖心中不禁大驚。

他的劍法巳受眞傳，雖不敢說天下無敵，但相信也能躋身於高手之林，能够跟自己放手一戰的，不會超過十個人，可是這個大漢連刀都沒出鞘，竟然避過了他十幾手精招，此人功力之高，簡直是匪夷所思了。

這麼一來也激起了他的好勝之心，吸氣歛腹，全神貫注劍上，正待發出自己最精妙的雷霆三擊殺手。

門外忽又遠遠傳來店家的聲音，道：「三原李老爺，有越國公府的差官老爺求見！」

李靖正待打發眼前這個大漢，連忙應道：「說我不見！」

誰知那大漢却笑道：「閣下不見這個人，可能會終身遺憾，你我改日再敍，今天不打擾了。」

語畢含笑轉身出門，李靖追上道：「你留下個姓名來？」

虬髯大漢身形一飄上了屋子，輕靈有如狸貓，在屋頂上道：「留名無用，有緣自當相見。」

然後就見他如同一溜黑烟似消失了，，李靖連忙也追上了屋頂，却看不到一點影子，倒是悵然良久。

他實在提不起精神去見越國公的差官，快快地回到住房，却見一個年青英俊的差官正坐在他的椅子上，看來頗爲眼熟，見他進來，起立一拱道：「公子何拒人千里之外？」

李靖冷冷地道：「敝人日間巳經對尊府張美人說過，對國公別無所求，也不想再去見國公。」

那差官却笑笑道：「下官此來，乃另有所啣命，國公慕公子高才，有一繼女，才貌雙絕，尙待字閨中，願託絲蘿於公子，幸公子不棄。」

李靖一怔道：「這是從何說起，在下四海爲家，身若寄萍，所志未遂，無意爲家，況與國公尊卑懸殊，門楣不敵，雖蒙國公高誼，尙請代爲婉拒。」

差官笑了笑道：「敝上乃皇室重臣，一言九鼎，公子所志者何？如能入贅國公之門，定可如意青雲！」

李靖冷笑道：「富貴非我志，青雲之途，李靖亦不欲假姻緣以得之，何况逆旅亦非論姻緣之所，請異日再圖。」

差官道：「錯過今日，再找公子就難了。」

李靖道：「那國公不妨另覓佳婿。」

差官笑了笑，道：「公子當眞無意一顧，國公垂意殷殷。」

李靖怫然道：「這種事要兩廂情願的，何能勉强，國公如果執意如此，可以先問問貴府裏的張美人！」

差官神色一動道：「公子對張美人如此重視嗎？」

李靖微現神往之色道：「此女胸藏慧珠，身具俠骨，實非凡俗脂粉。」

差官笑道：「那就太好了，下官所提的繼女，正是張美人，她巳爲國公收爲義女。」

李靖一怔，訝道：「是她！她自己同意嗎？」

差官道：「當然是經過她的同意，否則國公也不敢相强。」

李靖搖搖頭道：「不可能，她絕不會同意的。」

差官道：「何以見得呢？」

李靖道：「她一定知道我李靖不會在國公府中躭下去，縱蒙青眼相加，也不會同意的。」

差官頗為感動，緩緩地伸手，除去了頭上的帽子，露出一頭青絲，微笑道：「公子不愧為妾身知己！」

那赫然正是執拂的美人張出塵，李靖駭然失色道：「卿何以喬裝來此？」

張出塵笑道：「越公心慕高才欲以記室為聘，妾身知公子無意，力為解說，無奈國公執意羈留，且欲將妾身收為義女以事公子，用為作公子之羈。」

李靖頓了一頓才道：「妳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張出塵微笑道：「難道妾身不值一顧嗎？」

李靖道：「靖閱人多矣，唯獨許卿為人間仙姝，得卿為匹，夫復何憾，但楊素實非其主，李靖不敢妄自菲薄，頗識時機，隋祚不永，天下行將有變，李靖願得眞主事之，楊素非其選也，卿若知我，當不致相强。」

張出塵道：「楊素為一時之雄，非一國之主，妾知此稔矣，然不妨借機暫棲，以待眞主。」

李靖搖頭道：「不可！人臣之節，一如婦人之貞，當從一而終，二三其德非吾所願，故擇主之舉，必須愼重！」

張出塵一嘆道：「公子不肯為妾身而暫留越國公府，妾身祇好為公子而永離越公了，幸好妾身事前已經考慮到這一點，帶來了一方兵符，趁此良夜，我們遠離京師去吧。」

說着取出一方兵符，却是越國公符信，因為楊素執掌軍權，機密公幹，俱由他府中差遣，持此一符可通行四城，晝夜無阻！

李靖驚問道：「這是幹什麼？」

張出塵道：「越公具英雄之豪情，亦具奸雄之險詐，知公子之材具無雙，如不得為用，必殺之以絕後患，妾身深悉其人，故夤夜喬裝見訪，並得樂昌公主之助，暗贈兵符一枚，如不能說服公子就追隨公子亡命他方。」

李靖一怔道：「有這麼嚴重嗎？」

張出塵道：「如果不嚴重妾身也不會夜訪了，越公今日宴客無暇，明日即將遣專使來訪，當塲以記室及妾身婚事相請，如果公子拒絕，則殺公子以回報。」

李靖道：「越國公這麼做太不近人情了吧。」

張出塵道：「越國公心懷異志，致力於羈羅人才，如不為其用，自也不甘為人所用。這種舉措倒無可厚非，昔時項王如能殺韓信於先，何致斷送霸業，自刎於烏江呢。」

李靖駭然動容長揖道：「多承美人相救。」

張出塵臉色微紅道：「妾身實慕公子高才，不恥夜奔，如不以陋質見棄，請收侍巾櫛：：」

李靖道：「靖此去亡命天涯，何敢累卿，卿既有意，何妨在越府暫居，靖決不負美人，俟少有成就……」

張出塵道：「不！我不回去了，妾身離府時已預留一書交樂昌姐收執，如不能與公子同返，樂昌姐明日一早就將妾書交付越公。」

李靖道：「吾姐一個人回去也沒關係呀。」

張出塵肅然道：「妾雖女子，却也不作反覆小人，當留則留，當去則去，既與樂昌姐言定，無顏獨返，如公子以妾身為贅，此逆旅即為妾身死所。」

飛快地由袖口探出一枝匕首刺向心窩，李靖大驚失色，連忙搶救，幸好祇刺傷一點肌膚。不由得抱着她道：「我只是怕妳跟着吃苦，妳又何必如此決絕呢。」

張出塵眼中泛着淚光道：「公子以為妾身祇會享受嗎？」

李靖肅然道：「是！李靖愚昧，請娘子恕罪。」

他改口稱娘子，分明是接受了她的身份，張出塵這才嫣然一笑道：「那就快走吧，遲則生變，越公勢力薰天，既失公子，又走了妾身，一定不肯干休的。」

李靖也知道利害，不敢躭擱，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張出塵顯然是早有準備，帶來了兩騎快馬，以及一個包袱。

李靖見了皺眉道：「這是什麼？」

張出塵知道他的意思，笑笑道：「是妾身的衣服，而且還是携自陳宮，些許珠玉，為樂昌公主所賞，無一為越府之物，妾身知道公子耿介，一毫都不肯苟取，絕不會做出有損公子淸節的事。」

李靖哈哈一笑道：「妳別把我說得這麼好，我從三原離家，遊歷江湖，也沒有背着金山銀山在身上，多年化費全靠着朋友幫助，而他們多半是刦取不義之財的江湖豪傑，楊素家財億兆，富可敵國，全是民脂民膏，刮他幾文並不為過，祇是不能由妳帶出來，捲逃兩個字太難聽了。」

張出塵嫣然一笑，也長長地舒了口氣道：「謝天謝地，我總算能活下去了。」

李靖一怔道：「娘子這話怎麼說？」

張出塵嫵媚地一笑道：「公子風度翩翩，才華蓋世，但是在越國公府的表現却是過於方正，妾身雖傾心相許，夤夜來投，却怕日後難以迎合公子的拘謹，現在看來，公子也是極為風趣的人物。」

李靖爽朗地一笑，慨然道：「英雄好色，名士風流，李靖若眞是個迂夫子，怎麼敢接受妳這麼一位巾幗英雄呢。」

兩人相與大笑，上馬而行，也幸虧有了張出塵的一方兵符，才能順利地離開了長安。

因為，兵部尚書宇文述的四公子為響馬在花燈會上殺死，四門緊閉，禁衞森嚴，任何人都不得出入。

但越國公的兵符又豈同小可，兩人乘騎來到城門前，張出塵一示兵符，祇說了一句話：「奉國公諭出城公幹。」

守城官兵不敢怠慢，恭敬地開了城門，放他們走了，離城後，驅馬急馳，足足趕出了幾百里才歇下來。

樂昌公主等到天明，沒見到張出塵回來，知道她已跟李靖走了，心中暗自為他們祝福，又挨了一陣，才把張出塵的信送呈楊素：「越國府紅拂侍兒張出塵，叩首上稟，妾以蒲柳賤質，得傍華桐，雖不及金屋阿嬌，亦可作玉盤小秀，有何不滿？

竟起離心？妾幼受許君之術，暫施慧眼，聊識英雄，所謂弱草附蘭，嫩蘿依竹而已，敢為張舟亡妻，庸奴其夫哉，臨去朗然，不學兒女淫奔之態，謹禀。」

楊素看了信後，大叫道：「出塵一定是跟李靖逃走了。」

於是吩咐從人到逆旅找李靖，果然都不在了。

楊素勃然大怒，正待叫人去追趕，樂昌公主跪請道：「國公以英雄自許，前妻義遺陳宮諸女，義名傳天下，何必又為了一個侍兒而貽笑天下呢？」

楊素道：「這兩個人不同。」

樂昌公主道：「李靖當世豪傑，出塵紅粉英雌，他們正好是一對，國公成全了他們，益見國公之雅量。」

楊素低頭垂思片刻，才一嘆道：「老夫也許是老了，留不住這兩條不羈的神龍，讓他們去吧。」

吩咐從人不得聲揚，把這件事掩蓋了過去。

李靖與張出塵在一家逆旅中住了兩天，沒有聽見長安的消息，知道楊素不再追究了，才吐了一口氣。

張出塵笑道：「楊素究竟還是有點氣度的，他一定是原諒我們了。」

李靖笑笑道：「他眞要追也追不回我們的，至多使我們不方便而已，現在娘子也可以換回女裝，借此逆旅，讓我們涓吉成禮吧，日對佳人，我可等不及了。」

張出塵嫵媚地白了他一眼，臉上無限嬌羞，把李靖推出了房內，脫下身上的男裝換上女衣，然後坐對妝鏡，披散滿頭青絲，慢慢地梳理着。

房門輕輕地推開，她以為是李靖進來也沒放在心上，對鏡勻朱染黃，刻意修飾，然後才問道：「李郎！你看我美嗎？」

「美！美極了，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雖仙子不如也。」

聲音是粗壯有力的，讚美也是誠懇的，却不是李靖的聲音，她愕然回顧，却看見一個偉丈夫，繞腮黃鬚，碧目隆鼻，眼光如電，正坐在床頭含笑地對她凝望。

一驚之下，伸手就要去拔案頭的劍，那漢子却起立笑道：「賢妹！大喜之夕，可不能動兵刃。」

臉上沒有一點敵意，張出塵畢竟非凡俗脂粉，而且她看出這個壯漢一派王者氣概，必非流俗。

乃笑笑問道：「壯士何來？」

壯漢笑道：「妳姓張咱家也姓張，雖非同胞，誼出一宗，故此特來認個親，也為賢妹主婚，促成一對英雄兒女，賢妹不會以為咱家冒昧吧。」

張出塵心中一動，從這壯漢的長相及他的姓氏，她想起了一個人，禁不住問道：「是虬髯客張仲堅？」

壯漢微怔道：「賢妹識得賤名？」

張出塵笑道：「小妹執掌越國公府文書，對吾兄神儀久矣，虬髯客聞名四海，婦孺皆知。」

虬髯客大笑道：「賢妹恐怕是知道我這顆首級的價値吧，仲堅就是前來奉上這顆萬金貺儀的。」

張出塵笑了笑，這話倒不是誇大，虬髯客張仲堅是最大的海盜首領，他率着一批健兒傲嘯四海，此時夷路開通，西方諸夷商賈浮海前來中華貿易，常受到他的刦掠，而官府派到外邦的使臣船隊，也常受到他的光顧，因而朝廷懸萬金賞格，買取他的頭顱。她笑了一笑道：「吾兄說笑話了，妾身與李郎若貪慕富貴，也不會離開越國公府了，吾兄的頭顱雖値錢，但妾身與李郎還不會將區區萬金看在眼中。」

虬髯客笑道：「愚兄當然知道賢伉儷都不是這種人，所以才敢現身相見，否則倒眞是不敢冒這個險。」

正說之間，李靖進來了，看見屋中多了一個男人，又是前兩天在逆旅中神秘一現的虬髯壯漢，臉色微變，伸手要去拉劍，虬髯客笑道：「舍妹剛才還說不在乎萬金賞格，閣下却想殺我領賞，這是怎麼說呢？」

張出塵連忙道：「李郎，這是我兄長呀。」

李靖一怔道：「妳幾時有這麼一個兄長了？」

虬髯客大笑道：「不久前才認的，我們都姓張，五百年前是一家，藥師是否還要殺我這個舅老爺呢？」

張出塵道：「李郎！我這個大哥可是四海聞名的大英雄大豪傑，你一定聽過虬髯客其人。」

李靖笑笑道：「原來是張大俠仲堅兄，小弟聞名久矣！前日在京師逆旅，多有得罪了。」

虬髯客一笑道：「還好！還好！幸虧舍妹來得及時，否則等到藥師雷霆三擊出手，我這條命就難保了。」

李靖臉上微微一紅，道：「兄台取笑了，吾兄傲嘯海上，視千萬官軍如無物，又豈是小弟區區微技所能奈何的。」

虬髯客大笑道：「藥師太謙了，不過仲堅說句狂妄話，以技擊而言，仲堅不作第二人想，然刀劍雖利，僅一二人之敵耳，若論胸中邱壑，運籌帷幄，萬人敵的功夫，仲堅則自嘆不如，這就是仲堅冒昧求交的緣故。」

李靖一怔，虬髯客關上了門，鄭重地道：「二位請坐，仲堅叨在與塵妹同宗，認為手足，此來特為塵妹主婚，以正名份，婚禮籌備愚兄早已命下人措置妥當，回頭二位做現成的新人好了，現在有要緊事與二位一談。」

李靖笑了一下，在榻上坐下，虬髯客道：「藥師從進入越府之後，愚兄一直在暗中追隨着，因此得盡悉高論，藥師說隋祚不永，此言可眞？」

李靖點點頭道：「不錯！敝友狄去邪善奇門之術，能望風鑑而測未來，他看出隋家尚有十數年氣候，而後天下必亂，羣雄紛起，逐鹿中原！」

虬髯客道：「愚兄也略知一二，所得與貴友大致相同，故未甘妄自菲薄，假海盜以棲身，並非吾志。」

李靖笑笑道：「不錯！烟塵一起，英雄多出於草莽，吾兄奮着先鞭，自是高人一等。」

虬髯客興奮地道：「那麼賢弟看愚兄是否有帝王之望？」

李靖道：「吾兄生具南面之相，登龍必有日。」

虬髯客道：「賢弟自己呢？」

李靖搖頭道：「小弟僅爲廟堂之材，實無天子之福命。」

虬髯客道：「賢弟可是肺腑之言？」

李靖肅然道：「這是敝友狄去邪說的，他曾得仙家傳授，言必有應，因此這話可爲必徵之信。」

虬髯客興奮地道：「那愚兄就不客氣了，愚兄現下已積資億萬，分貯各地，養士數千，俱爲能征慣戰之健兒，所欠者唯一將才，此職物色久矣，今得賢弟：：」

李靖截口道：「請兄長恕罪，小弟難以從命。」

虬髯客一怔，道：「賢弟莫非認爲愚兄不足以共富貴？」

李靖搖搖頭，虬髯客又道：「愚兄無人主之命？準備不够充分？是兄弟無意進取？是兄弟心中已有所屬？」

一連幾個問題，得到的答覆，都是搖頭。

連張出塵都急了道：「李郎！大哥確有人君之相，這點妾身也看得出來的，你既有意輔助眞主，大哥又是如此器重，你還有什麼可推辭的呢？」

李靖輕嘆一聲道：「我從去邪兄處習得鑑人之術，但也學過望氣之術，吾兄鋒銳，但中原帝氣未現，因此兄長雖有南面之分，似非中原之主！」

虬髯客怔住了，半天沒有作聲，李靖歉然道：「兄長，望氣象術雖出於天機，究竟是虛空的事，事在人爲，兄長也不必洩氣，至於小弟辭不就任，倒不是爲了那些空虛的臆測，而是覺得現非其時，變亂之生，至少也在十幾年後，到那個時候，如果兄長籌措成熟，再去效力不遲！」

虬髯客輕嘆一聲道：「賢弟，你也不必客氣了，以前有個術士也對我說過，我雖有九五之分，但非中原之主，勸我在海外多謀發展，我不信這個邪，今天聽賢弟一說，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定局。」

張出塵有點難過地道：「大哥！成事半由天定，半在人爲，而人定往往亦可勝天。」

虬髯客忽而豪爽地一笑道：「賢妹說得對，咱不會放棄助力，但也不能逆天行事，再等他幾年看看，假如沒有別人出頭，愚兄當仁不讓，富貴與賢夫婦共之，如果眞有人比愚兄强，愚兄就認命了，在中原的一切部署，都交給賢夫婦，以爲二位在眞主前進身之資。」

李靖忙道：「那如何使得。」

虬髯客笑道：「藥師！你這麼說，就顯得俗了，天下資財人力，非你所有，亦非我之所有，只是上天儲備，以爲趁時待機之用，如果我一定要在海外稱王，絕不從中原帶一兵一卒去，現在言之過早，那是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吧，目前還是籌辦二位的婚事要緊。」

說着站起身推門出外，叫道：「孩兒們！把采轎抬來，新娘子已經由咱家認爲妹子，你們可得賣勁兒。」

一聲招呼後，戶外如雷般應諾，沒多久，鼓吹之聲響起，十六名鮮衣健僕，抬着一座燦爛輝煌的大花轎，來到門口，然後有八名盛裝的侍女前來，把張出塵扶進了轎子裏，鞭炮聲響如雷。

另有幾名華服健僕，則牽了一匹披着采帶的駿馬，手捧吉服替李靖穿戴了，擁着上馬而去！

李靖愕然受着擺佈，出門一看，送親的行列竟長有里許，熱鬧非凡，乃朝着並騎的虬髯客道：「小弟也想雇一批吹樂手聊以應景，那知問了都說處幾被人雇去了，小弟祇道時運不濟爲人捷足先登，却不想到是兄長。」

虬髯客笑道：「咱家既有當皇帝的命，且不論是那兒稱孤，多少總是個國君，遣嫁妹子不能太寒酸，所以賢弟一到此地，咱就開始籌備了。」

李靖道：「兄長不久之前才跟出塵認的親。」

虬髯客笑道：「親是才認的，有此心則久矣，出塵妹子旣然姓張，這主婚之典，自然是愚兄的責任。」

李靖知道這是他籠絡的手腕，但也爲他的豪情與熱情所動，人君之量究竟非流俗可比，自己已經明白地拒絕了他的要求，也隱約地告訴他不是準備投輔之主，却仍然沒有引起他的不快或打消他的熱情。

這一點，虬髯客是比楊素高明了。

迎親的行列迤邐而行，引得兩旁居民爭相探望，有湊熱鬧的也燃起花炮以助興，李靖忽然問道：「我們上那兒去？」

虬髯客笑道：「自然是到新居去，也是上賢弟的家裏，逆旅祇是愚兄客中遺嫁之所，可作不得御妹洞房。」

李靖道：「小弟三原故里都沒有家了，那兒還有家可去？」

虬髯客道：「大丈夫四海爲家，隨遇而安，既然有了我這個大舅爺，自會有安排的，不勞賢弟費心。」

李靖知道江湖豪客行事，都帶點神秘性的，好在自己豁達成性乾脆也不問了。

迎親行列走了五六里已至城郊，才看見一片大莊院，建設得美輪美奐，氣象頗新，遍懸燈彩，且早有人在那兒等着了。

照着常禮，在贊禮生的引導下拜了天地，也拜過了主婚虬髯客，送一對新人進了洞房，李靖與張世塵草草地更衣，出來謝客時，但見滿堂豪士歡呼聚飲，就是沒有了虬髯客的影子，李靖忙問道：「大兄呢？」

一個健漢道：「啓稟老爺，主公已經走了，留下小的侍候老爺，小的叫張安，聽候老爺吩咐。」

李靖不禁愕然道：「走了！上那兒去了？」

張安笑道：「這可不知道！主公行蹤飄忽，如神龍不見首尾，來時自來，去時自去！」

說着呈上一本簿册，却是財產的清單，除了這所莊院的契單外另有良田千畝，窖藏金銀數十萬，並奴婢傭僕百餘人，另外還有一枝符令，刻着一條半現雲中的神龍，正是虬髯客縱橫四海的神龍令，帶着另外一紙秘單，却是虬髯客在各地的人員名單，可以憑令調節。

望着符上的隱現神龍，李靖不禁悵然若失，虬髯客人如其令，正是一條不見首尾，來去無方的神龍。

李靖與張出塵就在虬髯客爲他們準備的新居中安頓了下來，虬髯客不愧爲海上

第一等的豪客，不但留給了他們難以估計的鉅金，也留給了他們足够的人手。

在一紙名單中顯示了虬髯客的雄厚實力，幾乎每一個大城市中，虬髯客都有潛伏的人，以各種的行業、身份隱身其間，名單很簡單，一個人名，一個地名，然後底下是一個數字，或爲幾十，或爲幾百！

李靖明白這些數字代表的意義，那是虬髯客的兵力，也是一旦擧事時，所能動用的人，那個人便是徵召的領隊，李靖手上有四十九個人名，加起來的人數有四千多人。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了，雖然不能跟正規的將領兵員相比，但李靖明白，這四千多人足可抵得上一枝勁旅。

雖然大隋天子有數百萬雄師，但那是靠不住的，因爲天子本身沒有多少兵力，軍權都握在一般藩鎭節度使手上。

皇室所能控制的祇是一些忠貞的將領手上的重兵，一旦這些將領叛變，皇室就成了個空架子，遠不如這四千多人，却都是虬髯客手下忠貞的弟兄部屬，而且也是追隨他馳騁七海的健兒，個個能征慣戰。

從名單上看，虬髯客已將他的實力由海上移到了陸地，分散在每一個重鎭要地，顯然是準備大擧了。他跟那位叫張安的總管談得越多，了解越深，對虬髯客的佈署周密也越感到心驚。

婚後兩個月，李靖出了一趟遠門，是由張安陪着去的，整整去了十天才回來。

新婚小別，張出塵接着他，自然倍加親熱，可是在繾綣中，李靖總像是懷着極重的心事。聰明的張出塵自然看得出來，悄語輕問道：「李郎！你到了那裏？去見到誰了？有什麼使你不開心的？」

李靖苦笑道：「由張總管陪同到洛陽去了一趟。」

張出塵道：「好哇！洛城牡丹聞名天下，三月陽春，正是新花含蕾鬥艷的時候，你去賞新花也不邀我一起去！」

李靖搖搖頭道：「紅拂！」這是他們婚後的暱稱，李靖最喜歡張出塵初會時的嫵媚，張出塵爲了取悅夫婿，經常身穿紅衣，手執拂塵，像在越宮侍候楊素一樣地侍候李靖，換來了他這個稱呼，「我不是去賞花的，是去看一個人。」

「誰？洛陽有什麼傑出的人物，值得你去看他？」

「不是知名之士，却不愧爲傑出之士，是一個綢緞行的掌櫃，叫申元泰！妳應該記得的。」

紅拂瞇着明眸，思索了一下笑道：「那不是大哥名單上的一個人嗎？算來還是我們的店伙計呢，你是去查帳的。」

李靖苦笑道：「元泰綢緞行是大哥贈給我們的財富之一，申元泰也可以算是我們的伙計，但妳知道他不是生意人。」

紅拂道：「我當然知道，不過他似乎頗有生意手段，前兩天我還對了一下帳，這家綢緞行送來了上年的盈餘，足足有一萬二千兩銀子呢。」

李靖道：「國家粉飾太平，人民競尚奢華，綾羅綢緞的銷售很好，入息自然可觀，一萬二千兩祇是解送給我們的盈餘，眞正的賺額是十萬兩！」

張出塵一怔道：「有這麼多，用到那兒去了？」

李靖道：「妳別忘了那家綢緞行有九十七名伙計，其餘的盈餘都支作伙計的紅利與薪餉了。」

張出塵道：「我在越國公府也兼司帳之職，一個站堂官的年俸也不過三百兩，當一個綢緞行的伙記居然有上千兩的收入，難怪大家都要棄仕從商了。」

李靖苦笑道：「紅拂！妳這不是明知故問嗎？咱們的伙計與衆不同，十個人從江南購買上萬匹錦緞，押送洛陽來，既不雇保鏢，却連布角都沒丢一塊，他們值得這個身價的，所以他們的紅利雖多，綢緞行的盈利仍然較別人大。」

紅拂笑道：「那當然沒問題了，大哥在江湖上人頭熟，面子大，强梁宵小，誰敢存心動咱們的東西。」

李靖搖頭道：「妳錯了，如果一定要抬出張大哥虬髯客的招牌，何必還要去十個人呢。」

紅拂不笑了，肅容道：「你是說他們以正當商旅的身份販買運回來，沒有抬出大哥的名號。」

「沒有！大哥不准他們如此，爲了避免招搖，他們必須憑着自己的本事押運回來，絕不讓他們利用江湖淵源。」

「那恐怕不容易吧，連楊素的生辰賀禮，在半路上都被人刦走了不少，錦緞萬匹，豈會沒有人眼紅的！」

「當然不容易，我問過申元泰，他們在路上遇到攔路盜刦十四起，搏殺零星盜寇六十多人。」

「這麼說來，這十個人都是會武功的好手了？」

「豈僅是這十個人，元泰綢緞行的九十七名伙計，個個都具有此等身手，我考較了一下，申元泰跟我在劍下走了近百招，才以一式見負，這還是他客氣的，如果認眞對搏，恐怕我還會敗在他手下呢！」

紅拂道：「這我就不信了，我也不是個不會武功的人，你的劍技已臻化境，放眼當世，能超過你的沒幾個人。」

李靖一嘆道：「是的！但申元泰是大哥的手下。」

紅拂道：「大哥的技擊功夫能高於你嗎？」

李靖道：「大哥如果想擊敗我，可能不太容易，但如果他想殺我，則易如反掌，連他的手下都有這個能力。」

紅拂一怔道：「這我就不懂了。」

李靖道：「以前我也不懂，這次出門才讓我長大了見識，中原武學博大精深，但僅是王道之學，重在克敵，而非在傷敵，出手之間，至少留人三分餘地。」

紅拂一笑道：「這三分餘地不是爲人留的，而是爲自己留的，劍道多詭，往往制敵於垂危之間，所以一個高明的的劍手，必爲自己留一分退步，劍技越深，所留的退步也越大，你能留人三分餘地，即是留自己三分退步，這已是很高的境界」，所以那些成了名的劍仙劍俠，出手僅在一擊，一擊不中，即飄然遠颺，即是爲了自己留無盡之退步而已。」

李靖肅容道：「妳能說出這番理論，可見妳的劍藝造詣很深，我也不必多作饒舌了，但這一套在大哥那些人之間，完全

行不通，他的武功另成一家，完全反常道而行，他們動手，完全是在搏命，置本身的安危於不顧，一心祇想傷敵，所以他們的武技或許僅有我的一半，但動手的時候，却很可能被殺的是我。」

紅拂道：「置本身的安危於不顧，那不是十定危險。」

李靖道：「是的，很危險，大哥從海上退歸中原，有兩萬名手下，就是在這種戰法下犧牲了，但剩下的四千多人，却個個都是歷刧生死，百死不回的勇士。」

紅拂吃驚的道：「這太可怕了，那些人都是不要命了嗎？」

李靖一嘆道：「他們當然要命的，但他們活着的時候，醇酒美人，享受不遜王侯，到了拚命的時候，才有奮不顧身的勇氣，他們都無法再接受平淡的生活，用生命來博取生之所需，嚴格一點說，他們都成了殺人的工具了，在他們的思想中，只有殺人與被殺兩件事。」

紅拂道：「那麼，這四千多人，豈非可以抵得上十萬雄師？」

李靖道：「妳估計太低了，這一批殺手，個個以一當百，四千人就是四十萬的雄兵。」

紅拂道：「那還得了，沒有一個人能擁有這麼多兵力的，越國公楊素執掌全國軍權，能動用的兵力也不過是二十萬左右，即此已可號令天下了？」

李靖一嘆道：「是的，大哥如能想進略一城一地，應是垂手可得，但他志不在此，所以他將這些人分散在各地，仲要統治的是整個天下。」

紅拂道：「楊氏父子也不過是代晉而起，將相無種，惟人自强，大哥這番雄心倒是無可厚非。」

李靖道：「我不批評他的雄心，却無法苟同他的做法，以武力而有天下，總須以仁德而保之，大哥如若得勢，僅人間一梟雄耳，最多祇能成爲第二個秦始皇。」

紅拂默然片刻道：「你是不會擁戴他的了？」

李靖道：「大哥具帝王之相，實非眞命之主，看了他的作爲之後，我更覺得不該幫助他了！」

紅拂道：「他並沒有勉强你呀。」

李靖苦笑道：「是的，他不勉强我，却用另一個方法套牢我，他把一切都交給了我，等於是要我替他效力一樣。」

紅拂沉思片刻後，始道：「藥師！你心裏打什麼主意？」

李靖道：「我覺得不能再替仲當這份家了。」

紅拂想了一下道：「你決定了就是，我們交代一下就走，好在我們並不欠他什麼。」

李靖苦笑道：「談何容易，大哥的耳目遍及天下，可不像楊素那樣好擺脫。」

「那我們當面跟他說明一下，人各有志……」

「紅拂，苦在他不跟我們見面，他在我們新婚之夕，把担子往我們身上一擱就走，就是不讓我們擺脫。」

紅拂道：「假如我們執意要走呢。」

李靖道：「恐怕很難，四千多名亡命之徒，像一張巨網在我們周圍，這些人可不講交情的。」

紅拂又沉思片刻道：「我想大哥不會那麼絕情的，他那個人把道義看得很重，只有試試看了。」

李靖苦笑道：「紅拂，我們跟他僅祇兩面之交，情義二字根本談不上，只有利害而已，何況我們知道他太多的秘密，他肯放過我們嗎？」

紅拂忽然笑了笑道：「藥師，白首如新，傾蓋如故，人與人之間不可以利害衡量的，我跟你也不過越府一面，却敢毅然以終身相託，這證明我尚有知人之明，因此我相信我的眼睛，看人不會錯的，我們走吧。」說着離開了他的懷抱，起身整理行裝，李靖愕然道：「現在就走，那太匆忙了吧，我們至少要周詳計劃一下。」

紅拂笑道：「還要計劃什麼，旣知道梁園非久棲之地，自然越早離開越好，難道你還想找個人能庇護我們麼。」

李靖道：「不錯，至少要找個人能抗禦追擊的！」

紅拂道：「誰能抵禦那四千死士？」

李靖思索良久，廢然嘆道：「沒有，恐怕連隋家的天子都無法保護我們，那些人都是神出鬼沒，來去無跡的，皇帝也不能爲了我們，長屯百萬雄兵。」

紅拂道：「你旣然知道，就沒有什麼可考慮的了，藥師，目前唯一可靠的就是你我兩枝劍與我們跟大哥之間的一點結義之情，如果這兩者都保護不了我們，就祇好認了。」

李靖還在猶豫，紅拂道：「藥師，我之所以看中你，正因爲你是大丈夫，如果你這麼優柔寡斷，我勸你就不必三心二意了，乖乖地留在這兒，最多半年，大哥自會放你離去的，因爲你不是他可堪倚重的對象。」

這一番話如同針砭，激起了李靖的豪情，毅然道：「娘子說的是，當止則止，當行則行，旣然無意久留，又何所戀棧，生死都是一條命，走吧。」

他們的行裝很簡單，連張出塵帶來的衣物都不要了，兩人祇帶了一點隨身的珠寶銀兩，連夜到了馬房，自己動手備了兩匹馬，牽着離莊而去。

爲了怕驚動人，他們想出了大門一段距離後再上馬的，但他們方出大門，那個叫張安的總管已經在等着了，躬身施了一禮道：「老爺與夫人要上那兒去？」

李靖微微一怔，隨即裝作淡然道：「沒事，我與夫人想出門去拜訪一個朋友，他也是路過的，去遲了怕會不着面，所以才連夜趕去，張安，家裏你照管一下。」

張安含笑應是，却雙手呈上一方銅牌，正是虬髯客的神龍令，謙卑地道：「老爺忘記把這帶着了？」

李靖道：「我們出門訪友，要這個幹什麼？」

張安道：「老爺此刻身非昔比，還是帶着好，否則恐怕寸步難行，弟兄們是認令不認人的？」

李靖冷笑道：「張安，你這是什麼意思？」

張安忙道：「屬下沒什麼意思，祇是怕老爺跟弟兄們遇上了，會發生誤會，主公已經把老爺接管大業的事昭告所有的弟

兄，老爺到那裏，弟兄們都會前來詣見，到時老爺不取出神龍令，他們就不知道尊敬了？」

張出塵接過銅牌，冷淡如冰道：「這也是大哥的交待嗎？」

張安連忙道：「不是的，是屬下對老爺的關心，老爺知道那些弟兄們都是粗鄙不文的武夫，而且是主公一手訓練出來的，他們心中祇知道尊敬主公，見令如見主公……」

張出塵冷笑道：「大哥把一切都交給李郎，說百事聽他調節，原來祇是做個幌子？」

張安惶急道：「夫人誤會了，主公確是一片誠意，神龍令祇此一面，主公交了出來，等於是交出了一切，但老爺初度接事，弟兄們不認識老爺的很多，當然祇好憑符認令，何況神龍令爲本帮無上之符節，即使是主公本人，也須要憑符行令，所以這面符令是必須隨身携帶的。」

張出塵卑夷地將銅牌擲在地上道：「你設法轉告大哥一聲，三原李靖不想靠一銅牌護身！」

張安不說話，拾起銅牌又呈了上來，李靖道：「如果我不帶着它，是否就不能出門？」

有頃，張安吶吶地道：「屬下不敢說，但事情是確是如此？」

李靖冷笑道：「我倒不信，看看誰來阻止我。」

他催馬欲行，宅中出來幾名大漢，橫身擋住了去路，李靖臉色一變道：「你們還是本宅的下人，居然敢對我無禮。」

內中一名大漢道：「請老爺恕罪，神龍門下唯符令是從。」

李靖冷哼道：「我不是神龍帮中的人，我也不承認那塊符令有多大的權力，你們要攔阻我，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他的手已按上劍柄，但那些大漢都凜然不懼，雖然沒有拔刃反抗的企圖，但也沒有讓路的意思。

張出塵催馬上前道：「藥師，讓我來吧，這些人究竟是大哥的弟兄，你何必對他們拔劍。」

說着她又轉向那些大漢道：「我是張仲堅的妹妹，你們都承認這回事嗎？」

那大漢道：「是的，主公已昭告弟兄們了？」

張出塵道：「好，我就憑這個身份離開，如果你們敢出手相攔，就等於代大哥宣佈斷絕兄妹之情了。」

那大漢苦着臉道：「夫人何苦叫屬下爲難呢？屬下等都是奉了主公之命？」

張出塵冷冷地道：「如果大哥跟我的結義之情，要靠一塊銅牌來維持，你們告訴大哥，這個兄長我不敢高攀。」

她繼續催馬前行，那些大漢仍然屹立不動，眼看着馬頭就要撞到一個身上」，張安才道：「大家退下，這件事我們作不了主，還是聽候公主的訓示吧！」

那些大漢才閃身躲開，李靖與張出塵兩匹馬疾馳而出，遠離莊院後，李靖才憤然地道：「欺人太甚了。」

張出塵苦笑道：「別錯怪了他們，他們確是作不了主。」

李靖道：「我不信他們攔得住我？」

張出塵道：「不，他們攔得住的，所以我不讓你拔劍。」

李靖道：「娘子，妳認爲我的劍術眞的會怕他們嗎？我只是不肯下殺手而已，認眞拚起來，我不在乎這些死士的。」

張出塵嘆了一聲道：「問題是他們不會拚命，你沒看見他們都沒有佩帶武器，到時候他們挺身受刃，敞開胸膛讓你殺，一個死了接一個，試問你能殺得了多少，等你不忍心再殺的時候，你就被拴牢了，再也不好意思離開了？」

李靖悚然而驚，暗悔自己過於孟浪，那些人言語雖然孟浪，却沒有相逼之意，他們祇是奉行命令而已，自己若是殺死了幾個，將來面對虬髯客時，確是不好交代，無論如何，虬髯客總是一片好心，萍水相逢，就將身家大權一起交付，一令在手，確是可以號令那些人爲所欲爲的。

虬髯客求賢之心，不爲不誠，自己也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何能以怨報德，眞要殺了人，恐怕虬髯客一出，自己就得終身受他所用了，因此李靖苦笑一下道：「說來也眞是慚愧，我平時讀書學劍都小有所成，自以爲養氣的功夫做得不錯，那知道遇事還是毛躁得很。」

張出塵微微一笑道：「李郎，不是妾身洩你的氣，你自以爲養氣的功夫小有所成，其實却祇是做到了養志而已，你在楊素面前直言指斥，以及後來的種種，只表現了你的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志節，却談不到養氣，有的也祇是少年的銳氣而已，小不忍則亂大謀，張良圯橋之納履，韓信受辱胯下，這才是眞正的養氣，忍人所不能的功夫，因此現在你祇能當三原俠少，還不足以綰虎符獨當一面而爲三軍之帥，目前你只是個將才。」

李靖聆言肅然道：「夫人言之有理，尙望再有以敎之。」

張出塵笑笑道：「好，你旣然不以爲我胡說，我就再講幾句，前晉先祖司馬公曾爲諸葛臥龍所賺退於空城，後世雖盛讚孔明之志而無過於司馬之怯，兵困城下，孔明也婦人衣冠爲贈激其出戰，司馬公坦然受之而不爲辱，這才是眞正的修爲，爲主帥者應求持重，行險逞意氣都足以僨事，今人論將帥之選，無出於司馬懿者，即爲此故。」

李靖凜然道：「夫人不僅爲我之益友，亦可爲我之良師矣，今後我一定在養氣方面多下功夫。」

張出塵嫣然一笑道：「這也是妾身所望於夫子的，夫子旣無南面之心，就該在人臣中求爲翹楚，而良將名相與賢君同樣可以名傳不朽，望能與夫子共勉之。」

李靖深情地在馬上牽住她的一隻手，感愧地道：「李靖日後若有所成，俱爲夫人之賜。」

兩人就這麼牽着手，踏着凄冷的月色，迎着撲面的料峭春寒，步向一個新的英雄歲月。

可是他們的前途是渺茫的，沒有目的，不知去向，祇能像無根的浮萍一樣，任意地飄盪着。

他們知道虬髯客的手下不會放鬆的，虬髯客也不會死心的，但他們已經有了應付的決策。

——未完——

小三奇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朱門刦（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周百齡暴斃後，其妻金珠又相繼自縊身亡，其女周文文對於父母之死，懷疑與楚逢春有關，雖經楚逢春百般辯解，都不能使周文文釋疑，最後周文文拔劍刺殺楚逢春，爲父母報仇，楚逢春在有口難辯之際，只得出劍相拒，終於不敵，當周文文一劍砍向楚逢春千鈞一髮時，然小三子出劍架開周文文砍出的一劍，救了楚逢春，使得在塲各人不禁驚詫，經周文文詢問，小三子始說出自己原是大內三品侍衛，因奉派外出暗查十君子案情：：

遺書揭私秘　原有一段情

周文文冷笑道：「那你到我家臥底，所爲何來？」

「這個……稍待我加以說明，」小三子苦笑了一下道：「現在，請聽我解釋，爲何要救楚二爺的原因。」

「我在聽。」

「周小姐，難道妳一點也不覺得，楚二爺有受冤屈的可能？」

「鐵證如山，何得謂之冤屈？」

「我是旁觀者清，總覺得，好像有人故意栽贓嫁禍。」

「……」周文文默然無語。

默然無語，是表示小三子的話有了作用。

死裏逃生的楚達春，禁不住向小三子感激的一瞥，並長吁一聲道：「謝謝你，老弟台……」

小三子截口笑道：「不用謝，二爺，你自己也明白，事情還沒完。」

楚逢春苦笑道：「我知道。」

小三子道：「說老實話，我也懷疑你是兇手，即使是現在，這種懷疑，也並未消失。」

楚逢春正容道：「我還是非常感謝你，由於你給了我緩衝的機會，讓我有時間去找出眞正的兇手來。」

「但願如此……」

周文文揷口問道：「你的眞實姓名，總不是叫小三子吧。」

「當然不是，」小三子笑道：「在下的眞實姓名叫水東流。」

「爲何到我家臥底？」

水東流沒答話，只是探懷取出一塊金質的小牌子亮了一下，問道：「認識這個嗎？」

那是大內侍衛的號牌，也是必須具有四品以上的身份的大內侍衛才能佩用的號牌。

周文文武功雖高，但江湖閱歷，却並不豐富，因而不認識這具有無上權威的號牌。

但楚逢春是老江湖，自然識貨，入目之下，禁不住臉色一變，道：「眞想不到，閣下還是一位四品官位的侍衛大人。」

水東流說道：「其實，我是從三品侍衛。」

周文文道：「一位三品侍衛大人，到寒家來充當一個劈柴的小廝，可眞是降尊紆貴啊？」

水東流苦笑道：「上命所差，有甚麼辦法？」

楚逢春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水東流道：「我想，楚二爺是想問我此行的任務，又不便出口？」

楚逢春默然點首。

水東流道：「其實，事情已成過去，我說出來也無關係緊要了。」

接着，他壓低語聲道：「二爺當知道，當今皇上，是一位最精明的皇帝，他的疑心也特別重。」

楚逢春仍然是默然點首。

周文文也沒插口。

水東流低聲說道：「十君子過去都是年大將軍的得力手下，儘管年大將軍早已死了，十君子也都退休，但皇上仍然不放心。」

楚逢春苦笑道：「這我明白了，水大人……」

「不，二爺還是叫我水老弟的好！」

「好，恭敬不如從命，那我就托大叫你水老弟了，水老弟前來周府，就是暗中偵察十君子的動靜？」

「不錯，」水東流目注周文文笑道：「周小姐，現在妳該相信我，對於貴府的暗殺疑案，我是一個道地的局外人了吧？」

周文文點點頭，長嘆出聲。

一道人影疾瀉當場，並歡呼一聲，道：「還好，我來得並不太晚……」

來人是丁少山。

水東流截口笑道：「其實，你來得太晚了，不是我丑表功，如果不是我在這兒，恐怕十個楚二爺也不可能活到現在。」

丁少山一愣之下，訕然一笑道：「那麼，請受我一禮，聊表寸心。」

說完，抱拳一躬到地。

水東流含笑還禮道：「說實在的，這一個禮，我可是受之無愧。」

周文文向丁少山注目問道：「你是甚麼人？」

丁少山正容說道：「一個同仇敵愾的人，也是一個不希望楚二爺死在妳的劍下的人。」

「此話怎講？」

「周姑娘，此事說來話長，如果這兒能暫時相安無事，且留待以後再說，現在我必須立即去帮助我的老哥哥救人……」

「救甚麼人？」

「春桃……」

那「桃」字的尾音未落，人已由天井中騰拔而起，疾射而去。

楚逢春心頭一震，脫口說道：「不好，咱們也去打個接應。」

水東流笑道：「不必，有他們哥兒倆在，我敢保證，春桃有驚無險。」

周文文蹙眉道：「他們哥兒倆？你說的是——？」

水東流道：「我說的是武林三奇中的『無影飛俠』于子畏，『乾坤一劍』方亦圓的高徒丁少山。」

「啊！那就怪不得啦！」周文文苦笑道：「看情形，你知道的事情可不少！」

「也不算多，但我還知道周姑娘妳也是武林三奇中『雲裳仙子』朱紅萼的高徒呢。」

「你……你怎麼知道的？」

「因爲，我是『無影飛俠』于子畏的徒弟。」

楚逢春含笑說道：「武林三奇的高徒都集中在這兒，你們三位該稱爲小三奇才對。」

水東流苦笑道：「楚二爺，這『小三奇』的稱謂，至少我個人愧不敢當，因爲，我潛伏貴府，却不知道周大人伉儷連續被暗殺的內情，儘管這是由於我平常不過問別人的隱私作風有關，但也證明我是太低能了……」

楚逢春截口笑道：「水老弟，你太謙虛啦！」

周文文目注楚逢春問道：「二爺，方才那位丁少俠說是要去救春桃？」

「楚老賊」已變成了「二爺」。

由這一稱呼上的改變，足證周文文對楚逢春的成見，至少是暫時消除了。

因此，楚逢春慰然一笑道：「是的，是的。」

「是誰要殺春桃？」

「當然是那個暗殺令尊令堂，並栽贓嫁禍於我的人。」

「難道春桃跟這暗殺案有關？」

「文文，妳眞被這一連串的打擊，給弄迷糊了，妳想想看，令堂被暗殺之前，跟妳說過些甚麼？尤其是有關春桃的那一段……」

周文文點點頭，道：「嗯！我有點明白」。」

楚逢春苦笑道：「只要殺了春桃，毀掉令堂生前寄存在那邊的信，我這一暗殺令尊令堂的黑鍋就會揹到底，即使是包公復生，也沒法替我伸冤了。」

周文文長嘆無言。

楚逢春也喟然長嘆，道：「這一次，如果我的冤屈得以洗刷，那完全是于老爺子和丁少俠之功，有生之年，我當立下他們的長生牌位，早晚馨香默禱……」

水東流截口笑問道：「二爺，那長生牌位，是否也有我的一份？」

楚逢春連連點首道：「有……有！」

由於方才他說漏了水東流這個救命恩人，臉色上有點兒訕訕然的味道。

水東流傻笑道：「二爺，馬馬虎虎，我只要半個長生牌位就行了。」

「現在就說這些，未免太早了一點吧？」

周文文苦笑着插口。

「不！我想也差不多了。」

「水……水兄，二爺，我想，咱們還是去給于老爺子他們打個接應爲是。」

楚逢春拈鬚微笑道：「文文，我知道妳是急於想看到令堂的遺書，只是，聽方才少俠的語氣，春桃可能是在被刦持的情況下，我們不一定能帮甚麼忙，何況，我們也不知道他們人在哪兒……」

周文文截口道：「那我們先去春桃家中。」

楚逢春扭頭向水東流問道：「水老弟高見如何？」

水東流儍笑道：「二爺，我沒有高見，但我贊成趕去瞧瞧熱鬧……」

× × ×

春桃所住農舍中。

丁少山離去後，那黑衣蒙面人立即向春桃悄聲說道：「快把那封信給我，我決不難爲妳！」

春桃已被嚇得昏了過去。一個昏了過去的人，又怎能答話。

那黑衣蒙面人輕聲一「呸」：「眞他媽的窩囊廢！」

于子畏適時出現窗前，拈鬚笑道：「你老小子很有出息！」

那黑衣蒙面人注目叱聲問道：「你是誰？」

于子畏道：「你最好是別問，我老人家不慣于抬招牌壓人。」

他背後傳來胡媚的語聲嬌笑道：「你老兒別自高身價，你們武林三奇的招牌巳過了氣，壓不倒人了。」

于子畏頭也不回地笑道：「胡媚，老夫寶刀未老，尤其是壓騷狐狸的本事，絕對比年輕小伙子强，哼！不信，可以當面試試……」

胡媚媚笑道：「眞想不到，憑你的身份和地位，也說出此等髒話來。」

于子畏仍然是頭也不回地笑道：「老夫一向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到人盡可夫的賤女人，就說下流話。」

胡媚冷笑道：「于老兒，憑你這副德性，即使老娘再賤，也即使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也輪不到你來壓！」

不等于子畏接腔，又沉聲喝道：「嗨！發甚麼呆，還不趕快找那封信。」

這幾句話，當然是向室內的黑衣蒙面人說的。

黑衣蒙面人恭聲應「是」之間，冷不妨于子畏右掌一揚，並猛地往回一收，一股强大的吸力，將黑衣人吸得衝向窗前。

于子畏使的是「大接引神功」，而且，他的動作快得有如電光石火。

就着那黑衣蒙面人往前一衝的瞬間，雙手齊施，點了對方的穴道，揭下障面紗巾，也將春桃由對方手中救了過來。並呵呵大笑道：「原來是你，我早就料到，十君子中必然還有人活着的……」

那黑衣蒙面人是誰呢？

是十君子中的老三司徒敬。

司徒敬在十君子中雖然名列第三，但一身功力却並不在老大周百齡之下！

目前他之所以輕易受制，實由於于子畏的功力太高，動作太快，而他手中又多了一個累贅——春桃。

除了這些之外，于子畏奇兵突出，攻敵不意，也是原因之一。

也由於這些，使得一身功力也是高深莫測的胡媚，竟來不及採取救助行動。

于子畏牛刀小試，一擊得手之後，徐徐地轉過身來，向那氣得臉色發青的胡媚，裂咀笑道：「娘子，看情形，妳好像很不服氣？」

胡媚冷笑道：「我是不服氣。」

于子畏道：「好！老夫一定讓妳服氣就是。」

這時，春桃巳悠悠地甦醒過來，一見自己被挾在一個老頭的脅下，不由又羞又急地，一陣雨點似的粉拳，擂在于子畏的肚皮上，並怒吼道：「老混蛋！快放開我，快放開我……」

好心沒得到好報，于子畏自然是有點啼笑皆非。

但他並不生氣，當然他也不會放開她，只是調整了一下挾住她的姿勢，並貼着她的耳朵，悄聲嘰咕了好一陣子。

他這一陣悄聲嘰咕，還算管用。

春桃安定下來了，並舉目向對面的胡媚和室內那泥塑木雕似的司徒敬深深地盯了一眼。

于子畏笑道：「現在，妳相信老夫是好人了？」

春桃點點頭道：「有點兒相信了。」

只不過是「有點兒相信」，這情形，自然使得于子畏再度爲之啼笑皆非。

但「有點兒相信」畢竟比完全不相信要好得多。

因此，于子畏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那妳得將那封信給我。」

春桃固執地道：「不行，夫人交代過，那封信除了小姐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給的。」

于子畏苦笑道：「春桃，妳要明白，目前，我只有一個人，而壞人却人多勢衆，如果他們要搜查，由於我要保護妳的安全，恐怕難以阻止他們，如果那封信給他們搜去了，你對得起妳的主人嗎？」

事實上，巳經有人進入室內開始搜查了，也有人在替司徒敬解開被制的穴道。

但春桃却很自信地道：「放心，他們搜不到的。」

「這是說，那封信不在房間中？」

「唔……」

他們的話聲雖然很低，但却難逃冷眼旁觀的胡媚的耳目。

只見她黛眉一揚，沉聲喝道：「不用搜了，都給我出來。」

那些人，包括司徒敬在內，一共是四個，另外三個．是一僧，二俗。

一僧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紅衣喇嘛。

二俗是兩個瘦瘦乾乾，全身膚色黑得油光閃亮的白衣中年人，膚色黝黑，却穿着一襲白色長衫，黑白相映，更形成强烈的對比。

那一僧二俗也來到室外之後，加上司徒敬，胡媚，使得于子畏陷入四面受敵的險境。

于子畏精目環掃，一面却向春桃悄聲說道：「春桃，妳必須爬在我的背上，雙手抱住我的頸子，記着，不論發生甚麼事，妳都不要驚慌。」

說完，順手將春桃的嬌軀向背上一搭，並取下插在腰間的旱烟桿。

胡媚却向那一僧二俗嬌笑道：「諸位，這就是中原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武林三奇中的『無影飛俠』于子畏于大俠，諸位初來乍到，就碰上這樣的絕頂高手，我也不知道該說是諸位的大幸還是大不幸。」

那一僧二俗都是徒手，身上也不見佩有任何兵刃，聞言之後，也沒任何表情或反應。

于子畏淡淡地一笑道：「胡媚，這三位遠道而來的朋友，也該給老夫引見一下吧！」

胡媚嬌笑道：「好的，這位紅衣喇嘛是紅教第一高手脫克大師，那兩位白衣朋友，來自天竺，也是天竺國中數一數二的高手，一個叫尼克魯，一個叫班達，他們三位都聽得懂我們的話，却不會說。」

于子畏道：「不會說我們的話不要緊，只要會打架就行。」

胡媚歉笑道：「他們的專長就是會打架，只是，我非常抱歉，目前你于大俠人單勢孤，背上還揹着一個累贅，這場架，對你來說，實在太不公平。」

于子畏裂咀笑道：「公平二字，是很難定個標準的，老夫也不在乎甚麼公平不公平。」

略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娘子，妳是不是還有甚麼有力的助手沒來？」

「沒有啊……」

「那就請吧！」

胡媚笑道：「你打算先挑誰呢？除了我以外，他們四位中你可以任擇一人。」

「怎麼？娘子妳的身價，比老夫還要高？」

「話不是這麼說，你能通過他們四位那一關，我自當捨命奉陪。」

「也好，」于子畏精目在對方四人身上一掃，然後凝注司徒敬笑問道：「司徒敬，你這個敗軍之將，是否還有再戰的勇氣？」

司徒敬答覆的是一陣瘋狂似的快攻。

他使的是一把緬刀，刀法奇詭而又快速，利時之間，攻出了三十六刀。

當司徒敬攻第一刀時，于子畏低喝一聲：「春桃閉上眼睛！」

也就是在說這一句話的時間中，司徒敬巳攻完了三十六刀。

司徒敬固然是十君子中的第二高手，也的確具有眞才實學，但他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他那有如迅電奔雷似的三十六刀，不但連對方的衣角都不曾碰上，甚至對方手中的旱烟桿也根本不曾揮動過一下。

于子畏卓立原地　沉穩得有如一座泰山　僅僅是左手晃了兩下　一股無形勁氣，就將對方的三十六刀給擋了回去。

這情形，不但使得司徒敬心底生寒，也使得以胡媚爲首的其餘四人，蹙起了眉頭。

司徒敬巳勢成騎虎，在羞刀難以入鞘的情況下，儘管心底生寒，却不得不硬着頭皮，重行搶攻。

這回，他轉快爲慢，就像是切磋武學，互相餵招似地，每一招都是慢吞吞的，但每一招貫足了他的全部眞力。

司徒敬這一轉快爲慢，可使于子畏應付起來似乎更爲輕鬆了。

司徒敬每次使出了吃奶的氣力攻出一招，于子畏却僅以左手屈指輕彈，給擋了回去。

于子畏的指風，竟然有化無形爲有形的妙用。

他每彈出一指，就聽到「噹」地一聲脆響。

每發出「噹」地一聲脆響，司徒敬手中的緬刀，也必然被震得反盪回去。

而且，于子畏並得理不饒人地，笑道：「司徒敬，現在，你該知道自己有多少份量了吧。」

司徒敬當然巳知道他有多少份量了，他的額頭，巳冒出豆大的汗珠。

于子畏又道：「方才，老夫制住你時，你認爲老夫等于是暗算，偷襲，心中不服氣，現在，現在呢……」

「現在，大家一起上！」

接口的是胡媚。

首先應聲飛撲的是脫克喇嘛　緊接着尼克魯、班達二人分左右夾擊。

這三大高手雖然都是徒手，但都身如鬼魅，掌勁重如山嶽，人還未到，一股無形壓力，巳令人有窒息之感。

于子畏索性將旱烟桿插回腰間，朗笑一聲：「來得好……」

朗笑聲中，司徒敬一聲悶哼，整個人連刀帶人向脫克喇嘛迎頭砸了過去……

脫克喇嘛爲免傷及自己人，自然不得不硬行卸勁撤招。

他不但不得不卸勁撤招，也不得不將司徒敬的身子接住。

這當口，于子畏巳跟尼克魯、班達二人展開一場龍爭虎鬥。

一個是中原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另兩個是天竺國中數一數二的高手，戰況之精彩，激烈，自不待言。

但一時之間，却沒法分辨究竟是哪一方面佔了上風。

人影紛飛，勁風激盪中，只聽于子畏呵呵大笑道：「痛快，痛快，好多年沒有這麼活動過筋骨了，嗨！那位大喇嘛，還有胡娘子，也別閑着啊！」

大喇嘛是立即參戰了，但胡媚却只是寒着一張俏臉，靜立一旁。

脫克喇嘛儘管人高馬大，肌肉發達，一副頭腦却也並不簡單。

他巳看出眼前的對手太强，居然動了心機，一參戰即攻向于子畏背上的春桃。

這是攻敵所必救　也是取巧而又省力的戰術。

而且，他也看準對方決不會讓春桃吃虧　因而一出手就是他的拿手本領——密宗中的硬功夫　大手印　。

于子畏當然不會教春桃吃虧。

其實　如果讓春桃挨上一掌，必然是香消玉殞，又豈僅是吃虧而已。

脫克的「大手印　即將擊中春桃的瞬間，忽然失了目標。

目標雖然消失，脫克的「大手印」却並未落空，剛好迎上尼克魯的右掌，如非是他們兩人的身手都巳臻收發由心之境，必然會來上一招　自相殘殺」。

只聽于子畏呵呵狂笑道：「密宗大手印對天竺瑜珈　精彩　精彩……」

緊接着　砰　地一聲大震，又聽到于子畏笑道：　大喇嘛　老夫這個小手印，還算過得去吧？」

很顯然，他們硬拚了一掌。

聽于子畏的語氣，脫克還吃了虧。

脫克沒接腔，回答的是一連串瘋狂似的搶攻。

尼克魯和班達也配合着展開走馬燈式的快速攻勢。

一時之間，于子畏巳陷入對方那綿密的掌影與令人窒息的勁氣之中。

除了間或傳出一聲「砰」然巨震，和

于子畏的呵呵狂笑之外，根本沒法分辨是誰佔了優勢。

雙方纏鬥了將近飲完半盞熱茶的工夫後，又聽到于子畏笑道：「娘子，娘子，幹嗎還不下場呀？」

背上揹着一個春桃，獨鬥來自域外的三個絕頂高手，還能淡笑自若，而且還要向一旁的胡媚叫陣，這情形，自然表示是他佔了優勢。

而且，依常情判斷，僅僅是佔了優勢，還不應這麼狂，只有在游刃有餘的情況之下，才如此目中無人。

胡媚是大行家，自然看得出戰況中的眞實情況。

她沒答話，却也徐徐地亮出她的獨門兵刃——紅綾軟帶。

于子畏又笑道：「跟娘兒們交手眞晦氣，連裹脚布也拿來當兵刃……」

他雖然說得輕鬆，但顯然並未低估胡媚這個强敵。

話聲未落，只聽「砰砰」兩聲，尼克魯、班達二人悶哼一聲，撫胸疾退。

情況很明顯，于子畏是打算先收拾目前的三個强敵，以便全神對付胡媚。

但他剛剛將兩個天竺高手擊退，胡媚的紅綾軟帶巳像游龍夭矯似地疾捲而來，並冷笑一聲道：「老匹夫，你就嚐嚐老娘這裹脚布的滋味吧！」

裹脚布的味道當然不好聞，但胡媚這條「裹脚布」却特別例外。

胡媚這條「裹脚布」，不但沒有不好聞的味道，而且還具有一股非常好聞的異香。

天不怕、地不怕，又玩世不恭的于子畏，似乎對那股非常好聞的異香有着特殊的忌諱，竟然慌不迭地搶到上風位置，苦笑道：「娘子，娘子，妳這裹脚布的騷味好難聞啊……」

他所聞到的當然不是騷味，而是一種特製的毒粉。

胡媚牛刀小試，一招逼退了于子畏這個難纏的强敵，也間接的替脫克喇嘛解了圍。

此情此景之下，她自然不會放過「乘勝追擊」的機會。

胡媚一面揮動她的紅綾軟帶，飛身追撲，一面「格格」地媚笑道：「于子畏，老娘的騷味，一般臭男人想聞都聞不到，現在，機會難得，你就多聞一下吧……」

像這種味道，聞一下都不可以，又豈能多聞。

既然不能聞，于子畏就只有閃避，和搶佔上風。

好在他被稱爲「無影飛俠」，輕功上有獨特的造詣。

儘管他背上還揹着一個春桃，却一點也沒影响他的行動。

而春桃也表現得非常合作，也似乎很懂事。

從激戰開始到目前，她一直緊閉着雙目。

她那雙環抱住于子畏的手臂，使用的力量也恰到好處——那就是既能保持她自己不摔下來，也不影响于子畏的呼吸。

就當正邪兩大絕頂高手一追一逃之間，楚逢春巳偕同丁少山、水東流、周文文等人射落當場，水東流並揚聲笑道：「師傅，有事弟子代其勞……」

于子畏連忙截口喝道：「退下，佔上風位置！」

新趕來的羣俠們聞聲知警，紛紛站在上風位置。

于子畏避敵不忘尅敵，他巳順勢抓起巳受傷的司徒敬，向楚逢春一扔道：「楚老弟接住，這是重要人證，小心維護。」

一道人影，有如匹練橫空似地，疾射前來，寒芒一閃，掃向剛剛被楚逢春接住的司徒敬。

「噹」地一聲，那道寒芒被震開了。

於生死一髮之間，救下司徒敬的是丁少山和周文文。

那個企圖殺司徒敬的是甄子虛。

周文文手橫長劍，目注甄子虛冷笑道：「姓甄的，你爲何要殺司徒敬？」

甄子虛皮笑肉不笑地道：「沒甚麼，我認錯人了，這是誤會。」

周文文嬌哼一聲，道：「這誤會好巧啊……」

于子畏却笑嚷道：「小老弟，這騷狐狸騷味難聞，老哥哥實在吃不消，現在，讓給你去受用吧！」

他，連奔帶跑，說到那個「吧」字時，剛好到達丁少山身邊，一把抓起了丁少山，向隨後追上來的胡媚一拋，道：「小子艷福不淺……」

由表面上看來，于子畏似乎有「推人入火坑」之嫌，不够朋友。

試想：憑他這「武林三奇」中人的身份，都消受不起胡媚的那股子「騷味」，那麼，丁少山這後生小子，又怎能消受得起。

但于子畏似乎對丁少山有着無與倫比的信心，將其一下子拋出之後，居然看都不扭頭察看一下，就站上了丁少山原先站立的位置——和周文文雙雙維護着楚逢春、司徒敬二人的安全。

而事實上，丁少山的表現，也並未令人失望。

儘管他被于子畏拋出時，周文文與水東流二人都禁不住驚呼失聲。

丁少山的表現不但沒令人失望，而且，還表現得意外的精彩，精彩得使周文文、水東流二人的驚呼聲變爲喝彩聲。

當他像一段木頭似地被于子畏扔出，即將被胡媚的紅綾軟帶所困的刹那之間，陡地凌空打了一個觔斗。

這一個觔斗，不但解了他即將被紅綾軟帶所困的危險，而且還抓住了紅綾的一端，既輕靈，又美妙地瀉落一旁。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丁少山被扔出時的刹那間所發生的事。

胡媚，丁少山各自握住紅綾軟帶的一端，自然也較上了內力。

注入了兩大高手的內力的紅綾軟帶，雖然表面上還是呈半弧形下垂，但實際上却硬得有如一條鋼帶。

胡媚不愧是一代女魔，雙方較量內力時，居然還能分神說話：「小老弟，你是有點了不起。」

丁少山也不甘示弱，淡然一笑道：「不止是有點兒吧！」

「你够狂！」

「不是狂，是實話實說。」

「你聞到我身上的騷味了吧？」

「聞到了。」

「那麼，我保證，待會你就狂不起來了。」

「不見得。」

丁少山同時也以事實做了答覆，貫注在紅綾軟帶上的眞力猛地一增，居然將胡媚震退了一大步。

很顯然，胡媚身上的所謂「騷味」，就是一種頗爲劇烈的毒藥。

試想，如果丁少山巳經中了毒，他還能有目前的表現嗎！

胡媚臉色一變，道：「你……你不怕毒？」

丁少山道：「妳猜對了，我雖然沒練到金剛不壞之體，但却具有百毒不侵的體質……」

周文文，水東流二人同時「哦」了一聲：「原來如此……」

現在，他們明白了：方才，于子畏爲何「那麼不够意思，將丁少山推向火坑」了。

胡媚冷笑一聲：「老娘不用毒，也能收拾你。」

丁少山裂咀笑道：「哦，我正拭目以待哩！」

于子畏却向甄子虛笑道：「甄老弟，咱們也別閑着啊！」

甄子虛冷笑道：「正合孤意。」

于子畏徐徐亮出他的旱烟桿，水東流却搶先一步，站到乃師身旁，笑道：「師傅，我再說一遍，有事弟子代其勞。」

于子畏臉色一沉道：「你……你現在是甚麼身份？」

「暫時是江湖人的身份。」

「什麼？暫時？那表示你還是清廷的鷹犬？」

水東流正容道：「師傅，只等這個案子結束，徒兒的侍衞身份，也就同時結束了。」

這師徒倆之間，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武林三奇」都是明朝遺老，也是反清復明運動中的中堅份子。

儘管由于天命所歸，形格勢禁，復明大業不得不改變方式以待機緣，却都嚴禁門人子弟出仕滿清。

偏偏有一位滿清親王對水東流的父親有過救命之恩，那位親王也知道水東流具有高深的武功，由于愛才心切，乃極力向雍正皇帝推荐水東流爲皇宮侍衞。

那位親王不知道水東流的來歷，這一番好意，却使水東流進退兩難。

無可奈何之下，水東流只好央求乃父向乃師懇求，說明箇中經緯，並特別說明，他担任皇宮侍衞的任期，絕對不超過三年。

于子畏平常儘管玩世不恭，但對這問題却非常認眞，也非常固執。

他，雖然勉强點頭了，內心却深感不悅。

同時，也約法三章，在水東流出仕清廷的這段時間中，絕對不許說出是他于子畏的徒弟；不論發生任何困難，他絕不過問，三年期滿，必須辭職。

當然，這不能怪于子畏不近人情，他有他自己的立場。

而水東流父子也絕對了解他的立場，並無一點不滿之意。

× × ×

于子畏目注水東流，沉聲問道：「人家肯放你走嗎？」

水東流笑道：「師傅，腿長在我自己身上，何況，當年恭親王也承諾過，三年到期，他不再强留的……」

甄子虛插口笑道：「好啊！好一個反清復明的中堅份子，居然讓自己的徒弟當清廷的鷹犬。」

于子畏氣憤之下，連粗話都罵了出來：「你他媽的算甚麼東西，也够資格說風涼話。」

甄子虛呵呵大笑道：「你他媽的能做出來，我爲甚麼不能說……」

「老夫先瞧瞧你，究竟是甚麼東西變的……」

于子畏怒叱聲中，手中旱烟桿一式「力劈華山」，當頭砸下。

甄子虛不甘示弱，揮劍硬架，並朗聲笑道：「在下捨命奉陪。」

「噹」地一聲，兩般兵刃爆出一溜火花，甄子虛並被震得連退三步。

于子畏得理不饒人，一面揮桿進擊，一面冷笑道：「再接老夫一招試試……」

甄子虛笑道：「別說是一招，即使是百招千招又何妨……」

他口中說得漂亮，但行動上却不是這麼回事。

再度「鏘」然震响中，他却借力飛身，一下子射落十丈之外。

正和丁少山較量內力的胡媚，顯然巳跟他事先以傳音交談取得默契。

因此，甄子虛臨陣脫逃的同時，她也突然飛身而起，同甄子虛雙雙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至於巳經負傷的天竺高手尼克魯、班達，也早在脫克喇嘛的協助下，先行撤走了。

在于子畏的示意之下，羣俠方面沒有追。

而目前這一戰，也算是獲了全勝，對方傷的傷，逃的逃。

更重要的是他們救了春桃，刼持了司徒敬。

× × ×

對周文文和楚逢春二人來說，快點找出金珠的那封遺書才是最急需的事。

因此當戰況終止之後，周文文立即急急向春桃問道：「春桃，我娘的那封信呢？」

春桃也忙不迭地道：「小姐，我馬上去取來。」

那封要命的信，究竟是藏在甚麼地方呢？

誰也不會想到，是藏在馬桶間的帘布上。

馬桶間，等於是現代人套房裏的衞生間。

當然，在型式上，那時候的馬桶間和現代的衞生間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儘管富貴人家的馬桶間，設有豪華的馬桶櫃，還有高貴的薰香，但一般平民家中的馬桶間，却只有一隻加蓋的馬桶，外

加一幅隔離的帘布而已。

春桃的馬桶間，就是屬於後者的那一種。

至於那封信，就藏在隔離馬桶間用的那幅帘布的一個暗袋中。

據春桃說，這還是金珠在生前特別指定的。

按一般習俗，都視馬桶間爲晦氣的場所，即使有人要搜尋甚麼重要的東西，也不會找到那兒去。

萬一有人找到那兒了，也不會想到那帘布上還另有「機關」。

這是金珠的細心處，也是她的高明之處。

同時，也是方才春桃之所以滿有把握，斷定對方找不到那封信的原因所在。

× × ×

周文文獲得那封信後，迫不及待地，立即將它打開。

信箋上潦草地寫着：

「文兒：

娘對不起妳，妳爹也對不起妳。

娘和爹，也都是造化小兒捉弄下的可憐虫，但比較起來，却以妳受的損害最大——娘說的是精神上的損害。

娘不敢請求妳原諒。而且，千言萬語，也不知該由何處說起才好，我想：這些還是由妳爹親自向妳說明吧！

我只能簡單地告訴妳：妳楚叔叔不姓楚，也不是妳叔叔，他是妳爹，是妳的生身之父，也是眞正的周百齡，所有周家現在的一切，包括以往的官職，以及娘和妳在內，本來都是屬於妳生父的。

至於妳一向叫他爹的周百齡，本姓上官，名恕，是妳爹最要好的朋友……」

本來，下面還有好幾行，但淚眼模糊的周文文，已沒法看下去。

不但沒法看下去，信箋也掉落地下，悲呼一聲，人也搖搖欲倒。

楚逢春，不！現在該改稱他爲周百齡了，周百齡一把扶住她的香肩，也是淚眼模糊地道：「孩子，放堅强一點。」

周文文淒然垂淚，刹那之間，多少前塵舊夢，齊湧心頭。

——爲甚麼以前的爹對她那麼冷淡。

——爲甚麼以前的楚叔叔對她那麼關心。

——爲甚麼她娘對楚叔叔那麼好。

這些，現在，總算已獲得了答案，至少也算是獲得了一半的答案。

另一半還不曾獲得的答案，是爲甚麼會有這種錯綜複雜的事情發生。

也由於這錯綜複雜的事實，使她對她的生母懷有太多的成見，並一直暗中在憤恨她的生母。

同時，也使她幾乎親手殺死她的生身之父。……

她，清淚雙流，仰首向乃父問道：「爹！這是不是一個惡夢？」

周百齡含淚苦笑道：「這不是夢，孩子，這是事實。」

「爲甚麼會有這樣的事實？」

「唉！孩子，說來話長，咱們回去再說吧……」

× × ×

回到周府，木總管首先迎上來，向周百齡道：「二爺，周大人有親戚自鄉下來，正在客房中候見。」

「哦！是周大人的甚麼人？」

「是周大人的侄兒。」

「唔……你好好招待他，我現在不想見客，明天再說。」

「二爺，他說，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須立刻見您。」

周文文搶先淸叱道：「又不是死了人，有甚麼重要的事，必須立刻接見。」

木銳苦笑道：「小姐，我……我不過是照實傳話而已。」

滿肚子不愉快的周文文，似乎還想搶白他幾句，却被乃父制止了。

周百齡淡淡地一笑道：「文文，你們先到裏面去，木總管陪我去客房。」

接着，又向于子畏歉笑道：「于大俠請多多包涵，在下待會就來奉陪……」

于子畏截口笑道：「老弟別客氣，你一客氣，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周百齡歉笑着離去之後，于子畏又向水東流呶呶嘴，悄聲道：「快去暗中照應，如周大俠有甚失閃，唯你是問。」

水東流含笑道：「得令！」

薑，畢竟是老的辣。

在目前這混亂局面中，那位「周大人的侄子」來得實在令人可疑，但其餘的人，竟沒人想到。

經過于子畏提醒之後，周文文也爲乃父的安全担心起來，而接口說道：「老爺子，我也去。」

于子畏含笑點首道：「好，但只在暗中照應就行了。」

× × ×

那位要求立刻接見的不速之客，是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名叫上官文才。

上官文才是上官恕也就是以前的周百齡的侄子。

他的父親叫上官仁，是上官恕的同胞兄弟。

周百齡雖然跟上官恕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要好到共一個老婆的程度，但對於上官恕的胞弟，却並未見過面，對於目前這個上官文才，自然更是不曾見過了。

雙方經過木銳的引見之後，周百齡立即開門見山地問道：「小哥兒立刻要見我，究爲何事？」

上官文才苦笑了一下，道：「二爺，我是來找我爹的。」

「你爹？」周百齡一楞道：「令尊可不曾來過啊！」

「來過的，三個月之前就來了。」

周百齡扭頭向木銳問道：「木兄，你知道這回事嗎？」

木銳搖首苦笑道：「不知道。」

「以前，是否也聽周大人提及過？」

「也沒有。」

周百齡只好再向上官文才苦笑道：「小哥兒，看情形，令尊是不曾來過，也可能是去別的地方了。」

上官文才道：「不會的，我爹從來沒到別的地方去過，別的地方也沒爹的朋友，二爺，我爹是一個地道的鄉下人。」

周百齡沉思着道：「這就難辦了，你明白，你伯父已經去世，這兒，大小事情都是我和木總管負責，如果令尊來過，我

們決不可能不知道。」

上官文才愁然不語。

周百齡又道：「這兒發生一連串的不幸事件，我們都很忙，我看，你不妨暫時住在這兒，等我們這兒的喪事辦完之後，再協助你去找令尊。」

上官文才嘆了一聲，道：「多謝二爺，就照二爺的意思好了。」

周百齡又以安慰的口吻說道：「你也不用憂急，可能令尊半途有事躭擱了，還沒到達。」

這種空洞而又不切實際的安慰話，事實上等於是隔靴搔癢。

上官文才自然只有苦笑的份兒。

× × ×

周百齡，木銳二人回到裏間時，花廳中已擺好了精美的消夜茶點。

其餘羣俠也都到齊了。

但是，此情此景之下，却是誰也沒有吃消夜的胃口。

周文文已換上全身縞素。首先向乃父說道：「爹，是先問司徒敬，還是先說以往的經緯？」

周百齡不加思索地道：「先問司徒敬，我要先知道甄子虛那忘八蛋究竟是甚麼東西變的。」

周文文扭頭沉喝了一聲道：「帶司徒敬！」

「是！」

木總管木銳答應得很爽快，回來得也不算慢，可是，却是哭喪着一張老臉，並連聲自責道：「小姐，屬下該死，屬下該死……」

周百齡臉色一變，搶先問道：「人丟了。」

木銳苦笑道：「死了。」

周文文冷然問道：「怎麼死的？」

木銳道：「全身發黑，看來是中毒而死。」

周百齡切齒怒叱：「好一個心狠手辣的忘八蛋！」

于子畏目注木銳問道：「木總管，有沒有檢查司徒敬的牙床？」

于子畏的意思是，司徒敬的口中是否事先裝有毒牙。

木銳是老江湖，自然懂得，因而恭應道：「回老爺子，已經檢查過，口中沒裝毒牙。」

于子畏輕嘆一聲道：「這問題可就更嚴重了。」

周文文注目問道：「老爺子的意思，是認爲寒家有內奸？」

「唔……」于子畏正容道：「敵暗我明，防不勝防，以後，諸位的飲食起居，都得格外當心。」

木銳自告奮勇地道：「從現在起，我會協同段師傅加强巡邏，以防不測。」

周百齡苦笑無言。

木銳又道：「二爺，那兩個看守司徒敬的人，已扣押起來，如何處置？請二爺示下。」

「你認爲他們兩個有嫌疑？」

「至少他們沒盡職。」

「算了！」周百齡揮揮手，苦笑道：「下去吧！放了他們。」

木銳躬身退下之後，花廳中暫呈一片死寂。

同時，在座羣俠中也少了兩個人——丁少山和水東流都不見了。

沉寂了半晌，周文文首先長嘆一聲道：「爹，還是先說過去的經緯吧，我心頭好悶……」

周百齡點點頭，整理了一下思路，目注搖曳不定的燭光，幽幽地說道：「事情說起來好像很荒唐，如果不是我親身所經歷，別人說來，我一定不相信，但在這看來好像很荒唐的故事中，顯示出人性是多麼自私，多麼卑鄙，多麼齷齪。」

話鋒略頓，又娓娓地說道：「我和上官恕是八拜之交的盟兄弟，我在年大將軍麾下效力，他却遊俠江湖，當我積功昇任四品游擊，並與金珠成婚之後，他也遠道前來軍中探望。」

說到這裏，又幽幽地一嘆道：「說來，這好像是冥冥中所安排的寃孽，如果上官恕不來看我，或者是兩個老朋友相敍幾天之後，就打發他走了，都不會有以後的事發生。」

周文文插口問道：「那他爲甚麼不走呢？」

「不，不是他不走，而是我把他留下來的。」

「爲何要留他下來？」

「是我故友情深，認爲他浪跡江湖，總不是辦法，不如留在軍中，憑他的才華和身手拾功名富貴，是輕而易舉的事。」

「結果他留下來了，造成今天的悲劇。」周文文一臉苦笑。

「所以，我才說這是冥冥中所安排的寃孽，」周百齡也苦笑道：「現在，該說到妳娘了。」

「……」周文文沒接腔。

「當時，妳在妳娘的肚子裏，已有三個月的生命了。」

「……」周文文苦笑無言。

「滿州婦女，對男女禮防，本不太講究，由於上官恕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們之間，平常根本就不避嫌疑，我也根本沒想到，他們之間，會有越軌的行動。」

「按常情來說，一個是自己愛妻，一個是自己的好朋友，如果我還要懷疑他們，提防他們，那不是我自己太混帳嗎？」

「但事實上，我本來認爲不會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當我察覺他們的曖昧關係之後，妳說，我該怎麼辦？」

周文文仍沒接腔。

其實，像這種事，她也沒法接腔。

于子畏拈鬚微笑道：「如果是我站在你當時的立場，倒是好辦得很。」

周百齡笑問道：「于大俠打算如何處置？」

于子畏道：「每人賞他一刀。」

周百齡苦笑道：「這的確是好辦法，可惜我當時下不了手。」

于子畏道：「那你是如何處置的？」

周百齡道：「我甚麼都不要了，官位，老婆，老婆腹中的孩子，都給了他。」

「他……他居然都接受了？」

「他爲甚麼不接受，這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好事啊！」

周文文憤然地道：「爹！您爲甚麼會有這種混帳的措施？如果您當時給了他們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周道剛

混沌書生

溫州周道剛，生有膂力，能運六十斤巨石，旋轉如飛，怒目一呼，筋露髮植，骨節震震作響，而尤以左手爲最捷，與人撲，恒以左勝，與莫増相友善，莫謹厚韜晦，不以力自詡，望之如書生，周性暴，每毆人，莫輒解之，屢勸其改行，而周不能從，然惟莫之自懼。後莫以滅流寇，功授提督，而周以殺人故，官吏索之急，間關奔鄂，投莫所，莫謂之曰：子不聽吾言，果有今日，吾與子友也，私情也，殺人者死，國法也，吾不能以私情廢國法，然亦不忍子之見執於鄂。立贈以二百金，令速他適。周遂入洛陽，遇異人授以擊技，並劍術，學成轉輾至魯。先是魯有劇盜大刀王成者，慓悍善戰，爲患閭閻，已非朝夕，浙有餉需五萬金，爲王所刦，浙撫責護解某尹，至魯緝盜，而以全家質於獄，尹止于逆旅，計無所出，終日徬徨，限期將屆，自縊于旅邸，幸爲居停所窺，解救得免，斯時驚動賓客，咸來詢問，周亦適在其中，問其故，奮然曰：見死不救，非丈夫也，願效馳驅。遂隻身入盜穴，羣盜與鬥，盡被殺，王奮身相搏，周以劍斷其右臂，生擒而返，解浙歸案，始知周亦爲殺人犯，浙撫以事實聞於朝，而魯撫亦以地方肅清，歸功於周，請旨賞賚，朝廷嘉其功，赦前罪而授以武職，旋捻匪亂作，周隨征戰，功卓著，不數年已官至總戎矣。

一人一刀，我也就不會到世間來受罪。」

周百齡苦笑道：「孩子，妳太年輕，對於一個老婆偷人的男人的心境，妳是沒法體會的。」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當然！我之所以有那樣的混帳措施，也還另有原因。」

于子畏插口問道：「甚麼原因？」

周百齡道：「我跟當時的頂頭上司沒法相處，試想，老婆不貞，事業又不順遂，心灰意冷之下，才決心拋妻棄官，出家當和尚去。」

「好主意！」于子畏笑問道：「以後，怎麼又還俗了呢？」

「不是還俗了，而是和尚根本就沒當成。」

「那又是爲甚麼？」

「還不是爲了女人。」

「你……另外還有女人？」

「一個已經够受了，我怎敢另外再找別的女人。」

「那是說，還是爲了金珠？」

「是的，」周百齡苦笑道：「女人實在是不可理解的動物，她主動不貞於我，當我憤然離去時，又苦苦哀求挽留我，同時，上官恕也似乎天良發現，幇着她挽留我。」

于子畏笑道：「嘿！上官恕居然也挽留你？」

「不錯。」

「挽留你下來，你們三者之間，如何相處？」

「辦法很簡單，官職是他的，老婆嘛！名義上是他的但實際上却以我爲主。」

「荒唐！荒唐！眞是荒天下之大唐！」于子畏苦笑了一下，又道：「老婆可以私相授受，難道官位也能私相授受嗎？」

周百齡道：「官位當然不能私自授受，但有辦法可以變通，不能變的是我的姓名，所以，上官恕必須頂着我周百齡的姓名，至於上司方面，由於我的頂頭上司跟我相處不好，而對上官恕的印象很不錯，自然全力促成，加上我跟大將軍私交不錯，經我當面懇切說明一切之後，終於完成這一筆荒唐的交易，而以後，我也就成爲周府中的楚二爺了。」

于子畏苦笑道：「眞是聞所未聞的奇聞。」

周百齡長嘆一聲道：「女人是禍水，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追根究底，這荒唐故事，都是金珠一手所造成。」

于子畏神色一正道：「周老弟，別怨天，也莫尤人，現在，我問你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你仔細想想，再回答我。」

「好的。」

「在以後，你們三人共同生活的時間中，你有沒有發現，上官恕有甚麼可疑的行動？」

周百齡一楞道：「于大俠指的是哪一方面？」

「包括任何方面。」

「這個……我倒是想不起來。」

周文文插口道：「他平常一直對我很冷漠，是否也算可疑呢？」

周百齡道：「這不能算，因爲，妳本來不是他的女兒，他對妳的冷漠，本是情理中事。」

于子畏又道：「他一直對你都像一位很好的老朋友？」

「是的。」

于子畏濃眉深鎖，沒接腔。

周百齡注目問道：「難道于大俠有甚麼特殊的構想？」

「現在還談不上。」于子畏沉思着道：「周老弟認爲暗殺上官恕的，就是甄子虛？」

「是的。」

「那麼，甄子虛又是甚麼人？」

「準是十君子中人。」

「十君子中人，你都認識？」

「不錯。」

「那麼，十君子中人的神秘死亡，原因何在？」

「這個，我可不清楚，因爲，我沒參加他們任何的活動。」

于子畏苦笑着一嘆道：「可惜司徒敬被他滅口了，否則，是可以問出一些端倪來的。」

門外傳來水東流的語聲，道：「師傅，這問題，我倒是可以解答一部份。」

于子畏道：「先回答我，方才，有沒有甚麼發現？」

水東流道：「有的，好像是甄子虛，企圖接近這兒，給我和丁兄弟嚇跑了。」

「你們兩個，都很了不起。」

「不！這是仰仗您的虎威，不是您坐鎭這兒，那老小子不會這麼乖的。」

于子畏拈鬚笑道：「總算你們兩個都有自知之明，進來吧！」

「是……」

原來方才丁少山，水東流二人的突然離去，是由於于子畏發覺有人企圖接近，才以傳音功夫將他們二人差遣出去的。

丁少山，水東流二人又回到室內，坐回原位。

于子畏目注水東流問道：「你說你知道十君子神秘死亡的原因？」

「是的。」

「也知道甄子虛的身份嗎？」

「這個……徒兒不敢亂講。」

「不敢亂講」，是表示他心中已有腹案。

于子畏居然也不追問，反而轉向丁少山問道：「小老弟，你呢？」

「我也一樣。」

丁少山的回答很妙。是「一樣」的不知道，還是「一樣」的「不敢亂講」呢？

于子畏也不追問，但水東流却苦笑道：「師傅，你們兄弟相稱，那我豈不是要叫他小師叔了！」

「隨你的便，」于子畏淡淡一笑之後，正容說道：「現在，說你所知道的秘密吧。」

「嗯！就是有關十君子神秘死亡的秘密？」

「廢話！」

水東流苦笑道：「是！師傅，這都是您老人家平常教導有方。」

他，向着乃師扮了一個鬼臉，才神色一正道：「師傅，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十君子之所以先後神秘死亡，也是爲了一個『財』字。」

「少講道理。」

「是！」水東流沉思着道：「當年年大將軍西征之時，曾經獲得一筆鉅大的財物，說到這裏，另有一個秘密必須先行說明。」

話鋒頓了一下，又道：「對於年大將軍之死，一般人都認爲是他功高震主，皇帝多疑所致，也都暗中替他叫屈。」

于子畏插口問道：「難道他眞有甚麼表示？」

水東流道：「這是很難說的，可能眞有這樣的企圖，却因顧慮太多，沒有及時把握機會。」

于子畏一嘆道：「這一點，我有同感，如果他當年及時行動，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但他犯了漢代韓信一樣的錯誤，猶豫不決，結果不但身敗名裂 也一樣的不得善終。」

水東流裂嘴傻笑道：「師傅，這可是您自己大發高論啊！」

于子畏瞪了他一眼道：「你就喜歡挑師傅的毛病。」

「不敢！」

「哼！我的高論，還不是你引發起來的。」

「是是……徒兒知道了。」

「乖乖的說下去！」

「是！」水東流沉思了一下，道：「當年年大將軍是不會有過甚麼反動的意圖或表示，沒人知道，但他的手下人，却也像漢代韓信手下的蒯通一樣，曾經暗中勸他及時採取行動的。」

「那些人，也包括了十君子？」

「是的，十君子並已有了實際行動，將那批西征所獲的鉅大財物，暗中埋藏起來。」

「準備作爲造反之用？」

「是的。」

「這事情，年大將軍自己也知道？」

「是的。」

「以後，年大將軍垮台了，那批財物就成爲十君子先後神秘死亡的禍源？」

水東流裂嘴笑道：「師傅，您比我還要知道得更多嘛！」

「少來這一套！」

于子畏的語氣儘管是含有叱責的意味，但他眉宇間所顯示的，却顯然表示他是很欣賞「這一套」的。

水東流向乃師扮了一下鬼臉。

于子畏又注目問道：「現在，那批財物呢？」

「這問題，恐怕只有甄子虛和胡媚二人才能回答。」

「嗳！這些，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師傅，您又忘了，目前，徒兒還是清廷侍衞的身份。」

「你到這兒來，就是奉命追查那批財物？」

「不！追查那批財物是附帶的任務，正式的任務是監視周百齡，啊！周大俠，非常抱歉，我應該改口稱上官恕才對。」

說着，並向周百齡致過歉意的一笑。

周百齡也報以苦笑。

水東流接着又說：「今上這個人好多疑，也並非誇大其辭，儘管十君子都已解除兵權，謫爲平民，但他仍不放心，每一個人都派有專人在暗中監視。」（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皋·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情浪子到達杭州想找尋銀鞭女俠詢問自己的身世，無意中與俏紅、小翠主婢重逢，他與俏紅互訴離情，共道相思之苦，正在纏綿時，無情浪子偶而想起俏紅是他師父的女兒，而他又正懷疑自己也是師父的兒子，於是懸崖勒馬，並將自己的疑團告知俏紅。隨後與俏紅主婢往訪小螺庵主，途中却與鐵旗帮白虎壇高手發生衝突，終於展開一場搏鬥，最後對方不敵，無情浪子不想樹敵，見好即收，雙方握手言和，即再上道……

黑白道齊聚　殺機佈吳山

無情浪子道：「怕什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怕麻煩妳回家抱孩子去！」

俏紅撇撇嘴道：「又在瞎說了，那來的孩子抱？」

小翠咭咭一笑道：「那還不簡單，你們生幾個就是。」

俏紅嬌靨一紅道：「翠丫頭，妳要討打？」

小翠連忙搖手道：「饒了我吧，小姐，下次不敢說了。」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同不同意住湧金門？快點說。」

俏紅哼了一聲道：「咱們武功不濟，只好跟着你，你要住那兒，咱們還能不同意。」

無情浪子握着俏紅的玉手道：「不要氣餒，俏紅，妳適才瞧到我那身法麼，學會了它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俏紅道：「你教我？」

無情浪子道：「當然，走，咱們去後山收拾行囊，今晚就搬到錢塘老店去。」

俏紅道：「好吧！」

收拾好了行囊，立即趕往錢塘老店，沒有想到的問題又來了，錢塘老店已是客房爆滿。

此等情形不只是錢塘老店，整個杭州城的客棧，全都住滿了客人。

這也難怪，天下各門派的武林人物，一起湧進了杭州，而且只能進，不能出，杭州的客棧豈有不爆滿之理。

只是如此一來，俏紅主婢就進退兩難了，無情浪子不願離開湧金門，她們主婢又不願離開無情浪子，這樣，難道把她們掛起不成？

掛起倒也不必，無情浪子不是還有一個房間麼？擠一擠，不是就解決了。

問題是，他們雖然相愛，却不是一對夫妻，男女有別，這該怎麼一個擠法？

這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無情浪子與俏紅都有着束手無策之感。

不過小翠却認爲小事一件，用不着這麼爲難。

「嗨，公子，你越來越讓我不懂？」

「我有什麼讓妳不懂？」

「你在錢塘客棧有一個房間，爲什麼還要這麼愁眉苦臉的？」

「這個——」

「別這個那個了，咱們身着男裝，三個男人住一起有什麼好怕的？小姐，別儘站在外面磨菇，走，咱們進去。」

小翠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硬將俏紅拖了進去，好在這個房間之內，原是兩個床舖，她們主婢佔用了一個，一切問題豈不是迎刄而解？

是的，三個男人住一間客房，的確不會有什麼問題，也沒有人管他們這檔子閒事，只有無情浪子感到有些不安而已。

待安頓就緒之後，小翠的花招又耍來了。

「小姐，要不要吃點什麼？我可是有點餓了，這樣吧，我去買回來，你們先聊聊。」

不管俏紅是否同意，小丫頭已經閃身而出，臨去之時還向俏紅眨眨眼，抛給她一記神秘的臨去秋波。

小丫頭是一番善意，但俏紅的神情却顯得十分煩燥。她只是向無情浪子投下幽怨的一瞥，就將螓首垂了下來。

燭光在輕輕的搖曳，長街叫賣之聲偶爾傳進他們的耳鼓，隣室的一對男女，在毫無顧忌的嬉笑着。

大千世界是如此的美好，但他們却在浪擲這大好的時光。

良久，無情浪子長長地一吁道：「俏紅……」

「嗯……」

「不要難過，咱們並未絕望。」

「我知道，可是……」

「可是什麼？俏紅！」

「你如果當眞是我的哥哥……。」

「我想此種可能不會太大。」

「爲什麼？」

「你想，如果妳是先師的女兒，他離開留雲山莊之時爲什麼不將妳帶走了，就算當時有什麼不便，此後他也該來瞧瞧妳，骨肉親情，父女連心，他怎麼會不聞不問，將妳視同陌路呢？」

「你說的頗有道理，不過，浪子哥哥，如若你當眞是我的兄長，你知道我會怎樣？」

「哦，妳會怎樣？」

「只有兩條路，除了死豖只有當尼姑了！」

「爲什麼要這樣，俏紅？」

他有些震驚，也有些激動，不由走了過來，緊緊握着俏紅的玉手。

俏紅嬌軀一斜，倒進他的懷裏，淚水洒向他的衣衫，留下一片多情的痕跡。

「浪子哥哥，咱們曾經……曾經……雖然還沒有……但……」

無情浪子心弦一震，不錯，他們曾經肉帛相見，雖然在緊要關頭他懸崖勒馬，但俏紅的清白已經算是交給他了！

如果他們當眞是兄妹，這……

他扶起俏紅，長長一嘆道：「俏紅，如果造物者當眞對咱們如此殘酷，要死我陪妳，要出家我也陪妳。」

俏紅睜着一雙淚眼，悽苦的一笑道：

「浪子哥哥！我想……。」

無情浪子道：「想怎樣？妳說。」

俏紅道：「給你？」

無情浪子一呆道：「不，俏紅，咱們不能那樣！」

俏紅幽幽道：「咱們已經下定最後決心了，你還顧慮什麼？」

無情浪子面色一整道：「妳聽我說，俏紅，如果咱們不是兄妹，那麼來日方長。如果咱們是兄妹，就不應該再存非份之想，做出違反人倫之事，會玷辱祖宗，遺羞江湖的，妳說對嘛？俏紅。」

俏紅嬌軀一震說道：「可是，咱們曾經……」

無情浪子道：「那時咱們並未想到可能會有兄妹的血緣，而且咱們懸崖勒馬，並未喪失清白，那件事妳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俏紅沉吟半晌，忽然啊了一聲道：「浪子哥哥：假如咱們是兄妹，你當眞跟着我死，跟着我出家？」

無情浪子道：「大丈夫言出如山，難道你還信不過我？」

俏紅一嘆，道：「我不是信不過你，只是如此一來，你就成爲羅氏門中的罪人了！」

無情浪子道：「此話怎講？」

俏紅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羅氏的香烟因你而斬，你怎能不是羅氏門中的罪人！」

無情浪子道：「這個……」

俏紅道：「我倒有一個兩全的法子，不知道你依是不依？」

無情浪子道：「哦，妳說說看。」

俏紅道：「小翠跟我名爲主婢，實際上咱們親如姊妹，我如果能够嫁給你，也會要你將她收房的，倒不如現在先收了她，好歹先替羅家留下一個後代。」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妳太悲觀了，俏紅，咱們會一雙兩好，花好月圓的，你就不要出這些傻主意了。」

俏紅精神一振道：「浪子哥哥：你憑什麼這樣說，是有根據？」

無情浪子道：「憑自信，我的自信從來沒有出過差錯。」

俏紅櫻唇一噘道：「你既然有這麼堅定的自信，爲什麼你又不敢？」

無情浪子面色一整道：「咱們不能不防萬一，好啦，時間已晚，妳去睡吧。」

俏紅無可奈何，只得懶洋洋站了起來，走出未及兩步，忽然神色一呆。

「浪子哥哥，你聽……」

「有人遭到暗算了，走，咱們快去瞧瞧。」

他們聽到一聲划破夜空的慘叫，似乎就在隣室，無情浪子担心南山樵子，因而要出去瞧瞧。

他們剛剛走出房門，小翠已神色倉皇的奔過來，道：「小姐，出了人命了！」

俏紅道：「在那裏？是誰？」

小翠答道：「在那邊，聽說是洞庭雙傑。」

洞庭雙傑介於正邪之間，武功奇高，驕狂任性，一向獨來獨往，武林之中找不到一個眞正的友人。

他們雖是沒有友人，仇人却十分之多

，這可能就是他們遭人暗算的原因。

不過他們不算壞人，所以無情浪子要去瞧瞧。

洞庭雙傑的客房是最後一間，緊靠着院牆，夜行人由此出入倒是十分方便。

此時門窗洞開，屋子裏擠滿了瞧熱鬧的人潮，議論之聲此起彼落，却沒有一個去檢查洞庭雙傑的傷勢。

無情浪子擠進房裏，目光一瞥傷者，不由面色一變。

倚在他身旁的俏紅道：「浪子哥哥，他們是被什麼所傷？好生可怕！」

無情浪子道：「霹靂刀。」

俏紅啊了一聲道：「當眞麼？霹靂刀是……」

無情浪子道：「俏紅，有話咱們回房再說，洞庭雙傑有一個重傷未死，我瞧瞧還能不能救治。」

洞庭雙傑的老大傷在前胸，已告不治，老二孟進餘傷在背部，傷勢雖然沉重，却還在活着。

無情浪子取出療傷靈藥給孟進餘敷上，再喂他兩顆丹藥，然後向瞧熱鬧的雙拳一抱道：「洞庭雙傑是被霹靂刀所傷，我想各位必然知道霹靂刀是何許人物吧？」

霹靂刀原是武聖羅量天的獨門武學，但它出手必定傷人，難免有違天和，因而除非對付十惡不赦之人，武聖從不輕用。

現在武聖業已去世，江湖道上人所共知，那麼這位身負霹靂刀武功的必然是武聖的傳人了。

這是人們的想法，此一想法倒也十分合理，因而有人答道：「咱們不知道霹靂刀是誰，但他是武聖的傳人決不會錯。」

無情浪子道：「據情度理，閣下沒有說錯，但事實上却大有出入。」

那人道：「哦，請敎……」

無情浪子道：「此人的霹靂刀決非武聖所傳，他是在天山絕頂與另一人共同拾獲的一部武功秘笈，該秘笈分爲兩部，前半部是流星輕功，後半部是霹靂刀法，江湖所傳人如流星，刀似霹靂，指的就是此一武學。」

另一人道：「少俠年歲不大，如何知道此等武林秘辛？」

無情浪子道：「拾獲武功秘笈的另一人就是先師，在下自然知道了。」

那人道：「如此說來，少俠也習會了霹靂刀法？」

無情浪子道：「此人暗下毒手，斷去先師雙足，先師當時能够留得命在，已是邀天之幸了，如何能够習得那項刀法？」

那人道：「令師是誰？」

無情浪子道：「先師是黃海漁夫法無用，那獲得霹靂刀法，並暗算先師的惡賊，就是與先師並列武林四奇之一的東陵老農車淩。」

無情浪子語音甫落，洞庭雙傑的老二忽然發出一聲呻吟。

他醒來了，但張目瞧見無情浪子時，竟然面色一變，同時伸手向他一指，大叫一聲「你……你……」雙眼一翻，頓時氣絕。

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變化，無情浪子不由神色爲之一呆。

此時一名黃衣大漢忽然冷笑一聲道：「瞧到了麼？各位，洞庭雙傑的老二是被這位少俠嚇死的，你們不覺得此事有點出奇？」

無情浪子道：「朋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黃衣大漢道：「閣下不必緊張，在下只是就事論事。」

無情浪子道：「既然如此，朋友不妨說個明白。」

黃衣大漢說道：「這可是你叫我說的呀！」

無情浪子道：「在下俯仰無愧，你說吧。」

黃衣大漢道：「閣下能够嚇死人，只有一個理由。」

無情浪子道：「莫非洞庭雙傑是在下殺的？」

黃衣大漢道：「難道閣下還有更好的解釋？」

無情浪子一吁道：「朋友誤會了，如是在下殺他，何必又要救他？」

黃衣大漢嘿嘿一笑道：「這叫做掩耳盜鈴，此等手法已經不新鮮了。」

俏紅怒叱道：「你胡說，咱們是聽到慘叫之聲才來，說不定洞庭雙傑就是你下的毒手！」

黃衣大漢一怔道：「啊，反打一耙，高明，高明。」

俏紅還待反唇相譏，南山樵子忽然由人羣中擠進來道：「這位朋友的確誤會了，老夫可以担保，無情浪子句句實言。」

南山樵子名列武林四奇，圍觀者一見他出頭那能不信。

回到客房之後，無情浪子一嘆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看來閒事管不得！」

南山樵子道：「你錯了，別人做成圈套讓你跳，你縱然不管閒事，還是會落在你頭上的。」

無情浪子一怔道：「前輩是說……」

南山樵子道：「你想想，那孟進餘爲什麼會被你嚇死？」

無情浪子道：「前輩，他當眞是被晚輩嚇死的？」

南山樵子道：「錯不了。」

無情浪子道：「晚輩不懂。」

南山樵子道：「那行兇之人，如果穿着打扮跟你絲毫不差呢？」

無情浪子面色一變道：「好歹毒的心機！他爲了什麼？」

南山樵子笑道：「如此問法你就太笨了，你要替法老兒報仇，他又沒有把握勝你，這樣一石兩鳥，豈不是上上之策？」

無情浪子道：「前輩說的是。」

南山樵子道：「老夫累了，有話明天再說吧。」

南山樵子走了，無情浪子却毫無睡意。

俏紅輕輕道：「浪子哥哥，不要想那些了，咱們還要打點精神應付未來，還是早點睡吧。」

無情浪子點點頭，以掌力搧熄了燭光，脫掉衣衫睡了下去。

他只不過剛剛闔上眼皮，一片喧嘩之聲忽然又傳了過來。

小翠第一個翻身躍起道：「小姐，妳聽，又出事了！」

俏紅道：「我知道，睡吧，咱們少管一點閒事。」

她不願管閒事，別人却找上門來。

一片急驟的步履之聲及門而止，看來痲煩當眞又找上他們了。

「開門……開門……」

無情浪子披上外衣，打開房門道：「什麼事？各位。」

門外聚集的人數，怕不有數十人之多，領頭的又是那位黃衣大漢，他一瞧到無情浪子，竟然神色一呆。

無情浪子冷哼一聲道：「朋友，咱們素昧平生，你却一再跟在下過不去，今天你如果說不出一個理由，休怪在下不客氣了。」

黃衣大漢吶吶半晌道：「對不起，無情大俠，前面又出了人命，咱們趕去一瞧，只見一條人影逃了出去……」

無情浪子道：「閣下以爲是我？」

黃衣大漢道：「那人的穿着打扮與無情大俠一般無二……」

無情浪子道：「所以你們就要瞧瞧在下在不在房裏，如果在下不在房裏，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淸了！」

黃衣大漢道：「在下魯莽，幾乎上了那惡賊的大當！」

無情浪子道：「那人就是東陵老農車淩，只有他習會了霹靂刀法，他怕在下找他替家師復仇，所以千方百計地想陷害在下。」

黃衣大漢道：「無情大俠，在下有點不解。」

無情浪子道：「哦，閣下請說。」

黃衣大漢說道：「霹靂刀是武林絕學，那凌厲的刀法，當代武林很難找得到對手……」

無情浪子道：「不錯，霹靂刀的確具有此等威力，不過無論霹靂刀如何凌厲，它却無法損傷天蠶漁網，所以在下並不怕它。」

黃衣大漢啊了一聲道：「請恕在下失言，告辭。」

這般人退走了，小翠却哼了一聲道：「那穿黃衣的傢伙必然不是好人，公子不該放過他的。」

無情浪子道：「姓車的存心嫁禍，倒是不能怪他，這樣也好，我這一當衆說明，姓車的就變做搬石頭砸自己的脚了。」

俏紅一嘆道：「估不到心如此險惡，姓車的辜負武林四奇的名號了。」

無情浪子道：「天下偽冒爲善，心存鬼域的十分之多，咱們不要管這些，折騰了半夜，該休息一下了。」

他們的確有點累了，也就分別合衣睡了下去。

× × ×

杭州原是一個風景綺麗，文物薈萃的所在，但在一夜之間，它却腥風四起，變做一個恐怖的世界了。

杭州是有王法的，但江湖事江湖了，只要他們不波及一般百姓，官方也不願管他們的閒事。

因而連日以來，慘劇在不斷發生，似乎有些人在肅淸異己，以免到時候碍手碍脚，妨碍了他們的正事。

這般受害者多半是勢單人孤，小門小派的，但大多數是與南山樵子有交往的。

這對南山樵子及無情浪子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說明了一點，他們籌組人力，聚沙成塔的計劃行不通，別人早就對他們注了意。

這天南山樵子與無情浪子俏紅小翠等聚在一齊共商對策，一陣剝啄之聲忽然由門上傳來。

小翠長身而起，奔到門後道：「什麼人。」

門外那人道：「是我，月兒。」

小翠啊了一聲，打開房門將月兒放了進來。

月兒向南山樵子抱拳一禮，然後對無情浪子道：「公子，咱們小姐有請。」

無情浪子道：「哦，妳們小姐現在何處？」

月兒道：「在劉大戶家，離這兒近得很。」

俏紅道：「告訴妳們小姐，無情浪子無法分身。」

月兒道：「咱們小姐有機密大事要與公子面談，你如果不去，誤了大事可不要怨咱們小姐！」

無情浪子道：「月兒，是什麼機密大事？」

月兒道：「小婢如果知道，就不能叫機密了，快去吧，公子。」

無情浪子說道：「好吧，我去去就回來。」

俏紅道：「我也要去。」

俏紅要去，無情浪子不能拒絕，只得向南山樵子告了一個罪，帶着俏紅主婢，跟着月兒去見大雪。

劉大戶家只是一個沒落的大戶，大雪姊妹租了他家的一個偏院，比起客棧要淸靜的多了。

大雪將無情浪子等迎進客廳，俏紅向四週打量一眼道：「好地方，令姊呢？」

大雪道：「家姊有事出去了，姑娘請坐。」

無情浪子道：「大雪，究竟有什麼機密大事？」

大雪道：「西門兄弟對公子的身份十分懷疑……」

俏紅道：「還用妳說？他們早就懷疑了。」

大雪道：「不過他們今晚要動手，只怕連姑娘也不會放過！」

俏紅面色一變道：「此話當眞？」

大雪道：「消息來源可靠，應該不會有問題。」

無情浪子道：「不必担心，俏紅，西門世家奈何不了咱們的。」

俏紅道：「不，浪子哥哥，你千萬不能大意，據我所知，西門世家高手極多，其中還有幾個特殊人物，如果他們當眞以全力對付咱們，逃生將十分不易。」

無情浪子道：「什麼特殊人物？」

俏紅道：「我也不知道，聽奶娘說是幾個極端可怕的老魔，西門世家稱他們爲老供奉。」

無情浪子沉吟半晌道：「大雪……」

大雪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無情浪子道：「妳們這兒多住兩個人可以麼？」

大雪道：「可以，莫非公子你……」

無情浪子道：「不，我想讓俏紅主婢今晚住在妳們這兒。」

俏紅道：「不要，我為什麼要住在這兒？」

無情浪子道：「妳聽我說，俏紅，妳不是說西門世家有幾個老魔頭麼？如果今晚他們也來，妳們主婢豈不是太危險！」

俏紅道：「難道你就不危險？要麼你也住在這兒，否則咱們就一道回去。」

無情浪子道：「妳又不聽話了，須知我是要摸摸他們的底，而且我一個人也脫身較易。」

俏紅道：「可是我不放心……」

無情浪子道：「不必担憂，俏紅，我只要想走，還沒有人能够留我下來。」

俏紅無可奈何，只得委委屈屈的答允了。

無情浪子問道：「大雪！還有什麼事嗎？」

大雪道：「小螺庵主將提前來到杭州，預計明早辰初在侯朝門附近登陸。」

無情浪子道：「啊，這個消息別人都知道麼？」

大雪道：「我想西門世家他們已經知道，否則這幾天他們就不會這麼積極淸除異己了。」

無情浪子略作沉吟道：「俏紅！妳在這兒等我，千萬不能亂跑，待我打發了西門世家，我就會到這兒來找妳的。」

俏紅道：「西門世家的老供奉武功深不可測，你可得當心一些！」

無情浪子答道：「我知道，咱們晚上見。」

他返回錢塘老店，將大雪的消息告知南山樵子，道：「前輩，咱們還有沒有可作奧援的朋友？」

南山樵子道：「有。」

無情浪子道：「有多少？」

南山樵子道：「一個。」

無情浪子道：「就只有一個？」

南山樵子道：「欺善怕惡是人之常情，何況西門世家及鐵旗帮橫加屠殺，能够有一個不怕死的朋友已經算是不錯了。」

無情浪子道：「說的也是，這位朋友是誰？」

南山樵子道：「酒肉和尚沙陀大師，你可曾聽過他的名號？」

無情浪子愕然道：「這位老禪師還在人間？聽說四十年前他就已行道江湖，以一身超凡絕俗的神功，為江湖除掉不少敗類。」

南山樵子道：「不錯，老和尚忌惡如仇，足跡所至，羣魔授首，後來他因為殺孽太多，因而隱跡西湖南屏山的淨慈寺，不再過問江湖是非了。」

無情浪子道：「那麼老禪師怎肯再開殺戒？」

南山樵子道：「這又不同了，他與令師交非泛泛，這件事他怎能不管？」

無情浪子道：「原來如此，前輩，時機緊迫，咱們現在就去南屏山。」

南山樵子道：「好，咱們走。」

他們趕到南屏山，一陣嘹亮的鐘聲正遙遙傳來，南屏晚鐘，千古傳誦，無情浪子身歷其境，在喜悅中不由有一股肅然之感。

南山樵子放慢腳步道：「寺僧正在做晚課，咱們來的不是時候。」

無情浪子道：「不要緊，咱們慢點走，沿途瞧瞧景色也是好的。」

西湖風景越看越迷人，他們這一留連，夜色竟悄悄的爬了上來。

最後還是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天黑了，前輩，咱們進寺吧。」

進入淨慈寺，找到了沙陀禪師，這位一代俠僧，在寺中並無任何職司，但自住持以下，都對他極端尊敬。

老禪師年近七旬，依然紅光滿面，精神矍鑠，見到南山樵子，發出一陣宏亮的笑聲道：「老衲想你該來了，這位小施主是誰？」

南山樵子抱拳一禮，道：「他是老禪師故友的傳人無情少俠，特來參謁老禪師的。」

無情浪子立即以晚輩之禮參見道：「晚輩無情，參見禪師。」

沙陀禪師目射精光，向無情浪子打量一陣，然後宣了一聲佛號道：「好一個無情，兩位請坐。」

他們就坐之後，沙陀禪師雙目微闔道：「發生了什麼事？挹施主。」

南山樵子道：「小螺庵主將於明早辰初抵達侯朝門，由於時機緊迫，老樵夫不得不來驚擾佛駕。」

沙陀禪師雙目一睜道：「消息是否正確？」

南山樵子道：「雖是一種傳言，但咱們不能不信！」

沙陀禪師點點頭道：「施主說的是，唉，老衲數十年不染血腥，看來又要大開殺戒了，阿彌陀佛。」

語音一頓，目光轉向無情浪子道：「令師遽歸道山，使老衲失去一位至友，小施主承受衣鉢，在武學上必有超凡的成就了。」

無情浪子道：「先師雖是耳提面命，不憚教誨，但晚輩姿質魯鈍，所學不過先師十之二三而已。」

沙陀禪師一笑道：「好，好……」

大袖輕輕一拂，一股看似柔和，但強勁得有如山岳般的壓力，向情無浪子迫了過來。

無情浪子乍遇襲擊，立生反應，只是上身微微一震，竟將那股壓力蓋了開去。

坐在他身旁的南山樵子却遭了池魚之殃，所幸武林四奇也非泛泛之輩，他連人帶櫈後退了兩尺，總算將那股壓力予以化解。

沙陀禪師宣聲佛號道：「小施主的金剛神功已有不凡的造詣，故友絕藝繼承得人，老衲實在替他高興。」

無情浪子道：「不敢當老禪師謬讚，還望前輩不吝教誨。」

沙陀禪師道：「尊師一身修為，是武林百年來的第一人，小施主是他的唯一傳人，老衲怎敢當教誨二字，不過老衲自退隱之後，曾將佛門金剛一指禪功作了一番深入的研究，這也是老衲數十年來的一得之愚，小施主如果不嫌棄雕虫小技，老衲願意以此相贈。」

金剛一指禪，是佛門無雙絕藝，習得

此項指力之人，就可縱橫江湖，叱咤風雲了。

沙陀禪師是一代高僧，當年行道江湖，從未遇到對手，如今他願意將經過數十年深入研究的金剛一指禪傳給無情浪子，這豈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無情浪子立即躬身一禮道：「長者賜，不敢辭，只是晚輩受此厚賜，內心頗為不安……」

沙陀禪師微微一笑道：「小施主只要在江湖多立一點善功就是了，拿去吧。」

一本薄薄的絹册，交到無情浪子的手中，想不到此次杭州之行，他竟然得到如此巨大的收獲。

沙陀禪師再度雙目一闔道：「明晨老衲必到，兩位施主請。」

老禪師已經下了逐客之令，他們老少二人只得躬身一禮，然後退了出來。

回到客棧，南山樵子道：「咱們明天還要起個早，少俠早點睡吧。」

無情浪子道：「是，前輩，咱們明早見。」

× × ×

杭州侯朝門外的錢塘江岸，原是一個水陸碼頭，往日船舶雲集，今天却運一艘舢舨也瞧看不到。

莫非這座水陸碼頭出了什麼意外的大事？

不錯，這兒船隻遠避，行人絕跡，如非將有大事發生，決不會呈現這般淸冷的景象。

碼頭之上也不是當眞決無人跡，常人雖然是無法瞧到，至少還有十幾二十個尼姑。

這般出家人共有二十四個，以十二人為一排，分別鵠立於碼頭的兩側。

她們的年歲全在二十上下，可以說正當妙齡。

只是她們却勘破紅塵，皈依我佛，過那青燈貝葉的出世生活。

現在她們寶相莊嚴的守在碼頭之上，好像在等候什麼。

此時萬籟俱寂，只有多事的晨風，偶爾拂動着女尼的緇衣，响起一陣獵獵的音响。

也許太過靜寂了一點，這座碼頭隱約之中似乎有一股瞧不見，摸不着的無形壓力。

當辰初時分，一葉扁舟，由錢塘江口欵乃而來。

最後扁舟靠上侯朝門外的碼頭，走出一位頭戴竹笠的緇衣老尼。

碼頭上的兩排女尼，立即雙手合什，高喧佛號道：「恭迎庵主。」

緇衣老尼單掌一立，喧了一聲佛號，立即由二十四名女尼簇擁着沿鳳山門向西湖奔去

她們剛剛到達吳山山麓，一聲尖銳的長嘯忽然由前路傳來。

二十四尼聞聲知警，只見人影閃動，快若颷風，片刻之間，已圍着緇衣老尼佈成一座玄奧無比的佛門陣法。

此時無數人影在向吳山腳下集中，一片凌厲的殺機，也在漫無休止的向吳山腳下瀰漫。

前面來的是西門世家，堵在後面的是鐵旗帮的匪徒，左側是烏　堡及濟南三大家，當代武林黑白兩道的知名人物幾乎全數聚齊。

祇不過刹那之間，他們已對二十四尼完成了嚴密的包圍，四週黑壓壓一片人潮，圍困得像鐵桶一般。

此時西門兄弟越衆而出，向緇衣老尼抱拳一禮道：「西門兄弟見過庵主。」

緇衣老尼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不必多禮。」

西門朋道：「庵主！咱們驚動佛駕，實在情非得已！」

緇衣老尼道：「施主言重了，貧尼並未責怪施主。」

西門朋道：「多謝庵主，晚輩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道該不該說？」

緇衣老尼道：「事無不可對人言，施主說說何妨。」

西門朋道：「既然如此，晚輩就實話實說了。」

緇衣老尼道：「說吧，施主，貧尼在洗耳恭聽。」

西門朋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庵主佛法高深，這道理一定十分明白！」

緇衣老尼道：「施主說的不錯，這點道理貧尼的確明白，只不過出家人名利之心已絕，衣食二字全是各方施主所賜與，既是無璧可藏，自然不必害怕懷璧之罪，不過，施主這番善意，貧尼還是衷心感謝的。」

鐵旗帮主符彥武冷哼一聲道：「銀鞭女俠當年與武聖聯袂江湖，聲威所至，羣雄俯首，可惜時移勢易，今日的局面與當年已不盡相同了，庵主縱然功力猶勝當年，只怕也難以逃過今日的這一刦難！」

緇衣老尼喧聲佛號道：「貧尼完全同意施主的觀點，只不過施主找錯人了，貧尼並非銀鞭女俠。」

西門羽嘆息一聲道：「如此說來，庵主是要逼迫咱們動手了，其實絕代武學必須有人發揚光大，庵主將它收藏着豈不是暴殄天物！」

緇衣老尼道：「施主說的是，只不過貧尼並未收藏任何武功秘笈，各位如此勞師動衆，實在大可不必！」

鐵旗帮主符彥武嘿嘿一笑道：「看來咱們是在浪費唇舌了，你帶幾個人上去試試。」

青龍壇主習風，一身儒衫，年約四旬，掌中一柄鋼骨摺扇，除了帮主符彥武，在鐵旗帮無人能敵。

他舉手向身後一揮，十名懷抱長刀的武士立即湧了出來。

他們奔到二十四尼所佈的陣法之前，忽然脚下一窒，瞅着陣法目瞪口呆的發起怔來了。

敢情眼前風流雲旋，烏光漫天，連一個人影都瞧看不到，叫他們如何攻法？

但鐵旗帮是當代黑道的盟主，聲威之盛，並不弱於西門世家。

現在青龍壇主習風親率該壇十名高手前往攻陣，如果一招未發便自退回，豈不砸了鐵旗帮的招牌。

退既不可，攻又無門，這是習風闖蕩江湖以來，第一次遇到的難關。

不過此人究竟不是泛泛之輩，他明白

任何一項武功，都必然有他的破綻，因而身形一晃，帶着十名高手，繞着陣法遊走起來。

在繞過十週之後，終於被他瞧到一隻人影，這就是破綻，他自然不能放過。

一聲暴吼，他將全身功力集中於摺扇之上，身形化作一道輕烟，逕向那稍瞬即逝的人影，作石破天驚的全力一擊。

他身後的十名高手也刀化遊龍，配合他的攻勢，向陣法攻了過去。

這一擊也足可使風雲變色。

四週瞧着的人潮，每一個都雙目大張，瞧看着這一攻擊的變化。

他們的心弦被拉得緊緊的，每一個都在張口結舌，緊張的氣氛壓得直冒冷汗。

這一罕見的搏殺終於揭曉了，那是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嚎。

其實慘嚎不止一聲，只因先後相差無幾，使人聽來好像一聲罷了。

此時陣法的運轉停止了，但那二十四尼却一個不少，依然寶相莊嚴的在那兒靜立着。

陣中的緇衣老尼也還是那般模樣，似乎連站立的姿態也沒有絲毫改變。

惟一不同的是青龍壇主習風，以及他屬下的十名高手。

這十名高手全都使刀，刀法的凌厲，功力的精純，在當代高手之中堪稱不易多見。

但這般不易多見的使刀高手，全都丟了刀，而且還少了一點什麼。

其實他們身軀完整，什麼也沒有少，但却面色灰敗，全身戰慄，好像大病初癒似的。

原來他們的身軀雖是完整，一身功力却已點滴不存，今後他們再也不能仗恃武功在江湖上爲惡了。

青龍壇主習風畢竟比他們高明，由表面瞧看，他丟了摺扇，血污滿身，好像比他的部屬還要悽慘。

不過他只是覺得受了重傷，並未毀去功力。

這是一次扣人心弦，武林罕見的搏殺，時間雖是暫短，但人們却　點喘不過氣來。

他們不明白二十四尼擺的是何種陣法，但它威力之强，天下任何有名的陣法，只怕也不堪與它相比。

那麼，它是閻王的請帖，死亡的陷阱，由適才的搏殺的情形看來，縱然是千軍萬馬也休想動他們分毫。

這般心存叵測的黑白兩道呆了，沒有人願意硬往鬼門關裏闖，生命畢竟是可貴的。

陣中緇衣老尼忽然摘下竹笠，喧聲佛號道：「貧尼與各位施主素無恩怨，各位截殺貧尼，究竟爲了什麼？」

西門羽啊了一聲道：「妳不是小螺庵主？」

緇衣老尼道：「各位原來是找小螺庵主，那你們就找錯對象了，貧尼心馨，是秋月庵的主持。」

鐵旗帮主符彥武怒叱道：「妳爲什麼不早說，存心跟咱們過不去？」

秋月庵主道：「施主錯怪貧尼了，你們幾曾問過貧尼是不是小螺庵主？」

西門羽對西門朋道：「大哥，咱們中了金蟬脫殼之計了，怎麼辦？」

西門朋道：「別急，老二，咱們問問秋月庵主，我想她一定知道的。」

西門羽道：「不錯，請問庵主，小螺庵主現在何處？」

秋月庵主道：「這個貧尼就不知道了，她兩個月前就已雲遊去了，誰知她去了何處。」

西門羽道：「我不信，她既是兩月前就已雲遊去了，爲什麼江湖傳言，說後山十八尼庵見她來主持觀音菩薩生日的法事呢？」

秋月庵主道：「貧尼月前到小螺抄寫金剛經，十八尼庵派人到小螺庵請貧尼回來主持法事，江湖傳言千萬相信不得。」

在黑白兩道目瞪口呆之中，二十四尼護着秋月庵主向前面移動，沒有人攔阻，也沒有人追躡，一場扣人心弦暴風雨，就這麼意外的雨過天晴了。

當黑白兩道散去之後，右側的吳山之上却有人發出一聲長吁。

「浪子哥哥，想不到啊，這太過意外了。」

呼浪子哥哥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俏紅。

除了她，自然還有無情浪子及小翠了，在他們不遠之處，另有沙陀禪師與南山樵子。

他們隱伏在吳山之上，準備必要時爲小螺庵主打個接應，現在事出意外，他們就不必現身出來了。

沙陀禪師先行離去，南山樵子也有事走了，俏紅却幽幽道：「咱們怎麼辦？浪子哥哥。」

無情浪子道：「咱們去後山。」

俏紅說道：「你懷疑小螺庵主會在後山？」

無情浪子道：「這倒不會，出家人不打誑語，秋月庵主不會騙他們的。」

俏紅道：「那咱們去後山做什麼？」

無情浪子道：「找秋月庵主，我相信她對師母的行跡，必然會給咱們一點啓示的。」

俏紅道：「對，咱們走。」

無情浪子道：「別忙，先瞧瞧附近有沒有人，否則必然又會惹來一些麻煩。」

他們分別暗中查看，直待確定無人之時，才向後山聯袂急馳。

× × ×

西湖後山十八尼庵，一般人稱它們爲十八茅蓬，其中以秋月庵最大。

也許由於適才經過一番搏鬥的原故，秋月庵依然戒備森嚴，無情浪子剛剛踏上通往秋月庵的小徑，兩名妙齡女尼已閃身攔住去路。

「敝庵暫時不接待香客了，施主請留步。」

無情浪子雙拳一抱道：「在下無情，意欲晉見庵主，請小師父代向尊師稟報一下。」

一名女尼道：「對不起，施主，家師今日有事，無暇接見客人。」

無情浪子道：「小螺庵主是在下的師母，我想尊師會破例接見在下的。」

女尼啊了一聲道：「既然如此，施主

請稍候。」

無情浪子道：「多謝。」

片刻之後，無情浪子果然被請到秋月庵的禪房，他與俏紅等抱拳爲禮道：「弟子無情俏紅小翠參見師太。」

秋月庵主道：「施主少禮，請坐。」

無情浪子道：「謝師太。」

秋月庵主道：「小螺庵主是施主的師母，尊師是……」

無情浪子回答道：「先師姓羅，諱量天。」

秋月庵主道：「施主原來是武聖的傳人，失敬，施主前來小庵，不知有什麼指教？」

無情浪子道：「晚輩此次前來杭州，原是風聞有人不利於師母，想爲她老人家盡點微薄之力的，適才咱們與沙陀禪師及南山樵子兩位前輩在吳山瞧到貴門下以奇陣痛懲匪徒，才知家師已雲遊他去……」

秋月庵主道：「施主是想知道貴師母的去處？」

無情浪子道：「是的，晚輩有重要的事請示她老人家。」

秋月庵主目光如電，向他仔細打量半晌道：「施主見過令師母？」

無情浪子一吁道：「也許見過，晚輩却記不起來了。」

秋月庵主道：「這話怎麼說？」

無情浪子道：「聽南山樵子前輩說，家師母曾經送一個小男孩給先師，不知那小男孩是否就是晚輩……」

秋月庵主道：「這個麼，老尼不知究竟，施主還是等將來去問令師母吧。」

無情浪子見秋月庵主的神色，分明知道這往事，但別人不願說他也無可奈何。

俏紅櫻唇一噘道：「庵主，出家人不打誑語啊！」

秋月庵主面色一整道：「施主責備的是，不過事涉小螺庵主的私事，老尼實在不便嘵舌。」

無情浪子道：「俏紅妹子年輕無知，請前輩不要見怪。」

秋月庵主道：「女施主一片赤子之心，老尼怎會怪她，令師母此次出山雲遊，可能會往終南一行，施主快去吧。」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晚輩爲什麼沒有想到，多謝前輩指點，妹子，咱們快走。」

他們先回到客棧，南山樵子已經他往，於是他們結了賬，再購來三匹駿馬，逕向餘杭馳去。

無情浪子的打算，是翻越天目山逕趨合肥，這是到終南山的直路，雖是辛苦一點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當天趕到餘杭天色已晚，他們就找了一家客棧準備在此地寄宿。

飯後，無情浪子道：「咱們早點睡吧，路途還遠呢，不養足精神妳們會受不了的。」

俏紅道：「不嘛，我睡不着，咱們先聊一會兒。」

無情浪子道：「往後的日子長得很呢，以後再聊不行麼？」

俏紅道：「那你先睡，我坐在床前跟你聊天，待你睡着了我再走。」

無情浪子道：「好啦，小姐，有什麼話妳就快點說吧。」

俏紅櫻唇一噘道：「快點，聊天嘛，急急忙忙的有什麼意思。」

無情浪子無可奈何的搖搖頭道：「好，好，妳慢慢說，這總該行了吧？」

俏紅嫣然一笑，然後面色一整道：「浪子哥哥，你有沒有注意，我總覺得有點奇怪。」

無情浪子道：「瞧妳說話有頭無尾的，我注意什麼呀？」

俏紅道：「杭州聚集了那麼多的武林中人，咱們只是到後山轉了一下，並沒有躭擱多少時辰，待咱們由後山回來，竟然一個都看不見那還能說不有點奇怪嗎？」

無情浪子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他們既已知道師母不在杭州，啊……」

俏紅見無情浪子話還沒有說完，忽然來了一聲驚呼，不由一怔道：「　麼啦？浪子哥哥。」

無情浪子道：「糟了，那般人必是趕往終南山去了！」

俏紅一驚道：「不錯，咱們得快一點趕路。」

無情浪子道：「該歇息的時候還是要歇息，否則累得筋疲力盡，趕到了又有什麼用？而且妳跟小翠的功力不足，我還想替妳們加强一點。」

俏紅噘噘嘴道：「你早該教咱們幾手的，否則咱們遲早會砸掉你無情浪子的招牌。」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現在還不遲，我現在就開始教妳們。」

俏紅道：「你準備教咱們什麼？」

無情浪子道：「第一是武聖的內功心法，第二是一套劍術，名叫太極懸劍，這是先師由霹靂刀法演化而成，它沒有霹靂刀的霸道，但威力却有過之……」

俏紅道：「喂，等一等。」

無情浪子道：「等什麼？」

俏紅道：「你說太極懸劍沒有霹靂刀的霸道，威力却超過霹靂刀，這話我聽不懂。」

無情浪子道：「威力與霸道是有分別的，譬如說一個人有威儀能服人，這是叫人心服，一個人有霸氣能嚇人，只能叫人害怕，並不能使人心服，這就是太極懸劍與霹靂刀的不同之處。」

俏紅道：「我懂了，但太極懸劍能勝過霹靂刀麼？」

無情浪子道：「當然能，太極懸劍具有無可比擬的威力，不過它可以叫人知難而退，不像霹靂刀出手非傷人不可。」

俏紅道：「原來如此，還有麼？」

無情浪子說道：「還有一項就是沙陀禪師的金剛一指彈，這一項咱們要共同學習。」

俏紅道：「浪子哥哥，武聖的武功你全都學會了麼？」

無情浪子道：「終南山卜十幾年的漫長歲月，難道是白費的？」

俏紅道：「可是你行走江湖這麼久了，怎麼沒有人知道你是武聖的傳人？」

無情浪子道：「還說呢，我只是將趕山鞭法變着花樣用腰帶使了幾次，就被西門世家懷疑，惹來一大堆是非，如果我當眞亮出了師門的武功，只怕片刻都不會安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免遺笑禍計

楊雄在解嘲一文裏，發出無限的喟嘆說：「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當年劉邦和項羽爭奪天下時，替劉邦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勳，到後來有幾人能安享榮華？只有張良知道功成身退，不失是鑒機洞微的智者。所謂「樹大招風」，「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古今同歎！

唐朝的郭子儀，因爲平定了安史之亂，功極一時因而被封爲汾陽王。

晚年，他沉醉於笙簫歌舞之間，姬妾滿前，絲竹不絕。有時，免不了會有些客人來訪，郭子儀無所忌諱的請他們進入內室，並且命姬妾侍候。

子婿們覺得身爲國家大臣，這樣子總是不太好，向他勸諫了多少次。

「唉！你們是不曉得的。」郭子儀嘆了口氣說：「一個人要是功高爵重，難免會引人嫉妬的。現在我可以說是位極人臣，親人受我蔭祿的，也不下千人，眞是受盡恩寵。誰能保證沒人在暗中算計我們。一旦被抓住把柄，告上一狀，那豈不是大禍臨頭了。現在，我是『事無不可對人言』，無所隱私那麼他人就無可藉口了。」

子婿們覺得他的話蠻有道理，也就沒話說了。

有一天，盧杞來求見。郭子儀把所有姬妾都摒退，命孩子們來禮見盧杞。談的也不過是些瑣碎家常，絕不談及國家大事。孩子們覺得很奇怪，就向父親請教。

「這你們又不懂了。」郭子儀說：「我這是免將來的笑禍啊！因爲我這些姬妾們，要是見到奇形怪狀的客人，往往要笑個不停。今天的這個客人長相奇醜，性又驕悍，姬妾們見到他必然會忍俊不住，那盧杞要是記恨在心，將來等他得志了，我們豈不是要惹上麻煩了。我之所以摒退姬妾，就是爲了免這個『笑禍』啊！」

晉文公降原得衛

晉文公要去攻打原國，只準備了足够十天的兵糧馬草，他跟國中的士大夫們打賭，必定要在十天之內攻下原國，如果十天一到仍未攻克，就收兵回師。晉文公信心十足地帶大兵浩蕩出發了，十天轉眼就到，但是竟沒有攻下原國，文公於是準備收兵，實踐諾言。但是兵士們認爲不好空手回京，那多失面子，況且有個斥候打探原國的情形後回來報告說：「那原國的力量用得也差不多了，不消三天，一定就可攻下。」在晉文公左右的重臣，也都羣起勸說：「原國糧盡兵竭，眼看就要攻下了，怎好功虧一簣呢？您還是收回成命，姑且緩留幾天罷！」晉文公不是那種輕擲諾言的人，所以他回說：「各位要知道，我早已和國內的士大夫們約定了十日期限，如果不回去，那可就是我不守信了，要是我聽各位的勸說，繼續留下把原國攻破，但是這樣我的信譽不就掃地了嗎？我可担不起不信實的大帽子。」晉文公說一不二，眞的下令班師回府。原國雖然被晉文公打得兵疲國衰，但是對晉文公信守諾言的作風，都欽佩不已，大家紛紛地說：「像此等信守諾言的君子，我們還有什麼好考慮的呢？快快歸順他吧！」於是都歸順了晉文公　好事傳千里　衞國人知道了，也贊歎地說：「像此等普受尊敬，重然諾的君子，不跟他還跟誰呢？」也紛紛歸降了晉文公。

孔子記春秋大事，聽得了這樁美談之後，在他的書上這樣評道：「晉文公原本只去攻打原國，但後來連衞國也獲得了，此因何在？無他，只在晉文公信守諾言罷了。」

政尚寬和計

李寶嘉的官現場形記和吳沃堯的廿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清末的二部諷刺小說，揭露官場中的腐敗現象和奸險狡獪的一面，其實這種現象是代代有之，不必清末。但不可否認，勤政愛民，可否當得上是「父母官」的，又不在少數。

當范希陽奉令派任南昌太守的時候，因爲他爲政寬和，愛民如子，所以很得百姓的愛戴。

當時，有許謝兩姓居民，因田畝界限不清而起了爭端，鬧到後來，持械相鬥。有一名謝姓居民被殺成重傷，血流不止，於是到府裏告了官。

范希陽看到謝姓居民傷勢很重，立即吩咐屬下帶他到內府治傷，還親自爲他上藥，范希陽派了一位細心的屬下，好生照管這位居民，並且不許傷患的家屬探見。

第二天，這位謝姓居民的傷勢好多了，范希陽這才傳訊仇家，定了鬥毆傷人的罪。有人問范希陽說：「大人這樣子做，豈不是姑息養奸嗎？」

范希陽說：「當官的就像爲民父母，百姓就像子弟，子弟爭鬥受傷了，就應該先救治傷患，後懲處兇首。現在謝姓居民受了重傷，如果不立即救治，必然會傷重身亡，殺人者死，那麼兇首豈不是要受死刑了嗎？如果傷患不死，那兇首只不過是傷害罪而已。我是爲了保全兩人的性命啊！」

「但爲什麼不讓家屬接見呢？」

「因傷者若見了家屬定會盛怒難平，這樣傷勢就會加重。我之所以不讓家屬接見就是要平息他的怒氣！」

衆人聽了范希陽的話歎服他的高見，並慶幸能有這麼一位好父母官。

寧了！」

俏紅道：「怕什麼？憑你這身武功，誰能將你怎樣？」

無情浪子道：「話不能這麼說，武學深如浩海，是沒有止境的……」

他語音未落，一陣剝啄之聲忽然由房門傳來，俏紅對侍立一旁的小翠道：「看看是誰。」

小翠拉開房門，原來叫門的是店小二，他身後還立着一個身着寶藍長衫的瘦長漢子，兩眼賊兮兮的一個勁兒的向小翠打量。

小翠也冷冷打量着店小二道：「伙記，有事麼？」

店小二道：「是這位客官要見無情公子。」

小翠向那人瞥了一眼，道：「咱們公子不得閒，有什麼事快說吧。」

瘦長漢子哈哈一笑道：「怎麼，有客自遠方來，連門都不讓進麼？」

小翠道：「要進門可以，先得把話說個明白！」

瘦長漢子由懷中取出一張大紅拜帖遞給小翠道：「咱們主人瞧得起無情公子，所以請他到仙霞嶺一晤。」

小翠接過拜帖，冷冷道：「閣下原來只是一個送帖子的下人，那你就站大門外一會吧。」

瘦長大漢面色一變，但他終於忍了下來，小翠不再理他，拿着拜帖遞給無情浪子道：「請公子過目。」

無情浪子打開拜帖一瞧，目光一抬，瞧着門外的瘦長漢子道：「朋友是神鷹堡主康人驥派你來的？」

瘦長漢子道：「不錯。」

無情浪子道：「請上覆貴主人，在下與神鷹堡素無交往，這杯酒之會在下心領了。」

瘦長漢子道：「公子是拒絕敝主人的邀請？」

無情浪子道：「在下正有要事待辦，方命之處請貴主人海涵。」

瘦長漢子道：「如果小螺庵主現在敝堡呢？」

無情浪子愕然道：「此話當眞？」

瘦長漢子嘿了一聲道：「公子應該瞧得出，聚集杭州城的那般武林朋友都到那裏去了。」

無情浪子道：「難道眞的都去了神鷹堡……」

瘦長漢子道：「公子果然聰明。」

無情浪子道：「好，朋友請說，神鷹堡座落何處？」

瘦長漢子道：「公子只要一到仙霞嶺就會知道，在下告辭。」

雙拳一抱，轉身急馳而去。

無情浪子呆呆的瞅着瘦長漢子已經消失的房門，思緒感到十分紊亂。

俏紅道：「浪子哥哥！咱們去還是不去？」

無情浪子道：「去當然要去，我只是想不明白。」

俏紅道：「是說小螺庵主爲什麼會去神鷹堡？」

無情浪子道：「她老人家也許到仙霞嶺雲遊，這一點倒是沒有什麼稀罕，我是想……」

俏紅道：「不錯，神鷹康人驥爲什麼要這麼做？難道……」

無情浪子道：「難道什麼？」

俏紅道：「我想……這莫非是一項陰謀？』

無情浪子點點頭道：「妳說對了，這必然是一項陰謀，試想，天下武林。人人都想找到師母，奪取她老人家手中的秘笈，那康人驥却投帖告知天下武林，這豈不是有悖情理？」

小翠道：「也許姓康的對付不了小螺庵主，所以才出此下策。」

無情浪子想了想道：「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康人驥將天下的武林都招去，縱然能够奪得師母的秘笈，他又能得到什麼？」

俏紅道：「咱們這麼憑空摸索，是很難猜到什麼的，我看你還是決定一下，咱們走去終南還是去仙霞。」

無情浪子道：「去仙霞，無風不起浪，縱然是騙局咱們也得走這一趟。」

俏紅道：「既然決定了，那就別瞎猜了，咱們的前途滿是荊棘，你還是教咱們武功要緊。」

無情浪子道：「好的。」

他立即將武聖的內功心法教給俏紅與小翠，並將流星身法，太極慧劍，及金剛一指禪也陸續教給她們。

翌晨他們由餘杭南下，逕奔仙霞嶺，爲了俏紅及小翠要練習幾項獨門絕藝，因而他們走得十分緩慢，因爲此去仙霞嶺，他們將遭遇強大無比的敵人，如若不加強武功是很難應付的！

這天到達壽昌，太陽只不過剛剛偏西，他們就找了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經過一番清洗之後，他們沏了一壺熱茶，在客房中閒聊着。

俏紅嘆了一聲道：「唉，我也算習過十多年的武功了，從來沒有這麼辛苦過，現在，嘿，才學五樣武功，就這麼日以繼夜的，人都瘦了一大把，連一點邊都沒有摸着。」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別怕苦，俏紅，這可是幾樣絕世武功，跟妳以前所習的絕不相同，自然要學得困難一點。」

小翠道：「公子，你看咱們的進境如何？」

無情浪子道：「距離登堂入室麼，還要經過一段時日的苦　，不過再要遇到西門世家的一流高手，妳們也不必再怕他們了。」

小翠道：「當眞麼？公子。」

無情浪子道：「自然是眞的了，單憑流星身法，妳們已立於不敗之地。」

無情浪子語音未落，一片吆喝之聲，忽然自門外傳來，俏紅道：「好像出了什麼事，小翠去瞧瞧。」

小翠應聲奔出，片刻之後又奔了回來道：「公子，是月兒，有好多人打她們兩個……」

無情浪子說道：「俏紅，咱們快去瞧瞧。」

此時街上人潮擁擠，打鬥之聲响成一片。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冷面財神

馮嘉·文　子成·圖

願爲護花使　貪夜走邊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經一番巧妙的設計，把一帮匪徒所竊走的一箱僞鈔截走，同時還帶走藍莉，藍莉要求司馬洛把她藏起來，司馬洛答應她而帶她到一處隱秘的屋子，在那裏藍莉在迫於無奈情況下承認自己是個賊，目的是想偷錢。但不幸爲人發覺……

「這有什麼分別？」藍莉聳聳肩：「反正焦鈞找到我的話是一定要我的命了，不管是單獨也好，有組織也好。」

「那個人呢？」司馬洛問：「他沒有跟你一起走嗎？」

「誰？」藍莉問。

「那你捉住你的人。」司馬洛說。

「他當然沒有！」藍莉說：「他已經馬上失踪了。」

「這個人是什麼樣子的？」司馬洛問道。

藍莉一攤兩手：「我根本沒有什麼機會看清楚，我一看見他就嚇了一跳，而他就跳過來把櫃門踢上了。」

你給拉出來時他已經不在了。」司馬洛說：「他一定是個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能夠跟錢箱一起在那裏，而一出事又可以馬上脫身離開。」

「我——我不明白。」藍莉還是迷惘地搖着頭：「怎麼忽然有了這樣一個人，而箱子裏裝的不會是假鈔票呢？賭塲裏的錢怎會是對號的假鈔票？」

「這個人。」司馬洛說：「你雖然沒有機會看清楚他的樣子，但是你也得盡你的能力對我形容一下。」

「這有什麼用處？」藍莉說：「那些假鈔票總之是不會變成眞鈔票了。」

「誰希罕那些鈔票？」司馬洛說：「我要的是人。」

「什麼人？」藍莉愕愕地看着他。

「剛才跟你講的那個人。」司馬洛說：「你還沒有告訴我他是什麼模樣的。」

「原來你就是要找這個人？」藍莉問道。

「可能。」司馬洛說：「還沒有肯定，我得先知道這個人是什麼模樣的。」

「爲什麼你一定要找這個人呢？」藍莉又狐疑地看着他問道。

「別問我那許多問題好不好？」司馬洛說：「現在，是我在問你。這個人的樣子。」

「這個人——沒有什麼表情。」藍莉說：「一個——不會笑的人。」

「眞有趣。」司馬洛說：「一瞥之間，你就知道他是不會笑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難道你認爲他應該對你微笑嗎？」

「不。」藍莉說：「我是說——我的意思是，他是那種人，他有一張很冷的面孔。」

「一張很冷的面孔？」司馬洛問。

「是的。」藍莉說：「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世界上就有這樣一種人，一看就知道沒有幽默感的，笑是他不懂的一件事。這個人就是那種典型了。」

「唔。一張很冷的面孔。」司馬洛說：「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特徵？」

「中年，微微有點胖，不過臉色像很差——我的意思是，胖並一定就是健康良好的表示，有些人雖然不是骨瘦如柴，健康却並不艮好，總之臉色很差，有點發黃，而這並不是因爲給我嚇着。」

「你認爲可不可能是有病的差？」司馬洛說：「譬如黃胆病之類？」

「很可能。」藍莉說：「總之是一個不大健康的人，穿一套名貴的西服，兩鬢的頭髮稍爲斑白。中等高度，那是說比你矮了六吋左右，大概跟我一樣高吧。你知道，我是一個相當高大的女人。」

「這一點，我早看出來了。」司馬洛說。

「就是這樣了。」藍莉說：「我沒有機會看得再多，當我給拖出來時，他已經不在。」

「你說他叫喊過。」司馬洛說：「他的聲音又如何呢？」

「很沙嗄。」藍莉說：「就像喉嚨間有很多痰似的，不過我再聽到他的聲音時未必認得，除非他再叫喊。」

「唔，一瞥之間，你的成績也算不錯了。」司馬洛說：「不能不稱讚一句，你的觀察力是相當强的。」

「我是一個賊。」藍莉說：「幹這種工作是非要觀察力敏銳不可的。」

「那麼你肯定以前是沒有見過這個人的了？」司馬洛問道。

「肯定沒有，」藍莉說，「這也正是奇怪的地方。他似乎並不是焦鈞的手下，但是他却有資格一個人坐在那經理室裏，他的身份是很不平凡了。」

「當然了，」司馬洛說，「不然我爲什麼要找他？並不是阿貓阿狗都值得我找的。」

「那麼，他就是你找的人了？」藍莉問。

「可能是的，」司馬洛說，「我也不清楚，我找的人就是與這箱假美鈔一起的人。」

「那就是我？」藍莉說。

「我不知道是你倒霉還是我倒霉了，」司馬洛說，「本來是應該這個人與鈔票在一起的，但是你一出現，他就退縮了。他不上車了，而是把你放到車上去。」

「我也不知道我是倒霉還是交了好運，」藍莉說，「現在我變成是你的同黨了。他們找到我，更要多殺我幾次。」

「你算是交了好運了，」司馬洛微笑着說，「你有機會參加一些高級得多的行動。」

「我——我並不願意參加什麼高級得多的行動。」藍莉說着困難地咽着口涎。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你還有選擇的餘地嗎？你自己也說，我放了你，他們就以爲你是我的同黨，他們會找到你的。」

「我知道，」藍莉說，「但我祇要離開這個地方就不怕了。」

「不怕焦鈞，」司馬洛說，「但是那人呢？」

「那個人——他是誰？」藍莉狐疑地看着司馬洛，問着。

「那個人就是財神！」司馬洛說。

「他是什麼？」藍莉睜大了眼睛看着他。

「財神，」司馬洛說，「這就是他們對他的稱呼了。假如不是你的破壞，我今天已經把他捉到了。」

「噢！這眞是對不起了，」藍莉說，「但這位財神，他就會使我世界之大也無地容身嗎？」

「是的，」司馬洛說，「因爲這雖然並不是每人都歡迎的那種財神，然而却是焦鈞那種人所歡迎的財神。焦鈞這種人，到處都有，因此你可以藏身的地方也並不多了。」

「他的勢力不可能伸展到每一個地方吧？」藍莉問。

「現在也許不致於，」司馬洛說，「但是將來就會了。問題就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勢力是到了一些什麼地方，沒有到一些什麼地方，我們怎能決定讓你躲到什麼地方去呢？」

「你的意思是說我得永遠跟着你了？」藍莉問道。

「不是永遠，」司馬洛說，「是到這件事情解決了爲止。」

「我不想一輩子逃命！」藍莉苦惱地說。

「我也不想的，」司馬洛說，「尤其是把你帶在身邊。但是我也沒有辦法。你見過我，我把你丟下的話，他們一定找得到你，你會把我供出來，那時我就要很狠狠地逃命了。我現在佔着的最大優勢就是他們不知道這件事情是我做的。」

「那我對你也不算是很大的負累呀，」藍莉說，「起碼我可以帮你的忙。」

「帮我什麼？」司馬洛問。

「假如你要偷東西，我可以帮助你，」藍莉說，「別小看我，打起架來我也不差，而且我也很有胆色！」

「胆色的方面我並不懷疑，」司馬洛說，「但是你會下厨房嗎？」

「什麼？」藍莉問。

「我已經很餓了，」司馬洛說，「希望有人弄點吃的東西來，還有咖啡。」

「哦，這個——我是會是，」藍莉吶吶着，「不過弄得不很好就是了。」

「肯承認不很好的女人，大概也不會弄得太壞的。」司馬洛說。

「我現在去弄好了。」藍莉說。

× × ×

另一方面，那些失去了箱子的人是終於截到了車子了。好在公路上有好幾部炸毀了的車子擱着，經過的車子想不慢下來也不行。他們命令車子載他們到最接近的一個可以打電話的地方，向焦鈞報告。不久之後，焦鈞就派了大批生力軍趕到接應。焦鈞則焦急地在屋中踱來踱去，坐也坐不下來。

一個矮小的人，幾乎矮小得像一個小孩子，不過他却握着很大的權力。他不斷地踱來踱去，而他的對面，他的副手正坐在沙發上，外表安詳，其實心裏也同樣焦急。

終於電話响了。焦鈞馬上走過去接聽，而且很大聲地向電話裏叫道：「喂！」

「我們已經查清楚了！」電話裏的聲音說道。

「查清楚了什麼？」焦鈞問。

「他可能祇是一個人，」電話裏的聲音又報告道，「我們找到了無綫電縱操儀器。那人是用無綫電操縱車子擱路的，也是用錄音機播出槍聲，用電綫接觸發出火花來僞裝放槍的火！」

「他是誰？」焦鈞吼叫道。

「這個——可不知道了。」電話裏的聲音回道。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這個人！」焦鈞又叫道，「和找回車子！」

但是對方他的手下們則表示很慚愧，因爲兩者都找不到。

「連車子也找不到！」焦鈞吼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我們……已經通知了所有的兄弟們留心着，」那人吶吶着說，「假如車子出現，我們就馬上會截住了！」

「車子不會自己出現！」焦鈞吼叫道，「他——或者他們，你以爲他們眞會開了我的車子滿街跑嗎？不會的，他們當然是馬上就轉車，車子一定丟在一個什麼荒僻的地方！」

「我們找找好了，」那邊的手下囁嚅着說，「我們正盡了一切的辦法去找！」

「你們最好盡力！」焦鈞吼叫着，把聽筒摔回了。

他那個手下在沙發上沉默地看着他。

「藍莉！媽的，藍莉！」焦鈞焦急在房中踱來踱去，「她是什麼人？」

「祇是一個歌女，」那個副手說，「無親無故，也沒有朋友，我們想找些與他相熟的人來查問一下都不行！」

「一個無親無故，完全沒有辦法可以根查的人，你們也請她？」焦鈞又吼道。

「但是我們那裏不過是一間夜總會吧了，」那副手說，「誰想得到籠裏鷄會作反？」他還沒有指出這個歌女還是經過焦鈞的同意而聘請的，焦鈞也曾面試過她而親自批准，不過現在提起這件事情最不合時宜的，所以也不提了。

事實上這也不能怪什麼人。焦鈞在這裏的勢力是那麼大，怎麼懷疑會有人來跟他搗蛋？但羅馬也是這樣滅亡的，太強大了，自以爲不會有敵手，就疏於防範。

「她一定是內應！」焦鈞說，「我告訴你，也許她的出現也是假的，也許她故意給我們捉住的。」

「我也是這樣猜，」那個副手說，「我的猜想就是，她的目的可能還是在於財神。財神很機警，把門踢上困住了她，她打算做的事情也沒法做出來了。但是，我看，我們現在最需要担心的還是財神。」

「財神——」焦鈞這樣一提，也整個人冷靜下來，「他就這樣不見了嗎？」

「我們當時沒有注意，」那副手說，「幾個人進去追藍莉，他出來了，這之後我們想找他也找不到了。」

「他是個機警的人，」焦鈞說，「他大概覺得情形不大對勁，於是馬上就躲起來了。」

「這樣倒好一點，」那個副手說，「就怕他覺得情形太不對勁就糟了！」

「這是什麼意思？」焦鈞瞠目看着他。

像焦鈞這樣一個人，身邊總是有些謀臣的，這個副手就是謀臣的身份，當焦鈞衝動的時候，這個副手則用冷靜的頭腦去補充他之不足了。

「意思就是，」那個副手說，「希望他不會覺得是我們不對勁。」

「但是——」焦鈞愕愕地看着他。

「他不見了，」那個副手說，「我們想解釋也無從開口了！」

「他——他會明白的，」焦鈞說，「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對勁。我們——是誠意合作的。」他說着也不由得困難地了咽一口口涎。

「希望他會明白吧。」那個副手說。

「他會明白的。」焦鈞說，「媽的，祇要我們把搗蛋的人找出來，他就明白了！那個媽的藍莉，我捉到她的話——」

× × ×

不過目前藍莉的情況則並不太差，她正在吃東西，與司馬洛一起。

她絕對不能算是一位烹飪好手，不過也不能太苛求了，尤其是司馬洛家裏的食物並不是什麼一流的東西。

事實上司馬洛也並不苛求。當然他是也很懂得講究吃東西的，他知道什麼很好吃，而什麼不大好吃。

但是他知道什麼情況之下不適宜諸多選擇的——現在就是這樣的時候。現在是祇要吃飽就行了。

當他們吃着的時候，藍莉又提出問題了。藍莉說：「當然，我是不希望多事的，司馬洛，不過，雖然我要跟着你工作下去了，那似乎我是應該對這件事知道得多一點的。譬如說，這個什麼財神，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他就是財神，」司馬洛說，「我看他是帶了這一大批美金來送給焦鈞的。」

「送給——爲什麼？」藍莉問。

「因爲這是假東西，」司馬洛說，「不值得那麼多錢的，送給焦鈞這樣的人，就樂得做個人情了。他送錢，所以他就是財神。」

「我還是不明白，」藍莉迷惘地搖着頭，「難道他不會自己用嗎？我是說，假如焦鈞能用的話，他也能用了。」

「他總不能夠老是用自己印刷的假美鈔的，」司馬洛說，「凡是印假鈔票的人，總是發行出去，以很低的折扣賣出去，賣給焦鈞這一類人。雖然這是並不容易驗出來的假鈔票，但到底也是假鈔票。假鈔票經由焦鈞這種人之手散出去是最好了，因爲他在這裏勢力那麼大，沒有法律管得了他。這使我醒起了你最初對我說的那個謊了——他的哥哥焦鴻給抓進了監獄。」

「他的確是給抓進了監獄。」藍莉說道。

「但不是你弄的。」司馬洛說：「這是焦鈞自己弄的。雖然是親兄弟，但是他們看法不同，利益也有衝突，焦鈞鬥贏了，他就用法律去解決自己的哥哥，假如不是這樣，焦家的人才不會進入監獄呢。」

藍莉苦笑着聳聳肩：「我猜對你說謊實在是很傻氣的，你什麼都不知道。」

「不是什麼都不知道。」司馬洛說：「祇是知道得比你多而已。假如我什麼都知道，我也不會讓財神溜掉了。」

「眞對不起。」藍莉說：「我破壞了你的事情。」

「不要緊。」司馬洛說：「你又不是有意這樣的。」

「但你爲什麼捉他呢？」藍莉問。

「他也是我的財神。」司馬洛微笑着：「但我不是要他的美鈔，這個人可以替我換到一個相當大的數目。」

「哦。」藍莉說：「你可是受了那個組織的聘用，要把這個人捉起來了。」

司馬洛苦笑說道：「你對我知道得這樣多，眞教我失望。焦鈞或者財神也許用不着綫索，一猜就猜出是我在跟他們搗蛋了。」

「他們却不用猜也認定是我在跟他們搗蛋了。」藍莉說。

「祇要他們捉不到你就沒有什麼所謂了。」司馬洛說。

「究竟這個財神有什麼重要？」藍莉說：「要勞動到你來捉他？」

「因爲有人出高價要捉他。」司馬洛說。

「一個印假鈔票的人。」藍莉說：「值得這樣高價嗎？」

「你在開玩笑嗎？」司馬洛說：「一個一次過發出幾十萬元假美鈔的人，還不算是一個重要的人嗎？你知道這對世界的經濟會有多大影響？」

「你是說他已經做過許多次了嗎？」

藍莉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

「但爲什麼我沒有聽過這件事情呢？」藍莉問道。

「這件事情目前還不敢公開。」司馬洛說：「因爲還沒有斷定已經發出了的鈔票的數目。先需要清楚了這一點才行。而要弄清楚這一點，自然是要先把財神抓起來了。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這個財神可能並不是單單出賣這些假鈔票那麼簡單，他可能還是把這些假鈔票送出去的。」

「送出去？」藍莉訝異地說：「爲什麼要送出去？」

因爲他可能是某一個龐大犯罪組織的代表。」司馬洛說：「要把各個地區的黑社會單位聯絡和收買起來。還有比較用美鈔收買更好的方法嗎？不過是印出來的顏色紙張吧了。」

「但假如這樣繼續印刷，和贈送下去。」藍莉說：「那美金豈不是變得不值錢了？」

「很有這個可能。」司馬洛說。

「這是——一種針對美國的行動？」藍莉問道。

「這却不一定。」司馬洛說：「祇因爲美金是世界最流通的貨幣。但這亦很可能乃是一個經濟戰略上的陰謀，我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法辨別這些鈔票，假如他們是有一個簡易方法的，將來忽然之間一宣佈出來，世界經濟就會更亂了，一亂的時候，早有準備的人就會有混水摸魚的機會。」

「那麼。」藍莉說：「你是替美國人工作的？」

「不是。」司馬洛說。

「但是，」藍莉說：「有人這樣大量印假美鈔，最担心的當然是美國人了。」

「最担心的正是美國人。」司馬洛說：「事情是這樣的，這裏是東方，美國的調查人員到這裏來工作很不方便，也不容易有理想的成績。同樣地，我們這邊有些大罪犯逃到了美國去，東方人去那邊也一樣很不方便，於是雙方就來一個交換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聘用你的組織與美國方面交換工作。」藍莉說：「所以你雖然並不是替美國人工作，也可以算是替他們工作了。」

「就是這樣。」司馬洛說：「這是一種微妙的情形。總而言之，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工作了。」

「這些鈔票。」藍莉說：「眞的是難分眞假的？」

「分辨眞僞要在變得最殘舊的時候才明顯。」司馬洛說：「那是紙質的問題。鈔票第一重要的就是紙質，每一種鈔票都是用一種特殊的紙張印刷，這紙由單獨一家造紙廠製造，別人是買不到的。此外還有印刷的墨色之類。但是紙質最重要，是假的，一摸上手就知道了。似乎這個組織把一切都弄得沒有缺點了，就差紙質還差一點點，一殘舊了時，就太軟了，軟得太厲害，一拿上手就知道不對了。」

「哦，等到太舊了的時候才發現。」藍莉說。

「是的。」司馬洛說：「像世界上所有的鈔票一樣，太舊了的時候就由銀行收回加以毀滅，改發新的。這些假鈔票還是給交回銀行時才被發現是假的。你知道，通常一張鈔票由新發出去到太舊而由銀行收回時，經過的時間是非常之長的。因此就相當難估計這些假鈔票究竟已經發出去多少了。」

藍莉呆呆地看着司馬洛。這件事情的可能性是那麼多，可能的變化範圍又是那麼大，簡直令她有點暈眩之感了。她說：「反正在新的時候驗不出來，那其實也沒有關係了。人們使用鈔票，主要還是信心問題而已。祇要他們不知道這件事，對這些鈔票沒有失去信心，不就行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但這到底是假鈔票，總不能永遠不加以制止的吧？」

「這倒是眞的。」藍莉說。

靜了一會，她又問道：「你們又是怎知道財神這件事情的呢？」

「一點一點地積聚而來的情報。」司馬洛說。

「但是爲什麼呢？」藍莉問道：「我的意思是，你想知道他們究竟在攪什麼，或者想知道財神是誰，你祇要抓住他們一個問一問不就知道了嗎？譬如焦鈞，你就可以抓住他而問個清楚了。」

「這是硬的方法。」司馬洛說：「可是財神却是一個軟的人，神出鬼沒，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現，也不知道他會出現在什麼地方。今天晚上我算準了他會出現，而且我會捉到他的，結果，我祇是捉到了你。」

「我是說。」藍莉又一攤兩手道：「你假如捉住焦鈞，問他財神究竟是誰不就行了？」

「我用不着問焦鈞。」司馬洛說：「我已經知道了。財神就是財神。我相信焦鈞也不能告訴我更多，他就是祇知道那是財神而已，沒有名字的。」

「那我們跟着下去怎辦好？」藍莉問道。

「在這裏躲一段時間然後再別處去。」司馬洛說。

「爲什麼不先離開這裏。」藍莉問。

司馬洛微笑了：「你害怕起來了？」

「這裏是焦鈞的勢力範圍。」藍莉說道。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過兩天再起程好了。」

「今天晚上不行嗎？」藍莉問。

「今天晚上不行。」司馬洛說：「你信任不信任我？假如你是信任我的，那就在這裏多逗留一些時間好了。」

「好吧。」藍莉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也許你在這裏是還有一些工作沒有做完的？」

「也許吧。」司馬洛說：「總之你不離開這房子，就應該不會有危險了。現在，時間也不早了，爲什麼你不上床呢？這裏有好幾間房間，但右手邊那一間我已經要了，所以你得選其他的幾間了。」

「我——想洗一個澡。」藍莉說。

「這裏有的是浴室。」司馬洛說：「呀，對了，還有睡衣的問題。你到我的浴室去洗好了，我的衣柜裏有睡衣。暫時祇好委屈一下你了，我不是女人，我沒有女

人的衣服。」

「多謝你！」藍莉說着走進睡房。

「但別亂碰我的東西。」司馬洛說：「我的行李裏面有炸藥的，一碰就是粉身碎骨！」

「放心好了。」藍莉說：「我並不打算偷你的東西。」她關上了睡房的門。

她也許爲了表示並不打算碰司馬洛的東西，所以她這個澡是洗得很快的。當她再從房間裏出來的時候，司馬洛還沒有燒完。

「你在幹什麼？」她叫起來。

「把鈔票燒掉！」司馬洛說。

「你——你不能够——」她吶吶着。

「怎麼了？」司馬洛又微笑：「你認爲太浪費嗎？」

「你——用不着燒掉的吧？」藍莉說。她的確認爲這是一件可惜的事，到底是鈔票，而人對於燒鈔票這件事情總是不大習慣的。

現在，司馬洛却正蹲在壁爐前面，生起了火，而把那些假美鈔一張一張投進火中。

司馬洛說：「你認爲難道我們應該拿去花嗎？當然不能了。既然不能，那我們就祇好把它們毀滅了。帶在身邊給警察搜出來的話，那可又是水洗都不淸了！」

「我是說。」藍莉道：「難道你不需要保留一些來作研究用嗎？」

「都在衣袋裏了。」司馬洛說：「拿了二十張，號碼相距很遠的。」

藍莉在沙發上坐下來，看着他。

司馬洛又微笑：「怎麼了？你還不睡嗎？」

「看着你燒完好了。」藍莉說。

司馬洛沒有做聲，靜靜地工作着，終於把那相當大一堆的鈔票都燒完了，跟着用撥火棒把灰紙撥勻，站起來，舒了一口氣，說：「好了，現在也得去洗一個澡，睡一個覺了。」

藍莉瞀他一眼：「你放心我嗎？」

「有什麼放心不下的？」司馬洛問着，發覺她穿上了他的睡衣後也相當好看。雖然也是鬆鬆的，不過她的人並不太矮小，所以並未至於滑稽的程度。

藍莉聳聳肩：「你知道的，你睡着了，也許我還沒有睡着，就可以害你了。」

「那就是我把鈔票燒掉的原因之一，」司馬洛微笑着，「你來了之後所做的最壞事情不過是想把鈔票偷掉吧了，沒有了鈔票，你一定不會有什麼不軌企圖了。」

「原來你對我還是一點都不放心的！」藍莉有點惱恨地。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不過既然你提起來，我就也提一提吧了。你怕我會不放心你，我就是請你放心，我不會不放心的！」司馬洛說着便走進了房間裏，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走進浴室去洗一個澡，再出來，看見藍莉還是坐在沙發上。

「怎麼了？」司馬洛說，「爲什麼還不去睡？房間不滿意嗎？」

「不，」藍莉搖搖頭，「祇是還不想睡覺，假如你不介意，我想就這樣坐一會兒。」

「隨便好了，」司馬洛說，「但是請恕我失陪了。明天還有工作要做。」

「明天我們要做一些什麼工作？」藍莉問。

「不是我們，」司馬洛說，「是我。你不用做什麼工作，我則有工作要做。」

「晚安！」藍莉說。

司馬洛也對她道了一聲晚安，便回到房中，關上門，在床上躺下來，睡着了。

× × ×

第二天早上起來時她已經穿好了衣服，齊齊整整的，而且早已準備好了早餐等着他了。她並沒有顯得憔悴，因此昨夜她可能也並不是睡得太晚的。

司馬洛吃着時她問道：「你說今天要工作，你是要出去？」

「是的，」司馬洛說，「要到百貨公司裏去買點東西。」

「祇是買點東西吧了，」藍莉說，「我一起去行不行？」

「當然不行，」司馬洛說，「你難道想碰到焦鈞的人嗎？哈，逛百貨公司！」

「好吧，」藍莉說，「我等在這裏好了。」

「你可以在花園散散步，」司馬洛指指窗外，「現在已經沒有下雨了，祇要你不出去，就不會有事。」

「你——會回來的吧？」藍莉問。

司馬洛笑起來：「當然了，回來吃晚飯！」

× × ×

有一個女人在屋子裏往往是有點好處的，譬如這一次，當司馬洛回家時，屋子就已經收拾得整整齊齊的，果然是有着一般女性化的氣味，而且晚飯也已經弄好了等着他。司馬洛在這屋子裏準備着的不過是一些非常簡單的食物，所以在烹飪的時間方面也不能苛求什麼了，祇要煮好了放在烤爐裏熱着就行。不會太好吃，但是方便則是很方便的。

她把晚飯拿出來，他們一起吃過了，然後司馬洛指指沙發上他帶回來的那一大堆盒子：「看看你喜歡不喜歡吧。」

「我的？」她禁不住笑起來了，「你還有空給我買禮物。」

司馬洛微笑說：「女人總是喜歡禮物的。」

藍莉說：「都是我的？這一大堆？」

「都是你的。」司馬洛大方地揮手。

「你這人眞有點莫名其妙，」藍莉說，「這個時間，買這許多東西給我。」

她隨手拿起一隻比較小的盒子打開來，看看裏面的東西，皺起眉頭：「你在開玩笑嗎，老兄？」

那是一副欵式平凡的乳罩。

司馬洛聳聳肩說：「售貨員說這很實用。」

「但這……簡直是小孩子的。」藍莉說。

「我知道，」司馬洛說，「小了幾號，我不是沒有眼睛的，但假如你要以男人的身份出現的話，就不能够有太動人的身裁了。」

「爲什麼我要以男人的身份出現？」藍莉問道。

「你不是想離開這個地方嗎？」司馬洛說。

這時藍莉就明白了。她兩手叉在腰間看着他：「外面風聲很緊？」

「是的，」司馬洛說，「焦鈞簡直動員了他的全部人手找你。你一出現，就很難不給認出來了。」

於是藍莉就明白司馬洛買這些東西回來，並不眞是送她禮物那麼簡單了。她把那些盒子都打開來，果然裏面有不少是化粧品，還有假髮，有男人的衣服，亦有女人的衣服。

「你是想我扮成男裝出現嗎？」藍莉問。

「你的身裁够高，」司馬洛說，「假如扮成男人的話也不容易露出破綻。不過隨你自己選擇好了，你也可以小心地化粧，以另一副面目出現。尤其是以你的職業——那是說唱歌的職業，你通常都是以濃粧見人的，但化粧品卸下了之後就簡直像變成了另一個人了。就像你昨夜洗了澡出來之後，就跟洗澡之前完全不同了。」

「唔，」藍莉說，「這倒是眞的，假如我化淡粧，再以男人面目出現，他們就不容易認出我了。他們那裏的人根本就沒有見過我不化粧時的樣子。」

「你有很多時間試驗和練習，」司馬洛說，「我們明天晚上才起程。暫時不要決定，先試準了再說吧！」

藍莉把盒子抱進了她的房間裏了。

司馬洛也回到他的房間裏，洗了一個澡，躺在床上，展開帶回來的當天的晚報，看了一半，眼皮就自動閉上，睡着了。

後來，他聽見門給輕輕敲響，便張開眼睛，看見房門已經打開了，而藍莉正站在門口，身上穿着睡衣，不過不是他的睡衣，因爲今天他已給她買了一套新的。女人的睡衣。

「你很累嗎？」藍莉問道。

「並不是，」司馬洛說，「不過，時間已經不早了。這也是睡覺的時間了。」

「我在想，」藍莉說，「假如你有興趣到我的房間來談談——」她轉身退出去了。

司馬洛忽然完全清醒過來，而心也跳得急起來了。他的嘴唇慢慢地展成一個微笑，掀開被子下了床，走出廳中。

他看見藍莉的房門打開着，不過裏面則並沒有亮着燈光。他走到房門口。

並不是完全黑暗；窗外是有月亮的，在窗外的月光的映照之下，他可以看到藍莉正伏在床上，雖然他買給她的那一套睡衣是深色的，她現在身上却是白閃閃的，那是因爲她並沒有穿着那套睡衣。

事實上他可以看到睡衣就在地上，還有胸圍也是在地上。

她的身上就祇有一條三角褲。

他走過去，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伸出一隻手，輕輕地沿着她的脊骨撫了一次。這一下就像把電流通到她的身上去似的，她難以自制地抖了一抖，然後就回轉身來。

司馬洛到現在爲止一直就祇知道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已，並沒有空想像她有多美麗，以及她沒有了衣服的遮蔽之後又是有多美的，現在他知道了。

她的胸部雖然在站着時相當豐滿，但是現在躺下來了之後就變成平平坦坦的了，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有些則是躺下來之後仍然高聳，這也許是要看她的挺實程度如何了。

她顯然是那種皮肉很軟的類型。反而兩個尖峯則是在挺秀着。

司馬洛輕吻她的面頰，而手掌則輕輕揩過她的尖峯。她的身子又大大抖了一抖，眼睛仍然閉着，不過咀唇則張開了。她低聲說：「你眞是覺得我是那麼醜嗎？」

「誰這樣說過？」司馬洛問。

「那你爲什麼沒有表示？」她問。

「但是我一開始時已經表示過了，」司馬洛說，「你不感興趣，我祇好不再表示了。」

「但那一次怎麼同呢？」她說，「那一次你是要脅我，我當然不肯了！」

「這一次就不是要脅你了！」司馬洛說着，嘴唇又吻在她的臉上，然後沿着她的臉而下，到了那挺秀的尖峯，本來他的手是已經佔領了這個部份的，現在嘴巴來了，他的手就自然地要家搬，而移到低窪地帶去了。

這使她整個身子扭動起來了，顯得難耐了。她的喉嚨間也發出低低的呻吟聲。

司馬洛仍然繼續下去，直至她全身都像扣緊了的彈簧，然後他才暫停，爲自己解除衣服方面的障碍。

當他再貼近她的時候，她簡直是把他吸進肚裏似的。

她並不太緊凑，但這無疑是因爲她的肌肉是那種柔軟的類型而已。雖然並不緊凑，亦不算很鬆弛。而且這亦可能與她已有了充份的潤澤有關。

司馬洛按步就班地加速動作，直至感覺到她的神經開始爆炸了。有些人是可以感覺得到的，而她就是這樣。當她爆炸的時候她就緊縮起來，這時司馬洛就需要加强自制才能支持下去。他知道通常一次是不够的，很少女人可以這樣就完全滿足。

所以他就要支持下去。

藍莉在他的技巧調節之下一次又一次地登上高峯，後來，他也在她的最劇烈的一次時登上去了。狂猛的噴發，凌厲的衝刺，然後是銷魂的痙攣。司馬洛是好一段時間沒有得到這種發洩了。在做這件事情的期間之內，他一直都是沒有空閒。也沒有對手。

當他們終於鬆弛下來的時候，不過是半個小時之後而已。感覺上像是過了很久，其實則是半個小時而已。由於濃縮的感覺都是集中在這半個小時之內，所以就覺得是過了很久了。

「多謝你。」藍莉後來說。

「這件事情，」司馬洛說，「似乎誰都不需要多謝誰吧？」

「不，」藍莉說，「我所指的是你送了我那許多東西！」

「那並不是什麼心事，」司馬洛說，「那是生存上的需要。」

「但是你是爲了我的安全而設法，」藍莉說，「你出去跑了一整天，才買回來了這一大批東西讓我能够化裝逃出去。」

「這主要是爲了我自己的利益着想的，」司馬洛說，「假如你逃不出去，那對我的安全也有影响了。」

她的手在他的肩上一扭：「你這個人

眞奇怪，連人家感激你都不願意，還要諸多辯駁，感激你吧了，可不是要你負什麼責任。」

「我不過是對你把眞相講出來吧了。」司馬洛說道。

「眞相就是你可以把我殺掉，毀屍滅跡，」藍莉說，「這樣我對你就完全沒有危險了。他們會永遠找我而永遠都找不到我！」

「但是我做不到這種事情，」司馬洛說，「換了你，你做得到嗎？」

「我是女人，」藍莉說，「我當然做不到了！」

「我看這並不是男人女人的問題，」司馬洛說，「而是本人的問題。我認識有些女人是做得到的。」

「那麼我不是那種女人，你也不是那種男人了。」藍莉說。

「那最好了，」司馬洛笑起來，「假如我是那種男人，而你也是那種女人的話，那麼我們兩個人很快就會祇剩下一個人了。」

藍莉緊貼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氣。

司馬洛說：「旣然我們已經互相了解得更深一點了，我倒有一個問題想問你的，那就是，爲什麼像你這樣一個女人會做這種事情呢？」

「我還有什麼別的事好做的？」藍莉問。

「像你這樣的美女人，」司馬洛說，「不見得每一個都是竊賊吧？」

「不錯，」藍莉說，「但有一半是做了變相或者正色的妓女，有一半是嫁了有錢人。我兩樣都不想做。」

「你不是會唱歌嗎？」司馬洛說，「我雖然沒有聽過，但是我相信你應該唱得不壞吧？」

「唱得好不好有什麼關係？」藍莉說，「你知道他們每月付我多少錢嗎？你以爲那些唱歌的地方有很多人是眞正想聽歌的嗎？」

「那不是夜總會嗎？」司馬洛說，「那不是聽歌的地方嗎？」

「是的，」藍莉說，「這也正是最令你生氣的。明明是唱歌的地方，人們並不聽，祇是眼睛看，看得順眼的就說你唱得好了。假如樣子不好看，唱得多麼好都沒有用。我也是這樣開始的。一位闊客看中了我。不是聽中了我的歌，而是看中了我。他千方百計把我邀回他家去。他要把我灌醉，結果，是我把他灌醉了。我把他太太的首飾拿走了一大把。」她哈哈笑了起來。

「他當然不敢報警了。」司馬洛說。

「他當然不敢報警，」藍莉說，「但是他的太太則是一定堅持報警的。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解決這件事情了，總之我想起就覺得好笑了！」

「於是你此後就改了這一行了。」司馬洛說道。

「幹這一行似乎沒有什麼不好。」藍莉說道。

「那是在這一次失手之前的感覺，」司馬洛說，「失手了之後，你就感覺到很多不好的地方了！」

「是的，」藍莉說，「這一次是大失手，差點連性命都賠上去了！」

「你從來沒有失過手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藍莉說，「那是因爲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麼危險的事情。以前都是些小買賣，但是我也許是進步得太快了吧？沒有新的刺激就不能滿足。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更加危險才有意思。」

「也許你是討厭了用美人計吧？」司馬洛問道。

「也許是的，」藍莉嘆一口氣，「用美人計，往往會有意外的失手。」

「例如怎樣？」司馬洛倒有點不明白了。

「中了別人的美人計，」藍莉嘆口氣，「譬如碰到一個英俊的男人，而自己又感到有人類的需要的時候——你知道的，我也是人類。」

「像今天晚上一樣？」司馬洛問。

「差不多吧，」藍莉說，「但今天晚上我是主動的，而且，我又並不打算偸什麼。」

「間中中計一次也不錯，」司馬洛說，「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你自己也有人類的需要！」

「別這樣講！」藍莉勃然地道：「你以爲我是有意的嗎？那些事情，我是眞的不想發生的，兩年中間，祇發生過兩次，而且我是給灌了太多的酒！」

「爲什麼對男人這樣仇視呢？」司馬洛問。

「那不是仇視的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藍莉說，「我就是不能够養成這種習慣，否則的話，就亂得很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唔，原則問題，但是，今天晚上爲什麼你又打破了原則呢？」

「因爲——你侮辱了我。」藍莉說。

「我侮辱了你？」司馬洛說，「我不是對你相當尊重嗎？而且，我也相當爲你的幸福着想。我今天爲你跑了一整天的公司。」

「不是指這一方面，」藍莉說，「我是說，作爲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而言，你對我並不感興趣。」

「現在證明了你的懷疑是不對了。」司馬洛說道。

「並沒有證明，」藍莉說，「你已經睡着了，假如我不去叫你，你一定會睡到天亮！」

「你們女人眞奇怪，」司馬洛說，「你們究竟想證明什麼？」

「我還是在懷疑你不過是同情我吧了。」藍莉說。

「這並不是眞的，」司馬洛說，「你要明白，藍莉，假如我不睡覺而到你的房間來，你會怎麼想呢？你又會認爲我是乘你之危了，因爲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你似乎不大方便拒絕我。當然，我也不能騙你說我是愛上了你，但是我可以眞心地說，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對你這個女人是很感興趣的，祇是不敢表示。」

「你解釋得很好，」藍莉說，「我也相信你。」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可以睡覺了。」

「遲一點吧，」藍莉說着，手在他的身上輕輕移動着。

假如是要傷人的話，用拳頭重擊就可以獲致最高的效果，然而假如是要使人得到享受性的感覺，那就是愈輕就感覺愈强烈了。

藍莉就是手動得輕，司馬洛的感覺就變得十分之强烈。

他深深吸入一口氣，閉上了眼睛。

藍莉幽幽地說：「平時我不會這樣飢餓的，但這一次，實在是隔得太久了。」

「很好，」司馬洛說，「旣然你想飽，那我讓你盡量地飽好了！」

他跪起身，把她的腿子抬高。

「不！」藍莉說，「這樣……我沒有做過……」

「怎會沒有做過？」司馬洛問，「這又不是太特別的事情。」

「我就是沒有做過，」藍莉說，「你要把我的腿子都弄斷了！」

司馬洛吃吃笑着：「沒有做過，現在來試試做吧！保證你不後悔就是！」

藍莉忽然吐出一聲震顫的「呀……」

她心裏有點害怕她會給撕裂，沒有這樣做過的人都有這種恐懼，同時也有點担心腿子會有斷掉的危險。但是司馬洛却把她的腿子擺放得很好。他就像是玩雜技的藝員，現在眼中他的動作似乎是非常危險，其實他却是心裏有數的。而經過了最初的幾秒鐘之後，藍莉亦是心裏有數了。

她覺得果然她是不會後悔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世界大得多了，一切都大得多了。但亦可能是她的世界縮小了。一大一小之間形成了對比，她就更加感到美滿。

司馬洛的動作也是控制得非常之美妙，而這却使她失去了控制。她頸間的肌肉收得非常之緊，而她的手亂舞起來，聲音也是失去了控制，發出來的都是無意義的聲音。祇有她的腿則是受着控制，因爲那不是她自己在控制着了。

有時她會提高聲音叫了出來。

她的心也像給他直接推動，而跳得更快和更有力。

後來，她實在受不住了，就像一個飢餓的人吃得太多，飽了。於是司馬洛就不再控制着她，而讓她躺平下來。

跟着，在讓她休息了一陣之後，司馬洛又用普通的方式再做一次。這則像是大餐之後的甜點，不會增加飽的程度，而祇是使她更加回味剛才那一頓大餐而已。

這之後，他們就眞的可以睡了。

「明天……」她幽幽地說，「我們做些什麼呢？」已經在入睡的邊緣了。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說吧。」司馬洛說。

他們都睡着了。

× × ×

第二天白天他們並沒有出外，司馬洛祇是帮助着她試驗各種的化裝方式。現在，有司馬洛之助，是比較順利得多了，而且經過了昨夜之後，他們做起來也是順利得多，起碼她在更衣的時候不需要他出去，而且他亦可以替她量度一下身體的比例，提供意見，指出她是最適宜用那一種姿勢出現。

晚間，司馬洛從屋子的門口出來了，提着二隻大大的膠袋，走到花園那口枯井的面前。那二隻大膠袋內裝着的就是他們的廢物了。

所謂廢物就是他們用不着而不方便帶走的東西，包括那隻裝錢的鐵箱，藍莉不需要用的衣物。這些東西雖然不是廢物，不過帶在身邊則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司馬洛把這些東西向枯井裏一丟，一乾二淨，假如有人意外地會向這井中來掏的話，找出來了也不會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要找藍莉的人，找到這屋子來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而找到這屋子來的時候，也就一定會間中找一找。之所以把東西丟進井中，乃是避免有人在短期之內發現，而可能傳到焦鈎他們的耳中而已。假如在很久之後發現，就應該沒有什麼關係了。

處置好了這些東西，司馬洛便走到車房那裏，按掣把車房的門打開來。忽然之間，車頭燈亮起來了，向他直接，而馬達聲大吼。司馬洛吃驚地叫了一聲，連忙躲到一旁去，但是車子並沒有開動，而馬達聲也停止了。

司馬洛深呼吸起來，藍莉則在車中咭咭笑着。她叫道：「你怎麼了，司馬洛？害怕成這個樣子？難道還怕我會謀殺你，是嗎？」

「並不是，」司馬洛說，「不過我贊成你還是少開口好些了？」

他坐到車上去，藍莉就挪回旁邊的座位，讓司馬洛佔回司機位。司馬洛叫她少開口，那是很有道理的，因爲藍莉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美男子了，看上去沒有什麼破綻，祇是一開口時，聽上去就有點矛盾，這個時候，女人要扮成男人倒也不是太難的，因爲反正有許多人都已經是男女不分了，女人要扮成男人，那最好就是扮成新潮的男人，現在藍莉就是很新潮的打扮，原來的頭髮已經束好貼着頭皮，而在上面罩上了一隻罩子，這罩子的上面再加上一隻假髮，那假髮是用眞頭髮製成的名貴假髮，所以看上去就一點也不知道是假髮，而這假髮的長度也有相當，一如時下青年人所流行的，因此假髮下面若然有什麼破綻，也是更容易掩飾了。身上穿的則是牛仔衫褲及花花綠綠的襯衣，這種裝束是男女共通的，男人固然可以穿，女人也常常可以穿上一樣的。不錯，這個時代，女扮男裝是容易得多了。

「爲什麼你叫我少開口？」藍莉問。

這一次，她用的則是很男性化的聲音了。

「唏，這個很好，」司馬洛說，「你是怎麼弄的？」

「因爲我是唱歌的，」藍莉說，「在聲喉上下點功夫，並不困難，不過叫我一天到晚都滔滔不絕，那我可辦不到了。」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他把車子開出了車房，沿着花園的私家路而行，向花園的出口駛去。藍莉說：「我們這就走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留戀的嗎？」

「沒有了，」藍莉說，「不過，這間屋子——你是怎麼弄來的？」

「這屋子嘛！」司馬洛說：「是偸來的！」

「偸來的？」藍莉叫道：「你在開玩笑，一間屋子，不能够由一個地方搬到一個地方呀？」

「把人搬進去就行了？」司馬洛說，「我是未經屋主同意而住進來的。」

「那麼——那麼我們是一直都住在一個危險的地方了？」藍莉問。

「你不過過了兩天兩夜吧了？」司馬洛說，「但這個是不值得担心的，我巳經調查得很清楚，這屋子的主人三個月之內不會回來，現在正在蒙地卡羅渡假。」

「怎麼這樣一間屋子會沒有人看守呢？」藍莉問。

「因爲是這樣一間屋子，那麼大，誰看到屋子裏有沒有人？」司馬洛說。

「你也是很有犯罪的興趣的，是嗎？」藍莉問道。

「不是的，」司馬洛說，「祇是爲了安全而巳。我住在這間屋子裏，根本沒有可能給查出來，因爲這是一間空屋，而這屋子的主人與這一類的事情又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假如我是租一間屋子，那麼我給查出來的機會就會很高了，焦鈞在這裏既然勢力是那麼大，他有能力調查大多數出租的屋子？」

「總之現在我們離開了，」藍莉說：「那就什麼都不怕了？」

「不錯，」司馬洛說，「在屋子的方面就是如此，祇要我們一路上不會給截住就行了？」

他們的車子沿着公路馳行，向這座城市的邊緣駛去。他們可以從陸路離開這座城市，祇要離開了，就是安全了，焦鈞的勢力範圍是在這一座城市，假如他離開這座城市而追到隣市去，那就是進入別人的地盤了。

「你肯定財神巳經不在此地了嗎？」藍莉問道。

「假如他是一個聰明人的話，」司馬洛說，「他就不會繼續逗留下去，而我認爲他不可能是一個笨人。」

「那麼我們就到另一個地方去找他，」藍莉說，「你心目中推測他大概會在一個什麼地方呢？」

「我們離開了這裏之後再講吧。」司馬洛說，「但你鎭定一點，小心一些。」

他們的車子繼續沿着公路前進。

前頭並不是國家與國家的交界，而祇是一座城市與另一座城市間的交界而巳，因此並沒有軍隊把守着的關卡，祇有路牌指出還有多少哩路就離開這座城市，而到了交界處時，亦會有路牌指出。這種情形有方便之處，亦有不方便之處。方便之處就是祇要把車子一開過去就行了，而不方便之處則是有危險臨頭的時候就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他們假如是到機場去乘飛機離開的話，雖然要經過關口的阻滯，但是那種地方，雖然勢力大如焦鈞，也不能够對他們不利的。

司馬洛表面上雖然顯得輕鬆，實際則是留意着每一部迎面而來的車子，以及前前後後的車子，迎面而來的車子並不多，前頭給他們越過的車子也間中有一部，但是從後面追上來而越過他們的車子則簡直沒有。

司馬洛在接近邊境的時候，就注意到情形有點不對了。他們越過了路邊停着的一部大汽車，而這部大汽車馬上就開動了，跟在他們的後面。

「看樣子有人跟踪我們。」藍莉說。

「看來是的，」司馬洛說，「這又不是警車，不是警車就是焦鈞的人了。」

司馬洛並沒有特別增加速度，還是照舊，保持着剛才的速度，這巳經够快了，由於他這是一部高性能的跑車，在郊外的路上，就必然要發揮相當的速度了，照他的估計，那部車應該是追不上的，因爲那不過是一部普通的房車，而且還是兩年前的欵子。

但是那部車却漸漸加速，追上來了，聽那聲音，司馬洛就知道這車子的外表是騙人的，貌不驚人的車殼之內，馬達實在巳經經過了改裝了，所以這車子可以發揮驚人的速度。

「他們追來了？」藍莉說，「怎麼辦呢？」

「問題不是怎麼辦？」司馬洛說，「而是他們爲什麼會追上來。我這車子的車身上又沒有大字書明我們是什麼人，他們怎麼會知道呢？」

藍莉則沒有心情去考慮這些了，她祇知道一個事實，就是現在正在有人追他們，而她並沒有逃脫的信心。假如，司馬洛是胸有成竹的話，她可沒有那麼强的信心了。

她是在想着，對方可能不止這一部車子。

她終於說：「我看我們還是停下來吧，也許他們祇是懷疑吧了，他們應該不認得這車子和我們的人！」

「也許吧！」司馬洛說：「不過我也並不是在逃走，爲什麼我要停下來？」

事實上他的確並不是在逃走，他祇是在保持着他自己的速度而巳，假如因爲另一部車子追上來就停車或者加速，那反而就是心虛的表現了。

於是他仍然保持着剛才的速度，而那部車子則繼續追上來，假如司馬洛是發揮最高速的話，那車子要追上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司馬洛不慌不忙地把槍拿出來，握在手中。

那車子追得更近了，而且跟着就發出了「嗚嗚」的警號聲。

「那是一部警車！」她說。

「那不是一部警車，」司馬洛說，「沒有徽號的警車也不會有警號，警號響起來時誰會相信呢？」

「那怎麼辦？」藍莉問。

「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了，」司馬洛說，「我才不打算給他們截住搜車！」

他的脚一踏下，自己的車子便也馬上加速，而把後面那部可能是冒充的警車抛離了。

那車子再度加速，極力掙扎着要追上來，但就是追不上。

後面响起了兩响槍聲，兩顆子彈在車尾的鋼板上撞出「乒乒」二聲，藍莉叫道：「他們正在開槍！」

「這大可不必担心，」司馬洛說，「我這車子是避彈的！」

「假如他們射車輪呢？」藍莉問。

「車輪也是特別的，」司馬洛說，「橡膠裏面還有一重合金網，槍彈透不過合金網，射不穿車輪的。」

藍莉不斷回頭望，那部追在後面的車子繼續向他們放槍，槍彈果然對他們並無威脅，射在車身上，射在玻璃上也都是彈開了。

跟着，他們轉了一個急彎，就忽然看見前頭有一部大汽車橫在路面上，擋住了他們的去路，藍莉又慌張地尖叫起來：「完了，我們逃不了！」

那部橫着的車子後面也有人放槍了，幾顆槍彈射中擋風玻璃，不過都彈開了。

「好在我的車子是避彈的！」司馬洛得意地吃吃笑着。

不然，他們是逃不過這迎面的一排掃射了。但是，仍然有一重難關就是要通過前頭的障碍物。

對於這一點，司馬洛則是不能胸有成竹，而是祇能够冒險了。因爲對方有準備，而他則是沒有準備的。

「唏，我們的車子着火了！」藍莉又叫道。

他們的車尾正在噴出濃厚的白烟。

「我們不是着火，」司馬洛說，「我們祇是在噴烟幕，不想後面的車子追得太近！」

那些白烟濃得像一堵牆壁，很快就散開了。路並不是直的，後面那部車看不見前路，就無法不停車了。

司馬洛也馬上把車速減慢了，忽然一扭駄盤，在路面上一個急轉，就掉了頭，向那烟陣駛回去。忽然之間，他們就給那白烟所吞噬了，外面簡直是伸手不見五指。白烟沒有進入車中，那是因爲司馬洛巳經按掣使車子的窗門自動關上了，與外面隔絕。

「不要開窗！」司馬洛說着就把車子停住了，「那烟會令你流淚和咳嗽！」

由於車窗巳經關上了，所以那烟就沒有令他們流淚和咳嗽，但是藍莉知道這是對方正在做着的事情，這就使她安心得多了。單單是放烟幕，那是祇能躱避一時而巳，但是這烟幕旣能使人流淚，就可以使對方失却抵抗力，或者更重要的就是失却攻擊的能力。

「現在怎辦？」藍莉問道，「我們總不能够永遠躱着呀，風會把烟吹散的！」

「正是希望這樣！」司馬洛說，「風是向前頭的路上吹的！」

他的意思就是，那些白烟也會給吹到前頭擋路的那汽車那裏，而使對方失去抵抗力了。

現在司馬洛的車子的廢氣管早巳停止了噴出白烟，也許那些白烟就是這麼多，也許不需要太多，單單是這些就够了。

「讓我們祈禱暫沒有別的車子趕到吧，」司馬洛說，「否則害了人家的話，就眞不好意思了！」

似乎暫時是沒有別的車子開來的，他們雖然看不見，但是可以聽到。假如有的話，就很可能聽到相撞的聲音了。

此時吹着的祇是微風，那些白烟給微風吹着，移動得很慢，後來，終於，視綫又漸漸淸晰起來了。他們首先是可以看到那部追他們的車子。由於他們的車子是巳經掉了頭，所以那車子是在他們的車頭對着的方向了。

他們看見那部車果然巳停了下來，歪斜地停在那裏，而車上的人巳經下來了。有兩個人正蹲在地上，咳嗽得身子一搖一搖着，連站都站不起身。

回頭望望那部擋路的車子，此時則巳經給白烟籠罩住了，看不見什麼，不過可以想像，當白烟吹到時，那車上的人當然也是會遭遇同樣的命運了。

「你還有什麼秘密武器嗎？」藍莉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說：「總之，够用就算了！」

他們等着，有時望望照後鏡，不過大多數時候都是看着照後鏡。那烟漸漸給風送走，那部擋路的車子的輪廓又開始隱約可見了。

司馬洛這時就把車子再度開動，掉頭，慢慢地再向那部擋路的車子駛過去。

風巳把白烟吹走了，那車仍然橫在那裏，但路邊則有兩個人正在咳嗽得滾來滾去，也是完全失去了攻擊能力。

司馬洛的車子慢慢地駛向前，車頭接近對方那車子的頭部，直至車頭貼住了，而仍然沒有停車。他的車子的馬力是强大的，而那車子雖然像是車頭重一點，但因爲前輪是擺側了的，所以一經推動，便慢慢轉開了，讓出了一個空位來。

司馬洛的車子再退一退，然後再向前直駛，便從這空位穿過去，脫出了阻攔。

「咯！我們打敗了他們！」藍莉歡呼地叫起來。

「最好不要那麼高興！」司馬洛說，「不知道前頭還會不會有障碍。剛才他們是一部車子追，一部車子攔，不可能是有默契，所以一定是無綫電聯絡的，他們仍然可能用無綫電通知前頭的車子！」

「假如前頭有車子的話，」藍莉說，「我們現在巳經接近邊境了！」

他們的車子繼續以高速馳行着。這一次藍莉倒是猜中了，再沒有車子出現阻攔，也許是他們沒有分佈太多的車子，不能在前兜截，而從後面追來又追不上。

終於，他們越過了邊境，進入了隣市的範圍之內了。

藍莉舒了一口氣：「現在行了！」

「還沒有完事，」司馬洛說，「這一座城市也一樣是龍潭虎穴，不見得就是全部都是純潔的人物！」

「但這不是焦鈞的勢力範圍了。」藍莉說道。

「但這裏的人亦不是焦鈞的敵人，」司馬洛說，「焦鈞是有朋友的。假設焦莉託這裏的朋友帮他一個小忙呢？」

「既然這樣，」藍莉說，「那我們何必到此地來呢？」

「哪一個地方都是差不多的了，」司馬洛說，「祇要是隣邊的地方，就是有朋友的地方。他總可以託朋友辦一辦的。」

「那我們又該怎辦呢？」藍莉問。

「那我們當然得換車子了。」司馬洛說。

——未完——

八仙鬥八魔

追驢並尋何仙姑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鐵拐酒仙」李玄，「純陽劍客」呂慕岩，「玉笛韓湘」韓劍平等三人，依約前赴「九疑魔宮」會晤「藍面魔君」呼延西，當時呼延西率姬妾、手下、友輩相迎，並設宴招待，席間韓劍平勸告呼延西改邪歸正，呼延西提出條件，以十陣決勝負，只要客方能勝主方，即棄惡從善，否則要客方加盟魔宮，李玄毅然允諾，於是主、客雙方展開決鬥，第一陣，主方先由「活閻羅」吳明挑戰李玄，爲李玄擊殺。第二陣，主方「毒手西施」施小萍上陣，客方則由韓劍平應戰，結果韓劍平服輸，雙方拉平。第三陣決鬥方式，生面別開，李玄以猜中第三道尚在蒸籠中的佳肴而獲勝：：

李玄接着道：「我們這位韓老三他說：雖然無法得見古代浣紗溪旁，姑蘇台上的捧心西子風神，但若能和現代的『毒手西施』，盤桓盤桓，也是一樁妙事，我身爲老大，不便和小兄弟們，爭風吃醋，只好讓這慕『西施』不怕『毒手』的韓老三來，伺候伺候妳了！」

這番話，聽得一個人蹙眉苦笑，一個人剔眉蘊怒，一個人顰眉含酸，一個人軒眉快意！

蹙眉苦笑的是「玉笛韓湘」韓劍平，他不僅要代替李玄去抵擋這陣風險，並被他編了這麼一套活靈活現的謊言，委實有些哭笑不得。

剔眉蘊怒的是「藍面魔君」呼延西，他聽李玄話中，左一個「陪你玩玩」，右一個「賦性風流」，又是甚麼「不便爭風吃醋」等對愛妾「毒手西施」施小萍的調笑之詞，自然怒滿胸頭，有些按納不住。

顰眉含酸的是「美人狐」白牡丹，她雖聽出李玄所說是故加笑謔之話，但因深知「毒手西施」施小萍所擅長的一些厲害勾魂手段，不由替業已起身離席，緩步走下場中的「玉笛韓湘」韓劍平，有些提心吊胆。

軒眉快意的是「毒手西施」施小萍，施小萍倘非生性奇淫，怎會「兎子吃起窩邊草」來，與「藍面魔君」呼延西的愛徒柳英圖，有所勾搭？她既是天生淫婦，則怎會不對這氣宇翩翩，英朗挺拔得眞如天上神仙般的「玉笛韓湘」韓劍平，早就垂涎，故而施小萍在聽說對方改由韓劍平來鬥自己之後，立自眼角眉梢等處，流露出得意神色。

韓劍平由李玄編造了那些荒唐謔語，故而有所避忌地不敢過份接近「毒手西施」施小萍，在相距七八尺之外，便止步抱拳，目光朗然，正色問道：「韓劍平斗胆下場，請示施夫人打算怎樣賜教，我們是比較掌法還是切磋暗器輕功？」

施小萍秀眉雙揚，冷笑答道：「施小萍武林末流，只會一些小巧功夫，不識上乘絕藝！韓大俠能不能指點我一些暗器手法？」

韓劍平點頭笑道：「施夫人儘管隨意命題，韓劍平當本所學！敬領教益！」

施小萍雙眉一軒，把臉上的冷笑神情，化爲嬌笑，眼波流媚地，微瞥韓劍平，緩緩說道：「韓大俠，這題目既是我出，便應由施小萍先行獻醜，然後再由韓大俠表現神功！彼此所爲，不必完全相同，無妨各展所長，請局外人公評勝負！」

韓劍平笑道：「韓劍平敬如尊命，瞻仰妙技！」

施小萍含笑說道：「妙技二字，愧不敢當，施小萍想當場獻醜的，不過是『雙環一帕十三針』等幾件尋常暗器，庸俗手法而已！」

說完，便自懷中取出兩隻龍眼大小的金環，一條輕飄飄的絲質香帕，及十三根色若爛銀的，兩寸長短細針。

韓劍平看得微吃一驚，知道這位「毒手西施」施小萍，決非僅擅小巧功夫，必有驚人絕藝。

因爲倘若未將內家氣勁，練到飛花沒石，摘葉傷人的極上乘境界，怎能使用那條輕飄飄的絲質香帕，作爲暗器！

他心中正自尋思，「毒手西施」施小萍又復含笑叫道：「韓大俠，在我獻醜之前，要請你帮個忙兒。」

韓劍平微笑問道：「施夫人有何分派？」

施小萍回頭向侍立場中，聽候傳呼的「九疑魔宮」弟子，發話叫道：「你們去取一隻無蓋磁質茶壺，呈交韓大俠備用！」

「九疑魔宮」弟子，立即取來一隻無蓋磁質茶壺，韓劍平接過手中，向「毒手西施」施小萍含笑問道：「施夫人——」

話猶未了，施小萍業已接口笑道：「韓大俠，請你退後十步，把這隻磁質茶壺，向頭頂上空，拋起三丈——」

韓劍平如言退後十步，平平穩穩地，把手中磁質茶壺，向頭頂上空，拋起了三丈左右！

就在韓劍平磁質茶壺出手之際，「毒手西施」施小萍的兩枚金環，及一條素帕，也自出手！

那條素帕，雖已被內家氣勁貫住，捲成棍形，筆直飛出，但去勢卻極爲緩慢。

兩枚金環，則向左右兩側，先作電疾一般的弧形旋飛，然後突然折向中央，恰好打中那隻磁質茶壺的壺嘴和壺柄之上。

壺嘴壺柄自然一擊便碎，但因施小萍發出金環時，勁頭拿捏得恰到好處，故而並未碎作多塊，只是恰好自壺身折落。

這時，那條緩緩飛來的棍形素帕好似有人在暗中用勁推動，突告加速前飛，擊中那隻壺嘴壺柄已落的磁質茶壺壺身。

壺身經這一擊，立即不多不少地，裂成兩半，連同那兩枚金環，一條手帕，一齊落在韓劍平面前脚下。

金環飛弧，素帕貫勁，一齊擊中磁壺，並僅令微裂，不會多碎，這種勁頭手法，已足驚人，何況磁壺又是由韓劍平向空拋起，不是固定之物，自然更加難能可貴，連「鐵拐酒仙」李玄，及「純陽劍客」呂慕岩，也看得暗自低聲喝彩！

韓劍平更是點頭笑道：「施夫人雙環一帕業已如此高明，在那十三根銀針之上，定然更有絕世驚人的出奇手段！」

施小萍微笑道：「韓大俠，請你拾起那一條素帕，和兩枚金環，並以雙環並持，覆以素帕，施小萍才好獻醜。」

韓劍平未作深思，如言拾起素帕，覆裹金環，並把兩枚金環併列舉起！

這兩枚由素帕覆裹的小小金環，剛被韓劍平舉在當空，施小萍纖手微揚，十三根銀色小針，便自化一蓬光雨，疾射而出！

韓劍平與施小萍之間，相距約莫兩丈七八，這蓬銀色針雨，竟似不是打向素帕覆裹的兩枚併列金環，而是直向韓劍平的面門蝟射！

施小萍如此打法，可能含有兩種用意。

第一種用意心存毒念，趁韓劍平未加防範之際，對他驀然暗算！

第二種用意則是虛張聲勢，考驗韓劍平的機智胆識！

韓劍平在此情況下，確實極難應付，因爲倘若閃身躲避，萬一施小萍只是虛張聲勢，所發銀色針雨，自會中途轉向，則豈不貽笑大方，顯得庸人自擾！

若是置諸不理，萬一施小萍眞對自己暗算，因飛針臨頭，閃避不及，受了甚麼傷損？豈 [illegible]

這種情勢雖極尷尬，但因韓劍平機智胆識，兩皆過人，又有一身上乘武功，遂仍在倉卒之間，決定了最後應付方法。

他含笑巍立，彷彿對那迎面而來的一蓬銀色針雨，視若無睹。但本身所練「先天太乙眞氣」，却已提自丹田，含在口內。

韓劍平所決定的應付方法是這蓬銀色針雨，中途轉向，不到近身三尺以內，便不加理會，萬一眞個來襲，則所提聚的一口「先天太乙眞氣」，雖未必準能噴散全部飛針，總也可以擋却大半，使自己來得及飄身退後——

主意剛剛打定，面前情勢已變！

十三根銀色飛針，本是散作一蓬光雨，但「毒手西施」施小萍的手法太妙，居然能使這蓬光雨，在飛到距離韓劍平身前五尺之處，由散而聚地，聚成兩條銀綫！

不僅聚針成綫，並還方向略偏，去勢略緩，一齊打中韓劍平高舉空中兩枚併列金環爪外所覆裹的素帕之上！

一隻金環之內，中了六針，另一隻金環之內，則中了七針。更驚人的是這一六一七，十三根銀色飛針，半根也未穿帕墮落，一齊分插在兩隻金環中心的素帕之上，使在座羣雄，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得清清楚楚！

一聲暴雷大彩，起自主客兩席，韓劍平也心中佩服地，向「毒手西施」施小萍抱拳笑道：「施夫人既把這『雙環一帕十三針』練到如此神奇地步，韓劍平已無須弄斧班門，這一陣算我甘拜下風就是！」

說完，把手中一條素帕，兩隻金環，連着帕上的十三根銀色飛針，拋還「毒手西施」施小萍，含笑略抱雙拳，回轉客席落坐。

施小萍想不到這位名頭頗大的「玉笛韓湘」韓劍平，竟在暗器手法之上，甘心向自己認輸，到不禁爲之微愕，只好揚眉一笑，也回自席。

「鐵拐酒仙」李玄見韓劍平認輸回席，遂哈哈大笑說道：「韓老三，凡屬江湖人物，最講究磊落光明，你這認輸之舉，我做老大的，不但不加責備，還要特別奬勉，何況在那些環兒針兒帕兒以上，根本就應該讓婦道人家出色當行，大丈夫不善於暗器傷人，不算是失了體面！」

語音了後，並敬了韓劍平三杯酒。

韓劍平正在擧杯，忽見「美人狐」白牡丹借故離席，走過一旁，暗用「蟻語傳音」功力，向自己耳邊發話，要自己行功凝氣，運轉周身，察看有無異狀？

韓劍平聞言，遂暫未飲酒，一面行功凝氣，流轉四肢百穴之間，一面暗地尋思「美人狐」白牡丹要自己如此擧措，是何用意？

這時，第三道佳肴，又復獻上！

「藍面魔君」呼延西果然不愧爲一方霸主，平時食用，窮極奢華，才能在咄嗟之下以各種罕世珍味待客。

侍宴弟子送上一隻絕大蒸籠，陣陣奇香，自籠中溢散，引得人食指大動，饞涎欲滴！李玄用鼻連嗅，眉飛色舞地，大笑說道：「妙極！妙極！好菜！好菜！我老化子今日眞是口福不淺。」

說到此處，怪眼微翻，看着韓劍平詫然問道：「韓老三，你怎麼不把我李老大敬你的三杯美酒喝掉？趕快傾杯，我們趁熱享受這道罕世絕味！」

韓劍平此時業已行功，察畢周身，覺得毫無異狀，遂一面向「美人狐」白牡丹搖了搖頭，一面把李玄斟敬自己的三杯美酒徐徐飲下！

「藍面魔君」呼延西因愛妾「毒手西施」施小萍總算贏回一陣，使雙方成了平分局面，遂由心中不悅，轉爲心中高興地，向李玄揚眉笑道：「李大俠，既誇好菜，是否猜出這籠中是些甚麼東西？」

李玄怪笑答道：「我老化子生平有四大愛，就是愛吃，愛喝，愛睡，和愛打架，講起吃來，可以說是『兩個肩膀扛個頭，吃盡天下無敵手！』除了大葷不吃死人，小葷不吃蒼蠅以外，敢誇嚐盡食譜珍饈，人間絕味，故而我只要嗅上一嗅，便可以知道籠中何物！」

呼延西聽李玄如此誇口，未免有點不大相信，遂哈哈大笑說道：「李大俠，呼延西不信你只用鼻子嗅，便能猜得出籠中所有之物？」

李玄眼珠一轉，目注呼延西道：「呼延魔君，我老化子想向你叫陣挑戰！」

呼延西點頭笑道：「只要李大俠有興，呼延西自當奉陪，但我們事先有約，且等吃完這道菜兒，再復下場動手！」

李玄搖了搖頭，裝出一副怪相說道：「呼延魔君，我老化子並不是想與你比較甚麼輭硬輕功，內力眞氣？而是想換上一個生面別開的花樣玩玩！」

呼延西軒眉笑道：「我們在這莽莽江湖以內，不論是好是壞，總算有了些小小名頭，俗技本不足較，李大俠若能想得出新鮮花樣？自然最好！」

李玄指着桌上那具仍在香氣四溢的絕大蒸籠，縱聲怪笑說道：「我想就以我猜測籠中美味之事，也在十陣以內，列爲一陣！倘若老花子對於道佳肴的名稱，品種，及數量方面，猜錯分毫，便算落敗如何？」

呼延西聽李玄說是要把這道佳肴的名稱，品種，數量完全猜對，不禁越發不信地，點頭笑道：「這一陣的決勝負方法，確實生面別開，呼延西敬如尊命，就請李大俠開始猜測蒸籠中之物的名稱，品種，數量，猜完便可大快朶頤！」

李玄聞言，又復湊近籠邊，仔細用鼻連嗅，然後向呼延西怪笑說道：「我猜這種佳肴，是百粵名廚巧手精製，脫胎自廣東名菜『龍虎鬥』——」

呼延西聽到此處，不禁「哼」了一聲！

李玄向他搖手笑道：「呼延魔君莫急，老花子話尚未完，這道佳肴，嗅來雖似『龍虎鬥』，但香味却異常濃冽，足見在選料及用量方面，均必有了改善增添！遂使我想起昔年『十大名廚會太湖』時，有位廣東名廚，與此菜奪得亞元的『五龍一虎』——」

呼延西失聲讚道：「李大俠，你眞是一位博識老饕！名稱業被猜對，數量也已包括在名稱之內，只再猜猜這『五龍一虎』的品種便可，但呼延西自知在這生面別開的一陣之上，業已多半落敗！」

李玄哈哈笑道：「五龍之中，『金脚帶』，『過樹榕』及『飯鏟頭』三種比較普通，但其餘『兩龍』，却似是罕見異物，幸虧老花子生平見識過蛇類頗多，尚不至於被牠難倒，加上呼延魔君麾下，又有位降蛇聖手孫老同行，故而我判斷是一條天南特產『雪花硃綫』及一條比『烏風蟒』難得百倍的『烏風蛇』——」

呼延西由心佩服地，點頭說道：「李大俠，你這鼻子，簡直可以賀號爲『天下第一鼻』，五龍完全猜對，只剩一隻虎了！」

李玄笑道：「這隻虎兒，雖然比不上『雪花硃綫』及『烏風蛇』那等名貴，但桂花香味，十分濃美，也非凡品，是隻專門愛以百年丹桂爲食，全身墨黑，鼻間雪白的『烏雲點雪桂花貍』吧？」

呼延西哈哈一笑，向主客兩位席上的一般武林豪雄，搖頭說道：「李大俠完全猜對，這一陣呼延西心甘情願認敗服輸，諸位且請嚐試嚐試這確實極爲難得的『五龍一虎』！」

語音方了，侍宴弟子，揭去籠蓋，熱氣騰處，香溢尋丈，李玄首先伸手搶過那條「烏風蛇」來，便自眉花眼笑地，入嘴大嚼！

「純陽劍客」呂慕巖的胃納亦佳，陪同學箸，只有生長江南的「玉笛韓湘」韓劍平，却對這道今世佳肴，有些不敢領教！

李玄口沫四濺地，向他瞪眼叫道：「韓老三，這等美味，怎可錯過，你爲什麼不吃，難道堂堂活人，還怕幾條死蛇兒麼？」

韓劍平既聽李玄如此說法，又見他吃得那香，只好皺着眉頭，伸箸挾了一塊「烏雲點雪桂花貍」肉，略加嚐試！

誰知不嚐還好，在一嚐之下，韓劍平深覺這道佳肴的淸雋鮮美，確係自己生平初試，遠非方才那道「紅燒熊掌」可以比擬！

故而，起初他還皺着眉頭，不願下箸，如今却不僅接連吃了幾塊貍肉，並挾了一段「雪花硃綫」，試加品味！

李玄見韓劍平這等神情，不禁怪笑說道：「韓老三，你吃出滋味了吧，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我老花子李太黑，就贊成比我早生了千餘年的大詩人李太白的這兩句詩兒，既然披上一張人皮，倘不懂得吃喝妙趣，又與畜生何異？」

韓劍平俊臉微紅，向李玄含笑問道：「李大哥，你方才說是昔年『十大名廚會太湖』，有位廣東名廚，便以這道『五龍一虎』佳餚，奪得第二名亞元之讚麼？」

李玄點頭笑道：「不錯，這樁妙事，大約是在三十六七年前，曾經轟動了一般饞骨頭的墨客騷人，爲此做多了不少詩詞歌賦！」

韓劍平又挾了一段「過樹榕」，入口咀嚼，並微笑說道：「李大哥，小弟認爲這『五龍一虎』，已是人間絕味，怎會僅僅奪得亞元，未免……」

李玄飲了一杯美酒，接口笑道：「韓老弟不要替這『五龍一虎』抱屈，在江湖之內是『強中更有強中手』，在菜餚之內，則是『珍饈以外有珍饈』呢！」

韓劍平好奇頗甚地，低聲問道：「小弟要向大哥請教一下，比這『五龍一虎』，更爲好吃，榮居第一的奪元之菜，却是什麼奇珍絕味呢？」

李玄挾了半條「雪花硃綫」，放在面前，怪眼雙翻，神光四射地，看着韓劍平，大笑答道：「韓老三，這個答案可能會大出你的意料之外，昔年『十大名廚會太湖』時，榮居第一的奪元之菜，既非罕世山珍，又非難尋海味，只是，一碗『凉拌豆腐』！」

莫說韓劍平聽得大感意外，連那位儘管避免說話的「純陽劍客」呂慕岩，都忍耐不住地，向李玄壓低話音問道：「李大哥，這碗豆腐，却是怎樣拌法？」

李玄揚眉一笑，剛待答話，第四道佳餚，又復獻上。

這道菜兒，是『清燉鼈裙』，滋味又復鮮腴已極！

「神棍震天」孫化石飲了杯酒兒，向「藍面魔君」呼延西揚眉笑道：「呼延兄，孫化石願效微勞，担當一陣，但不知我這薄藝俗技，是否會有辱你『九疑魔宮』的威望而已！」

「藍面魔君」呼延西點頭笑道：「孫兄的『兩儀金棍』神威，呼延西久所未睹，如今正好藉機瞻仰瞻仰你這壓蓋寰宇的故人妙技！」

孫化石聞言，含笑離席，緩步走入場中，自腰間取出兩根長僅二尺，粗逾鴨卵的金棍，向客席之上，抱拳笑道：「孫化石不揣鄙陋，故請那位大俠下場，指教我幾手兵刄招術！」

「純陽劍客」呂慕岩一來因「鐵拐酒仙」李玄，及「玉笛韓湘」韓劍平，均已出場，二來因所擅「純陽劍法」，極爲精微奧妙，自信足可勝得了「神棍震天」孫化石手中的「兩儀金棍」，故而決意出陣！

但他心意剛決，尚未說出口來，「玉笛韓湘」韓劍平却出人意料地，站起身形，只向李玄說了聲：「李大哥，小弟會他一會！」也未等候李玄允許，便自手橫玉笛，走下場內！

李玄看出呂慕岩也想出陣，遂向他怪笑說道：「呂老二，韓老三可能是因剛才在暗器手法上，不得不向『毒手西施』施小萍，甘心認敗，臉上有點難堪，遂想在這一陣上，找回光采，你作老二的，應該讓他一讓，何必噘着咀吧兒，裝出這副怪相，這碗『清燉鼈裙』的滋味，難道還不比孫化石『兩儀金棍』的滋味好麼？」

呂慕岩苦笑低聲說道：「李大哥錯會意了，我那裏會和韓三弟爭先出陣，只是覺得三弟一向沉穩，怎地方才離席之時，有些冒冒失失，彷彿心神不屬？」

李玄怪眼一翻，皺眉說道：「老二，你提醒我了，韓老三禮貌周到，處事穩愼，方才那種舉措，確實有些異乎尋常地，不大對勁！」

說到此處，兩人都頗爲關心地，凝神目注場內！

這時，場內業已疾風四捲，人影難分，打得好不激烈！

「神棍震天」孫化石的「兩儀金棍」，施展得宛如驟雨狂風，凌厲無匹，化成兩團帶着隱隱嘯聲的電漩黃雲，果然不愧爲黑道豪雄中的一流人物！

「玉笛韓湘」韓劍平的一管白玉笛則隨意揮動，從容攻守，慢悠悠，輕飄飄，身形步法，也靈妙得宛若游仙，與孫化石的一味陽剛比較起來，顯出了武功上截然不同的兩種相反境

界！

外行人看來，自是「神棍震天」孫化石那兩根「兩儀金棍」，叱咤喝嗚，縱橫捭闔地佔了上風！

內行人看來，則是韓劍平的一管玉笛，攻守隨心，應付自若，業已游刄有餘地，控制了整個局面！

「純陽劍客」呂慕岩看淸形勢，向「鐵拐酒仙」李玄，雙眉微軒，慰然笑道：「李大哥，我們操錯心了，最多再有三四十招，韓三弟必然獲勝！」

「藍面魔君」呼延西等，自然也看出「神棍震天」孫化石的情勢不妙，不禁齊覺懸憂，眉峯不展！

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淸」，「神棍震天」孫化石如今便是這般情況，他雖未以爲佔得上風，但也未以爲已居敗勢，精神抖擻，「兩儀金棍」掄得「呼呼」勁響地，一連攻出了「排雲見日」，「趕浪屠蛟」，「橫斷江流」等三式迴環絕學！

韓劍平見他好生不知進退，不禁冷笑一聲，玉笛微揮，從從容容地，把孫化石所發「排雲見日」，「趕浪屠蛟」兩招的凌厲威勢，加以化解！

但就在此時，韓劍平忽然身形一晃，步法微亂，若非倚仗極好輕功，飄退數尺，幾乎竟被孫化石迴環三招中的最後一招「橫江斷流」，掃中脅下！

「鐵拐酒仙」李玄見狀，「咦」了一聲，臉色微變！

「純揚劍客」低聲道：「李大哥不必担心，這大概是韓三弟急於取勝，故意誘敵！」

話方至此，場中情勢又變！

「神棍震天」孫化石見韓劍平身法淩亂，有機可乘，雙手微合，右臂一探，竟利用「兩儀金棍」的特殊構造，把兩根短棍，合爲一根長棍，向韓劍平心窩要害，跟踪點到！

韓劍平劍眉深蹙，以手中白玉笛，用了一招「剪雨截烟」，向當胸點到的「兩儀金棍」棍身之上格去！

主位席上，「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下「玉女金童，雙奇一怪」中的「鬼爪奇婆」孟瑜，看得搖頭一嘆，向「藍面魔君」呼延西低聲說道：「呼延魔君，風聞『玉笛韓湘』韓劍平，精擅『先天太乙眞氣』，他這招『剪雨截烟』，定是用了『太乙門』中的『粘』字妙訣，孫當家的『兩儀金棍』，恐怕難免要被粘出手去了！」

呼延西點了點頭，尚未答話，場中兩人的手內兵刄，業已接在一處！

這兵刄一接之下，結果竟出於任何人的意料之外，驚奇得主客兩席豪雄紛紛失聲起立！

原來「玉笛韓湘」韓劍平仗以成名的那管「白玉笛」，剛與「神棍震天」孫化石的「兩儀金棍」相接，便起了一陣鳴金碎玉之聲，雙方兵刄，齊告脫手！

孫化石的「兩儀金棍」，生生被韓劍平用「白玉笛」砸得略呈彎曲，並自適才接合之處，脫落了一半在地！

韓劍平的「白玉笛」，也告碎裂成玉雨星飛，只剩下不到半尺在手！

這種情形，顯然是韓劍平忽然眞氣難提，無法施展「太乙門」中的「粘」字妙訣，粘脫對方兵刄，而又必須設法渡過棍點心窩之厄，才萬般無奈，拚捨成名玉笛，向「神棍震天」孫化石的「兩儀金棍」之上，用足濁力一擊！

孫化石生恐韓劍平還有殺手，遂在半截金棍落地之時，閃身退出丈許！

韓劍平則先向手中所剩不到半尺的「白玉碎笛」，看了一眼，臉上顯出萬分惋惜的淒然神情，然後玉山忽頹，翻身暈倒！

雙方動手過程之中，韓劍平佔了上風，如今却突然暈絕倒地，怎不令所有在場人物，均感意外？

「鐵拐酒仙」李玄與「純陽劍客」呂慕岩，雙雙搶到當場，細察韓劍平何以突然不能提聚「先天太乙眞氣」，及爲何暈絕之故，才發現韓劍平是中了一種慢性奇毒！

李玄目光一轉，恍然大悟地，向「藍面魔君」呼延西冷笑連聲，揚眉叱道：「呼延魔君，尊寵施小萍的『毒手西施』外號，應該改成『毒心西施』才對，她適才要找韓三弟助她施展『雙環一帕十三針』暗器手法之時，居然在那條素帕之上，預先塗上了手不能沾的慢性奇毒！」

呼延西因無法置辯，又不願當衆嚴斥愛妾「毒手西施」施小萍，遂索性顯出梟雄本色，哼笑幾聲，答話說道：「今日這十陣賭鬥，原本不僅限於武功一途，包含了各種機智見識在內，韓大俠適才倘若神功戢聚，右臂成鋼，又那裏會懼怯什麼帕上藏毒？」

李玄知道對方是根據第三陣上，自己猜中「五龍一虎」佳餚，亦非仗恃武功獲勝一事，才如此強詞奪理，遂冷然笑道：「呼延魔君，我們不必辯弄口舌，如今我韓三弟中毒昏迷，你能否請令寵施小萍見賜解藥？」

呼延西既見「鐵拐酒仙」李玄等人，個個難鬥，又因反正事已鬧僵，雙眉一揚，縱聲狂笑說道：「這事極爲容易，只要三位與呼延西瀝血爲盟，共振『九疑』霸業，解藥自當雙手奉上！」

李玄冷然問道：「倘若我們不識抬擧，又便如何？」

呼延西雙目一張，兇光電射地，厲聲笑道：「倘若三位不肯折節下交，則不僅『玉笛韓湘』韓劍平已中『無形毒粉』，必死無疑，就連你們兩位，大概也逃不出呼延西這『九疑魔宮』之外！」

說到此處，竟把手中巨杯，向地上猛力一摔，一聲脆響起處，這「演武場」四外，居然現出了數十名手持「諸葛匣弩」的精壯漢子！

這時坐在主位席上的藍啓明，心中好不爲難，不知怎樣才能應付得了當前的尷尬局面！

「鐵拐酒仙」李玄與「純陽劍客」呂慕岩，也有點面面相覷，暗忖一來敵衆我寡，雙方這一破臉，呼延西不顧江湖規矩，揮衆羣毆之下，那裏還會有絲毫僥倖之理！

二來數十匣「諸葛弩」的如蝗箭雨，亦自難當！

三來還有韓劍平中毒昏迷，需人照料的莫大顧忌！

有了這三種原因，竟使場中的李玄，呂慕岩，及席上的藍啓明等三位武林奇俠，心中焦急，臉上尷尬，無法展露出往昔的英風豪氣！

「美人狐」白牡丹向昏臥場中的「玉笛韓湘」韓劍平，看了一眼，拉着「藍面魔君」呼延西的手兒，暗以他人難聞的語音低聲說道：「你叫施小萍把『無形毒粉』解藥，扔給『鐵拐酒仙』李玄！」

「藍面魔君」呼延西勃然大怒，剛把雙眉一剔，「美人狐」白牡丹又復嘴皮微動，以「蟻語傳聲」功力說道：「你最好乖乖聽話，否則，便彼此同歸於盡，我手上戴着『羅刹環』呢！」

「藍面魔君」呼延西聞言大驚，目光注處，果見「美人狐」白牡丹是用右手握住自己的左手說話，她右手中指以上，並戴着一隻黑色指環！

這隻黑色指環，是「美人狐」白牡丹精心特製的獨門利器，名叫「羅刹環」！環身具有

三根尖銳短刺，奇毒絕倫，只要一絲見血，便能致人死命，絕無解救！

呼延西見狀，只有苦笑皺眉，不敢有所反抗動作，因自己左手正被「美人狐」白牡丹握在掌中，她只消把手略緊，使「羅刹環」上無堅不摧的毒刺，刺破自己肌膚，自己便肝腸盡斷，立遭慘死！

「美人狐」白牡丹看出「藍面魔君」呼延西業已慴服，遂又嘴皮微動，運用「蟻話傳聲」功力，向他耳邊說道：「你怎麼還不向施小萍發令了，難道眞要把一條老命，及半世名頭，當着在座羣雄，丟得乾乾凈凈！」

「藍面魔君」呼延西無可奈何，只好向「毒手西施」施小萍伸手說道：「你把『無形毒粉』的解藥給我！」

施小萍不知呼延西爲何索討解藥？但也只好取出一粒白色丹藥遞過！

呼延西接過丹藥，立即拋向「鐵拐酒仙」李玄，厲聲叫道：「李老花子，這是韓劍平所中『無形毒粉』解藥！」

李玄接丹在手，正感愕然，耳中忽又聽得「美人狐」白牡丹用「蟻語傳聲」功力，向自己說道：「李大俠，你喂韓劍平兄服食解藥以後，便要求呼延西親自送客，先離開『九疑魔宮』這座虎穴龍潭，再作其他打算！」

李玄正在愁急無計，聞言之下，自然大爲驚喜地，立把那粒「無形毒粉解藥」，喂給昏迷不醒的韓劍平服食！

韓劍平服藥以後，立即甦醒，李玄遂一挑雙眉，向「藍面魔君」呼延西怪笑說道：「呼延魔君，今日未了之戰，不必繼續，我們改期再會！但不知呼延魔君是否願對李玄兄弟等好接好送地，送出『九疑魔宮』？」

呼延西尚未答話，「美人狐」白牡丹便代爲含笑答道：「李大俠放心，呼延魔君與我白牡丹，同送佳客，並訂後會！」

她一面說話，一面拉着呼延西的手兒，盈盈起立！

呼延西被人挾制，只得隨同起立，「毒手西施」施小萍也莫名其妙地，隨同站起身形，柳眉深鎖，弄不懂呼延西與白牡丹的這等作法，究竟是何用意？

白牡丹又用「蟻語傳聲」向呼延西說道：「你叫施小萍留在此處，招待嘉賓，繼續吃喝，只要我們兩人送客便夠！」

「在人屋簷下，誰敢不低頭」？呼延西只得如言照辦，向那剛剛站起身形的「毒手西施」施小萍發話說道：「你在此招待諸位遠來嘉賓，繼續飲酒，不必陪同前去，我們送客出宮，訂了後約，便即回轉！」

施小萍茫然點頭，眼看着呼延西與白牡丹異常親熱地，手携手兒，把李玄等人，送往「九疑魔宮」以外！

施小萍已覺茫然，但比施小萍更茫然莫知所措的，亦有人在！

這人，就是已故神偷奇俠「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的衣鉢傳人藍啓明！

藍啓明因事遲來，如今又遇上這等尷尬局面，倒弄得不知究應立即隨同盟兄「鐵拐酒仙」李玄等人，退出「九疑魔宮」？抑或再在此間，略探虛實？

他正在思忖，那位「神棍震天」孫化石，已向「毒手西施」施小萍皺眉問道：「施夫人，我看呼延魔君的適才舉措，怎似有些奇異失常？今日來敵，無不身具絕世武學，極爲難鬥，好容易才在夫人巧思妙計之下，可以控制局面，呼延魔君卻又縱虎歸山地，把顯然足爲大患的這羣敵人，輕輕放走！」

施小萍柳眉雙蹙，苦笑說道：「我也覺得奇怪，只好待魔君送客回來，再問究竟？但施小萍生平不輕饒人，那『玉笛韓湘』韓劍平的或生或死？仍然操縱在我的手內！」

藍啓明本來已想離席追隨盟兄李玄等人，忽聽施小萍這樣說法，遂只好打消原意，歸座含笑問道：「施夫人既然已把『無形毒粉』解藥，給了對方，怎麼還能控制韓劍平的生或死呢？」

施小萍媚眼微飄，揚眉一笑，正待向藍啓明答話，告知究竟之際，忽然聽得「九疑魔宮」宮門方面，傳來一陣淩亂人聲，好似出了甚麼重大差錯？

這陣淩亂人聲，吸引得在座羣豪，一齊愕然注目。

施小萍自然也暫時未答藍啓明的問話！

一展眼間，「藍面魔君」呼延西滿身血跡，自「九疑魔宮」的宮門方面，急旋風似地，搶步趕到這演武場中！

他一隻右臂，業已齊肘斷去，神情獰惡得宛如厲鬼一般，向「毒手西施」施小萍顫聲叫道：「快——快：：快把你哥哥的靈藥給我！」

施小萍正自花容失色地，伸手入懷摸取她兄長「逆天魔醫」施不施所贈靈藥，忽然轟轟巨響連起，人聲鼎沸如潮，這座「九疑魔宮」之中，足有十來處火頭，騰空而起！

演武場中，自然立是一陣慌亂，但這些慌亂事情，暫時慢提，且先表敘「藍面魔君」呼延西送客宮門的斷臂經過！

原來「藍面魔君」呼延西一面出於被動地，與「美人狐」白牡丹携手送客，一面卻出於主動地，向她低聲問道：「白牡丹，你今日這樣做法，是否打算和我從此斷絕夫妻之義？」

「美人狐」白牡丹冷笑說道：「你和我還有甚麼夫妻之義？論名位，我不如你那終日長齋禮佛的結髮夫人！論恩情，我又不如那倚着她哥哥聲威，事事對我欺凌，對你挾制的『毒手西施』施小萍賤婢！我還會貪戀這無名無實的『白二夫人』四個字麼？」

「藍面魔君」呼延西聽「美人狐」白牡丹這樣說法，才知她對於自己，早就心生怨懟，遂只好長嘆一聲，黯然無語！

走出「九疑魔宮」宮門，「美人狐」白牡丹向「玉笛韓湘」韓劍平嫣然一笑，發語說道：「韓兄，你們請先行一步，在三十丈外等我，我代你們向呼延魔君，訂場後會之約！」

韓劍平也許是因生平最喜愛的成名兵刃「白玉笛」，毀在「神棍震天」孫化石的「兩儀金棍」以下，心中慚惜交迸，神情頹喪異常，聞言之後，並不答話，只是點了點頭，與「鐵拐酒仙」李玄，及「純陽劍客」呂慕岩，相偕馳去！

白牡丹靜看他們馳出三十丈左右，止步轉身以後，方對「藍面魔君」呼延西冷笑說道：「經過今日這場事後，你對他們，尤其對我，必然痛恨入骨，彼此應該訂個約期，把一切恩恩怨怨，了斷了斷！」

呼延西沉聲道：「我希望你們於一月之內，重來『九疑魔宮』，彼此生死一決！否則縱令你們逃到海角，隱往天涯，我也要——」

白牡丹冷笑連聲，截斷呼延西的話頭，哂然說道：「呼延西，你不要發狠，更不要作夢，這座『九疑魔宮』，你還住得成麼？」

呼延西怪眼一番，精芒電閃地，怒聲問道：「爲甚麼住不成？難道還能把我攆走！」

白牡丹冷哼一聲，緩口說道：「宮中金銀珠寶等細軟之物，我除了酌留今後半生所需以外，多半均已密遣心腹，周濟了三湘貧民！『九疑魔宮』之內，更有十三處猛烈火頭，會在一盞熱茶時分以後，自動騰起！你若還想住在此地？只能睡瓦礫，啃石頭，以及喝喝西北風了！」

呼延西聽得幾乎咬碎鋼牙？但卻因畏怯「美人狐」白牡丹手上所戴那枚劇毒無倫的「羅刹環」，而對她毫無辦法！

白牡丹微笑說道：「故而後會之地，既不能訂在『九疑魔宮』的瓦礫場中，後會之期，也不必訂在一月以內的過份匆迫！不如明年九九重陽，彼此就在『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南海普陀』，了結恩怨！」

呼延西咬牙說道：「好！就定於明年九九重陽，在『南海普陀』一會！我好挖出你們的心肝，爲『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生煎下酒，當作一件特別壽禮便了！」

白牡丹冷笑說道：「你想挖我們的心肝，必須等到明年九九重陽，時間未免太久了，倒不如先把『毒手西施』施小萍賤婢，和她那寶貝兒子的心肝，先行挖出自行下酒地，解解恨吧！」

呼延西厲聲說道：「我挖出了你們的心肝，才能解恨，卻好端端地去挖施小萍和我兒子的心肝則甚？」

白牡丹搖頭一笑，冷冷說道：「呼延西，你前些年倒是一位精明強悍的綠林豪雄，但自築成『九疑魔宮』以來，卻耽於安樂，變得極爲顢頇！施小萍所生之子，是你下的種麼？從嬰兒貌相以上，便可看出那是她和你心愛徒兒柳英圖的偷情鐵證，可笑你這位『藍面魔君』，早就變成了『綠帽魔君』，居然仍舊還不自覺？」

呼延西被白牡丹這一提醒，才悟出「逆天魔醫」施不施爲何愧然而去，並把柳英圖活活抓死之故，不禁氣得兩眼發黑，腳下微覺地，幾乎暈倒！

就在呼延西氣得發昏的略一疏神之際，突然手中一震，「美人狐」白牡丹業已施展出「八步趕蟾」身法，轉化「凌空虛渡」神功，硬生生地，縱躍出六七丈外，並回頭冷笑叫道：「呼延西，你中了『羅刹環』劇毒，千萬不可追我，趕緊引刀斷肘，或可保存得一條性命了，留到明歲重陽，互決生死！」

呼延西聞言大驚，低頭一看，果見左手中指根際，被「羅刹環」毒刺刺破，沁出一口大黑血，並有一股麻酥酥的舒適感覺，業已通過手腕，向上升去。

毒蛇嚙手，壯士斷腕，呼延西是何等兇人？自然深明利害，奪過宮門徒衆佩刀，鋼牙微挫，寒光一閃，便把自己的一隻左手硬生生齊肘砍斷！

雖已斷肘，仍恐不能阻毒了，呼延西自然顧不得追截「美人狐」白牡丹，只是閃身趕回演武場，向「毒手西施」施小萍，索取她兄長「逆天魔醫」施不施獨門妙藥，靈丹備用，以防不測！

白牡丹見呼延西斷肘退去，這才放下心兒，趕到「玉笛韓湘」韓劍平等人之處，而與他們遠離「九疑魔宮」，一面向韓劍平嫣然一笑道：「韓兄，我知道你已中毒之故，不能提聚內家眞氣，致使心愛成名兵刃被毀，未免有些悼惜悵惘了，但請不必過份介懷，小妹自願效勞，在明年九九重陽，南海赴約之前，替你尋覓一管更巧手更珍貴的玉笛！」

韓劍平知道也未免對這「美人狐」白牡丹略存感激地，搖頭苦笑說道：「多謝白姑娘美意，但韓劍平玉笛既毀了，今後便不擬再用此物！」

話猶未了，「鐵拐酒仙」李玄便即雙眼一瞪，接口說道：「韓老三胡說，我不許你不用玉笛！因爲你是我們『武林八仙』中的『韓湘子』，倘若不用『玉笛』，豈不和我這『李鐵拐』不用鐵拐一般，太以不合身份了，只不過名笛難覓，美玉難尋——」

白牡丹不等李玄話完，便自接口笑道：「李大俠放心，我對此事，已有腹案，定然可爲韓兄尋得一管比原物更具妙用的罕世玉笛！」

韓劍平忽然想起一事，向白牡丹苦笑問道：「白姑娘，你先前用『蟻語傳聲』，問我是否中毒之際，我曾經運氣細察，毫無發現，怎會在與『神棍震天』孫化石動手之下，猝然毒發？」

白牡丹尚在思索，李玄卻怪笑說道：「這種原因我懂，一來是施小萍帕上所沾『無形毒粉』，煉製精妙，未到發作之時，不易察覺！二來那道『五龍一虎』佳餚之中的『烏雲點雪桂花貍』，及五條毒蛇，全是極發之物，韓老三忽嗜異味，未免貪嘴，遂在大快朵頤後，使所中『無形毒粉』的潛伏毒力，提前發作！」

這種分析，極爲精闢合理，聽得韓劍平，白牡丹，及呂慕岩等人，一齊深以爲地然，連連點頭！

就在此時，「九疑魔宮」方面，巨震連聲，一片火光，冲天而起！

韓劍平見狀，深覺白牡丹確有脫離魔掌決心，遂劍眉雙揚，正色叫道：「白姑娘：：：」

「白姑娘」三字才出，韓劍平忽又覺得頭腦眩然，四肢發軟地，搖搖欲倒！

白姑娘「哎呀」一聲，慌忙伸手扶住韓劍平，柳眉深蹙，滿面關懷神色，大驚叫道：「韓兄，你——你怎麼了？」

韓劍平業已不能說話，只是咬緊鋼牙，周身發顫！

「鐵拐酒仙」李玄急忙爲韓劍平一診脈息，也自有些慌了手腳地，苦笑道：「韓老三突又毒發，如今正憑平素修爲，硬抗毒力！但恐維持不了多久了，只要護心眞氣一散，難免——難免——」

「純陽劍客」呂慕岩不等李玄說完，便自怒吼一聲說道：「我明白了，定是『毒手西施』施小萍方才所給的白色丹丸，並非眞正解毒藥物！如今我先用『純陽眞氣』，隔體傳功，相助韓三弟護住心房，藉以多支撐一些時間，李大哥與白姑娘快想解救之策！」

語聲一了，便代替白牡丹把韓劍平扶抱懷中，並以右掌緊貼韓劍平後心，凝聚本身「純陽眞氣」，連綿不斷地，徐徐隔體傳入，幫助韓劍平守護心房，不使毒力侵襲！

人在情急之時，往往會忘記了一切顧忌！「純陽劍客」呂慕岩這一對面發話，並說出了自己精擅「純陽眞氣」，怎不把位「美人狐」白牡丹驚得連退兩步，星眸雙瞪，櫻口微張，兩道秋水似的眼神，一瞬不瞬地，盯在他的身上。

呂慕岩知道自己露了馬腳，再難掩飾，遂索性長嘆一聲，向這位「美人狐」白牡丹苦笑道：「白姑娘不必驚奇，我不是甚麼『紫面天尊』逍遙子，而是『純陽劍客』呂慕岩！但此事細情，目前無暇深談，我們趕快設法救治韓三弟要緊！」

白牡丹聽完呂慕岩所說，一顆芳心之內，說不出究竟是羞？是窘？是怒？是喜地，充滿了奇異感覺！半語難發，螓首一低，立時有兩行珠淚，順頰滾落！

這種情勢，尷尬無比，慢說「純陽劍客」呂慕岩，惶惑萬分了，就連平素足智多謀，牙尖古利的「鐵拐酒仙」李玄，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驀然間，一條矯捷人影，自火勢熊熊，人聲鼎沸的「九疑魔宮」方面，電疾飛來！

李玄透了一口長氣，苦笑說道：「藍小四來了，看他跑得這樣急法，定是從『毒手西施』施小萍身上，弄到了『無形毒粉』的眞正解藥！」

語音了後不久，藍衫飄處，藍啓明趕到當場，手中擧着一粒銀色丹丸，向李玄、呂慕岩高聲叫道：「李大哥，呂二哥不必心急，小弟已把『毒手西施』施小萍『無形毒粉』的眞正解藥弄來，韓三哥不碍事了！」

李玄與呂慕岩聞言之下，自然大爲喜慰，遂趕緊把那粒銀色丹丸，餵給韓劍平服下！

韓劍平藥到毒解，自呂慕岩懷抱之中，愧然起立！

李玄再替他細診脈息，發現果已痊癒，體內毫無餘毒！

他們這一陣慌亂之間，均未對那「美人狐」白牡丹，加以注意！

如今韓劍平所中奇毒已祛，李玄與呂慕岩等，才想起今日犧牲甚大，出力不小，多虧她用「羅刹毒環」，挾制了「藍面魔君」呼延西，方便自己弟兄，安然脫險的「美人狐」白牡丹來，但這朶因無顏面對「純陽劍客」呂慕岩的慾海奇花，業已羞愧萬分地，乘着他們救治韓劍平之際，悄然含恨而去，走得無蹤無影！

韓劍平問明情由，不禁心中覺得對於這位「美人狐」白牡丹，倒也微感歉然，欠了她一次相助情份！

李玄爲了打開目前彼此相顧無言的沉鬱局面，遂對藍啓明怪笑問道：「藍小四，你這粒解藥，是不是從『毒手西施』施小萍身邊偷得來的？」

藍啓明點頭笑道：「施小萍從身邊摸取她哥哥『逆天魔醫』施不施所贈靈藥，爲『藍面魔君』呼延西療治斷臂之際，曾把那粒銀色丹丸，一併取去，向席上羣兇聲稱這才是『無形毒粉』的眞正解藥，韓三哥適才所服，僅係暫時解藥，必將再受毒發，難於活命！」

呂慕岩聽得點頭說道：「我方才業已試猜韓三弟再度毒發原因，果然絲毫不錯，他日再度相逢，非把這過份陰損毒辣的『毒手西施』施小萍，加以誅戮不可！」

藍啓明繼續笑道：「小弟既聞韓三哥有再度毒發之慮，又見『九疑魔宮』火勢太大，無法搶救，勢必瓦解冰消，遂盜取了那粒解藥，趕來與三位兄長相會！」

李玄一雙怪眼之中，神光微閃地，看着藍啓明軒眉問道：「藍小四，你和我們分手之後，跑到那裏去了？爲甚麼等盛筵已開，才匆匆忙忙地，趕到『九疑魔宮』，臉上神情，並似頗爲疲憊？」

藍啓明笑道：「李大哥放心，小弟遲到之因，是爲了遇上重大事件，難於分身，決非無故延誤！」

李玄雙眼一瞪，佯怒叫道：「胡說！眼前那裏會有比共破『九疑魔宮』的更大事件？」

藍啓明霎霎眼皮，微笑說道：「李大哥，共破『九疑魔宮』之事，雖然重大，但我們聚盟『武林八仙』之事，總也不算小吧？」

李玄聽得眼中一亮，向藍啓明揚眉問道：「藍小四，你遇上甚麼人了？是適宜充任『鍾離權』的江湖怪傑？還是適宜充任『何仙姑』的武林俠女？」

藍啓明搖頭笑道：「都不對，我是遇見了一位白面書生！」

呂慕岩聞言，一旁微笑說道：「藍四弟，『武林八仙』之中，已有了由你充任的『藍采和』，及由韓三弟任充的『韓湘子』，對於白面書生，業已用不着了！」

藍啓明雙眉一挑，含笑說道：「呂二哥，這位白面書生，長得太以漂亮了，不僅使我自慚形穢，恐怕也比韓三哥還要俊美幾分？」

李玄失笑說道：「我們聚盟『武林八仙』，是爲了扶持正氣，衞道降魔！又不是狀元遊街，彩樓擇婿，長得再漂亮也沒有用了。」

藍啓明笑笑道：「李大哥，這位白面書生，不僅容貌長得漂亮，武功更是漂亮！慢說我這最沒出息的藍小四，大概就連名滿乾坤的韓三哥，劍法通神的呂二哥，以及你這身懷絕學，遊戲風塵的李老大，可能全都不是他的對手了。」

韓劍平首先有點不服地，劍眉雙挑，向藍啓明發話問道：「藍四弟，你是怎樣發現這位白面書生，具有絕高功力？」

藍啓明隨手折了一段樹枝，邊在手中玩弄，邊自含笑答道：「這樁故事，是從一頭青驢引起！」

李玄惑然問道：「一頭青驢？莫非這青驢就是白面書生坐騎？」

藍啓明點頭笑道：「李大哥猜得不錯，小弟與三位兄長，松林爲別以後，獨自一面眺賞嵐光山色，一面走向『九疑魔宮』，便在途中遇見這位騎着青驢的白面書生！」

李玄怪笑問道：「他騎他的驢，你走你的路，相互之間，却怎會起了糾葛？」

藍啓明笑道：「因爲那頭青驢，生得油光水滑，太以矯健可愛！遂使小弟想起李大哥等，意欲把『衡山隱叟』張太和，改造成『武林八仙』的『張果老』之事，覺得這頭矯健青驢，豈不正是極爲理想的『果老坐騎』！」

呂慕岩含笑說道：「藍四弟，莫非你見驢起了意？要想奪取？」

藍啓明搖頭說道：「小弟又不是湘南巨寇『藍面魔君』呼延西手下的爪牙黨羽，雖然有些見驢起意，却怎會蠻橫豪奪？但誰知事出意外？我只不過向那頭青驢，略爲多看幾眼，驢背上的白衣書生，便自動向我兜搭生意！」

韓劍平聽得頗感趣味地，「哦」了一聲，含笑問道：「他怎樣向你兜搭生意？難道要把那頭驢兒，賣給你麼？」

藍啓明笑道：「那白衣書生見我直對那頭青驢打量，遂飄身下騎，向我問道：『朋友，你是喜愛我這頭驢麼？』」

韓劍平失笑道：「那白面書生眞愛多事，這一向你問話，豈不是自找麻煩？」

藍啓明苦笑道：「他不是自找麻煩，而是找我麻煩，並把我害得慘了！」

李玄怪笑問道：「他是怎樣找你麻煩，並能把你害慘，你這小鬼，十分刁鑽古怪，未必容易上人當呢？」

藍啓明雙眉深蹙，苦笑幾聲答道：「我答稱：『如此神駿青驢，自然人見人愛，但名驢業已有主，喜歡牠又復何用？』那白面書生聞言，一陣狂笑說道：『朋友既然識貨，喜愛我這頭青驢，我就把牠賣給你或送給你吧！』」

呂慕岩聽至此處，含笑說道：「這位白面書生，倒也爽脆痛快，但彼此萍水相逢，怎好意思要他送你，藍四弟只消用銀錢買下那頭青驢，不就沒有事了，怎會被他害得慘呢？」

藍啓明道：「我也像呂二哥所說一般，向他答話，但那位白面書生聞言之下，却軒眉狂笑說道：『朋友既然倚仗有銀，不要我送，我也決不多敲竹槓，只想把這頭青驢，賣你萬兩黃金，總不能說是不公道吧？』」

李玄聽得一伸舌頭，聳了聳肩笑道：「乖乖，一頭青驢，索價萬兩黃金，還要自稱公道，足見這位白面書生的面孔雖白，心腸却委實太黑！」

藍啓明緩緩說道：「小弟身邊，不過只有數十兩散碎金銀，以及三兩粒上好明珠，故而聽了對方開價萬兩黃金之後，簡直呆在當地，窘得無法答話。」

李玄怪笑道：「藍小四這回可眞遇到頂頭貨色，向人買既買不起，要人送又不好意思，倘若施展你那三隻手的老本行，則那大一頭青

驢，又係活物，慢說是你，就是你師傅『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復活親來，恐怕也偷不走呢。」

藍啓明嘆了一口氣兒，皺眉繼續說道：「小弟正在奇窘，那位白面書生又復發出一陣滿含哂薄意味的縱聲狂笑說道：『原來朋友也不過只是一位假充闊佬，而拿不出多少錢來的空心大老倌，你既然花不起錢，又想要驢，則只有讓我送給你了。』」

韓劍平聽出興趣，揚眉笑道：「這位白面書生既然如此尖酸捉狹，則藍四弟何妨便厚厚臉皮，讓他把那頭神駿青驢，送給你呢？」

藍啓明苦着一張臉兒，搖頭嘆道：「韓三哥之意，正與小弟相同，但誰知我剛把臉皮一厚，要那白面書生，送我青驢，却上人惡當，被他整得慘了！」

韓劍平詫道：「他既肯送你青驢，怎又把你整慘？難道那頭青驢，十分倔強兇悍，咬了你？或是踢了你麼？」

藍啓明滿面尷尬神色，搖頭嘆道：「韓三哥，小弟縱再膿包，也不至於挨上那頭長耳公的驢蹄驢牙，我所以被對方整慘之故，是那白面書生雖肯送驢，却附帶了一項小小條件。」

呂慕岩也聽得興趣盎然地，微笑問道：「這項小小條件，既能整慘藍四弟，必然刁鑽無比！」

藍啓明道：「刁到也不能算得太刁，說來說去還是由於小弟的武學欠高，能爲不夠。」

李玄罵道：「藍小四不要亂賣關子，到底是一項甚麼條件？」

藍啓明苦笑說道：「那位白面書生要把青驢趕走，讓我自己去捉，便算是送給我了！」

韓劍平「哦」了一聲，微笑說道：「這位白面書生，倒也有趣，原來他是要藍四弟與那頭青驢，互相賽跑！」

李玄聽到此處，雙眼一瞪，向藍啓明發話問道：「藍小四，你怎麼這樣飯桶？連隻驢都跑不過麼？」

藍啓明連連搖頭，神色懊喪說道：「我和這頭青驢，賽跑了不少時光，始終被牠甩在五十丈外，無法追上！驢子可以一面奔跑，一面喝水吃草，我却又渴又餓，又不服氣，直等跑了幾百里路，回到原地，才只好在筋疲力盡之下，向那白面書生，低頭認輸！」

李玄怪叫說道：「丟臉！丟臉！人不如驢，嗚呼哀哉！豈不把『武林八仙』的臉面，都丟到白面書生的驢蹄子下？」

藍啓明俊臉微紅，含笑說道：「李大哥，你不要罵我，好在我已經與那位白面書生，訂了後約，下次見面之時，無妨由李大哥親自出馬，試試那四隻驢蹄，到底跑得多快？」

李玄雙眼一瞪，佯怒叱道：「藍小四不要胡說，在『八洞神仙』之中，若是較量輕功？怎麼輪得到李鐵拐的份兒？」說到此處，目光移注在呂慕岩及韓劍平的身上，嘻嘻怪笑問道：「呂老二和韓老三，你們誰有興趣與那頭曾使藍小四吃了大虧的驢子，較量較量？」

韓劍平雙眉一挑，向藍啓明含笑問道：「藍四弟，那位白面書生對你大加戲弄之後，難道還肯與你訂下後約？」

藍啓明苦笑說道：「那白面書生說是那頭青驢的脾氣太怪，怪得使他頭疼，故而急於替牠找一個夠資格作牠主人的新主人，把青驢送了出去！」

韓劍平聞言，向李玄微笑說道：「李大哥，小弟對於這樁任務，頗有興趣！」

李玄怪笑說道：「韓老三既有興趣，便由你出陣好了，但藍小四輕功不弱，業已敗北吃虧，你雖比他稍強，也不能小瞧那四隻驢蹄子呢。」

韓劍平微微一笑，又向藍啓明問道：「藍四弟，你和那白面書生約定在何處相會？」

藍啓明答道：「我因我們在『九疑魔宮』事了之後，要去『衡山』，訪尋『衡山隱叟』張太和、邀他參與『武林八仙』之盟，担任倒騎驢的『張果老』，遂約定那白面書生於五日後的清晨時分，在『衡山』的『祝融峯』腳下相見！」

韓劍平含笑問道：「這位白面書生是何姓名外號，藍四弟可曾問過他麼？」

藍啓明搖頭笑道：「小弟只聽他自稱姓何，却不曾問過他的名號！」

李玄聞言，大叫一聲「可惜」，皺眉說道：「可惜這姓何的白面書生，不是女人，否則豈非一位現成的『何仙姑』麼？」

藍啓明囁嚅說道：「小弟覺得這位白面書生，可——可能眞是一位『何仙姑』呢。」

韓劍平「咦」了一聲，目注藍啓明問道：「藍四弟，你怎會這樣猜度，莫非對方露出了什麼破綻？」

藍啓明搖了搖頭，尚未答話，李玄却已伸出手來，向藍啓明怪笑說道：「藍小四，你定是賊性不改，又順手牽羊地，摸了人家什麼東西，趕快拿給我看！」

藍啓明赧然一笑，伸手入懷，取出一條淡綠絲巾，遞在李玄手內。

這條淡綠絲巾，不僅微蘊幽香，並從色澤形式之上，也一看便知是閨閣紅妝用物，絲巾巾角，更以深綠絲綫，繡出了「可人」兩個小字，字作「瘦金體」，雖係針綉，仍然絲毫不失原來筆意地，極爲秀勁！

李玄怪眼微翻，哈哈一笑，順手把這絲巾，交給韓劍平，並向他神色鄭重地，叮囑說道：「韓老三，你既然自抱奮勇，我就把這雙重責任，一齊交給你了！」

韓劍平接過絲巾，略爲注目，訝然問道：「什麼叫『雙重責任』？」

李玄怪笑答道：「一重責任是在人驢賽跑之上，贏得那頭青驢，好作爲我們把『衡山隱叟』張太和，改造成『張果老』的必須用具，另一重責任則是把這位裝扮成白面書生模樣的『何可人』姑娘，爭取過來，使她以『何仙姑』的身份，參與我們『武林八仙』之盟！」

韓劍平聞言，趕緊又把手中那條淺綠絲巾交還李玄，並搖頭道：「李大哥，關於第一重責任，小弟既已自抱奮勇，決不推諉，但第二重責任却有些担當不起，還請另選高明吧！」

李玄暫不接取韓劍平手中絲巾，却以一種神秘眼光，盯在韓劍平的臉上，眉頭深蹙問道：「韓老三，你難道被『毒手西施』施小萍，整怕了麼，以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地，聽到『女人』二字，就有些心驚胆戰！」

這幾句話兒，激得韓劍平俊臉飛紅，霍然收回手，把那條淺綠絲巾揣入懷中，劍眉雙挑，說道：「李大哥既然這等說法，小弟倒只好接受你所交付的雙重責任，勉爲其難的了！」

李玄目光一掃呂慕岩及藍啓明，縱聲狂笑說道：「呂老二和藍小四，你們看見沒有，常言道：『請將不如激將』，韓老二被我輕輕一激，便慨允獨任艱鉅，大概我們『武林八仙』之中，定可添上萬綠叢中一點紅，而只差一位應該道行最深，武功最好的鍾離權了！」

韓劍平聽李玄說明自己中計受激之後，越發不便推諉，只好一面偕同盟兄弟等，馳往「衡山」，一面心頭暗自思忖，怎樣才能勸服那位裝扮成白面書生的何可人姑娘，參與「八仙」盟約？

羣俠一路談笑，到得「衡山」，正是第四日的深夜，遂由藍啓明引路，走向他與何可人約定之處。

藍啟明是與對方約定清晨時分，在「祝融峯」脚相見，果然曙光方透，便聽見遠遠傳來一陣得得蹄聲，敲破了空山寂靜！

片刻過後，小林中緩緩走出了一頭毛色純青的神駿健驢，驢背上坐着一位風華絕俗，俊美無儔的白衣秀士。

驢俊！人更俊，除了業已與對方見過面的藍啟明外，李玄，呂慕岩及韓劍平等二位眼光極高的武林奇俠，均看得暗暗點頭，知道這位何可人姑娘，定是一朵身負絕世神功的瑤池仙蕊！

何可人出林後，因想不到藍啟明，竟然約來多人，遂飄身下騎，手牽青驢，緩步走過。一面含笑緩步，一面從俊目中，閃射出兩道澄如秋水般的明朗眼神，向李玄等人，約略一瞥。

但這約略一瞥之下，却仍可使有心人看出，何可人的兩道眼神，在掃視到韓劍平臉上時，曾經難於發覺地，微微一頓！

李玄見狀，心中不由又喜又驚！

喜的是自己初意無差，「韓湘子」果然是吸引「何仙姑」的最佳人選！

驚的是自己業已從何可人雙目神光之中看出她的內功火候，已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極高境界，竟似比自己還要高明一些。

藍啟明搶步當先，抱拳笑道：「何兄眞是信人，但今日却另有人和你那頭青驢賽跑，用不着再辛苦我藍啟明的兩條腿了！」

何可人聞言，目光再度在李玄、呂慕岩、韓劍平身上，來回一掃，秀眉微軒地，含笑問道：「三位之中是那一位垂愛我這頭青驢？」

韓劍平上前半步，抱拳長揖，含笑說道：「何兄，韓劍平不才，頗欲叨光厚賜！」

何可人聽得韓劍平，自報姓名，遂一面抱拳還禮，一面由翦水雙瞳之中，閃射神光，凝視着韓劍平，「呀」了一聲，問道：「尊駕就是名滿武林的浙東大俠『玉笛韓湘』韓劍平兄麼？」

韓劍平俊臉一紅，愧然說道：「韓劍平技薄心粗，遭人暗算，在『九疑魔宮』之中，毁去玉笛，故而暫時不打算再用這．玉笛韓湘』外號！」

何可人微笑說道：「豪俠心胸廣，江湖魑魅多，韓兄對於中人暗算，致毁『玉笛』之事，不必介介於懷，日後如有機緣，小弟願意奉贈韓兄一管比你原物更好的罕世寶笛！」

李玄聽得向呂慕岩低聲怪笑說道：「呂老二，你聽見沒有，韓老三憑着一張漂亮臉蛋，果然會在脂粉叢中，大佔便宜，日前『美人狐』白牡丹，立願送他一管更好的玉笛，如今這何可人又在萍水初逢之下，允許奉贈罕世寶笛，我老化子眞佩服這些小娘們的信口開河勇氣，但不知她們都到那裏去尋什麼更好玉笛和罕世寶笛？」

呂慕岩微微一笑，尚未答話，韓劍平業已深深一揖，向何可人揚眉笑道：「韓劍平多謝何兄厚意，小弟是否先與何兄寶驢賽完脚程，彼此再——」

何可人搖手笑道：「不必費甚脚程，韓兄既然喜愛這頭青驢，我就毫無條件地，送給你吧！」

這兩句話兒，大出李玄，呂慕岩，韓劍平，以及藍啟明等人的意料之外！

藍啟明尤其長嘆一聲，苦笑叫道：「韓三哥，你的人緣眞好，我還以爲你今天也會像我一般地，爲了那頭驢兒，跑斷兩條腿呢？」

李玄趕緊伸手把藍啟明拉過一旁，低聲叱道：「藍小四，你莫要不知利害地，隨口亂叫，倘若把韓老三的好事叫垮，我不剝下你的一身賊皮才怪！」

韓劍平聽了藍啟明這樣說法，果然有點不好意思地，雙頰微赧，向何可人抱拳笑道：「何兄，韓劍平不敢當。」

何可人根本不等韓劍平再往下說，立即接口道：「韓兄既是大俠士，應具眞性情，請不必再作世俗客套，你既愛這頭青驢，小弟又因對牠生厭，正欲送人，豈非兩全其美？恰好不用再替牠代覓買主。」

韓劍平愧然笑道：「何兄有所不知，韓劍平想要這頭駿驢之意，却並非爲了乘騎！」

何可人聽得一愕，目中神光微閃，凝注在韓劍平的俊臉之上，眉峯略聚地，詫聲問道：「韓兄不爲乘騎，要驢則甚？總不會是你們盟兄弟中，有人太以嘴饞，企圖殺之佐酒吧？」

韓劍平搖頭笑道：「我們兄弟，雖然粗莽，尚不至於惡劣到『煮酒燒紅葉，解饞殺駿驢』般的大煞風景地步，只不過是想將其轉送另外一位武林奇客而已。」

何可人「哦」了一聲，揚眉笑道：「韓兄要想送誰？不妨說與小弟一聽，倘若也是豪俠之士，小弟便當成全韓兄心願！」

韓劍平此時也深爲這易釵而弁的何可人的豪情英姿所醉，知道爭取這位「何仙姑」，參與「武林八仙」盟約之事，遠比索贈駿驢之事，來得重要，遂轉過臉來，向李玄及呂慕岩，恭身笑道：「李大哥，呂二哥，小弟想告別片刻，覓一清靜之處，才好將有關各事，向何兄詳細敍述。」

李玄點頭笑道：「韓老三把話說明最好，免得人家疑心我老花子嘴饞，會把那頭漂亮驢子，殺來下酒！」

何可人看了李玄一眼，秀眉略軒，欲言又止地，轉面指着來處小林，向韓劍平微笑說道：「韓兄，那片小林之中，頗爲清靜，我們便入林長談如何？」

韓劍平連連點頭，向李玄等暫時告別，李玄却對他遞過一瞥神秘眼色！

何可人一手牽着駿驢，與韓劍平併肩緩步，走向小林，含笑問道：「韓兄想爲那位武林奇客，代索青驢？」

韓劍平應聲答道：「衡山隱叟張太和！」

何可人點頭笑道：「這位老先生的一身武學着實不俗，當得起『奇客』之稱，但據聞多年以來，早已嘯傲烟雲，絕緣世事，未知韓兄是何時與他訂交的呢？」

韓劍平搖了搖頭，微笑說道：「小弟與這位『衡山隱叟』，尚還一面未識！」

何可人驚奇說道：「韓兄和他既未相識，却爲何起了代索駿驢，奉以相贈之意？」

韓劍平笑道：「不但贈驢，我們還在途中，替他準備了一具漁鼓，要想併以相贈！」

何可人秀眉雙揚，眼皮微霎，想了一想，大笑說道：「騎着驢，執漁鼓，這樣一來，豈不使那位『衡山隱叟』張太和，變作『八洞神仙』中的『張果老』了麼？」

韓劍平點頭笑道：「何兄說得一點不錯，我弟兄等就是想把『衡山隱叟』張太和，改造成『八洞神仙』中的『張果老』。」

這時，兩人業已走入林中，何可人選了一截老樹橫幹，與韓劍平併肩坐下，揚眉笑道：「韓兄請講，你們爲何要想奉贈青驢漁鼓，把張太和改造成『張果老』？此事令小弟聽得深感趣味！」

韓劍平因爲已知何可人是位身懷奇學的絕代紅妝，如今美人並坐，香澤微聞，眞被她那種如仙風韻，撩得心神欲醉！

何可人見韓劍平兩道烱烱眼神，痴注自己，竟未答話，不禁雙頰微紅，秀眉略蹙說道：「小弟委實略嫌冒昧，交淺何足言深，韓兄若有碍難——」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李三奇，羅剛，譚長風，岳湘等人擊斃了五行鬼之後，一同回到徐府共商對付仙女廟之策，是夜，岳湘在房間策劃以十面埋伏佈置，以圖殲滅湘西鬼王門及九陰鬼母等黑道人物，羅剛因好奇心驅使，獨自藉故進入岳湘房中，共同磋商，及後羅剛離房而出，至門口處，驀見一紅衣少女便驚叫一聲，各人聞聲而來，圍戰少女，少女因衆寡懸殊，突圍而去，岳湘尾隨追擊，不久回來，細述與紅衣少女打鬥情形，亦盛讚少女武功高超。

船艙遇邪魔　三俠鬥鬼王

這時，岳湘顯然是還在用心思索李三奇的分析。李三奇望了岳湘一眼，道：「九陰鬼母，和湘西鬼王，雖然都是梟中之霸，但却沒有聽說過兩人合作的事。」

岳湘道：「湘西五行鬼，和仙女廟，有沒有關係呢？」

李三奇道：「如若是沒有關係，事情就更複雜了。」

岳湘道：「湘西五行鬼，留在那裏，用心如是在監視仙女廟中人，把咱們誤認了仙女廟中的人物，那就好玩了。」

李三奇道：「五鬼橫行三湘，江湖上的見識不多，他們也許自作聰明，想嫁禍仙女廟，才有那番圍擊，想不到碰上了你岳老弟這樣的高手，眞眞正正變了鬼。」

岳湘道：「今夜現身的紅衣少女，分明也是那四個神女之一，目下，我們已經知曉了，四位神女的塑像，都有所本，他們神像和人合而爲一，必有用心，目下，這用心還未完全暴露出來，但在下推想，已有點眉目。」

李三奇道：「說說看，咱們的想法，是不是一樣？」

岳湘道：「四仙女的雕像，不但栩栩如生，而且個個美貌如花，奇怪的是，目下他們把那四仙女的塑像，深鎖玄女殿，不讓人輕易見到，可能事機尚未成熟。」

李三奇點點頭，道：「岳老弟，你再說下去。」

岳湘道：「對付徐公子，不過是牛刀小試，却不料被李兄撞上了這檔事情，二十萬銀子的賑災捐欵，把你李大俠拖入了漩渦……」

李三奇微微一笑，接道：「我又把你岳老弟給拖下了水。」

岳湘道：「他們的計劃，可能因咱們插手，而有所改變，借機會，測驗一下四位仙女的武功成就。」

李三奇點點頭，道：「至少，目前他們還不願把事情鬧的太大，也希望我們知難而退，撒手這件事，不要多管。」

岳湘道：「湘西五行鬼被殺一事，不見鬼王有所行動，不外兩個原因，一是鬼王並未到揚州，一則是，這個消息，還未

爲鬼王知曉，仙女廟和鬼王之間，可能沒有合作。」

李三奇道：「對！咱們殺了五鬼一事，仙女廟可能已經知道，他們不肯說，也未以此要脅咱們退出揚州，又有什麼用心呢？」

岳湘忽然站起身子，來回石室中走動了一陣，道：「難道他們也希望揚州城內，有一股武林力量麼？」

李三奇道：「用心呢？」

岳湘道：「對付湘西鬼王。」

李三奇道：「難道他們不担心這一股力量去對付他們麼？」

岳湘道：「這一股力量，就是你們風塵三俠爲首，湘西鬼王如若知道了咱們殺死五鬼的事，一定會找上門來報復。」

李三奇道：「哦！」

岳湘道：「仙女廟却掌握了這秘密，隨時可以挑起咱們和鬼王的衝突。」

李三奇道：「不錯，他們坐山觀虎鬥，等待最有利的時機。」

岳湘道：「話雖是不錯，不過，湘西鬼王爲什麼找來揚州呢？」

李三奇道：「又爲什麼和仙女廟會有了利害的衝突？」

岳湘道：「這才是咱眞正瞭解的事，咳！但願老大，老三早些到來，咱們也好多幾個帮手，多兩個出主意的人。」

岳湘來回走動了一陣，突然停下脚步，道：「現在，什麼時光了？」

李三奇道：「四更時分。」

岳湘道：「李大俠，兄弟想到了一個陣勢，就是當年韓信對付楚項羽的十面埋伏……」

李三奇接道：「那要多少人馬，兄弟，咱們只是江湖人，無法調動大軍。」

岳湘笑道：「所謂十面埋伏，只不過是取其設計變化，小弟所佈的十面埋伏，並非要大批軍馬相從，只要百十個人，就可以安排了。」

李三奇道：「只要百十個人，那倒好辦，這一點譚長風一定可以辦到。」

岳湘道：「不過，這中間至少要二十個會武功的人。」

李三奇道：「幾家鏢局子，和一些會武功的人，二十個會武功的人，大概也可以找到，問題是，他們的武功，要高到什麼樣的程度才成。」

岳湘道：「武功越高强，陣勢的威力越大，以這徐宅爲陣，分佈十面埋伏，至少可以和他們頡抗一陣。」

李三奇道：「這件事，交給羅剛和譚長風去辦，我明日一早過江……」

岳湘低聲道：「李大俠，如若丐帮揚州分舵，眞的已爲仙女廟所控制，這一方的消息很難傳得出去。」

李三奇道：「所以，我要自己去跑一趟。」

岳湘道：「李兄，丐帮分舵如是眞的歸依了仙女廟，自然會反爲仙女廟所用，監視咱們的行動了。」

李三奇哦了一聲，道：「不錯。」

岳湘道：「李兄却是他們要監視的主要對象，所以，李兄任何行動，他們都可能會追踪。」

李三奇道：「只要九陰鬼母不出動，縱然發生一些什麼，我還應付得了。」

岳湘道：「李兄，咱們目下一直在仙女廟的監視之下，仙女廟必有它的目的，咱們如想擧止不受監視，只有想個魚目混珠之法。」

李三奇道：「魚目混珠。」

× × ×

羅剛透過了鏢局的人，僱請了不少同行，徐百萬也頗有豁出去的意思，調集了大批財力支援。

重賞有勇夫，錢多易辦事，岳湘的十面埋伏，就在徐府中佈置完成。

這一來，徐府中的人物出入，就龐雜起來。

三天匆匆而過，徐府中未再有人侵犯，但徐家大宅中，演練陣法，却是忙碌異常。

第四天午後，七八個壯漢，由徐府中行了出來。

李三奇和岳湘，也混在其中。

果然，岳湘沒有料錯，李三奇銳利目光，立刻發覺徐府門面，有些可疑的小販、行人，其中有一位竟是丐帮揚州分舵的副舵主。

李三奇低頭疾行，避過了那位副舵主的目光，閃入一條橫街之中。

這是岳湘的策劃，利用徐府中衆多壯漢的出入，雜混其間。

自然，在徐府之中，還有兩個假扮李三奇和岳湘的人。

目下，岳湘和李三奇却還無法瞭解仙女廟的用心何在，甚至，無法肯定，派在徐府週圍監視他們的人，是不是仙女廟的安排？

李三奇卽閃入了一家酒樓之內，換了衣服，直奔渡江的碼頭。

直到登上了過江的小船，李三奇才低聲說道：「兄弟，事情似乎是越來越複雜了，丐帮不但被仙女廟所收用，而且，連揚州分舵的副舵主鐵腿劉順，也親自出動了，此人不但目光銳利，而且腿上有非常功夫，曾任丐帮中傳訊使者。」

岳湘道：「仙女廟的神通不少，丐帮能這樣大擧的爲他們所用，倒也是有些出入意外。」

李三奇道：「我說的事情複雜，也就在此了，丐帮雖然是天下第一大帮，組織龐大，但他們的監察制度，却是十分嚴密，就我所知，重要的分舵，每一個月之內，就有總壇巡使查訪一次，像這樣大張旗鼓的幹法，只怕不是揚州分舵，一個小小的分舵主，敢於作主了。」

岳湘道：「總不成整個的丐帮和仙女廟牽扯在一起罷。」

李三奇道：「至少，也有丐帮中長老身份的人撐腰，揚州分舵才敢這麼明目張胆的幹。」

岳湘道：「這件事，只有見到你們老大，老三之後，再作計議吧！」

這時，一個身着青綢子長衫的中年人，突然向兩人行了過來。

這艘渡船不大，但也坐了二十多個人，李三奇和岳湘，却已經過了易容，坐在渡舟一處角落上。

那青衫人直行到兩個人的身前，伸手扶着船邊的欄干，眺望着江中景色。

李三奇目光轉動，打量了那青衣人一眼，只覺眼神有些面善，但一時間，却想不起那處見過，對方是何許人物。

那青衫人一面眺望江中景色，一面低聲說道：「那一位是李三奇？」

李三奇心頭一震，緩緩站起身，也把雙手扶在欄干之上，望着江中景色，幾乎是和那青衣人並肩而立，低聲道：「閣下是……」

青衫人接道：「我要找李三奇。」

李三奇道：「非要見他本人不可？」

青衫人道：「不錯。」

李三奇道：「如若在下承認是李三奇，閣下是否相信呢？」

青衫人道：「相信。」

李三奇道：「哦！爲什麼？」

青衫人道：「李大俠的易容太簡單了一些，只要稍爲用心看一下，就可以看出個大概了，你輪廓依稀，眉目依舊，很容易看得出來。」

李三奇道：「對閣下區區也有一些面善。……」

青衫人笑一笑道：「因爲，我化了不少工夫易容，而且，你絕對想不到我會穿上這麼一件青衫，所以，就想不出我的身份了。」

李三奇腦際中靈光一閃，道：「你是楊衡。」

青衫人道：「不錯。」

李三奇道：「你來的正好，我也正有要事找你，我記得你是丐帮江南八府的總舵主。」

楊衡道：「不錯啊！」

李三奇道：「你應該自解這總舵主的職，去向貴帮主請罪了。」

楊衡道：「爲什麼？」

李三奇道：「你可知道，你轄下的揚州分舵……」

楊衡接道：「我知道，他們被仙女廟所控制，供他們所驅使。」

李三奇道：「你倒是瀟洒的很啊！」

楊衡道：「如是叫化子很瀟洒，也不會趕到揚州來了，更不會穿着這一身青綢子長衫，丐帮弟子，一向本來面目，除非情形特殊，絕不易容，叫化子易了容，改了裝，你想也該想到，事情是多麼的嚴重了。」

李三奇道：「是不是揚州分舵背叛了貴帮。」

楊衡道：「這一點，還不致於，不過，他們的處境實在很難，不是爲了揚州分舵，而是本帮中一位長老，和總巡查，落入了他們的手中。」

李三奇的頭皮一麻，驚道：「這還還得了。」

楊衡道：「所以，目下揚州分舵，只好聽他們的，帮主有令諭傳來，盡可能保住總巡查和長老的性命。」

李三奇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丐帮的忠義帮規有所改變了。」

楊衡道：「李兄，別說的這麼輕鬆，還有更嚴重的事情呢！」

李三奇道：「願聞其詳。」

楊衡道：「揚州分舵沒有背叛丐帮，你離開徐家宅院，也沒瞞得過劉順的監視，他們爲人效力，已經兄弟同意和帮主的指示，也正因如此，我們也得到了較多的內情。」

李三奇點點頭。

楊衡接道：「湘西鬼王，帶着門下的牛頭馬面，鬼子鬼孫，昨夜到了揚州。」

李三奇道：「你們揚州分舵，可是仙女廟所控制？」

楊衡道：「鬼王已很難對付，仙女廟更難對付，這幾天，他們也在忙着內部的安排，所以，沒有時間對付你們，徐家大院，才有這幾日平安。」

李三奇道：「我們老大、老三，到了鎭江沒有？」

楊衡道：「已經到了，現住在金山寺下面一座小客棧，客棧的名字，叫作小四海……」

李三奇接道：「這可是你替他們安排的。」

楊衡道：「略效微勞罷了。」

李三奇道：「仙女廟究竟在鬧的什麼把戲，爲什麼找上了你們丐帮長老。」

楊衡道：「他們的眞正目的，現在還不太清楚，不過，仙女廟中的實力，却是强大的很，他們動到徐百萬的頭上，原本只想弄點銀子，但却沒有料到你李兄出了面，而且，摸到了他們仙女廟去，這才使他却緊張起來，提前發動了，先控制了丐帮的分舵。」

李三奇道：「仙女廟這件事，冰凍三尺，實非一日之寒，貴帮只怕早就有消息了！」

楊衡道：「這一點是我們的疏忽，只到了他們發動，我們才得消息，但他們已經成了氣候……」

語聲一頓，接道：「今夜三更時分，我去小四海找你們，咱們再仔細的談，久談恐惹人注目，眼下此地情形十分混雜，我們不得不小心一些。」

緩緩轉身，行向渡船另一角處。

兩個人，都是老江湖了，談話、擧止，都十分小心，岳湘距離兩人很近，凝神傾聽，也不過是只聽得幾句話。

渡船靠了岸，李三奇直奔金山寺下的小四海客棧而去。

岳湘沒有和李三奇走在一起，只是遠遠跟在李三奇的身後。

眼看李三奇進了客棧，岳湘又在客棧外面轉了一陣，才行了進去。

他們的擧止，已經極盡小心了，但他們仍沒有逃出一對眼睛的監視。

那是一對青蛇一般的眼睛，一個穿着布衣的老人。

他一直尾隨在岳湘和李三奇的身後，看他們進了小四海客棧。

這一路上，他換了三次衣服，變了三種形貌，才避過了岳湘的懷疑。

這人的追踪技巧和能耐，不算天下第一，也該是第二了。

李三奇直奔向一座誇院之中。

風塵三俠中的老大，風雲刀早已小廳中坐候。

李三奇急奔而入，一抱拳，道：「見過大哥。」

風雲刀鐵大鵬揮揮手，道：「老二，不用多禮，你坐下。」

李三奇四顧了一眼，道：「大哥，老

三呢?」

垂簾啓動，緩步行出了風塵三俠中的老三，八臂金剛任天豪。一欠身，道：「小弟給二哥見禮。」

李三奇揮揮手，道：「老三，這一路上有沒有發覺什麼?」

任天豪沉吟了一陣，道：「沒有，至少，小弟還沒有發現什麼?」

李三奇道：「到了這裏之後呢?」

鐵大鵬道：「老二，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慢慢的說清楚。」

李三奇道：「唉!說來話長，小小的一座揚州府，竟然變成了黑道上梟雄人物的薈萃之地。」

任天豪道：「哦!什麼樣子的梟雄人物?」

李三奇道：「九陰鬼母，和湘西鬼王，都到了揚州。」

鐵大鵬一皺眉頭，道：「他們到揚州來幹什麼?難道他們連搶劫財物的事，也能幹的出來麼?」

李三奇道：「現在，小弟還沒有查出他們的眞正用心。」

任天豪道：「二哥，你巳和他們照過了面?」

李三奇低聲道：「五行鬼，巳經死在了我一個朋友的劍下。」

任天豪道：「五行鬼既然到了揚州，湘西鬼王，必然會到，九陰鬼母呢?」

李三奇道：「巳經在仙女廟中，這老妖怪來揚州，潛伏在仙女廟中，眞不知他用心何在?」

鐵大鵬霍然站起身子，叱道：「什麼人?」

「我!」隨着答應之聲，岳湘緩步行了進來。

任天豪一個箭步，竄到了門前，攔在了岳湘的面前，道：「你是……」

岳湘道：「在下岳湘。」

李三奇道：「自己人，岳老弟，這兩位，就是在下的大哥，三弟。」

岳湘笑一笑，道：「久仰大名了。」

鐵大鵬道：「老二常常提到你，今日有幸得會。」

原來，風塵三俠過去是聯袂行動，近年來，聲譽日隆，三個常常是分別在江湖上走動，不過，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必然聚會一次，因此，三個人，也個別的交了不少的朋友。

李三奇道：「怎麼樣?發現了可疑的追踪之人麼?」

岳湘道：「可疑之人，一直沒有發現，只不過，小弟內心中，有着一種奇怪的感覺，那就是，咱們一道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李三奇道：「哦!」

岳湘道：「貴兄巳經會齊，似乎是也不用在此停留了，徐府中戒備森嚴，至少，可以防備到他用奇暗襲。」

鐵大鵬道：「好!咱們就這動身吧!如是他們派了人盯咱們，風塵三友堂堂正正，也無法逃開別人的監視。」

岳湘笑一笑，道：「風塵三俠當然是堂堂正正的人物，但湘西鬼王，却是專門以暗算傷人。」

鐵大鵬笑一笑，道：「風塵三友，在江湖上走動，受過不少人的暗算，但我們三個人，目前還不是好好的。」

岳湘道：「鐵兄，就在下所知，湘西鬼王，雖然巳是名動江湖的人物，但他暗算傷人的毛病，一直未改，且有變本加厲之勢。」

鐵大鵬道：「哦!這麼說來，湘西鬼王，巳經和我們三兄弟正面的幹上了。」

岳湘道：「湘西鬼王，目下是否巳到了揚州，在下還不清楚，不過，湘西鬼王的屬下，既然到了揚州，咱們就不能不担心暗算了。」

鐵大鵬哈哈一笑，道：「湘西鬼王和咱們風塵三友，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他如眞要暗算咱們，風塵三友，倒也不能對他示弱了。」

他爲人剛直，一向喜歡直來直往，不喜歡鬼計暗算之類。

李三奇笑一笑，道：「大哥，這位岳兄弟，在徐府中設下了十面埋伏，而且，那裏宅院廣闊，百物齊備，進可攻，退可守，而且居食亦都十分安宜。」

鐵大鵬道：「好吧!咱們就暫時到徐府中去住幾天。」

任天豪低聲道：「二哥，丐帮中派過人來過……」

李三奇道：「哦!他們說些什麼?」

任天豪道：「他告訴小弟，目下這揚州情勢十分複雜，叫小弟小心應付。」

李三奇道：「這件事，你沒有對大哥提過麼?」

任天豪道：「丐帮來人，告訴我說，有些事，最好先別告訴大哥。」

這時，鐵大鵬正好行入內室，整理衣物。

李三奇笑一笑，道：「老三，爲什麼不告訴大哥呢?」

任天豪道：「丐帮中人說，大哥太過方正，有些事，不宜告訴他。」

李三奇道：「究竟是什麼事?」

任天豪道：「照丐帮人所說的意思，咱們巳經在別人監視之下了，隨時可能會受到暗算。」

李三奇道：「這麼嚴重麼?」

任天豪道：「不錯，他還說，他無法對我們帮忙，甚至，以後，連通風報信的機會也不太多，希望要我們多多珍重。」

李三奇點點頭，道：「大哥太方正，不喜歡鬼鬼祟祟的事，咱們多留心一些就是了。」

任天豪道：「二哥，咱們會不會遇上暗襲。」

李三奇道：「這個，很難說了。」

任天豪道：「咱們可以小心一些，我担心大哥，他太過方正，這些事，告訴他，只怕他也不會相信了。」

李三奇道：「我看，這件事，只有咱們小心一些了。」

任天豪點點頭，道：「二哥，你走在前面帶路，小弟斷後。」

這時，鐵大鵬巳由內室中行了出來，哈哈一笑，道：「咱們走吧!」

李三奇道：「好!小弟帶路。」

當先向前行去。

岳湘心中暗道：「以風塵三俠，在江湖上的聲譽，就算湘西鬼王親自趕到了揚

州來，也對這三人有些顧慮。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沒有人會想到，有人會對風塵三俠施用暗算。

岳湘也想不到。

但任天豪却一直很留心看四面外的景物。

街上行人雖多，但任天豪却瞧不到任何一點可疑之處，瞧不出一個可疑之人。

三人行到了江岸旁邊。

過江的渡舟，剛剛開走，至少，還要等上個把時辰，才會有第二班渡舟過江。

但碼頭上，却擺了很多小型渡舟。

那是專門替有急事過江，或是有錢的人準備渡舟。

李三奇一招手，這時有兩個操舟的水手，跑了過來，道：「客官渡江?」

任天豪很謹愼，選擇了一艘較大的客船。

風塵三俠再加上一個岳湘，老實說，這是一股很强大的實力，李三奇表面上，雖然很謹愼，但心裏却有些不信，就憑這幾個人的力量，會有人輕捋虎鬚。

這艘渡舟，擠一擠，可以坐個三五十人，現在，只有四個人乘坐。

但操舟的人，却有六個之多。

風塵三俠却沒有進入艙中，站在船頭上，眺望江中景色。

這時，萬里無雲，艷陽當空，江面上一片平靜。

船至江心，突然停了下來。

任天豪心中一動，突然一個箭步，巳然飛落到掌舵的人身前，冷冷說道：「怎麼不走了?」

掌舵人沒有開口，船艙中却傳出一個清冷的聲音，道：「風塵三友，江湖大俠，何不請入艙中一敍。」

鐵大鵬也警覺有變，冷哼一聲，道：「閣下什麼人?」

艙中人道：「江風襲人，艙中備有香茗細點，四位何不入艙一敍。」

任天豪右手一揮，輕輕拍在那掌舵人的右肩之上，掌舵人身子一彎，雙手鬆開渡舟失去了控制，立時在江心打起轉來。

一個操槳大漢奔了過來，抓住了舵把，道：「大爺，我們是被人所迫的，正點子都在艙中，我們不會武功，大爺殺我們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

任天豪也發覺那人不會武功，當下笑一笑，道：「倒是委屈你們了。」

他是一代大俠身份，自然不能太過失去禮儀。

這時，鐵大鵬巳經步向艙中行去。

李三奇搶在前面帶路。

任天豪追在鐵大鵬的身後。

岳湘却先在甲板上轉了一週，緩緩行入艙中。

艙中一條長形的方桌上，果然早巳擺好了香茗細點，但却早巳坐了三個人。

居中一人，大頭長頸，身着紫袍，一對眼睛奇大。

正是湘西鬼王。

鬼王左側，坐着一個長臉人，面長如馬，一張很闊的嘴吧，使整個臉形，看上去，都有着一種冷厲的感覺。

馬面冷保。

右側坐的一人面如重棗，兩面額角上，隆起了兩個肉包，像煞了兩隻角。

牛頭沈重。

湘西鬼王，就能找出這樣兩個形如牛頭馬面的人物，來托襯他鬼王的身份。

牛頭沈重緩緩站起了身子，冷冷說道：「諸位，請坐。」

鐵大鵬道：「閣下是鬼王仝釗。」

仝釗道：「對!湘西鬼王。」

鐵大鵬道：「鬼王早就設下了這個埋伏，把咱們兄弟誘了上船來，不知用心何在?」

仝釗冷森一笑，道：「這要問問令弟了。」

鐵大鵬道：「我有兩個兄弟，是問老二，還是問老三。」

鬼王仝釗道：「李三奇，你自己說吧!本座屬下五行鬼死在什麼人的手中。」

李三奇笑一笑，道：「鬼王問的是這件事啊!」

鬼王仝釗冷哼一聲，道：「湘西鬼王門下弟子，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傷害，你們風塵三俠，這點份量，還沒有放在本王的眼中。」

李三奇道：「五鬼攔路，妄圖行兇，哼!可惜，他們學藝不精，反招來了殺身之禍。」

仝釗道：「死在你一人手中?」

李三奇道：「在下不敢居功，我一個人，還殺不了你手下五鬼。」

仝釗冷冷說道：「還有什麼人?」

李三奇道：「閣下要替他們報仇，找我也是一樣，風塵三友，都在此處，鬼王請劃下道子，咱們全接着就是。」

仝釗冷笑一聲，道：「你們風塵三友，在江湖上雖然有點名氣，但還沒有放在我的眼中。」

鐵大鵬冷笑一聲，道：「鬼王沒有把咱們風塵三友放在眼中，不過，風塵三友也沒有把你湘西鬼王放在眼中，閣下要給你五個屬下報仇，總不能嘴吧說說就算了啊。」

仝釗冷笑一聲，道：「你們準備一起出手呢?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鐵大鵬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你鬼王準備對付我們，想必早巳胸有成竹了。」

仝釗冷笑一聲，道：「好!既然如此，本王先試你們一陣。」

回顧了馬面冷保一眼，道：「冷保，你打第一陣。」

馬面冷保一躬身，緩緩行前兩步，道：「那一位試試冷大爺的手段。」

李三奇道：「這一陣，由小弟出手如何?」

鐵大鵬道：「聽說牛頭、馬面，是湘西鬼王手下兩個最棘手的人物，你要小心一些。」

李三奇道：「小弟受教。」

這艘客船，雖然不小，但內艙之中，也沒有多大地方。

兩個人對面一站，伸手就可以摸到對方了。

冷保馬臉一拉，呼的一拳，直搗了過去。

李三奇右手一抬，硬迎上去。

蓬然一聲，雙拳接實。

李三奇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一步。

冷保也向後退了一步。

兩人硬拚了這一招之後，彼此心中都有了數。

冷保道：「風塵三俠，果然名不虛傳呢。」

李三奇點點頭，道：「閣下，比五鬼高明多了。」

口中說話，雙手齊出，倏忽之間，各攻四招。

冷保不閃不避，竟然硬把八招接下。

李三奇喝道：「好！閣下再接一招試。」右手一揮，迎胸劈去。

這一擊李三奇用出了九成眞力。

船艙狹小，飛躍撲擊的功夫，都無法施展，雙方不是奇招取勝，就只有硬拚功力了。

冷保竟然奮起右掌，硬接一擊。

雙掌接實，如擊敗革，蓬然大震聲中，冷保一連向後退了三步。

李三奇也退了一步，但他面色鐵青，顯然，這一招硬拚中，受傷不輕。

湘西鬼王臉色一變，道：「冷保，受傷了麼？」

冷保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道：「屬下雖然受傷，但還有再戰之能。」

李三奇冷冷的瞪着冷保，一語不發。

鐵大鵬一皺眉頭，道：「老二，你怎麼樣了？」

李三奇吁了一口氣，道：「小弟還撐得住。」

還撐得住，那是說，已經受了很重的傷。

任天豪突然上前一步，緊旁在李三奇身側而立。

湘西鬼王緩緩站起身子，道：「鐵大鵬，風塵三俠和湘西鬼王門，看來，總要有一方毀在這座客船之中了。」

鐵大鵬道：「鬼王既然設計下了這場搏殺，咱們兄弟，也只有捨命奉陪了。」

鬼王仝釗哈哈一笑，道：「鐵大鵬，馬面冷保，如若能和李三奇打一個秋色平分，你豈是我的敵手？」

任天豪冷冷說道：「別忘了還有區區在下。」

仝釗道：「算上你，也不過可以和牛頭沈重打一個勝負不分罷了。」

任天豪道：「看來鬼王的信心倒是很强。」

仝釗道：「就李三奇和冷保動手的情勢觀察，鬼王門已佔勝算了。」

鐵大鵬道：「還沒有分出勝負，誰也不能斷言。」

岳湘冷冷一笑，道：「不知鬼王把在下算上沒有？」

仝釗道：「你是甚麼人？」

岳湘道：「殺死五鬼，區區也是兇手之一。」

仝釗道：「報上名字。」

岳湘道：「那倒不必，不過，在下心中有幾件事，想向鬼王請教。」

仝釗道：「你說吧。」

岳湘道：「請教鬼王和仙女廟的青蓮子，可有關連？」

仝釗冷冷道：「鬼王門一向是獨行其是。」

岳湘道：「這麼說來，鬼王也早已知曉九陰鬼母到了揚州？」

仝釗微微一怔，道：「九陰鬼母，也在揚州麼？」

岳湘道：「鬼王是當眞不知呢？還是故作姿態？」

仝釗道：「就算九陰鬼母在揚州，也未必能夠吃了老夫，所以，老夫也未必怕她。」

岳湘淡淡一笑，道：「看樣子，你倒不像是和鬼母合作的人。」

仝釗道：「笑話，我爲甚麼要和她合作？」

岳湘道：「你對揚州地面上發生的事，知曉不多。」

仝釗緩緩坐了下去。

這一來，立刻使劍拔弩張的氣氛，緩和了下來。

鐵大鵬沉聲道：「老二，到一邊坐息一下，不用稱强，傷了身體。」

任天豪扶着李三奇行到客艙一角，讓他盤坐調息，並守在身側保護。

鬼王仝釗揮揮手，冷保也盤坐調息。

原來，兩個人，一掌硬拚，都受了相當沉重的內傷。

仝釗的目光，投注在岳湘的身上，他雖然沒有開口，但却以目光代表詢問。

岳湘道：「九陰鬼母幾時到了揚州，只怕江湖上很少人知道，落足在仙女廟之中。」

仝釗道：「仙女廟是甚麼門戶？怎麼江湖上從未聽過。」

岳湘道：「鬼王大駕移來揚州，如和仙女廟無關，在下就想不出鬼王爲甚麼到這裏來的了。」

仝釗道：「照你這麼說來，你們不是爲……」

爲甚麼？却突然住口未言。

鐵大鵬一皺眉頭，道：「鬼王有甚麼話，只管請說。」

仝釗乾咳了一聲，道：「在下聽到了一個傳說，百草老人在此出現……」

鐵大鵬接道：「百草老人已經死了五十年，怎會在此出現？」

仝釗道：「百草老人死後，遺體裝在一具水晶棺材之中，但却不知流落何方，在下聽說，那水晶棺材出現在揚州。」

岳湘道：「鬼王來此，只是尋找一具水晶棺材？」

仝釗道：「不錯。」

岳湘道：「咱們在揚州，却從未聽水晶棺材的事。」

仝釗沉吟了一陣，道：「難道他們戲耍老夫不成。」

岳湘心中忖道：百草老人，是一位配藥奇才，百草堂上，活人無算，這鬼王來此，却爲找他的遺體，難道這百草老人，死後數十年，對江湖還有很大的影响力不成。

只聽鐵大鵬說道：「百草老人葬在九華山青松崖下，天下無人不知，他的棺材，怎會在此出現？」

仝釗道：「這麼說來，你們都對百草老人的事，瞭解的太少了。」

鐵大鵬冷冷說道：「五十年前死的百草老人，難道還會死而復生不成？」

仝釗道：「百草老人不會死而復生，但他的人和棺材，都已經失踪了。」

鐵大鵬道：「百草老人的棺材和屍體都失踪了，那是別人挖掘走了。」

仝釗道：「對！死人不會跑，就算百草老人是裝死，死而復生，但也不會帶走他的棺材。」

鐵大鵬道：「那是說，有人挖了百草老人的墳墓，帶走了他的屍體和棺材。」

仝釗道：「事情已經很明顯了，百草老人那一座墳墓，早已成空，在下親眼看到，難道還會是假的不成。」

鐵大鵬道：「在下並非是不相信鬼王之言，而是覺得百草老人的屍體和棺材有甚麼價值會被人偷走。」

岳湘道：「那水晶棺材，聽說可以常保屍體不腐，還有價值，但百草老人的屍體，怎會也被偷走呢？」

仝釗道：「那具水晶棺材，雖然名貴，但還不至於引起武林人物的偷覰，重要的，還是百草老人的屍體。」

岳湘道：「哦！」

鐵大鵬道：「百草老人一具屍體，有甚麼重要呢？」

仝釗道：「聽說百草老人死亡之前，把他一生所學，全都藏在身上。」

鐵大鵬一皺眉頭，道：「哦！有這等事？」

仝釗道：「百草老人，未收弟子，一身精湛的武功，和神奇的醫道，因他之死，而成絕響，豈不是太可惜了。」

鐵大鵬道：「他如能想到此處，爲甚麼不把武功和醫道傳下來？」

仝釗道：「這就是問題所在了，他如把武功和醫道傳了下來，也不會有人偷他的屍體了。」

鐵大鵬道：「鬼王就是爲百草老人的屍體趕來揚州了。」

鬼王仝釗道：「不錯，難道你們不是麼？」

鐵大鵬哈哈一笑，道：「不是！就算百草老人那屍體上，有着天下第一的武功，風塵三友也不會爲它而來。」

鬼王仝釗冷笑一聲，道：「世上有不少僞君子，一向口是心非。」

鐵大鵬道：「至少，風塵三友不是僞君子。」

仝釗目光突然轉到岳湘的身上，道：「你說九陰鬼母在揚州，是不是也爲了百草老人的屍體而來？」

岳湘道：「不知道，不過，九陰鬼母確在揚州……」

語聲一頓，接道：「鬼王再三的提到那百草老人的屍體，我相信，那屍體之上，必然會有甚麼隱密，而且，這一點，江湖上的人，知曉者不多。」

鬼王仝釗臉色一變，道：「這麼說來，你知道了？」

岳湘搖搖頭，道：「不知道，不過，我相信鬼王一定知曉了。」

仝釗避而不答，話題一轉，道：「鐵大鵬，老夫未想到這中間，還有如此之多的曲折，所以，今日這一戰，用不着再打下去了。」

鐵大鵬道：「如若這只是一場誤會，在下也不願再拚下去。」

仝釗點點頭，道：「開船。」閉上雙目，不再多言。

船艙中靜了下來，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岳湘也未多話。

直到渡舟靠岸，誰也未說一句話，各自登岸而去。

岳湘帶着鐵大鵬直回到徐宅，李三奇才緩緩說道：「想不到，鬼王手下那些牛頭、馬面，竟有如此功力。」

鐵大鵬道：「我看你受傷不輕，如是瘀血，最好是把它吐出來。」

李三奇道：「已經吐出來了，多謝大哥關懷。」

鐵大鵬道：「好好養息，兩三天內，一定要完全恢復。」

任天豪道：「二哥的底子好，有兩天時間，大概可以復元了。」

鐵大鵬目光轉到了岳湘的身上，道：「鬼王、鬼母，一個盤踞湘西，一個遠在塞上，這兩個人之間，可有甚麼過節？」

岳湘道：「湘西鬼王門，和塞上九陰鬼母，遙遙相隔萬里，想來，不致有甚麼過節，不過，這兩人名號犯忌，都帶了一個鬼字，最重要的是，這兩個人，都可能知道百草老人的隱密。」

鐵大鵬道：「岳老弟，你對仙女廟的事情，知曉好多，仙女廟中那四大神女，又是怎麼回事？」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這一點，我也不明白，不過，九陰鬼母，和鬼王門，都是屬於邪惡一支的人物，他們的武功，別走溪徑，不可以常情論斷。」

任天豪道：「知己知彼，才能有克敵良策，眼下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想法子先瞭解那四大神女的內情。」

岳湘道：「這除了到仙女廟去查看之外，只有一個希望……」

鐵大鵬道：「甚麼希望？」

岳湘道：「找丐帮此地分舵的主要人物，他們也許能知曉一些眞正內情。」

鐵大鵬道：「丐帮中人，難道也牽入了仙女廟事件之中？」

岳湘道：「詳細的情形，不太清楚，不過，丐帮中人確然被牽入了這個漩渦之中。」

鐵大鵬道：「這些年來，丐帮對武林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們能及時提供靈通的消息，使得武林中很多別具用心的黑道組合，得以迅快被敉平、瓦解，這揚州仙女廟的事，却一直未能傳揚於江湖之上。」

任天豪道：「大哥，如丐帮眞的和仙女廟有甚麼關連，江南八府總舵主楊衡，也不會和咱們連絡，而且，給予咱們諸多協助了。」

鐵大鵬道：「就整個丐帮而言，他們不會有變，但揚州分舵，就很難說了。」

任天豪道：「大哥，楊衡既然已經見過你了，我看這件事，還是先找楊衡問個明白。」

鐵大鵬道：「他找咱們容易，咱們找他，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了。」

任天豪道：「丐帮弟子，遍佈天下，揚州城中既有丐帮的分舵，想來，定會有丐帮弟子，咱們只要找一個丐帮弟子，把消息傳過去就行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俠侶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蝶與江元在爲石老人護法，突聞老人所居墓穴傳來一聲巨响，接着，一條紅色人影疾掠而過，鐵蝶、江元同時一驚，料必發生事故，於是便分頭查察，鐵蝶急急進入墓穴探望師父石老人，而江元則追踪那紅衣人，但無所獲，及轉返墓穴，始知石老人已失所踪，兩人認爲老人被擄走，便商量分頭找尋。鐵碟南下蘇杭，江元則北上大都（北京），途經蓬萊，江元遇見冷古，剛好冷古亦北行，二人乃結伴就道，這一天，他們來到山東黃縣投宿……

結伴上大都　途中遇俏女

小二把江元及冷古帶往東廂三號房間，二人見這間房內擺設得非常美觀，心中頗爲滿意。

小二見二人混身潮濕，笑道：「二位要洗澡吧？我去打水！」

這時隔壁突然傳出了那人的聲音道：「小二哥你也給我弄點水呀！」

小二連忙答應着，出房而去，江元追了出去，等小二走到樓梯口時，低聲問道：「小二哥，隔壁的客人叫什麼？你可知道？」

小二笑道：「他跟我們掌櫃的是好朋友，叫蕭飛志，您可是認識他？」

江元聽這名字很陌生，啊了一聲道：「啊！那我記錯了！我當是一個姓黃的朋友，老沒見不敢認了，還虧着沒認……」

說着便轉身回房，冷古輕聲問道：「怎麼樣？」

江元搖了搖頭，輕聲道：「沒聽說過！他叫蕭飛志！」

冷古聞言面上突然一變，輕輕的啊了一聲。

江元見狀連忙問道：「你認識？」

冷古輕聲道：「待會再談……看樣子我眞得跟着他了！」

江元心中納悶，但知道蕭飛志武功極高，在房內談話諸多不便，便忍了下來。

等他們洗過了澡，用飯完畢，已是天光大亮了。

四下立時顯得熱鬧起來，只是這座客店倒還清靜。

二人坐在窗前，貪看街景，不覺已是一個時辰過去，突聽走道上傳過了蕭飛志的聲音道：「小二哥！我出去一趟，下午就回來！」

接着是小二答應之聲。

冷古連忙撲到門前，由門縫中向外偷看，只見蕭飛志換了一身深黑色的勁裝，英姿勃勃，已經完全顯出他是個會武功的人。

他在門前站了一下，又向冷古所居這間房子望了一眼，這才下樓而去。

冷古回過了身子，笑道：「我怕他偷跑了哩！」

江元連忙問道：「他到底是什麼人，爲何要跟他！」

冷古回到窗口坐下，笑道：「他的事回頭再詳細告訴你，如果我猜得不錯，他準是到大都去的！」

江元見他不肯多說，心中好不納悶，氣道：「如果躭誤了我的事，我可沒功夫跟他！」

冷古笑道：「順路！不會躭誤事！」

這時二人由窗口看時，只見蕭飛志在街心徘徊了一陣，匆匆向西而去。

冷古笑道：「不是我不告訴你，實在是關係太大，這次北去，就是爲他的！」

江元越發不明其故，聞言道：「既然關係太大，就不必說了！」

冷古見他生了氣，不由笑道：「我只能把他身世告訴你：他父親是當朝一品，可是與另一位大員結有怨仇，被打入天牢而已。」

「他自己已然娶妻，生有一子，名叫蕭乾元，……很抱歉，我只能告訴你這些了。」

這幾句話不禁使江元心中一動，他閃電般的湧起一個念頭，忖道：莫非他們的事，與百里青雲有關？

冷古見他沉吟不語，問道：「你是在想什麼？」

江元微微一笑道：「這件事已經被我猜出幾成了！」

冷古面色一變，說道：「你猜出什麼了？」

江元含笑道：「很抱歉！這事關係太大，恕難奉告！」

冷古氣得閉口不語，心中想道：「難道他也參與了此事？……不然他爲什麼也到大都去？」

江元見他對自己生了疑心，笑道：「放心，我不會與你衝突的，我到大都是爲鐵蝶辦一件事情！」

冷古知道江元不會撒謊，聞言面色稍霽，說道：「與我無衝突最好，不過你放心，我冷古所作所爲，都是可昭天日的，你不必多疑了！」

江元大笑道：「彼此彼此！」

立時，他們之間不愉快的空氣，又消失了！

但是，友誼在他們之間，似乎進展得很慢，也許有一天，一件突然的事情發生，就會破壞了他們相處所互得的友誼——不論它的分量多少！

不大的工夫，只見蕭飛志雙手抱着一個極大的木箱而來了。

江元奇道：「這小子眞不知在攪什麼鬼？」

冷古忙道：「我們別看他！」

二人立時假作聊天，向遠處指點着，那蕭飛志走到窗下時，不禁抬起了頭，向上望了一眼，然後匆匆的折了過去了。

江元冷笑一聲道：「這小子居然也看上了我們！要是我以前的脾氣，早就盯着問他了！」

冷古笑道：「要是我以前的脾氣，也容不得他如此張狂，不過這時我且讓他一陣！」

江元又問道：「他的功夫如何？」

冷古挑起了一個大拇指道：「高！不在你我之下！」

江元却輕視的笑了起來，因爲在他認爲：在這年青的一輩中，沒有人可以超過他，就連冷古在內。

冷古看得出江元的心意，笑道：「有機會你可以領教領教！」

江元冷笑道：「哼！恐怕不會太久了吧！」

這時樓梯大響，蕭飛志已然抬了木箱上來，二人聽見小二說道：「蕭少爺，您怎麼這麼快回來了？唷！這麼大的一個箱子，您是裝……」

「別廢話！把我昨天要的乾糧準備好，我馬上要走！」

接着他入房而去，冷古早已推開房門，趕着下了樓。

江元不明冷古何意，突聽蕭飛志在隔室自語：「這箱子裝了東西可壞不了！……對不起，請入箱吧！」

接着便聽見他開箱之聲，江元心道：「這小子一個人嘟嚷些什麼？」

江元正在尋思之際，冷古已然推門而入，江元見他手上提了兩大包乾糧，正要問他，冷古已搖手止住，故意提高了聲音道：「我看我們也該走了吧！」

江元知道冷古要跟蹤蕭飛志，正要答話，突聽隔室傳來一聲輕笑，接着便聽蕭飛志說道：「眞巧得很！」

冷古長眉一豎，似要發言，但他還是忍了下來，這時二人換下的衣服，已被小二烘乾送來。

小二笑道：「二位沒歇好就走？」

江元冷笑一聲，道：「我們要趕着捉鬼呢！」

江元是在答隔室的暗語，小二倒被弄得莫名其妙，傻傻問道：「捉鬼？那來的鬼？」

冷古笑道：「與你說笑的，你也認眞了！」

說着二人提着衣物下樓而去。

二人才到樓下，只聽一陣樓梯響聲，蕭飛志已抬着大木箱下來。

他由二人身旁經過時，眼也不抬一下，逕自出了店，店門停有一輛帶篷的馬車，他把箱子放上，又回身入店。

他走到櫃台上，說道：「多少錢？」

小二笑道：「你老自己人，不用算了吧！」

蕭飛志由身上丟下了一塊碎銀，說道：「沒這規矩！」

他說完轉身而去，這時江元及冷古也算清了店錢，隨着出了店。

蕭飛志已然上了車，他用手拍着馬頸子道：「委曲點，你受累了！」

二人知道他在說自己，皆佯作不解，向旁走去。

蕭飛志揚鞭之下，馬兒如飛奔去，他回過了頭，對江元一笑道：「駱江元，回

頭見！」

說着已然出去十餘丈，江元大怒，叫道：「小子！你回來！」

他說着便要追趕過去，冷古連忙攔道：「不必追他！」

江元被冷古攔着，馬車已然出去了數十丈，風馳電掣般的狂奔着。

江元怒道：「你爲什麼攔我？」

冷古一笑道：「他既然認識你，還怕沒有再見之時？現在你如此狂追，豈不令人注目麼？」

江元聽冷古說得有理，强忍住氣，道：「這小子也太輕狂了！……他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呢？」

江元深爲詫異，靜靜的思索着。

冷古微微一笑道：「你九天鷹的大名，誰又不知道呢？」

江元正在憤怒之時，聞言雙眉一挑，低聲喝道：「冷古！你什麼意思？」

冷古搖手笑道：「得了！得了！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在一起，最好不要鬧彆扭！……我去叫馬車去！」

冷古說着大踏步而去，江元氣得低頭不語，心中想道：「哼！你想氣我？我說要找個機會氣氣你！」

江元揹着手，在街心徘徊，望着冷古由大街拐了過去，心中不禁又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忖道：怪了！我們兩人怎麼會凑在一起？……莫非這也是緣份麼？

這實在是想不到的事，無論江元或冷古，都是在江湖上以怪癖出名，向來是獨行獨往，如今他們竟會聯袂走江湖，就連他們自己也感奇怪。

不大的工夫，冷古已然駕着一輛馬車而來，到江元身旁停下笑道：「上車吧！……好在那小子也是坐馬車，不怕找不到他！」

江元不言，上了馬車，二人並排坐在車頭。

這輛馬車並無趕車之人，冷古望了江元一眼，含笑道：「外面冷得很，你還是坐到裏面去吧！」

江元見他每句話，似乎都在故意氣自己，當時也微微一笑道：「今晨大霧，一定有太陽，你不必爲我操心了！」

冷古笑道：「這種天氣保不準……」

他下面話未說完，江元已笑道：「趕車吧，伙計！」

冷古一笑不語，抖起了手中的鞭子，在頭頂打了一個轉，「叭！」的一聲，就打住了馬屁股上。

馬兒着痛，四蹄如飛的衝了出去。

冷古口中還不停的叫着：「呀——嘿——呀——嘿！」

那馬兒被他催得越發快了起來。

江元見冷古趕車倒是非常內行，一派江湖行徑，心中亦不禁暗暗佩服，忖道：我也久走江湖，可是却不如他老練啊！

馬車飛快的向前奔馳着，寒風如刄，吹得人膚肌欲裂，冷古回頭笑道：「我告訴你冷吧！」

江元搖頭道：「我居住山頂，長年冰雪，這裏倒像是春天呢！」

冷古含笑不語，又是一鞭，那匹駿馬發出了一聲長嘶，撥蹄如飛，霎那又出去了數十丈。

冷古突然問道：「你可是才與鐵蝶分離？」

江元心中一動，點頭道：「是的！你如何知道？」

冷古笑道：「你剛才不是說，到大都是爲鐵蝶辦事去的麼？」

江元點頭不語，冷古又問道：「石老人可好？」

江元心中越發疑惑起來，怔了一下道：「很好！功夫越發驚人了！」

冷古似是得意的笑了笑，連連的點着頭。

江元見狀心中好不狐疑，怔道：「莫非石老人被擄之事，他也知道了麼？」

江元想到這裏，想要問他，可是轉念一想，又停了下來，忖道：這冷古機靈得厲害，我與他說話，可要小心些！

這時寒風越急，吹揚起大片風沙，一粒粒的沙子，打在了臉上，令人一陣陣的疼痛。

江元不禁用衣袖掩住了嘴，說道：「好大的風沙啊！」

冷古緊閉着嘴，由喉中發出了一絲笑聲，偏過了頭說道：「你還沒出關呢！要是在新疆，刮起颶風來，那才驚人呢！」

江元聞言忖道：他好像足跡遍天下，邊疆也去過……我將來總要找個機會，到西藏、新疆去看看，見識見識……

江元及冷古，都是久走江湖，所以前一部馬車的方向，他們很容易判斷出來，既使蕭飛志弄了很多手脚，也無法瞞過他們。

大約是正午的時候，他們已來到了「北馬」，這是由黃縣到掖縣途中的第一小站。

冷古把車放慢，笑對江元道：「如果我推測得不錯的話，蕭飛志一定在這歇脚了！」

江元搖搖頭道：「不見得，我想他還是繼續趕路吧！」

冷古一笑，說道：「管他趕不趕路，反正我們在這打尖！」

江元也不理他，心道：「管他如何！反正此事與我無關！」

江元想着，二人已然來到鎭前，路旁早跑上了二個十八九歲的小伙子，把車子攔了下來。

在冷古的一聲長喝之下，馬車立時停止了，帶頭那個黑黑的小伙子，含笑跑了過來道：「二位少爺，你們可辛苦了！」

冷古一笑說道：「還好！我們打尖，上車吧！」

那小伙子縮了一下頸子道：「不敢！小的還是在前面帶路！」

江元笑道：「沒那麼些規矩，快上來吧！」

兩個小伙子笑了一下，生龍活虎的上了馬車，擠在了一起。

二人見他們一襲夾衫，敞着領口，都是身體健壯，不輸練武之人。

冷古趕動了馬車，含笑問道：「剛才可是有位少爺趕了車來？」

先前說話的小伙子，吸了一下鼻子，笑道：「不錯！現在在北大街『小香』店打尖，你們可是一起來的？」

冷古笑着望了望江元一眼，說道：「怎麼樣？」

江元偏頭不語，冷古又對那小伙子笑道：「我們不認識他，不過在路上較勁，結果給他去下他老遠！」

小伙子轉了一下眼珠道：「他那匹馬好！」

冷古一笑，心道：「你倒眞會說話！」

馬車行得很慢，這時才轉入一條大街，江元問道：「小春的店往那裏走？」

小伙子依牙一笑，說道：「往直走，就是在這條大街上！」

另外一個小伙子，上車之後便未發言，這時突然揷進來問道：「兩位少爺，是在這歇脚呢？還是要趕路？」

江元及冷古尚未答言，先到那小伙子瞪了他一眼說道：「笨種！你沒聽見人家只打尖嗎？」

那小伙子翻了一下眼睛道：「我笨種！你是什麼？」

冷古及江元不禁笑了起來，那小伙子臉一紅，趕緊退到後面去了！

先前那小伙子笑道：「二位爺見笑，我這兄弟就是這樣！……兩位要是再趕路的話，那可得換馬了！」

冷古點頭道：「那個自然！……小兄弟，你們的驛站到什麼地方爲止？」

小伙子得意的笑了兩聲，說道：「不瞞您說，這條道口還就數我們『正字』驛站最長，一直到掖縣呢！」

另一小伙子又揷口道：「誰說的？人家李三爺的綫兒也長！」

這小伙子立時辯道：「胡說！李三爺只到『平里店』，差着幾十里哩！」

立時他們二人爭辯起來，吵個不住。

冷古笑道：「得了！人家的事你們爭得什麼勁？」

江元也笑道：「看樣子你們還是兄弟呢！」

先前的小伙子笑道：「可不是！我是哥，他是兄弟，我叫何三，他叫何四！」

正在說着，何四已叫道：「到啊！……只顧得說話呀！」

何三又回頭與他爭了幾句，這時已來到一間酒店之前，冷古勒住韁，止住了馬兒。

二人先後跳下了馬車，何四也跟下了車，在馬車後面找着一串繩，上面打了大小幾個結。

江元摸出一塊碎銀，遞了過去，笑道：「多的給你們喝酒吧！」

何四笑着接過來，喜出望外的說道：「多了！多得太多了！」

原來當時的驛站，無論車、馬，講好價錢以後，便由僱主駕馭，各驛站均有不同的暗號，多半記在馬韁上，收錢的人一看即知。

如果遇見宵小之輩，把繩扣解開，他們還另有一套暗記，使人無法發覺，而他們本行人則一看便知，這種情形直到民國初年，北方一帶還很流行。

這時何三也趕過來稱謝不置，並笑道：「二位爺，我們去換馬洗車，一會就來了！」

冷古點頭道：「快些來！」

這時小二已然把冷古及江元二人迎了進去，二人才一入店，便見蕭飛志坐在靠東邊，架着一隻火鍋，正在大吃大喝，並不時的喝着酒。

二人入店之後，他只不過略微的抬了一下眼皮，微微望了二人一眼，接着又低頭吃喝起來了！

冷古及江元也不答理，遂往他對面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

小二含笑過來，問道：「二位爺吃點什麼？」

江元毫不考慮的說道：「火鍋！……跟他的菜一樣！」

江元說着用手指了蕭飛志一下，小二答應一聲而去。

在江元用手指他的時候，蕭飛志的那雙劍眉似乎聳動了一下，可是他很快的恢復了正常，面上一些異狀也沒有。

這時小二已送上了一壺白酒，及一大盤滷菜，另外有兩隻大螃蟹，含笑道：「二位爺這是才下來的，你嚐嚐，再沒有這玩意兒鮮的了！」

二人坐了一上午車，腹中早已飢餓，當時各人嚐了一些，果然美味已極，各自飲食起來。

冷古邊吃邊道：「我已經三年沒吃蟹了！今天倒要吃個夠！」

江元尚未接口，蕭飛志突然自語道：「要吃蟹還不容易？到海裏去就不怕沒份吃！」

冷古及江元各把眼角飄了過去，見他正挾了一筷子粉條塞入嘴中，連這邊看都不看一眼。

江元不禁有些忍不住氣，低聲對冷古道：「我可受不了他的氣，我得教訓教訓他！」

江元說着便要推桌而起，冷古用手按着他的膀子，低聲道：「我豈是能受氣的？不忙，現在動手還太早，等我們吃飽了先給他點顏色看就行了！」

江元這才忍了下來，心中想道：「這小子既然知道我是什麼人物，居然還敢這麼猖狂，可是他一定有些驚人之技了！」

江元思索之時，小二已然送來火鍋，冷古笑道：「好極！天冷吃這玩藝兒最合適！」

這時二人抓着饅頭大吃起來，不大的工夫二人都吃飽了。

那蕭飛志還在喝着酒。

何三何四已然換好了馬，把車趕了過來，進店之後，向二人施了一禮道：「小爺！您的車備好了！」

江元笑道：「費心！來！兩位喝點酒吧！」

何三笑着亂搖雙手道：「不了，我們還要幹活呢！」

他話沒說完，不料何四在他背後低聲道：「其實喝一兩杯也沒關係……」

江元大笑道：「對啦！還是這位四兄弟痛快！」

何三早巳回頭罵道：「沒出息！又想喝酒啦！」

他說着又對江元笑道：「小爺！您可別理他，他一喝了酒就要睡覺，打鑼都叫不醒……」

江元也不再讓，這時蕭飛志站起了身子，伸了一下腰，對何三道：「何兄弟！我的車呢？我可要趕路了！」

何三連忙含笑趕了過去，笑道：「早給您備好啦！您可是這就走？」

蕭飛志含笑點頭，說道：「可不是，再不走就痲煩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向這邊飄了一眼，江元投目以對，冷古則擧起了一杯酒，笑對何三道：「何兄弟，這還剩盃酒，不喝也算錢，怪可惜的，你把它喝了吧！」

何三搖着雙手，口中叫道：「謝謝！我不喝酒，我一喝就沒完……」

他話未說完，冷古已將那整杯酒丟了過去，何三驚得閃開，道：「小爺，我接不……」

他話未說完，那杯酒突然在空中翻了一個身，滿滿的一杯酒，化成了無數雨點，向蕭飛志當頭潑了過去。

蕭飛志一笑道：「我酒夠了！」

在他說話的同時，巳然翻起了一隻肥大的袖子，向那當頭的酒點掃來。

那些酒全被他袖子掃開，可是他臉上却浮上了一層驚怒之色，比較起來，前者的成分還要多些。

江元雙目如電，早巳發覺他在揚袖之際，用了眞力，可是他的袖子上，仍然被酒點打破了數十個小洞，若不是他的功力高的話，只怕手腕也要受傷。

那只酒杯落在他的脚前，「叭！」的一聲碎個粉碎。

蕭飛志臉上帶着盛怒，向冷古及江元望了一眼，回頭對何三道：「還不帶我上車？」

他說着巳然走了出去，何三連忙跟在身後，轉頭對何四道：「小四！你侍候這兩位爺……」

說着也跟了出去。

江元心中很欽佩冷古這種功夫，可是他却不願意誇奬他，若無其事的對冷古道：「我們也該走了吧？」

冷古點頭，對小二道：「算帳！連酒杯在內！」

小二被剛才的事弄得莫明其妙，可是他見過不少這種情形，知道是江湖上恩怨之事，那敢過問。

小二笑着鞠了一躬，說道：「盃子還算什麼？一共兩錢二！」

冷古摸出了一塊半兩銀塊，遞予小二道：「拿去！」

小二驚道：「太多了……」

他話未說完，冷古巳昂然而去，江元回頭對何四道：「我們也該走了，你怔個什麼勁？」

何四這才傻笑一下，道：「是！該走了！」

二人出店之後，冷古巳然上車，那蕭飛志的馬車巳然閃電似的上了路。

江元上了車，對冷古道：「這一程讓我瀉車吧！」

冷古一笑讓開，這時何三趕了過來，笑道：「小爺！下一站是『社家』，您要是再歇脚，就在那換馬！」

江元含笑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了！」

說着由身上摸出些碎銀，遞給何四，笑道：「現在沒事，你們可以喝酒了！」

何四笑得合不攏嘴，連聲說道：「對！我就好喝酒！」

何三趕前一步，還來不及稱謝，江元巳「叭！」的一鞭馬車如飛而去，揚起了一片沙塵。

馬車行了一陣，冷古笑道：「這小子眞是較上勁了，他居然不改道。」

江元望了望前面的輪印，點點頭道：「這一程好幾千里，多個人豈不是熱鬧些麼？」

冷古點頭不語，江元又接道：「我始終在想，他那隻大箱子裏，不知道放的什麼？絕非平常之物！」

冷古接道：「反正今天晚上他一定住店，我們可以探個清楚……我們兩個人，還怕不把他耍得團團轉？」

江元覺得有理，點頭不語。

馬車像是雲彩中的飛輪，嘩喇喇的前進着，冷古抬頭望天，說道：「看樣子天眞是寒了，不出幾天就要下雪！」

想到下雪，江元不禁望了這匹馬一眼，說道：「若是下起大雪來，只怕這匹馬吃不消！」

「不要緊，我們到『社家』再換好馬，他們作這行買賣，一定準備得有！」

這時雖然沒有下雪，可是寒冷的程度也夠厲害了，西北風像刀子一樣，土地也被凍得生硬。

沿途鄉村的一些居民，也都趁着雪前拚命的工作，顯得一片忙碌。

當他們的馬車飛快的掠過時，那些居民都不禁停止了工作，目送千里，有時他們還可以聽見：「怎麼又有一輛車……」

江元和冷古，這兩個江湖的少年奇人，昂然的坐在車前，不時的指點着路景談論着，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似乎比一般人幸福多了！

事實上，他們的結局未必是幸福的，正如同每一個在江湖上流浪的人一樣。

他們的生活就是這麼多采多姿，忙碌、打鬥、怪僻，以至於流血、火併……。

在那個時代，他們就是一些特殊人物的典型，雖然在今天看來很愚昧和不值，但對於那一個時代來說，他們有他們存在的價值。

否則，整個的天下，不是被貪官汚吏、流氓莠民所侵蝕了？

江元一手握韁，一手執鞭，寒風吹得他衣袂飄搖，可是他的腰始終是直挺的，從沒有彎過一下。

在這情形下，越發顯出他健壯的體魄和那種充滿了朝氣，年青人所特有的活力來。

而冷古則顯得單薄多了，他瘦弱的身子一直彎曲着，兩隻手也攏在了衣袖中，那張清秀的面龐上，也有一種使人不可理

解的憂鬱。

可是他的一雙眼睛，始終散發出一種光芒，那是一種屬於智慧和毅力所混合的光，使人不可輕侮。

他們二人之間，不時的互相對望一下，心中各有一種不同的想法。

他們是應該成為很好的朋友的，但是，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把他們隔開來了，而使他們連想也沒有往這方面去想。

冷古又望了江元一眼，心中想道：「我若是有他這種健壯身體的話……」

從冷古入江湖以來，他始終羨慕着那些健壯的人，雖然他有着一身超人的絕技，可是當他在這種情況下，也會產生一種自卑。

他又想到了百里彤，也是那麼的健壯和充滿活力，心頭有些悲哀。

這時江元突然回過了頭，笑道：「你在想什麼？」

冷古哦了一聲道：「啊！我在想百里彤！」

「百里彤！」

江元有些意外，把身子坐側了一些。

冷古點點頭，說道：「是的！他眞是一表人材呢！」

自從江元和百里彤結拜之後，便對百里彤增加了好感，這時聽冷古誇奬他，心中不禁頗為高興，忖道：哼！你居然也會誇奬人！

可是他嘴上却道：「是的！他功夫很高，人又謙虛，不像我這麼怪僻？怪不得他這麼多朋友呢！」

冷古哈哈笑道：「我說你怎麼對我和善多了，原來是受了他的影响，你……九天鷹……」

冷古不停的笑着，用手拍着江元的肩膊。江元第一次感覺到冷古的天眞和可愛，一如純潔的孩子們一樣。

他正要說話，冷古突然止住了笑聲，說道：「帳主子在等着要帳呢！」

江元聞言向前望去，不禁笑了起來。

原來蕭飛志的馬車橫在路旁，他却站在這條道路的中央，雙手揹着背後，似在等候他二人到來。

江元笑着低聲對冷古道：「他到底沉不住氣了，我非要給他個厲害！」

江元說着把馬韁勒緊一些，馬兒立時減慢了速度，冷古輕聲說道：「這小子準是報那盃酒之仇的！」

說話之際，車子巳經駛近，兩下相隔約有一丈左右，江元發出了「啊——」的一聲長叫，馬車立刻完全停止下來。

二人尚未說話，蕭飛志巳然含笑道：「兩位如此急駛，想來一定累了，何不下車來休息休息？」

二人見他巳然換了一件全黑色的長衣，英姿颯爽，他面上帶着很和善的笑容，令人感覺到很親切。

冷古向他微笑着點了一下頭，說道：「謝謝你的好意，我們正要休息呢！」

冷古說着慢吞吞的爬下了車子，笑對江元道：「兄弟，下來歇會吧？」

江元却搖頭道：「我就在車上歇！」

冷古又回頭對蕭飛志道：「蕭兄弟，你有什麼見教呢？」

蕭飛志面上現出驚異之色，問道：「你怎知道我姓蕭呢？」

冷古含笑自若，笑道：「蕭飛志名滿京華，我怎會不知？」

蕭飛志走向前一步，說道：「你太過奬了……敢問你大名？」

冷古尚未答言，江元巳然笑道：「蕭兄，你認識我，居然不認識他，這倒是怪事！……你就是冷古！」

這句話使得蕭飛志越發吃驚，他怔了一下，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哈哈！我道是誰與九天鷹稱兄道弟，原來是冷古，那眞是幸會得很！」

冷古這時突然變得冷漠起來，他似乎很不高興別人提到他的名字。

他淡淡的一笑，說道：「敢問尊駕橫車攔路却是為什麼？」

蕭飛志長眉一聳，反問道：「二位快馬相隨，又是什麼道理呢？」

冷古臉上帶着薄怒，他尚未說話，江元突然跳下了馬車去。

他把身子斜靠在馬車上，嘴角帶着一絲不分理解的笑容，緩緩的說道：「我只有一事，請你把那隻木箱取出一觀！」

江元說話的這種神態輕狂極了，蕭飛志發出了一連串的笑聲，說道：「哈哈……你們二人名滿江湖居然也有點佔山為王的賊性……」

他話未說完，冷古巳然不悅道：「蕭兄弟，你長這麼大，應該會說話了，我們本無怨仇，你可別在嘴上結了寃仇？」

蕭飛志劍眉一挑，他也在微怒中，冷冷道：「似你們這種無理追踪的，巳然與我形成敵對，現在廢話少說，我先問你，在酒店以酒潑人，你可是存心侮辱我？」

冷古哈哈一笑，他的笑聲中帶有一種得意和戲謔的意味，聽來使人很不舒適。

他笑着說道：「那是我敬你三兄弟的酒，被你用袖子接了去，怎說是我得罪你呢？」

蕭飛志咬了一下嘴唇，說道：「我早聽說，江湖中小一輩的似你們二人最為難纏，果然不是虛言！我這個人最講痛快，你們也用不着裝模作樣……」

他說着又向前跨了一步，把聲音提高了一些，略帶憤怒的說道：「冷古！你酒店戲我，巳然結下了怨，現在我就在等着你……不信你能強我多少？」

冷古一笑正要說話，江元把身子由馬車上挺直了，含笑說道：「蕭兄弟，那麼我們這筆賬怎麼算呢？」

蕭飛志俊目一閃，緊問道：「我們有什麼賬？」

江元雙眉飛揚，朗聲說道：「你在黃縣無故激我，提我姓名，你可知駱江元並非你戲謔的人？」

蕭飛志搓着雙掌，呵呵笑道：「好極，好極！」這也是一筆賬，等我先與冷古了斷之後，再向閣下請教請教如何？」

冷古這時也轉向江元道：「他一再提我，眞叫我感激，江元，這頭一陣你就讓給我吧！」

江元略一思索，把身子又靠住了馬車

上，淡然說道：「好的，不過你可要給我留個機會！」

江元這句話分明不把蕭飛志看在眼內，冷古得意的輕笑一下，說道：「那個自然！」

蕭飛志向江元投了一眼，他的目光中有一種得意的神色，使得江元詫異起來，忖道：他有什麼事情，值得在我面前這麼驕傲！

正在江元思索之時，冷古已然大步的走了過去。

在相距蕭飛志五尺左右之時，冷古停下了身子。

他臉色很平靜，好像沒事一樣，含笑問道：「怎麼樣？我們就動手麼？」

蕭飛志神色自若，笑道：「不動手難道我們談家常呢？」

冷古哈哈大笑，說道：「好！好！又遇見一個合我脾氣的，那麼請動手吧！」

蕭飛志向後退了一步，說道：「姓蕭的絕不先動手，你進招吧！」

冷古點頭道：「姓冷的沒這規矩，接招？」

他說着揉身而進，二指向蕭飛志雙目點來。

江元靠在車上，細細的觀看。

他很想借這個機會，看一看冷古的身手和派別，因爲江湖傳聞，冷古功力奇高，可是却無人能看出他們的派別，也無人聽說過他有師父。

對於蕭飛志，江元是完全陌生的，但他敢在江元和冷古面前如此輕狂，一定是有着驚人之技的。

這一條山道很是僻靜，老遠不見一個人影，秋風習習，倒眞是較量武功的好地方。

這時他們已互對拆了好幾招，看來雙方似乎只用出幾成功力。

他們的身形出手快極了，尤其是蕭飛志，他起落之間，身手之輕，不但超過了冷古，就連江元也自愧弗如！

江元不禁暗暗心驚，忖道：啊，他的輕功造詣，已然到了這等境界，……眞是天賦太好了，否則是不可能的啊！

冷古的身形已經夠快了，可是比起他來，仍然顯得遜色，如果說冷古是秋風中的一片飄葉的話，那麼，他便是一段蛛絲了！

冷古也感到萬分驚訝，叫道：「原來你們姓蕭的輕功却這麼好！」

這時江元心中突然一動，忖道：莫非他是蕭魯西的什麼人？

那蕭飛志的輕功雖然極高，可是他掌上的功夫就不如冷古了。

所以，在他與冷古動手的過程中，不得不以他卓越的輕功，來閃躲冷古的凌厲招式。

冷古似乎知道自己的輕功不如他，當下突然把身形減慢，雙掌舞出了一片力壁，先保住了不敗之勢。

冷古所使是一套很平凡的掌法，招式亦無出奇之處，可是由他施展出來，仍然有石破天驚之威力。

蕭飛志則以一套小巧的掌法，配合着他那靈巧的身子，像是一個幽靈一樣，圍着冷古團團打轉。

這時冷古才躲過他一式，長臂翻時，五指如鈎，夾着一股極凌厲的勁力，向他前胸擊到。

蕭飛志脚尖微一點地，身如風車，已然到了冷古身後，併二指「笑指桑蔴」，閃電般向冷古背心點倒。

冷古叫道：「你好快啊！」

他頭也不回，長袖向後一甩，肥大的袖角，已然向蕭志飛的手腕纏來。

蕭飛志連忙收回右掌，左掌又飛快遞出，整把向冷古肩頭抓來。

冷古一聲朗笑，身子錯過三尺，猛翻右掌：「金絲纏腕」，便向蕭飛志脈門抓來。

他們二人各有所長，打得難分難解，可是江元一旁看得明白，冷古的功力顯然比他高得多，如果冷古盡力而爲的話，就算蕭飛志輕功再好，也難逃出他的一雙鐵掌之下，可是他們動手的情形，就好像是遊戲，又好像是要好的朋友比試，誰也捨不得下殺手。

江元看得有些不耐，走近一些，說道：「你們這樣打法，到什麼時候爲止？」

冷古邊打邊笑道：「你別急，待會輪到你的時候，你再盡興吧！」

冷古話才說完，突聽遠遠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子聲，江元回頭望時，只見一騎全黑的駿馬，以極快的速度向這邊馳來。

江元心道：「又是什麼人物來了？」

他想着往旁邊讓開了數尺，那騎馬坐着一個白衣騎士，他老遠看見有人打鬥，便大聲喝道：「讓路，讓路……」

叫着他由江元身邊馳過，可是冷古及蕭飛志正在路的中央動手，使得他不得不立卽把馬往旁邊帶。

由於馬跑的速度太快，他猛帶之下，那馬幾乎摔倒，揚蹄長嘶。

馬上的人突然勒停了馬，江元見他也是十八九歲的美少年，心中好不驚奇，忖道：那來這麼多年青人？

那馬上的少年，似乎因冷古二人擋住了他的路而大爲不滿，他在馬上對冷古冷笑一聲道：「拚命也不找個沒人的地方，少爺要不是有急事，非教訓你們不可？」

他說完這幾句話，一點馬腹，那匹駿馬又放開四蹄，絕塵而去。

冷古大怒，他竟拋下了蕭飛志，一聲大叫：「小子，我倒要請教……」

隨着這聲大叫，他身法如龍，竟追了下去，霎時便在拐角消失。

這突發的事情，使得江元及蕭飛志都怔在那裏。

他們二人對望了一眼，蕭飛志笑對江元道：「好了，我們可以趕先看看熱鬧再說！」

他說着，越上了馬車，抖韁而去。

這時只剩下江元一人，忖道：我也趕過去，看看又是什麼人物？

於是，他也越上了馬車，正要策馬之際，突聽身後又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江元不禁皺了一下眉頭，心道：「怪了，怪了！今天是怎麼同事？」

江元乾脆不走，坐在車上等候。

不大的工夫那匹馬兒已然駛了過來。

出乎江元意料之外的是，馬上騎的是一個年青的姑娘，她約有十七八歲，修長的身材，襯着一張美麗的面孔，一件墨綠色的勁裝。

身披一件玄色的抖篷，顯得無比的矯捷。

她把馬在江元身前勒住，奇怪的望了一陣，點了點頭，笑道：「請問這位朋友，剛才可有一匹黑馬過去？」

江元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才過去不久！」

那姑娘又望了望四週的情形，又問道：「他可是在這裏與人動過手？」

江元見她好似非常關心，微笑一下道：「沒有，是兩個不相干的人！」

姑娘點了點頭，望了江元的馬車一眼，又道：「你可是也往那地走？」

江元點點頭，姑娘又道：「我騎馬累了，可否在你車上休息一下？」

江元有些意外，但又不得不答應，點點頭道：「好吧，妳快上車吧，我就要走了！」

那女孩姍姍的下了馬，跨上了馬車，坐在江元身旁，笑道：「你不知道我一路多累啊！」

江元望了她那匹馬一眼，問道：「妳的馬可要拴上？」

女孩搖頭道：「不用，我的小花最聽話，他會跟着跑的！」

江元發覺這個女孩非常天眞，孩子氣很大，長得也很美麗。

江元心中想道：「怎麼我碰見的女孩子，都是這麼美麗地奇怪的？」

江元想着，猛然揚鞭之下，馬車如飛而去，她那匹黑白間雜的駿馬，果然跟在車後，放蹄追隨。

江元極目四望，前程渺渺，已望不見他們的一絲影子，心中詫異，忖道：難道冷古徒步追他那匹神駒？

江元想着，心中疑惑不已，那女孩子突然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呀？」

江元側目望了她一眼，只見她一雙妙目，緊緊的盯着自己。

江元把目光投向遠處，低聲答道：「我姓駱，叫駱江元！」

那女孩子點了點頭，低聲自語道：「沒有聽說過……」

江元不禁有些不悅，因爲在他認爲，他的名字，應該是天下盡知了！

江元含笑望了她一眼，反問道：「姑娘妳的大名呢？」

那姑娘一直放目四望，心不在焉的答道：「我姓惲，叫惲冰？」

江元搖搖頭，說道：「我也是沒聽說過……」

他話未說完，惲冰突然笑了起來，江元面上不禁一紅，問道：「妳笑什麼？」

惲冰用手整理着被風吹亂的頭髮，搖頭道：「沒什麼……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道你是不是認識？」

江元聞言答道：「我認識的人很少，要看妳問的是什麼人了？」

惲冰淺淺一笑，神韻很美，她含笑道：「這個人很有名的！」

江元不禁笑道：「啊，很有名？是什麼人物？」

惲冰回頭望了望她那匹驢子，這才慢吞吞的說道：「他姓冷，叫冷古？」

江元笑了起來，他又在馬股上加了一鞭，側過了頭，反問道：「冷古，妳認識他麼？」

惲冰臉上有一層淡淡的紅暈，好像是在羞澀中，低下了頭，輕輕道：「我不認識他，不過很想見見他？」

江元笑道：「剛才他還與我在一起，現在追人去了，如果妳想見他，我們在鍾村落店，一定可以見着。」

惲冰紅着臉，低聲道：「謝謝你……其實也沒什麼事！」

江元心中好笑，忖道：看她這等模樣，莫非她是冷古的心上人？

江元想着不禁多看了她兩眼，惲冰越發羞澀起來，把臉偏過一旁。

她低聲的說道：「你爲什麼突然看起我來了？」

這句話問得江元好笑不已，忖道：這個姑娘眞是太天眞了！

江元笑道：「我奇怪冷古怎麼沒有提起過妳？」

惲冰翻了一下秀目，嗔道：「要他提我幹什麼？……你是不是冷古的好朋友？要不然怎麼會一起來？」

這個問題江元很難回答，他自己也不知道，與冷古之間是否有友誼存在。

江元搖了搖頭，說道：「我們也才認識不久，算不上什麼好朋友！」

惲冰有些奇怪的說道：「那麼你一定也是個不平凡的人，不然冷古是不肯與你同行的！」

江元見她神色、語氣之間，透着對冷古的崇拜和欣賞，笑着說道：「妳猜錯了，我是很平凡的，不過我認爲冷古也很平凡！」

惲冰顯然對他這句話很不同意，她把聲音提高了一些，說道：「誰說冷古平凡？我一生就沒見過這麼神奇的人！」

江元笑道：「姑娘！妳才多大？說這個話未免太早了點吧！」

江元說到這裏，突然把馬車勒住，停下來。

惲冰奇怪的問道：「怎麼了？你停車幹什麼？」

江元不答她話，向地上看了一陣，這才說道：「他們在這裏動過手！」

惲冰睜大了眼睛問道：「誰呀？你說誰在這裏動過手呢？」

江元仔細打量四下的情形，不禁自語道：「啊！他們打得相當厲害哩！」

惲冰見他不答，不禁急得拍了他一掌道：「喂！我問你，你怎麼不回答呀？」

江元見她急成這樣，不禁又氣又笑，說道：「妳這麼急幹什麼？我是說冷古和別人動手！」

惲冰的眼睛睜得更大，問道：「可是與剛才騎黑馬那個人？」

江元點頭道：「大概是吧！因爲他罵

了冷古一句，冷古就追下去了！」

惲冰聞言在車上連連跺脚，急道：「該死！秦長安！我叫你找冷古，你怎麼打起他來了？眞該死！」

她一連串的罵着，江元由她口中聽得一個名字，不由變得驚異起來。

原來秦長安是揚名兩湖的一位少年奇人，江元雖很少到南方，但在別人口中聽到過這個人。

他不禁想道：「啊！剛才騎黑馬的人就是秦長安……他爲什麼也來了這裏？莫非眞有什麼大事發生不成？」

由於這一連串發生的事，越發使江元迷惑起來，他似乎感覺到，這麼多年青人都在這條綫上跑，一定有着極重大的事發生。

惲冰罵了一陣子，催着江元道：「快！快！我們快趕去看看，不要他們又打起來了！」

江元見她如此情急，一連催着自己，不禁有些不悅，忖道：我好像是她雇的馬伕一樣！

江元才揚起鞭子，尚未落下，惲冰已急得大叫起來，她尖聲的叫道：「啊——得兒——」

江元氣得瞪了她一眼，惲冰也發覺自己失了常態，不禁把一張臉羞得通紅，低聲道：「對不起……我只是想催馬……」

江元淡淡一笑，說道：「妳再叫也沒用，妳看馬不是還停在這兒麼？」

江元說着扯足了嗓子叫道：「哈——啊——」

說也奇怪，那匹拉車的馬，在惲冰叫時，它動也不動，可是江元才一喝叱，牠立時放蹄而奔了！

江元又補了一鞭，馬車越發行得快了起來。

江元回過了頭，笑對惲冰道：「怎麼樣？這也不是簡單的啊！」

惲冰突然被這點小事，氣得面上變了色，她不住的罵道：「鬼東西！我叫你就不理，討厭……」

她低聲的罵着，並在馬車上找到一塊小石頭，打在了馬屁股上，這才消了一些氣。

江元見她罵了一陣，臉色又是平和下來，當下忍不住直想笑，忖道：這惲冰眞是個小孩子一樣！

車行如風，快得驚人，惲冰感到很滿意，她望了望那匹馬，不禁說道：「怪了！看不出這匹劣馬，居然還有這麼快的脚程！眞有點叫人不敢相信！」

江元大笑，道：「姑娘！妳是南方來的，對於看馬實在外行哩！」

惲冰奇道：「咦！你怎麼知道我是南方來的？」

江元含笑道：「聽你的口音，就知道了！」

惲冰這才點了點頭，說道：「你倒怪聰明的！」

這時已是將近傍晚，天色越發陰暗，寒冷也更濃了！

惲冰不禁把斗篷裹着身子，連聲道：「啊！好冷！」

江元一襲單衣，毫不冷怯，笑道：「冷？下雪後才算冷呢！」

惲冰奇怪的望了他一眼，問道：「你怎麼一點也不冷？奇怪！……對了！你的功夫一定很高吧？」

江元見她上車之後，閒話便是不停，一直說到現在，笑着說道：「我在北方長大，當然不覺得冷了！」

惲冰點點頭道：「啊！原來是這麼回事！……你有沒有到過南方？」

江元點頭道：「我走過四川！」

「江南呢？」

「江南——沒有！」

惲冰發出了一聲惋惜的嘆聲，說道：「可惜！江南眞美，你都沒有去過……」

馬車如飛，在黃土道上疾駛着，不時傳出了他們的交談聲。

傍晚時分，他們來到了「鍾村」，立時又有小童帶他們入鎭。

江元在車上伏身問道：「小兄弟，你可看見有馬車過來？」

那小童答道：「有，我們這裏一輛車，客人現在在店裏歇脚，別的沒有了！」

惲冰急切的又問道：「還有一匹黑馬呢？」

小童想了一會道：「啊！對了！有匹黑馬從這路過，可是他沒下馬就走了！」

惲冰急道：「可有人在追他？」

小童搖頭道：「不知道！」

這時天色已然非常昏暗，惲冰不禁緊皺了眉頭，自語道：「怪了！這麼晚了，他不住店，難道還要趕路不成？」

江元也非常疑惑，不知冷古跑到那裏去了！

這時小童已將二人帶到一家客店，二人先後下了車，小童問道：「姑娘，妳的馬可也要餵料？」

惲冰思索了一下，說道：「好吧！餵好你馬上牽來！」

小童奇怪的問道：「馬上牽來？姑娘妳……」

他話未說完，惲冰已搖手道：「不用說了！照我的話去作！」

江元也對小童道：「把馬車帶去換馬，明天一早送來！」

小童連聲答應而去。

二人入了店，小二笑道：「二位，是過夜吧？」

江元點了點頭，說道：「要間乾淨房子……現在先送吃的來！」

江元說着，便坐在一張方桌前，惲冰也坐了下來。

小二答應一聲，慢吞吞的問道：「少爺！你是說只要一間房子，一間？」

江元點頭道：「當然一間呀！我又不開店，你要我租多少間？」

小二連聲稱是，笑着退下，並用含有驚奇和笑意的眼睛，望了惲冰好幾眼。

惲冰只是低頭沉思，並未理會。

江元含笑問道：「妳可是吃完飯就走麼？」

惲冰點頭道：「是的！我一定要趕快去！」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杜甫

（唐玄宗先天元年－代宗大曆五年，西元七一二－七七〇）

杜甫，字子美，河南鞏縣人。溯其祖籍為晉杜預十三世孫，故又為京兆杜陵人。甫幼孤，復逢亂世，倍嘗艱苦。曾任右拾遺、華州司功參軍與劍南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天寶十五年安祿山陷長安，肅宗靈武即位，甫奔行在，其忠君愛國之思想，於此可見。甫於詩學上之成就，除以律詩獨步當代外，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與李白齊名，世稱李杜。後人亦稱杜甫為詩聖。

李符桐敬撰

何志浩拜書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真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